以色列当代文学译丛



Haim Be'er

The Pure Element of Time

充斥时间的记忆

[以色列] 哈伊姆·毕厄 著

王义豹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充斥时间的记忆 The Pure Element of Time

作者哈伊姆·毕厄（1945— ），出生于耶路撒冷，著名诗人及散文作家，多次获得文学奖，包括以色列名声最高的文学奖波恩斯坦文学奖。

本书是一部自传体小说，描绘了耶路撒冷的一个家族历史，回忆了念念不忘家族史的外祖母，父母间奇特而深沉的婚姻关系，并夹杂着自己与父母间的情感战争。作者的童年、青春期以及父母、周围亲人的生活相互交织，上演了一幕幕充满欢乐与忧伤的人生悲喜剧。小说结尾浮现出作者个人的文学呼唤，是整部作品的情感总结——虽然深受家庭的影响，但最终超越了家庭，超越了传统，超越了历史。

小说把恐惧、讽刺、怜悯、自嘲等情感高度巧妙地糅合到一起，把以色列建国初期的耶路撒冷描绘得形神逼肖。

以色列当代文学译丛


上架建议：外国文学
ISBN 978-7-5327-4972-0
9 787532 749720 >
定价：35.00元
易文网：www.ewen.cc

Haim Be'e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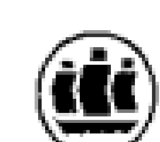
[以色列] 哈伊姆·毕厄 著

以色列当代文学译丛

The Pure Element of Time

充斥时间的记忆

王义豹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充斥时间的记忆/(以)毕厄(Be'er, H.)著;王义豹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5
(以色列当代文学译丛)
书名原文: The Pure Element of Time
ISBN 978-7-5327-4972-0

Ⅰ.充… Ⅱ.①毕…②王…Ⅲ.自传体小说—以色列—现代 Ⅳ.I38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009499号

以色列当代文学译丛
The Eisenberg Series of Modern Israeli Literature
Haim Be'er
THE PURE ELEMENT OF TIME

据 BRANDEIS UPNE 2003 年 Barbara Harshav 英译本转译

图字:09-2003-497 号

充斥时间的记忆 〔以〕哈伊姆·毕厄/著 王义豹/译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0.75 插页 4 字数 245,000
2010 年 5 月第 1 版 201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1-4,200 册
ISBN 978-7-5327-4972-0/I·2796
定价:35.00 元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 www.yiwen.com.cn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英 文 版 序

二十世纪最后的几十年，以色列小说前所未有地茁壮成长，成熟程度与涉及领域之宽广均令人欣喜。长篇与短篇小说大量翻译成英语，才华出众、风格多样的译者，以引人入胜的文学形式，成功地把复杂的以色列生活场景传达出来。此前，在希伯来小说创作的领域里，主要都是世俗作家，现在涌现出类型多样的创作群体：女性作家、非欧洲的作家、信仰犹太教的人士。这些新的话语所表现出的深刻观察力，对于一般读者来说，是闻所未闻的。哈伊姆·毕厄[1]就是新涌现的诸多艺术家中，最为突出的一例。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羽毛》[2]，1979 年出版——很快翻译为英语——并非描述特拉维夫或者以色列建国前初创时期的合作农庄，也就是基布兹[3]的世俗场景，而是描述了二十世纪 50 年代和 60 年代，他自己童年和青春期在耶路撒冷宗教社区内的生活。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大量令人惊异的人物群像，通常都是一些虔诚的犹太教徒，或者是耶路撒冷那些行为古怪异常的人士，正是这些人以丰富充沛的感情，教育出书中这个年轻的主人公。小说的情调剧烈变动，忽而欢乐跳跃畅快无比，忽而恐怖至极令人毛骨悚然，忽而充满家庭温暖，忽而经受青春期的孤独。政治事件和社会的紧张严峻对峙丰富了故事的情节，不过这些内容总是处于背景之中，甚至赎罪日战争也只占据了小说结尾的场面。

《羽毛》树立了毕厄的声誉，随着时间推移，他的知名度日益显赫，在

随后的若干年内，他大量写作新闻报道与专栏文章，向以色列公众提供很多历史背景知识。1987 年，他的第二部长篇小说《虚饰时代》也是脱离以色列小说的主流题材，以其边缘化的着眼点为特色出版了。虽然故事发生在以色列的军队中间，而其中的角色，仍然离不开犹太宗教人士，且不像通常的以色列小说中刻画的普通士兵。五年以后，毕厄发表了《他们的爱与恨》这一部充满敬爱之意的、半传记性的再创之作，显然这是他知识分子形成期的感悟，写的是三位现代希伯来文学领军人物：哈伊姆·纳赫曼·比亚利克④、约瑟夫·哈伊姆·伯伦纳⑤和萨缪尔·约瑟夫·阿格农⑥。

---

① 哈伊姆·毕厄，本书作者。诗人及散文作家，多次获得文学奖，包括以色列名声最高的波恩斯坦文学奖。1945 年出生于耶路撒冷。起初从事文字校对工作，做过多年的新闻专栏作家。最近，担任阿莫维德出版社的编辑。

② 阿莫维德出版社出版。

③ 基布兹，希伯来文就是共同屯垦的意思。虽然其他国家也有类似的公社，然而没有哪一个国家能达到基布兹这样的完备程度和重大作用。他们致力于互相帮助和社会正义，共同生产，共同消费，共同受教育，奉行"各尽所能，各得所需"的原则。1909 年，建立了最早的基布兹。

④ 哈伊姆·纳赫曼·比亚利克(1873—1934)，杰出的犹太民族主义诗人，现代希伯来诗歌的奠基人。1873 年出生于乌克兰，从小接受严格的犹太教教育，并受到希伯来启蒙文学和俄罗斯现实主义文学的影响。1891 年移居敖德萨港，从事教学、翻译、编辑等工作。1921 年，在高尔基的帮助下，迁居柏林。1924 年迁居特拉维夫。

⑤ 约瑟夫·哈伊姆·伯伦纳(1881—1921)，出生于乌克兰，接受过拉比经学院的教育，加入过犹太社会主义崩得运动，曾在俄罗斯军队服役，日俄战争爆发后，逃到英国伦敦。从事过排字等工作，后从事写作，对创建现代希伯来文作出过贡献。后被敌对势力谋杀。

⑥ 萨缪尔·约瑟夫·阿格农(1888—1970)，1966 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原名恰奇克斯，出生于乌克兰与波兰交界的东加利西亚小镇布察兹，成长于使用意第绪语的家庭中，9 岁以前，一直接受正规的希伯来文圣经与犹太教经典的教育，从母亲处获得德国文学的知识，从父亲处获得迈蒙尼德(1135—1204，古犹太哲学家)和哈西德教派的教育。1907 年至 1913 年在巴勒斯坦一带从事文学活动。长篇小说《出嫁》描写奥匈帝国加利西亚犹太人的生活。后去柏林、莱比锡等地从事写作兼出版工作。作品大多表现欧洲犹太人的生活，如小说集《新婚的华盖》、《海洋深处》、《夜间来客》等。后期写以色列人的生活，强调犹太民族传统，如《昨天和前天》以及死后出版的《施拉》等。1943 年确立了在世的希伯来文学最有影响作家的地位。

毕厄展现出多种才能:创作小说、诗歌,通俗解读历史,新闻报道与专栏评论,使得他由边缘地带进入社会主流。微妙和持续不断扩展的以色列文学视野,已经使得中央与外围的分界与距离日益模糊与缩减。这种地位的转变,使得毕厄有能力将他最为大胆的小说推上日程,1998 年的《哈佛林》,英译为《充斥时间的记忆》,从概念上讲,这是一种自我内省的思索,"后现代"式的作品。该书涉及作者对早年生涯各个阶段的反省,从逻辑上讲,人们可以设想到,其中必然有某些人们熟悉的东西。部分是回忆,部分是小说,这些显然来自毕厄先前的作品中某些引人入胜的情节,特别是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羽毛》。

与他此前的作品对比,可以看出该书引入了更为密集的事件和情节,只有这样,才能充分证明《哈佛林》这个标题的双重含义:禁锢与悲痛。讲述主人公自从 1945 年出生一直到 1979 年《羽毛》出版,作为一位艺术家,如何在耶路撒冷宗教街区内,在似乎敌对的家庭氛围中发育成长的复杂历程。描述的主人公正是哈伊姆·毕厄本人、《羽毛》的作者;他以丰富的情节所描述的那个禁锢,就是耶路撒冷充满冲突的虔诚的宗教家庭,他不得不在其中磨练自觉意识,认定自己的作家之路。从最初的几章可知,讲述故事成为压倒一切的主题,使得该书看来色彩斑驳、情节密集,同时在心理上编织成一个严酷结实的大茧,紧紧地包裹着他,并且,他最终要破茧而出。比如,他那超乎寻常虔诚的母仪至尊,外祖母依然是耶路撒冷古老的米阿社瑞姆①街道小区贝替-安格润的居民,她用故事抚慰作者,讲述她那虔诚博学的祖先,一直追述到从俄罗斯第聂伯河右岸的什克洛夫移民来此,名为以色列拉比,正是他,在十九世纪初迁居到以色列土地。老太太的女儿,也就是作者尖酸刻薄的母亲,逃离了她母亲住所的那种令人窒息的宗教氛围,迁居到了耶路撒冷葛优拉小区②,在二十世纪 40

---

① 米阿社瑞姆,参见第 1 章第 1 节注释。

② 葛优拉小区,耶路撒冷的一个街区。

年代和50年代,那里并不像现在这样,那时还不是超正统的邻里街区。哈伊姆·毕厄就是在这个街区里长大的,在那里,毕厄的父母经营着一家努瓦乳制品商店,也就是具有以色列特色的合作社式的商店,那里就是这本回忆录兼小说的场面中心。他的父母都有各自痛苦的既往婚史,两人非常不合:母亲尖酸刻薄,精明敏感地看待人们的行为处世,她是一个求知欲极强的读书人,却竟然冲破了超正统的环境禁锢;父亲比母亲年龄大得多,他把主要精力奉献给了当地的犹太会堂,对街区邻里的事务尽心尽力,然而行为却常常古怪异常。书中众多的角色都向作者没完没了地讲述或灌输各种稀奇古怪的故事和思想,这些占满了这个年轻人的想象空间,他就是日后的作家哈伊姆·毕厄。

然而,恰恰由于故事讲究策略的编排、情节丰富、叙述机智,使得从作者那里听来的故事,产生了极大的效果。作者越发意识到这些怪异的故事,故事中反映的世界以及日益增强的作者的自觉意识,这几者之间持久的关系。他反复地提到自己其他的小说,通常这些都是他母亲阅读过、并与他讨论过的;他反复地把自己写的这本书与纳博科夫①的《说吧,记忆》相互比较,该书也是一位成熟的作家唤起的家庭记忆。至此,读者不可能不联想到乔伊斯②的《一个青年艺术家的肖像》,其中,年轻的作家必须逃离宗教的环境、各种宗教惯例、习俗、戒律、典籍、仪式、规约;企图按照把个人灵魂简单化的模式,锤炼成整齐划一、清楚明了、意识自觉的人群。

讲述者把他终于成为作家的这番痛苦然而令人兴奋的经历,说成是"禁锢与悲痛"。他从拉马特甘③展开了前景,他刚刚结婚之后就离开耶

---

①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1899—1977),俄罗斯出生的美国小说家、诗人、文学批评家、翻译家、文体家。最著名的小说是1955年出版的《洛丽塔》。

② 詹姆斯·乔伊斯(1882—1941),爱尔兰意识流文学作家。1922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尤利西斯》是乔伊斯的代表作。

③ 拉马特甘是以色列中西部城市,在特拉维夫-雅法以东的沙龙平原。1921年初建,1950年设市。

路撒冷迁居到拉马特甘，在那里开始了新闻工作的生涯。这次地理上的搬迁，争取到了时间上过渡的机会，赢得了前景，从二十世纪40年代末，在葛优拉街区的童年时期，跨越到二十世纪60年代在特拉维夫文学界的成熟期。

《哈佛林》的感染力来自于他丰富的希伯来背景，它唤起了一个过去的时代和一个消逝的世界，不仅局限于此，它还是一个勾魂摄魄的混合体：半是回忆，半是小说，足以挑战读者的想象力。一方面，我们只知道毕厄是基于他的经历书写回忆录，可是，从他单个场景的结构和更大单元的叙事方式，这些技巧足以说明他是一位有经验的小说家。作为回忆者的叙事技巧和小说家的写作技巧之间的张力，作者如果处理得恰到好处——此书恰好做到了这一点——不仅能体现出美学的丰富多彩，而且能够保持这种张力持续不断、反复展现。小说家通过讲述者之口，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不必拘泥于是否真实可靠，而回忆者必须让人感觉真实可靠，对于经他努力再创作而构成的过去，相信其真实性。在努力再创作和解析他本人自己的经历方面，毕厄毫不吝惜笔墨，不惜动用长篇大论来解释讲述者是如何挖空心思、搜寻遥远的记忆，从而说明他是如何成长的。尽管存在这样的张力，可是并不破坏全文整体的统一性或者他自己的风格。正像我们熟悉的“后现代”文本，偏偏要让你为难，不让你做出简单的文体归类，偏偏要把传统上根本不相同的叙事类型加以融合与混淆，《哈佛林》要求读者注意其内部张力，正是这种内部张力，成就了本书最大限度的丰富、曲折与变化。

阿诺德·J·班德
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
希伯来与比较文学教授

那是内容充实神圣无比的好书。
日复一日，逐字逐句，父亲日渐明了，
妈妈，一次一次微笑，理解更为周到。
这些字、这些句，一点一滴反复凝聚，
呈现出深邃的含义，坦荡大道。

——《积雪的收获》雅各·格莱斯坦[①]

充斥时间的记忆

1

外祖母怕死。

可她从不承认——不过,她有时也会以夹杂着几分骄傲的谦逊口气说,她只是害怕,到了终极审判日,站在上帝面前,等待最高的宣判——可是我发现,在圣经动物园的小路上遇到一只孔雀,像魔鬼似的站在那里,她真的害怕了。

当这个动物园在安息日首次向公众开放的时候,父亲和我已经去过,外祖母是听我们一个邻居耶茨哈克·贝壳先生说的,这是一位艺术家,画过住棚节①幼稚的小棚屋装饰,画过“东墙”②的形象。他为米阿社瑞姆社区③高等拉比经学院殿堂顶棚画过四只动物,只是为了向学生形象说明圣训中的这句话:“勇似猛虎、轻如雄鹰、快速奔跑像公鹿、无所畏惧若雄狮,坚决执行我们在天之父的意愿。”老太太看了,连声说:“好,好,就像活的一样。”她称赞说,在她看来,这是一位心灵手巧的艺术家,就是犹瑞之子贝扎雷④转生再世,就是真正的贝扎雷。虔诚恭顺的贝壳谦卑地说:“伟大而技艺超群,只应归于我们的在天之父,上帝。”说着,他捋捋自己的络腮胡须,五指伸开,梳理一下正在变得灰白的头发,并建议老太太与其欣赏他这些缺骨少肉不真实的模仿品,不如到动物园,亲眼看看上帝亲手制作的实物,即使在天堂,哪个能与上帝相比?更何况,我们这些人只是他的子民,哪一个能与全知全能的他老人家相比?

从那以后，外祖母经常造访耶路撒冷的这个小小的动物园，它就坐落在城北的山脊上，那是独立战争之后，从斯高帕斯山发配到这里来的。时不时地，在平常上课日子的一清早，她就来到我们住处，领着我一起去动物园，不过总要得到母亲明确无误的同意，才准许出门，因为她不认为在三年级结束时，由于几次缺课，会给儿子带来什么不利的后果。

动物园创建者的意图，在于收集到《圣经》中明确或间接提到的动物，巨大如蟒蛇，这种动物比陆地上任何其他兽类都玄妙，还有匍匐于水流中游的巨大鳄鱼，一直到小巧的戴胜鸟，这种富有传奇色彩的野鸟，曾经作为所罗门王的秘密使者，前往诗芭女王⑤宫殿，所罗门带有威胁性的密函，就叼在它的口中——所有这一切，都激发了外祖母的想象力。她不经意间，坠入锡安主义⑥梦想的疯狂魔力诱惑之中，她想把《圣经》里提到的所有动植物，鲜活的实物都重新聚集到一起，它们在"万书之书"⑦的一页一页之间，历经了一代又一代，已经枯萎凋谢了，就像一朵仙客来，或者蜕掉干皮的蛇，在这坚实的土地之上，在半荒凉的景观之中，睁开它们的眼睛，瞩目这个世界。

---

① 住棚节，亦称"收藏节"。犹太民族和犹太教三大节日之一。犹太教以此纪念以色列人出埃及进入迦南前的四十年中，住在帐篷中的生活。该节日的一项主要活动就是全家搭建一个木板或茅草小屋，由孩子们加以装饰。这是人人都做过的节日活动，书中说他们的邻居耶茨哈克·贝壳是艺术家，干过这种事，显然是带有讽刺意味。

② "东墙"是犹太会堂内的安排，重要性远远小于"西墙"。

③ 米阿社瑞姆是耶路撒冷极端正统犹太教徒社区，1874年建立，是老城之外最早的第二个居民点。人称这是"世界上最不欢迎游客的地方"。

④ 犹瑞之子贝扎雷系设计与主持建造第一圣殿的建筑师。

⑤ 诗芭女王（《圣经》中翻译为"示巴女王"）参见《圣经·列王纪上》第10章。

⑥ "锡安主义"一词源于锡安山。锡安山在耶路撒冷附近，作为犹太复国理念和运动的象征。

⑦ 即指《圣经》。

外祖母喜欢领着我，在那里闲逛，在地方不大的松树林中，兽笼林立，沿着河流贫瘠的干涸故道，一簇簇的松树林上下逶迤，勾画出约旦的边界。怀着复杂多样的心情，既害怕又惊喜，她观察着叙利亚熊发动了一场争斗，相互厮咬，试图骗掉对方的雄霸之能，看着动物的科学铭牌，就在动物名称旁边，写着所罗门的话，她抑扬顿挫地读出声来："与其碰见愚蠢行事的傻子，还不如让他碰上一头幼崽被劫的母熊。"①这位所罗门，聪明绝顶，能够分辨出驴叫和鸟鸣有什么不同。她努力搜寻躲藏在人造洞穴里的獾，看到铭牌上写着："獾是一种并不全知全能的小动物，然而它们能在岩石中造出自己的家。"再不就是在鸵鸟围栏周边逗留，长时间目不转睛地盯着它们的大蛋，一个一个就撂在地上。然后，她严肃认真地背诵起上帝从旋风中对约伯的回答："鸵鸟的双翼自豪地扇动……因为它把蛋生在地面上，让它们感受地上的温暖。"②她说她的父亲，奥匈帝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首席犹太法律专家，曾经在维也纳接受过专业培训，专门在鸵鸟蛋上进行微型艺术字书写。

在我们回家的路上，外祖母有意地避开眼神，不去看施奈勒孤儿院那咄咄逼人的哥特式教堂尖顶，它，对于那些上帝的德国羔羊置之不理，任由他们自己迈步向前，骄傲地立足于这片土地的制高点上，在尖端高高地飘扬着一面十字大旗，仿佛是在说，正是我们犹太人应当为我们的先祖而自豪，是他们给予这个世界《圣经》——所有一切的事情都写在这本书上，无论是在天上还是在地下，此外再也没有什么更意外、更令人迷惑不解的了。

外祖母只对于动物园里的一种动物，用尽了各式各样无法令人信服的借口，极力避免与它面对面相遇——这就是孔雀。这是一种雉鸡科的鸟类，实际上在《圣经》里并没有提到它，只是圣经公园的创建者，不假思

---

① 参见《圣经·旧约·箴言》第17章第12节。

② 参见《圣经·旧约·约伯记》第39章第13、14节。

索、毫无疑问地信任詹姆士王钦定的《圣经》版本和四世纪拉丁文《圣经》版本的可靠性，可是其中把鹦鹉错误地翻译成了孔雀，于是就把孔雀请进了他们的保护圈之内。当初，是所罗门用船从塔西市（和合本圣经译为“他施”）运进一群猴子（有的《圣经》版本为猿猴），随之一起也把孔雀（有的版本为狒狒）运到这里①。发育成熟的孔雀可以在动物园里到处自由自在地走动，它喜欢独自找个远离人群的地方，很少遇到生人，可是，有的时候，特别是清晨，它们也会走出隐蔽所，沿着曲径小路漫步。

有一天早晨——仅凭回忆，可能是最后一次我们祖孙二人一起去动物园——突然有一只孔雀出现在我们面前。外祖母试图迅速离开，转换到别的路径上，可是我站在那里，一动不动，我被它那长长的拖在地面上的豪华艳丽的尾部羽毛吸引住了。这只孔雀睁着小眼睛，神情专注地盯着我们，待了一会儿，它仿佛接受了一道内部的命令，以一种令人惊奇的动作，翘起了它的尾羽，全部展开像一把大扇子，那上面布满数不清的闪烁着辉光的眼睛，蓝色的、绿色的、黄色的，以一种大胆的姿态，展示在我们面前。外祖母拿起肩膀上的披巾，蒙上脸，就像寄居基列的提比斯人先知②，站在何烈山③上帝的洞口，呆呆地愣着，一言不发，可是当这只大鸟抖动着显示它的尾羽和翅膀、张开紧闭的鸟喙发出令人胆战心惊凄厉的尖叫时，她一把抓住我的手，迅速拉着我走开，并充满恐惧地说：“赶快离开。”

回家的路上，我们两人默默无语、一言不发，在这些红色屋顶的石头房子之间几乎是在奔跑，这些是施奈勒孤儿院老师们的住房，我们一直跑到梅考尔巴儒客街区的中心，孔雀求偶的凄厉鸣叫淹没在日常生活的喧嚣之中，外祖母才打破沉默，但抓住我的那只手仍然没有松开，她神秘地

---

① 参见《圣经·旧约·历代志下》第9章第21节。

② 参见《圣经·旧约·列王纪上》第17章第1节、第1章第3节。

③ 又名西奈山、摩西山，位于西奈半岛中部。《圣经·旧约·出埃及记》所载，是上帝借摩西之口向以色列人颁布《十诫》之地，被称为“上帝的山”。

说:“你看见它向我们睁开了上千只眼睛吗?”

当天晚上,我把这件事告诉父母的时候,母亲断言,外祖母准是把孔雀开屏上的斑点当成死亡天使的眼睛,这使父亲很恼火。“行了,别说了,”父亲很不耐烦 ,“不要什么事都跟小孩子说。”可是母亲从来不向我隐瞒任何事情,偏偏要解释清楚,犹太教法典的圣贤就是把死亡天使画成浑身都是眼睛的样子,看起来就像一只孔雀,他的那些眼睛从世界的这一端骨碌碌地转到世界的另一端,每当发现有人死去,他就站到死人的床头,抽出一把剑,握在手中。

外祖母再也没有提起过那个尴尬的场面——就像父亲说的,“遭遇‘帕维’①的偶然事件”——可是几周以后,已经快到中午了,我们参加奈哈玛姨妈的儿子那萨尼尔的婚礼从佩塔提克瓦回来,这种故意压制下去的念头,重又浮出表面。大巴士爬行在狭窄的山路上,驶向耶路撒冷。外祖母换了地方睡不着觉,即使躺在自己孩子家的床铺上,照样睡不着,现在坐上车,在我们后面的座位上,在父亲旁边,开始大打瞌睡。母亲心绪不安,总是惦记着那些常来我们杂货铺的顾客看到铺面锁上了,他们会转向竞争对手的店铺,再也不到我家买货,于是没完没了地唠唠叨叨。

就在行车方向的左侧,母亲看到礼弗提那些废弃的石头房子,就像执拗顽强的山羊,狠命地抓住陡峭的山崖,决不松懈。村里的居民在 1948 年已经逃离此处,她问我知道不知道这个阿拉伯村庄的名字,它的名字还是《圣经 · 约书亚记》里提到的古代希伯来②名称,尼弗多亚水源。她把旅途的无聊视为不花费也得花费的时间,正好用于传播知识,继续解释尼弗多亚水源这个名字,显然是按照摩尼弗塔法老(又称梅尼普塔法老)

① 意第绪语音译,意为“孔雀”。

② 最早的犹太人被称为“希伯来人”,意思就是“渡河过来的人”。因为根据《圣经》和其他史料记载,犹太人的始祖亚伯拉罕率领其族人渡过幼发拉底河和约旦河来到当时被称为“迦南”的地方,即现在以巴争议地带,此后,这些古犹太人便被称为“希伯来人”(参见《圣经 · 创世记》第 14 章第 13 节)。

（前1213—前1204在位）的名字演变过来的，就在希伯来部族定居的时代，他在迦南①地区发动军事进攻，一直打到这么远，把这个村庄也收归于他，那股泉水紧靠山脚，与它一起，还收归了好多别的村庄，就像老太太捡鸡蛋似的。

外祖母睡得迷迷糊糊，突然听到说法老，一下子惊恐地睁开眼睛，问是不是马上要到逾越节②了，可是她什么也没准备好呢，连鸡蛋都没有买。母亲听了咯咯直笑，说这趟通用汽车公司的长途客车，就这么慢慢腾腾的，真的要开到逾越节，才能到家。

就在城市的入口处，父亲瞥了一眼，这一眼可是够长的，看到的是绵延不断的兵营式的建筑结构，延伸在道路的左侧，那里就是长途车总站；低矮、布满护栏的窗户，半沉入地下；隐藏在面纱后面向外张望的眼光，注视着我们。在这些破碎尘封的窗帘后面，联合老年之家的住户们，那些男男女女，很多都是外祖母的朋友和认识的人，他们在这里度过最后的时光，等待死亡。父亲把眼光转向右侧，这里，电话公司最近刚刚兴建了一座现代化办公大厦，当初低矮灰暗的房屋就在它的背后，被一道高高的石墙遮挡住了，石墙上留了一扇紧闭门锁的铁门，这是妇女精神病院的所在地。沿着整个的第二层楼的外廊，全部都用护网包围着，屏蔽之后的模样就像一个笼子，高居于人类头顶之上。神情冷漠的人们穿着病号服，前前后后、往来交错，或发出令人惊怵的号叫，或默默无语地悲泣。当父亲看到这样疯狂的病患，越看越感到心头厌烦，他突然大哭，就像在赎罪期，领唱圣诗，令我大为尴尬，“不要因为年迈抛弃我们，不要因为我们生命力耗尽，抛弃我们，”他以一种哭泣的腔调咏唱着，向左挥手指向养老院，然

---

① 迦南，古代名称，由巴勒斯坦或其位于约旦河和地中海之间的部分组成的一个古代地区。

② 犹太民族和犹太教三大节日之一。据《圣经·旧约·出埃及记》载，摩西率以色列人出埃及时，上帝命令宰杀羔羊，涂血于门楣，以便天使击杀埃及人长子时，见有血记之家即越门而过，称为“逾越”，犹太人遂立此节以志纪念。

后以一种崇高庄严的姿势，指向疯人院，“您那伟大而神圣的圣灵不能削弱，我们不能没有神圣的精神。”

“这一次你父亲说对了，”母亲显然有意提高声调，对我说，“那种毫无理智的、长着两只翅膀的动物，愚蠢地跳着求偶舞蹈时发出的喊叫不会那么吓人，老年人整天混日子等死的宿命和疯子们从笼子里发出的喊叫倒是真的能吓住人。”说完，她回头瞥了一眼外祖母，探探她是不是体会到这话暗示着什么意思。

“总能感到害怕的人，是有福的。”外祖母针锋相对，恰如其分地作了回答，还加了一些正当防卫的话，说我们人类，即使居住在土坯房子里，到了临产和分娩的时候，也是照样害怕。

“我就不明白，为什么您总是遮遮掩掩地害怕死，还非得弄出一些生孩子、过日子的道德说教打掩护。”母亲嘟嘟囔囔着。

“别说啦，我这是参加外孙子的婚礼刚刚回来。”外祖母打断了她的话，转换一个话题，她问为什么车开得这么慢。

父亲从车的前排座返回来时，解释说，“因为在华莱契附近有一辆卡车在路上抛锚了。”还真是这样，前面，沙阿瑞采待客医院，我们都管它叫疯人院，就在医院遗体告别大厅附近，一辆满载鸡崽儿的卡车，被另外一辆卡车从后面撞上，搬运工人正忙着把一笼子一笼子的鸡崽儿搬下搬上，转移到其他平台上。

当父母忙着准备在玛哈尼耶呼达警察所下车之前的时间空当，外祖母说：“孩子，你瞧，当一辆汽车坏了，一点也不能动弹的时候，就需要来一辆新的汽车，把这些小鸡崽儿都运走，这样它们就不至于死了。”然后，她仔细地端详我的面孔，看看我是不是领会了她的意思，然后悄悄地对我耳语，如果我今晚能到她那里去，她一定非常高兴，“因为在我们之间，也能够相互转运、传递一些东西。”

2

外祖母喜欢讲故事。

从一大清早开始，她就规规矩矩地坐在桌子旁边，对所有能捞到手里的印刷品，都贪婪地使劲地阅读，永不满足，仿佛这就是她的工作。平常日子，有人来拜访她，惊奇地看到铺着印花漆布的圆形餐桌上，摞着这么一大堆书籍、小册子、报纸，满满当当的，就像整个屋子到处都是书报杂志，她总会略含歉意实则骄傲地说："我像一只蜜蜂。"

当我的第一篇小说《羽毛》开头第一章在一家文学副刊上发表后，母亲提到了这个问题。凭她尖锐的眼光不可能忽略作品中所反映出来的折衷主义的本质，她视之为品质低下，她觉得有责任向我指出。先是一番天花乱坠的鼓励与表扬，出于某种理由，随后她开始谈到她的母亲。"血浓于水，"肯定此话之后，她说，任何人都不能否认，你讲故事的才能是从外祖母那里继承来的，但是绝不能把她作为你的典范。"你必须从自己本身的内部，寻找你自己的材料，而不能依赖他人的世界，必须把那些东西删除，就像诗人说的，从你心头的悬崖上，把它们一一砍掉。"外祖母对外部世界的依赖，母亲可以理解，因为有的人她一辈子大部分时间就呆在一个地方，到了老年，如果她想到外面看看，只能借助于拐杖，而年轻人应该相信他自己的力量，可以大踏步地走向外部世界。"你肯定记得，外祖母把她自己比作一只蜜蜂。"母亲为了避免由于她的直言不讳引起什么尴

尬与不快，就说有那么一个象征主义的诗人，可能会这样描写外祖母，她把辛劳勤勉采集到的鲜花蕊汁神秘地储存到灵魂深处一个隐蔽的蜂房里，酿造成富含魅力的蜂蜜，供她自己愉悦晚年。

起初，外祖母只是阅读家里那些偶然搜集到的书——大约十五本，塞在食品餐具室的架子上，大多数留存下来的书，是她和外祖父从他们先祖那儿继承下来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饥饿年代——像外祖母说的，全世界的战争——被迫卖掉了大部分的书，其中包括一些稀有版本，是在耶路撒冷最早的一个印刷所印制的，用来换点儿钱，去买黑麦面包、小玉米和一些葡萄牙胡柚，因为那时候橘子都被征用，他们总得搞到点儿别的什么来喂养小孩。

外祖父死后，其他的书都不见了，包括《摩西五经》①、《米德拉什》②，还有几本注释与论述《塔木德经》的书籍，按照外祖母的说法，这些书，是在七日服丧期被她的小叔子拿走的，当时她整个人稀里糊涂的。留给她的只有一本《祈祷之女》，这是当初结婚那天，她收到的，用橄榄木函装，蚀刻着“蕾切尔陵墓”③的图像；是专门供妇女作祈祷用的书，书页是黄色的，带有泪珠暗影装饰，还有一本《明灯集》，是西班牙犹太人（瑟法迪④）圣哲伊扎客·阿鲍伯拉比（十五世纪）写的。这本书的书页带有淡淡的绿色，仍能看出浸水的痕迹，这是1828年，在乌克兰斯洛维塔准备交付印刷时，遭水浸泡所致，同时还有一本意第绪语⑤的翻译本，目的在

---

① 《摩西五经》是《圣经·旧约》的前五篇：《创世记》、《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申命记》。

② 即《犹太教法典释义》，按照希伯来语原意为注释或研究。犹太教中以口传律法来解释和阐述经文要旨的方法。对犹太教法典和全部经文做出解释的各种文献。

③ 蕾切尔陵墓，耶路撒冷古老的遗迹之一。

④ 瑟法迪，西班牙裔的犹太人。

⑤ 意第绪语是希伯来语、德语和斯拉夫语的混合语，书写印刷仍用希伯来语的辅音字母，是阿胥肯纳兹犹太人所通用的语言，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居住在东欧或中欧的大多数犹太人使用的一种地方性语言。当今，生活在美国、以色列和其他地区的上述犹太人的后裔仍然使用这种语言。

于向女读者心中灌输对上帝敬畏之感。柜子里还有两卷《训诲诗》,还有一本《世界之路》,外祖父一直渴望周游世界,用他仅有的一点儿钱,买了这本书。可是他命中注定永远也离不开耶路撒冷边界,甚至没有去过雅法①,只能在上个世纪末,抽点儿时间钻研品味这些贝戴客②版犹太书籍。

还有一本厚厚的德国医学书,用哥德体书写字形印刷,满篇都是彩色的人体图解。这是我的曾外祖父摩什·朱尔斯拉比使用的,他是一位自学成才的内科医生,他在耶路撒冷以犹太领袖布瑞斯客加昂③的疝气保健医生而著名。据说,这位加昂,也就是约书亚·雷伯·迪斯金拉比经常遭受疝气病痛的折磨,说不上什么时候会发作,母亲说他这是“需要发作就发作”,这真是“金口玉言”,因为这位年老的耶路撒冷圣哲不相信外科手术,拒绝“挨这一刀”,于是,这位虔诚恭顺的内科医生时常被召唤去,带着既畏惧又尊重的心情,将陷入困境的那段肠子解救出来,使它重新获得自由。当这位“来自普雷斯堡④的医生”死后,这本书由他儿子和他的遗孀保存,其实用价值一落千丈,而他的遗孀就是我外祖母,从而她的外孙子就有机会从中获得很多乐趣,这也是他们来看望外祖母的主要动力之一,正是从这一页一页的画面上,他们平生第一次看到人体的解剖图,使他们对乳房和生殖器官的好奇心获得必要的满足。

除了这本“大红书”(我们都这样称呼这本神秘的医学书籍),还有几本属于母亲的古旧书籍也保存在外祖母那个古旧的柜子里,这很让母亲沮丧和无奈。其中包括渥德斯坦希伯来文-英文袖珍字典,她曾经不顾一切地背诵和记忆其中的词汇,那时候,她还相信,凭着她的努力,就能逃

---

① 雅法,以色列海港城市,距特拉维夫十分钟的车程,有时连称“特拉维夫-雅法”。出产柑橘。

② 贝戴客(1801—1859)具有犹太血统的德国出版商,耶路撒冷最早的一个印刷所就是他开办的。

③ 加昂是“卓越”的意思,是对犹太宗教领袖所加的尊称。

④ 普雷斯堡现名为布拉迪斯拉发,属于斯洛伐克。

出宿命的主宰，移民到美国，在那个“新世界”里，就可以重新开天辟地；两卷肖洛姆·阿施①的作品；一本罗曼·罗兰老版本翻译作品《母与子》还有福楼拜的《萨朗波》，那个该死的青年时期的丈夫，订婚时送给她的。这些书，还有其他一些别的物品，都是她第一次婚姻破裂之后，带回她曾经逃离的父母家的。她在与我父亲结婚之后，这些书籍和物品就原封不动撂在那里。那段经历正是她想从记忆中抹掉的，可是在我们家，居然发现了保留下来的两本那时候的书，《安娜·卡列尼娜》和《包法利夫人》，或许为了不忘那已逝的罪恶。我猜想，在家庭矛盾冲突的那段日子里，这两本书或许曾经抚慰过她的心灵，再不就是她从两个女主人公身上看出了自己的遭遇。

外祖母在我谈论到她的这段时间，大约八十岁，在五十岁以前，她既不会阅读也不会书写，也许有一种能力算作例外，在犹太会堂里，她居然能够用手指在祈祷书上犹犹豫豫、时停时续、艰难地跟上领诵者复杂曲折的进程。即使现在，在她故去多年之后，对我来说，仍然很难说“外祖母是文盲”这样的话。凭着他们信仰的力量，那些热情与虔诚的人们控制着她的生活，首先是她的父亲，然后是她的丈夫，剥夺了她独立于他们之外的权力，剥夺了她获得知识的权力。从十九世纪80年代，在耶路撒冷那些沦陷失落的日子，随着土耳其人建立的奥斯曼帝国辉煌光芒的式微衰败，她意识到自己的独立心智，就在此时，他们开始鼓噪宣传，把以色列甜蜜的赞美《诗篇》，大卫王的话语②送入她的耳朵里，他们说，国王的女儿，那些尊贵的公主，荣耀无比，但照样下厨房、照样带孩子，还有一条，到犹太会堂礼拜，只能局限在妇女屏障之内，这是犹太妇女必须严格遵守的三项训诫。有一次她跟我说，她的名字汉娜是根据哈雷这个名字，把“ll”

---

① 肖洛姆·阿施(1880—1957)，出生在波兰的美籍小说家和剧作家，现代意第绪语文坛上最具争议和颇负盛名的写作家。

② 《圣经·旧约·诗篇》据说其中若干篇，系由古以色列国大卫王所写。

改为“nn”而构成的，与妇女的月经期毫无关系，是正在发亮的神圣烛光。如果儿童时期就死去了，则不受这些限制。母亲过去常说，外祖母狭窄局限的世界是在那些男人控制、命令、要求与希望她必须如何如何结束之后，才真正开始的。

可是随着她孀居生活开始，她的八个存活下来的孩子，有四个移民美国，其他搬迁到特拉维夫和拉马特甘，只有母亲仍然留在耶路撒冷，到了这时候，她的生活才像一朵迟迟开放的玫瑰。没有得到任何其他人的帮助，她神秘地开始了自学阅读，并不是含含糊糊跟随祈祷者模仿指点经书，并不仅仅是阅读犹太教经文，而是真正的阅读，特别是开始书写。母亲说，在那些日子里，她很奇怪，那些福楼拜和罗曼·罗兰的书籍怎么会搬上了她的桌子，她手指上怎么会神秘地出现那些墨水斑点，当母亲问起她这些事儿的时候，外祖母满脸通红，好像她干了什么坏事，被抓了个现行，说这些旧书需要经常过过风，否则就要遭到虫蛀，至于那些斑斑墨迹，她说是因为用美国纯黑或深蓝染料染毛线衣和羊绒衫时弄的，因为住在匈牙利旧屋的虔诚老年女教徒，出门到市里去，不可能穿得像纽约街头少女那么花里胡哨的。

母亲明明知道这是一种理由不足的勉强解释，可也不说什么，到了犹太新年前夜，所有她老人家的儿女子孙们，无论在美国特拉华州威尔明顿的老闺女，还是在纽约的曾外孙女，从小到大，都意外地收到了“新年贺卡”，是老太太亲手写的。纸张边缘不整、皱褶不平，至于写出来的字：她掌握不住运笔的要点，字体大小不一；不知道笔尖的轻重缓急，字形七扭八歪；不知道应该在什么时候重新蘸点儿墨水，字迹深深浅浅。不过文字的风格和没有错别字，说明外祖母是从一本古旧的尺牍教材原本照抄的，这本书在我们家曾经发挥过很大作用，那时候，外祖父仍然暗自怀着一个信念，希望有朝一日能成为一个成功的商人，他曾向外发送过大批的商业信件，发到敖德萨、普雷斯堡和维也纳。

外祖母有意低调处理她所取得成绩的重要性，只说这不过是一件非干不可的小事：希望保持和孩子们的联系，他们在生活遭遇困难的时期，

一个一个地分散到天南地北，她不愿意依赖旁人代笔，那样就会让家庭的秘密泄漏出去。可是母亲把它视为一种人类精神的胜利，克服了生活环境的限制，是一种渴望受教育的胜利，消除愚昧无知和落后。在我们家庭里，一代一代向上倒推，这种愚昧落后一直是一种顽症和痼疾。她不认可外祖母随口做出的解释，她认为这只是女人处世待人成熟狡黠的一部分，从年轻时期积累的，用以克制自己，避免不和与纠纷，避免招惹流氓恶棍，这些家伙从贼窝里爬出来，到处寻衅闹事、调戏妇女，要学会在这种场合，用几句软中带硬的话，把他们打发走，避免受到伤害，这也是一种消除怒气的良好对策。就在外祖母弥留之际，"可得千方百计保护好外祖母的这些信件，"母亲给我下达了命令，"这是一些奇妙的人类文件，也许比著名作家的信件还重要，你要视若珍宝，收藏进你的档案里。"

在外祖母掌握了书写技艺之后，她老人家每天都要写两三封信，时间一长，就会有的信几乎整个原封不动，都是照着尺牍教材标准格式套下来的，其内容则像是个人的小议论文，表达个人对世界的看法，是反映个人灵魂和个人生活的创作。

然而她更为热情高涨地倾心于阅读。有的时候她还能引用《圣经·旧约·诗篇》的原话，"这话将我救活了。我在患难中，因此得安慰。"①她每天一早醒来，肯定从头到尾阅读经典诗文，已经达到这种程度，她才转向非宗教书籍。家里的书都读遍了，开始从邻居和亲戚那里借书，借阅有关伦理和哈西德教派②的书，她甚至节省一些儿女们寄给她的生活补

---

① 参见《圣经·旧约·诗篇》，第119章第50节。

② 哈西德教派，18世纪，哈西德运动在波兰联邦的东部萌生。它由波多尔的以色列·本·以利撒创建。大约在1710年，达夫·波尔创立第一个哈西德教团，不久在波兰、俄罗斯、立陶宛和巴勒斯坦也纷纷成立了许多小组。达夫认为上帝是无所不在的，对神虔敬比做学问更重要。

哈西德派属于正统派。正统派的最大特点就是坚持固有原则，拒绝犹太教的变革。参加这一教派的人都不满于社团受精通律法的富有者控制，他们提倡感情主义，反对知识。

贴，拿去买书，到米阿社瑞姆街区那些昏暗的书店里挑选书籍，那里是男人占优势的场所，她的出现成了非同寻常的景观，极大地激发了男人们的好奇心。有一次阿伯拉罕·儒宾斯坦拉比对我说："你外祖母是性如烈火的人。"他是一个书商，也是熟人，面带微笑，赞美之意，难以掩饰，接着又说："如果她生活在士师当道的时代，就会坐在枣椰树下，以色列的儿童们都会跑来，接受她的评判。"

到了世纪之交，她要母亲去埃塞俄比亚黑人街必奈必瑞斯图书馆①，借一些可供阅读的书籍、普及科学的小册子。母亲愿意满足她的请求，但自己却决不踏足图书馆，"因为古代的先祖曾经亲自盖章立下禁令，对于胆敢进入图书馆的，将以煤火伺候，既然这样，你外祖母自己进入图书馆，就显得不太合适。"外祖母向我借了很多青少年百科全书，有很多关于遥远部落的信息，有南洋婆罗洲的、有赤道非洲的、有中国和印度居民状况，还有一些有关科学发现的通俗读物：从蒸汽和电能的发现，一直到电报和雷达的发明。她对意第绪语的报纸特别感兴趣，这是她的老来子，我舅舅艾萨克，把报纸作为印刷品，每个月从美国邮寄过来的。在那边，艾萨克·巴舍维茨歌手，通过笔名瓦尔沙夫斯基，以连载的形式发表了他的小说。她就像是一个小孩子发现了阅读的神奇魔力，很快成为传奇故事的专家，熟悉有关塔木德经卷和中世纪犹太人的历险故事、有关航天与炼金术、澳大利亚美妙惊人的动物、马可·波罗游记、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意大利航海家韦斯普奇②、葡萄牙航海家瓦斯客·达·伽马③，甚至还知道横

---

① 必奈必瑞斯图书馆是世界上一直持续经营的最古老的犹太服务机构。在世界各地犹太人聚居区都有其下属部门。

② 阿美利加·韦斯普奇(1454. 3—1512. 2)，意大利商人、探险家、地图绘制专家。1499 年和 1502 年两次航行，发现了南美洲东海岸。美洲的名称就是依照他的名字命名的。

③ 瓦斯客·达·伽马(1460—1524)，葡萄牙航海家，是从欧洲绕好望角到印度航海路线的开拓者，在印度逝世。

跨西伯利亚铁路的路线。

她满怀激情的阅读过程中，所重视的和深入研究的知识，不是为了自己默默地保留起来。下午时分，外祖母会把她的椅子搬到门廊下，面对着夹在两排匈牙利老屋之间又长又窄的院子，那些来自“伊休夫①”老犹太居民点情绪不振、年老力衰的妇女朋友，就会不约而同地走出各自的房间，每人手里拿着一把椅子，围坐在她的周围。她就像一个宗族文化的讲述人一样，进行含有寓意的说教：一个王子有一天想象自己变成了一只小鸡，有关中国长城的历史记载，令人难以置信的非洲俾格米矮人部落的故事。她也没有饶恕那些伪君子的恶劣行为（就像她说的，干脆就是骗子），他们可怜一个小虫子，走路时小心翼翼，恐怕踩着它们，可是他们却是彻头彻尾的腐败、堕落。随后，在下午与傍晚祈祷，这个短暂的时间空当，当这些男人们正在犹太会堂的时候，她还会透露点儿当前的时事：有关朝鲜战争和原子弹的新闻；有关卢森堡夫妇在美国接受审判②的事态；有关大屠杀中天主教修女收养儿童归属问题，修女们拒绝交出收养的儿童；有关格鲁吉亚表演拙劣的家伙撒手闭眼之后，克里姆林宫高层的争吵与更迭；这些事都是她从一年的旧报纸，《前进时报》和《美国人报》读来的。往往一不留神，她会按照自己的习惯和自以为是，把那些领导人和政治家的名字读得变了味儿、走了调儿：经她口里读出来的“本－古里安”的名字，听起来就像治疗神经错乱病人的镇静药，或者像是某一种花朵，她念“温斯顿·丘吉尔”，越念越听不清，最后念得就像是一种听着让人那么恶心的肠道寄生虫。

有一次，我正好遇到这种场合，外祖母就像外祖父一样，从来也没有

① 意第绪语音译，意为“老犹太居民点”，这是以色列建国前，锡安主义运动时代形成的词汇。

② 1940年，任美国陆军通信兵工程师的卢森堡企图利用职权与妻子把军事秘密送给苏联。事发后，卢森堡夫妇被捕，于1951年3月6日在纽约被处以死刑。当时此案争议很大，卢森堡夫妇之死被认为是恐共情绪的牺牲品。

迈出过以色列家园本土，甚至连萨法德①或提比里亚(太巴烈)②都没去过，竟然在匈牙利老屋这样封闭简陋的庭院中间复活了逝去的奥匈帝国的首都。当匈牙利的王冠戴在玛丽亚·特蕾萨③女皇的头上，她把佩带在身侧的纯金宝剑拔出来，插入到鹅卵石之间，从这里开始，外祖母凭着富有表现力的言词和蕴含催眠性的感召力，她把想象的线索一直延伸到维也纳。她带领着这些妇女沿着七百五十三级的螺旋石梯登上维也纳圣斯蒂芬大教堂④的塔尖最高处，瞭望辉煌的圣殿和护城河环绕的内城；然后把她们领下来，带着颤抖与恐惧的心情，进入寒冷阴暗的圣芳济教会⑤墓室，其中，有一间装饰豪华的宫殿，哈布斯堡王朝⑥的帝王们就埋葬在这里，其中就有奥地利君主，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弗朗茨·约瑟夫一世⑦；她带领着她们漫步在公园里与街道上，跨越桥梁，在当地土地领主的雕像之间徘徊，最终，把她们带领到瑞士庭院的腹地——皇帝与皇后的行宫，这个宫殿完美华丽、伟大辉煌，它的房间精致考究，令人欣喜和舒畅。

外祖母带领她们游历到这座城市，她是最不忠实于奥匈帝国皇帝的

---

① 萨法德，以色列地名。

② 提比里亚，又译提布里安、太巴烈，以色列地名。

③ 玛丽亚·特蕾萨女皇，有奥地利国母之称，在位四十年，对促进商贸、改革、教育有极大贡献。

④ 位于维也纳市中心的圣斯蒂芬大教堂高136米，高度仅次于德国科隆和乌尔姆教堂。这座教堂的最大特色在于它是欧洲各种古典风格建筑的混合体，也是建筑艺术互相包容、折中调合、兼收并蓄的代表。

⑤ 圣芳济教会，创立于1525年以后，为天主教方济各会的一支，该会会服附有尖顶风帽。

⑥ 哈布斯堡王朝，欧洲历史上统治领域最广的王室。

⑦ 弗朗茨·约瑟夫一世(1830.8—1916.11)，奥地利皇帝兼匈牙利国王(1848—1867)，奥匈帝国的缔造者和第一位皇帝(1867年至1916年在位)。他就是电影《茜茜公主》中茜茜公主的丈夫，那位英俊多情的年轻皇帝。1848年，他加冕奥地利帝国皇帝时，年仅18岁。他在这个宝座上坐了68个春秋。正是在他执政期间，维也纳变成了世界一流名城。

臣民，是她根据古老的游记描述的，这些书，是 1880 年在约瑟房①由阿伯拉罕·门多尔·穆尔出版的，最终来到维也纳格拉本路和城中最繁华的购物大街柯诺斯卓思。她说，就在这个房子拐角，钉着一根粗大的木梁，七英尺高，满身都是楔子和生锈的钉子，顶上有一把大锁。很多年以前，外祖母告诉她那些张着大嘴、全神贯注的听众，有一个锁匠来到这里，在广场的一棵树顶上，挂上一把大锁，当场宣布，他已经把钥匙扔进了多瑙河，谁要是能打开这把由他自己精心设计制造的锁，他便会赐与其金色的王冠。很多能工巧匠都曾一试身手，结果失望而归，在他们羞愧地离开之前，都要向这个大木梁上楔入一个楔子或者钉入一根钉子作为纪念。这些老妇人整整她们的围巾，抬眼望着外祖母，她自顾自惜，甜蜜微笑，漫不经心，置之不理，信口说出"异教徒的智慧，可以相信，异教徒的经典，不能相信"，老妇人之间相互交谈，在圣城之中，竟然能有人坐在这里眼望全球，看到西班牙的城堡。

大约三十年之后，我和妻子平生第一次去维也纳，深夜刚刚抵达。十二月份的天空低沉压抑，手头没有地图，也没有向任何的过路人打听，我们迅速地走过这座外国城市的街道，就在圣斯蒂芬大教堂附近的一个十字路口，在一个银行的门廊下，我们驻足不前。两个剃着光头的年轻人，裹着橘黄色的毛毯，很有礼貌地向我们兜售他们教派的书籍。我肯定地说，"就是这个地方"；我抬起头，手指向房屋的拐角。古代的大木梁，真的就在那里，借着路灯银灰色的余光，可以看到中间挂着一把大锁，周围是无数的楔子和钉子。唯一不同的是，新增添的东西，就是这根梁木已经用玻璃纤维包裹起来，以免遭受无情岁月的蹂躏与磨蚀。

① 约瑟房，以色列地名。

3

到了晚上，剩下外祖母独自一个人，像一块被抛弃在野外的石头，毁灭性的黑暗与恐惧包围着她那间小屋，唯一能与她相伴的，就是那些故事——就在这间屋子，一代一代人的生活，以一种莫名其妙的混合状态，似乎依然存在，是永恒的不朽？还是希望的破灭？就像杰寿姆·首蓝①所写的，他在耶路撒冷“伊休夫”老犹太居民点的所见所闻。

两扇大窗户朝着圣保罗大街，在这一层楼的后面，提考医生与夫人的第一住宅，谦逊的建筑风格中带有冷峻与严谨，远处，罗马尼亚教堂外围是粉红色墙壁，教堂的八角形塔楼被敌人的炮弹削掉了一截，其轮廓在白光中摇曳：原野上覆盖着一层黄白色花朵，春菊争相开放。“不要让这表面的宁静迷惑了你。”母亲警告我，就在那些巨大的希律王时代的石块之间——希律王亚基帕二世②第三面墙的石块——就在那些沟壑中，处处埋设有地雷，在城市里不会知道这里面隐藏着什么。有一次，一头走失的骡子，在寻找草场时，被带有倒刺的铁丝网挂住，被炸得血肉横飞，残肢甩得到处都是。爆炸的恐怖啸叫声，时常会打破晚夏午后的宁静，荆棘丛中突然火势蔓延，种种现象证实了母亲的说法。

露天之下，阴影在密集的废弃房屋丛中跳跃挣扎，被无人区捉住不放，磕磕绊绊地撞上了布满斑斑点点的墙面，那是射击子弹和爆炸弹片遗

留的痕迹：约旦军团邪恶的精灵，他们脸上蒙着红白颜色相间缠头裹脑的卡飞亚斯③，或者是具有威胁性的军事渗透人员留下的痕迹。居室之内，受到包围的恐惧震动了拥挤的房间，四周弥漫着煤油灯的烟气味、樟脑油膏的味道、久不晾晒的床单的酸味，即使睡着了，也摆脱不掉这些味道。

有时，我就在那里过夜。

外祖母蜷缩在那里，像是年老的以利在示罗④，上帝的殿堂里，挖掘记忆的灰烬和沉积，从中抓出一把，直接抛向前方，平息夜魔骚扰，缓解恐怖气氛。她甚至召唤与造访那些已逝的先祖——那些拉比们，当他们大归离去时，能看到从他们的身体上放射出一束一束的"光柱"——她就讲述他们的故事，那个古老、破碎的家族，那个令人自豪、血统纯正的家族，随着一代一代的交替在衰落，失去他们往昔的庄严和重要性，成为一堆没有主体和中心的散乱故事，充满各式各样的纠缠、交错、更迭与转化，充满连续不断的惊险、离奇、忧患与苦难，充满奇光异彩显赫的贵宾、皇族与帝王。

阴影缓慢爬上厚厚的石头墙，使一幅幅家族的照片暗淡下来，在上帝的烛光消逝之前，相隔很远，她向我讲述，而我，正像纳博科夫在《说吧，记忆》里所写的，就好像自己整个人一下子被扔进什么东西里面，正在辐射光芒，正在不停移动，其实这只不过是充斥时间的记忆。

外祖母对波拿巴家族怀有一种过分的感情，几乎像一家人似的，那么

---

① 杰寿姆·首蓝又称杰哈德·首蓝(1897.12—1982.1)，德国犹太人，出生于柏林，早年入波恩大学，最早研究神秘主义的喀巴拉奥秘。1923年，移民到巴勒斯坦，执教于希伯来大学；1968年，出任以色列科学人文学院院长。当代著名的犹太哲学家和历史学家。

② 希律王亚基帕二世，统治期为公元50—53年，听保罗传道的希律王。

③ 即红白颜色相间的缠头大围巾。

④ 指在上帝的殿堂里，参见《圣经·撒母耳记上》第1章第3、4节。

亲近。

有一天晚上，我到她房间里过夜，她问我："拿破仑是谁？你知道吗？"因为她从来也不相信我在学校所受的教育，她并没有等待我作出回答，就迅速地返回到遥远的过去。

正像我曾说过的，她从来也没有离开过以色列土地，却以一种富有表现力的强烈言辞，描述那大雪覆盖、茫茫无尽的俄罗斯，就在那里，被打败的拿破仑，带着残兵败将，忍饥挨饿，脚步沉重地行进，这是1812年，在莫斯科外围遭受重创之后，他们向西方撤退，哥萨克骑兵在森林中、在村庄里追杀掉队、迷路和落伍者，紧紧追赶残余部队。

外祖母说，某天，从乌克兰莫希列夫来了一个富裕的犹太商人亚阿科夫·阿哈隆·卢瑞亚之子、约瑟夫·约纳先生，到斯摩棱斯克①附近大仓库盘货。这一天，他在这个靠近森林边缘的孤零零的仓库附近徘徊，这种举止并不寻常。他一直待到下午，自己一个人背诵全部的午祷经文，当他正在背诵阿米达②时，一个骑兵装束的武士胯下骑着一匹疲惫不堪的马，独自走出森林，在犹太人附近停下来。他正全神贯注地在祈祷，军人在仓库的门廊下静静地等他完成祈祷。

"心地善良的犹太先生，我，法兰西的拿破仑皇帝，把自己交付到您的手中，请您救助我，"外祖母坚持说明这位撤退的指挥官的恳求，"请您指给我回到自己国家的路，使我得以见到宗亲。"

这位惊讶的犹太商人立即向他指明穿越茂密森林的路，可是如此快速的反应，反而使拿破仑心生疑惧，猜测这会不会是一个计谋或圈套，他恳切请求卢瑞亚不要对他误导，把他又送回俄罗斯。

这时候，外祖母特意停顿下来，一方面为了增加紧张程度，另一方面提升对自己家族名门贵胄的尊重与赞赏，她说，"约瑟夫·约纳先生是马

---

① 斯摩棱斯克位于俄罗斯西部第聂伯河畔，距离莫斯科三百六十公里。

② 阿米达，站立诵读的祈祷文。

哈沙尔①的后裔，施勒蒙·卢瑞亚拉比②是《所罗门之海》一书的作者。你呀，如果有一天你能到犹太知识源泉塔木德之海里游泳，我觉得毫无疑问，你也能通达他的港湾。"

这时候，她谈到她娘家的谱系卢瑞亚家族，从声调话语中，明显可以察觉到一种贵族皇胄般的自豪。这个家族的根源可以追溯到中世纪早期的德意志美因兹。大约一千年以前，那里的犹太社区处于葡萄园的中心地带，靠近美因河注入莱茵河的入口处，按照她的说法，领导者是古老的宗族长老：意大利卢卡的喀楼尼莫斯导师之子蔑舒蓝导师之子喀楼尼莫斯拉比。按照古代的传统，他是从意大利的伦巴第，被神圣罗马帝国查理曼大帝带到美因兹的。

"你不相信?"她的声音里浸透着痛苦。当时，黑暗中充满了渴望与期待，如她的远祖所安排的，"记得这些事的人被遗忘了。你只要打开《圣经·历代志》——里面记载得很清楚。"从"现在，让我们讲述今日神圣之伟力③"祈祷文就可以看出，人们把它归功于美因兹的阿姆农拉比。就在美因兹主教对他执行火刑之后的第三天——外祖母接着说——阿姆农拉比托梦给喀楼尼莫斯导师，教给他礼赞的诗篇，并且命令他把这些诗篇传送到全世界离散的犹太人那里，成为永远的记忆，要把这些内容写成祈祷书，作为犹太新年④和赎罪日⑤的祈祷词。

我离家大约四十年以后，1995 年早春的一个清晨，第一次回到外祖母讲述的、古老的位于犹太社区中心的祈祷屋。这座罗马时代留下来的

---

① 马哈沙尔是希伯来语"我们的导师，施勒蒙·卢瑞亚拉比"的缩略简称。

② 施勒蒙·卢瑞亚拉比（1510—1574），其他称呼有：马哈沙尔，是希伯来语："我们的导师，施勒蒙·卢瑞亚拉比"的缩略简称。

③ "现在，让我们讲述今日神圣之伟力"系著名的礼拜仪式诗歌之一。

④ 犹太新年为犹太历（太阴历）一年的开始，是犹太人最重要的节日之一。教堂里吹起羊角号，取意与上帝通话，期望得到上帝祝福。

⑤ 赎罪日是犹太人一年之中最重要的圣日，在新年过后的第十天，犹太人彻底斋戒；停止工作，聚集在会堂内祈祷上帝赦免他们在过去一年中所犯的罪过。

古城沃尔姆斯①,就在莱茵河的西岸,这所房子归属于拉什②家族,顺便说一句,他也是喀楼尼莫斯的后裔。一群人数不多的以色列和德国作家已经聚集在那里,我爬上了石头诵经台,好几代人都曾到这里研读犹太教经典,后来在纳粹的"水晶之夜"暴乱③中被捣毁,我用颤抖的声音诵读礼赞祈祷诗篇。此时,能听到一个细微平静的声音从哥特式拱顶送来了回声,那是外祖母诵读诗篇的声音。随我之后,诗人弗里德里希·克里斯蒂安·德利乌斯④也登上石头诵经台,诵读希伯来经文的德文译本,我好像从周围的墙壁上听到他父亲、汉斯教区抗议宗⑤的教长发出的声音,还有他祖父美因兹教区主教的声音。

"你没睡着吧?"外祖母问,由于描述了这逃跑的科西嘉人在拉什和马哈沙尔后人面前谦卑恭顺的样子,她显得很高兴,非犹太教人士与犹太教人士面面相觑,她想这样恰好旗鼓相当。她又花了很长时间,详细解释莫希列夫商人对这位不期而至的稀客,如何讲解摩西律法。卢瑞亚安慰这位皇帝,不必担心,因为他们通晓摩西律法,律令禁止把一个帝王转交给另外一个帝王,一个虔诚的犹太教徒绝对不会违背他们所信奉的圣哲的禁令。

他还请拿破仑到仓库里面休息,提供食物和饮料,当夜幕降临的时候,领着他们一行七人穿过茂密的森林,一直送到通往西欧的大道上。分手时——外祖母继续说——拿破仑脱下了他厚厚的皇袍大氅,是一件绿

---

① 罗马时代遗留下来的德国古城,在莱茵河的西岸。

② 拉什,是什洛莫拉比(1040—1105)的简称,这位杰出的注释《圣经》大家,出生于法国特鲁瓦。

③ "水晶之夜"是指1938年11月9日至10日凌晨,纳粹党员与党卫队袭击德国境内犹太人的事件。这被认为是对犹太人有组织的屠杀的开始。巧合的是,11月9日也是51年后柏林墙倒塌的日子。

④ 弗里德里希·克里斯蒂安·德利乌斯(1943—)出生于罗马,自1963年起在柏林生活。曾著有六卷诗歌、七卷散文小说,还创作过剧本、广播剧。

⑤ 指1529年德国国会中,对天主教诸侯提出抗议的新教(耶稣教、基督教)的诸侯。

色天鹅绒的精品，送到这个商人的手中，说这只是一点小小的表示，对他的种种善意衷心感激。卢瑞亚对皇帝的表态深受感动，皇帝驾前的卫兵由于寒冷与恐惧，正在寒风中瑟瑟发抖，商人脱下自己的犹太大氅，递到法国士兵的手中。

经常在各种各样小说里发生的事，同样也在他身上发生了，在他穿过森林回家的路上，遇到了劫匪。他们想抢走这件大氅，他极力恳求和劝说他们，最后把大氅上所有的黄金装饰品一样不留全部取走，包括金纽扣，还有别在领口上代表拿破仑的两个字头“NB”也一起摘走，留给他一个大氅的空壳。就是这件没有任何装饰的大氅，他也精心加以隐藏，不让外人得知，否则一旦走漏风声，有人知道他救过法国皇帝，不仅他自己要被砍头，而且要给全家带来灾难，祸及整个莫希列夫的犹太社区，甚至全体居住在俄罗斯的犹太人。三年之后，战争风云渐渐平息，他把大氅拿出来，改制成约柜的幔帐，并且发誓，总有一天要把它送到耶路撒冷，只有这座伟大的君王之城，才与这件皇家长袍相匹配。

“用来给地面君王锦上添花的那些东西，”外祖母以一种胜利者的谦逊口气说，“现在变成了天上君王美丽的装潢。”

1851 年，当约瑟夫·约纳拉比的儿子泽耶夫·沃尔弗·卢瑞亚拉比踏上以色列土地的时候，他把这个神圣的幔帐缠绕在身上，带到耶路撒冷。他的儿子纳萨尼尔·卢瑞亚拉比起初把它放到胡瓦犹太教大会堂①庭院内，他岳父以赛亚·巴尔达奇拉比的“米拿现② - 锡安”会堂。当纳萨尼尔·卢瑞亚和他的妻子汉娜迁居到旧城以外，去到耶明牟舍③后，他们把神圣的幔帐取回家，在重要的安息日和节假日，把它拿到他们附近的

---

① 胡瓦犹太教大会堂，在耶路撒冷古城，1856 年至 1864 年间，由全世界犹太人捐款，在一个十八世纪犹太会堂的废墟上兴建的。曾经是犹太区内最高的建筑，在 1948 年遭到严重的破坏。

② 参见《圣经·旧约·列王记下》，第 15 章第 14—17 节。

③ 耶明牟舍，耶路撒冷的旧城区。

犹太会堂。

"你知道,纳萨尼尔·卢瑞亚拉比就是我的祖父,"外祖母打算告一段落,"我的名字就是按照祖母的名字取的。"

到了这个时候,外祖母想要撤出讲坛,步入梦乡,可是正像有人教导的那样,对什么事都要大胆怀疑,问一个为什么。我不顾她的困倦,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使得她难以入睡。首先,我说可能我们这位先祖遇到的根本就不是拿破仑,而只不过是他手下的一个将军;第二,我提出更进一步的追问,他们两个之间交谈用什么语言,中间还要夹杂着我们那些已经进入天国宝藏的圣哲的说辞;还有,第三,这个法国人把大氅送给犹太人的真正理由是他本来就打算摆脱这件长袍,否则在他逃回西方的路程上,由于这件东西太招眼,可能连命都要搭上。最后,为了给这一系列的追问作一个概括,我提出了一个压倒一切的论断,除非亲眼所见,此外一概不相信,我问她能不能哪一天把那件尊为犹太圣物的神圣幔帐指给我看看,至少告诉我,它放在什么地方。

这时,外祖母的声音变得愤怒而激昂,她说,她祖父的孙子、雅各·阿哈隆的儿子以赛亚·卢瑞亚先生去埃及塞得港经营卡梅尔·米兹腊希葡萄酒店时,把这件用金线和银线刺绣的绿色天鹅绒神圣幔帐带走了,再往后的事,谁也不知道了。

"至少这个故事一直流传到现在,"说着,她离开床铺,熄灭灯,把窗户推开一道缝隙。"真的,要是我的哪个孙子当了作家,他准能让那件拿破仑《妥拉经》幔帐归还咱们家,据我所知,那上面绣的字将会让你延年益寿,这是任何其他纺织品所不可能做到的。"

几年之后,完全是出于偶然,我还真找到了以赛亚·卢瑞亚先生,外祖母永远也不会原谅他,他并没有把那件神圣的幔帐带在身边,而是为了保证安全,保存在海法①人类学与民俗博物馆了。博物馆馆长把这件神

① 海法,以色列城市。

圣的幔帐送到法兰西，经过鉴定，这种绿色的天鹅绒和上面精美的刺绣的确是拿破仑时代的风格。

1985年，这件神圣幔帐在耶路撒冷的以色列博物馆展出，作为展览的一部分，标题是“步入神圣化——从世俗到神圣，犹太艺术的另类应用”。当我站在这件在我儿童时代已经丢失的神圣幔帐面前仔细观察时，它还真是由一件大氅的各个衣片缝制而成的，甚至能够分辨得出小的衣料边角，比如像袖子下面拼接的小条。扯下纽扣的裂口，虽然经过缝补也还是看得出来，想想这件皇袍已经一百七十年居然还在，可是捐献这件幔帐的施主莫希列夫的亚阿科夫·卢瑞亚之子约瑟夫已经归去，愿他在天之灵光芒永照，当时被逼无奈，只得把那上面巨大的金纽扣一个一个撕下来，交到森林中那伙强盗的手中。

“愿大氅与信仰永世长存。”外祖母充满凯旋意味的话音，传遍了这座宽敞明亮的耶路撒冷展览馆大厅，像晨风一样清新。

4

我母亲实在受不了她母亲强行灌输那些有关家族史的先入之见，从而，对于到了晚上，我如此兴趣盎然听外祖母讲故事大为恼怒。“我们那些先祖，都是什么人物？值得你和你的外祖母如此骄傲与自豪，竟然老是叫你到她那边去睡觉？”当我过分热衷于此，按照她的说法，在匈牙利老屋过夜的次数比在自己家的天数还多，母亲就会责备我。“尚未开化的蒙昧愚民，要是按照命中注定之类的说法，你这就叫——但愿上帝保佑你不是这样——就叫受到了他们暴虐的控制，将来，有你遭报应的时候。”往最好处说，她把我看成一个天真而单纯的傻瓜，掉进了怀旧情绪所设下的陷阱；往最坏处说，她毫不含糊地断言，我是一个不负责任的孩子，自己的向往不仅会给自己带来灾难，而且还会降临到其他人的身上。为了说明她的见解，她提到过去她在土坯盖成的小屋里玩耍，沿着匈牙利老屋延伸到地底下，就在那些建在那里的住棚节小屋之间，她发现一些很细的金线，一边闪光一边扭动，看到那个样子真让人高兴，幸亏她姐姐蕾切尔大叫一声发出警告，她才知道那是一些出生才一天的小蛇。“你的先祖就是一盘毒蛇，谁要是想把他的手伸进它们的洞里，谁就要冒生命危险。”她刻薄地历数他们的邪恶与不公。

其中负有主要罪责的人，按照她的说法，就是以赛亚·巴尔达奇拉比——外祖母的外曾祖父，来自俄罗斯莫吉廖夫州什克洛夫的以色列拉

比的女婿，我们在以色列土地这个家族的族长——是他，在五代或六代人之前，领导耶路撒冷阿胥肯纳兹犹太社团发动了一场大战，反对这个城市里兴起的任何形式的启蒙运动表现。以色列拉比是一个保守主义的领导者，坚决果断、不屈不挠，具有领袖人物的超凡魅力，承担俄罗斯领事职务的代理人，后来，担任奥匈帝国犹太事务的领事代理人，这在腐朽衰亡的奥斯曼帝国可是手握大权的职务。因为他所承担的职务和地位，他赢得了土耳其当局官方的承认，给他配备了一个翻译官，也就是私人秘书，还有一个装备特殊的贴身保镖，在旧城狭窄的街巷里弄里，敲打着带有银色顶球的权杖，当当作响，替他开路。母亲说，以色列拉比领导了一场毫不妥协的战斗，反对维也纳的犹太诗人奥古斯特·路德维希·弗朗凯尔①，他代表阿里斯·赫兹②来这里建立第一所现代化的学校，纪念他高贵的父亲冯·李默。"他不仅没有穿上安息日的礼仪盛装，带着面包与盐③到莫特扎恭迎这位给耶路撒冷带来了启蒙的智慧之光的贵宾，反而在一份驱逐公告上盖上他的大印，反对这位客人，甚至要求把这份公告文书拴到流浪狗的尾巴上，让它们跑遍城市的大街小巷，千方百计羞辱客人。"母亲喘了一口气，以一种更为刻薄的讽刺口吻说，我们——我和外祖母——还不如欢庆以色列拉比和他那一伙的胜利更为得意，可惜上帝不会容许那样的，真要那样，我也就甭想进什么合乎时代的进步学校，也就甭想成为什么现代人了。你的外祖母永远也别想读书看报，更甭想写信了。"唯一能够吸引她和你的，就是那些有关神圣遗迹遗物的愚蠢无比的旧闻轶事，就像那些基督教徒渴望得到钉死耶稣的十字架上的一根木片，或者穆斯林保留着先知的一绺胡须，放在项链下悬挂的银质小盒子里，"她

---

① 奥古斯特·路德维希·弗朗凯尔（1810.2—1894.3），奥地利诗人，作品崇尚自由，最著名的是他的抒情诗。

② 阿里斯·赫兹（1883—1965），美国的激进主义者，曾抗议越南战争升级。

③ 斯拉夫民族在迎接贵宾时，献上面包与盐是最高的礼遇。作者的祖辈来自俄罗斯，仍然保留了这种习俗。

笑了起来，显然是在影射那件事，什克洛夫的以色列拉比的女儿，辛铎尔把鹅翎笔和襁褓，作为嫁妆送给新郎，以色列拉比——外祖母无比喜爱、叙述不尽的故事。

这是一个关于女人的故事，来自立陶宛的色列茨城市。有一次，她抱着她的小女婴走过罗曼诺瓦河上的桥。突然绊了一跤，小女婴连同襁褓一起掉到河里。惊慌失措的母亲和过路人眼睁睁地看着小孩子沉入水中束手无策，正在此时，奇迹发生了，襁褓重又浮出水面，但是并不顺水漂流，而是改变方向慢慢靠岸。从溺水中获救的女婴名叫乔伊奈，她就是威尔纳·加昂①的母亲。威尔纳·加昂家族把这件襁褓作为礼物送给什克洛夫的以色列拉比的妻子，妻子以前是他的学生，不久之前她刚刚踏上以色列土地，所以她就要在地中海海水的养育下生儿育女，她把这件东西作为礼物送给自己的女儿辛铎尔，作为嫁妆带给以赛亚·巴尔达奇拉比。以色列拉比本人送给他女婿一支鹅翎笔作为结婚礼物，这根大天鹅翅膀上的羽毛是从威尔纳·加昂的儿子们那里得到的。就用这鹅翎笔——据母亲说——威尔纳·加昂写出了《伊利亚来鸿》，那时他离别家庭与朋友，独自去向以色列土地，据我所知，这次并没有到达目的地，因为暗中存在种种障碍。以色列拉比从来也不使用这支笔，只有一次例外，就是那时他作为耶路撒冷的贤哲与拉比的带头人，签署了卑鄙的强制性驱逐文告，驱逐诗人弗朗凯尔，驱逐讲授外语和科学的学校，从那以后，这支鹅翎笔消失了，下落不明。母亲讨厌这些故事，向她耳朵里已经不知道灌输过多少遍了，她忍不住要说，即使那些吃了上千年古老鹅翎的蠹虫，荣耀归于上帝，也比东正教那帮黑暗的胡扯神聊的骗子，更为现代化、更为进步。

“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②可能是不经意间，母亲竟然引用了基督教的箴言，在历数了她的家族脆弱和愚蠢的种种表现之后，

---

① 威尔纳·加昂，18世纪立陶宛派《犹太法典》释义权威，法利赛教派的领袖。

② 参见《圣经·新约·马太福音》第7章第16节。

她给追随以色列拉比路线的那些人,包括外祖父的兄弟们,做出结论。“你不知道他们,华莱士家族的子孙们,制造经匣的匠人,宗教礼仪装饰品的编织工匠,白天,用蓝布的经纬线和神圣的皮条,为那些出钱雇用他们的人,编制宗教用品和装饰品,晚上,睡到天亮之前,偷偷爬起来,钻进他们兄弟苦守长夜寡妇们的房间,把夜壶里的排泄物倒到门槛前,或者用焦油涂抹在门上,以此抗议他们的孩子不遵守他们‘社团’的禁令:他们剪掉了侧分的头发,脱下了象征流放的黑色长袍,还胆敢去参加米兹腊希教师学院,企图获取知识。”

按照母亲的描述,外祖母试图依靠她的先祖们饱满的生活涌流获得新生,让涌流淹没犹太时代曲折迂回的岩洞,一直流到无尽的永远。“你的外祖母怕死——从你们看到孔雀开屏那天起,你已经知道了——凭着她狡黠的天真和无知,这是生活在压抑中妇女特有的天性,她认为在时代的庇护之下,她会成功地抵达永恒终结之日,或者,至少,躲避死亡,能延长一段时间。”

母亲宣布,“谁也没有与死亡天使签署契约。”即使她第一次结婚所生的两个小女孩夭折,她已经与死亡天使正面遭遇,也拒绝与死亡天使做什么交易与谈判,从而得出结论,只有艺术能够把她从骨瘦如柴的形象中解脱出来,赋予一缕生活的气息,并带给她永久的生命。

这种世界观,她认为是痛苦、大胆和翻天覆地的,她对安娜·提考怀有歉疚。

某个星期六,母亲带我参观她的绘画展,地点在大卫王酒店南侧,“艺术家联合会”的展览厅。我们谁也没有说话,好长时间只是默默地走,欣赏绘画:这是板棚屋,在镀锌铁皮上,用白涂料粉饰的屋顶,在英国托管的末期,这里就是政府的办公室,仔细地看着这张绘画,它抓住了耶路撒冷周边的景色;跟随在看不到的波浪起伏的山峦之后——群山的岩石组成的台阶景观,在深深峡谷的出口处,慢慢出现了人造建筑,人工雕凿与天然孕育相互交错,形成一道“具有生命的岩石屏障”,没有灰浆,无

需装饰，其中捕捉到岩石的气势，重新建成连续不断的自然景物之流，滚动、流淌、滚动、流淌，以排除一切阻碍的气势，奔腾跳跃流向前，形成势吞山河、淹没一切的冲击力，尽情宣泄到河底河床，与它的兄弟姊妹汇合到一起，即使在当时，在古代，由于水流有力的冲刷，已经慢慢变成河底的鹅卵石。我们沉思默想这些黑白画页，其中积累着无数的经验，为的是解开耶路撒冷存在的秘密，为的是破解这些密码，是什么力量指引着那么多的岩石汇聚到野生酸苹果树的周围，还有孤零零的一棵橄榄树，还有那光线，照射着整个前无古人的景观。母亲说，是安娜·提考给她童年编织的美梦，赋予她一线不可缺少的希望，提供一条贯穿始终的红线。

当我们离开展览厅、坐在这个金碧辉煌大酒店的桥上时，六翼天使①的雕像就在我们对面，就像在以赛亚的视野之中，高踞于基督教青年会的塔楼之上。母亲在讲述她自己的往事：一个谦恭、温顺、羞涩的姑娘，出生于匈牙利老屋，她的整个世界就局限在那些楼梯、那些拱顶、长长的露台之间，今天，在昏暗的薄暮之中，令她联想到德·奇瑞科②形而上画派的超现实主义的抽象绘画。令人伤感忧郁的气氛，在狭窄通道幽暗隐秘的深处，房屋门廊的阴影被拉长，在一个窗户里面，她，一个纯朴天真的少女，从浴盆中站起身来，打算梳理头发编成发辫，忧郁地注视着对面圣保罗大街的石头房子，那是妙手回春的眼科医生的家，他挽救了很多人，让他们免于失明的病痛，还有他那优雅的画家夫人那一双温柔抚慰的眼睛。在母亲的世界里，处处渗透着狂热愚昧、盲目相信、受苦受难、饥饿困顿，安娜·提考，这个名字具有那么一种韵味，我无法把它表达得更为精确，完全是一种文化的愉悦感。

在那个房间里，她第一次看到了另外一个世界，这个世界以它的精神

---

① 参见《圣经·旧约·以赛亚书》第6章第2节。

② 德·奇瑞科(1888—1978)出生于希腊，意大利超现实形而上画派先驱，所画的回廊投影悖理、奇形怪状。与毕加索、达利同时代的超现实派画家。

力量、以它的清澈透明、以它的端庄美丽,征服了她的心。有时候,遇到她母亲哪一天洗衣服,屋子里就像锅炉一样,她偷偷地穿过马路溜进院子里,走向这座建筑,现在这些房子成了超正统犹太教派的"耶路撒冷女童"学校——年轻女孩子们进进出出,令她想起自己青春年华时,是什么样子——在庭院内的灌木丛中穿行,处处玫瑰,处处蔷薇,如果记忆不错的话,我透过窗户向内张望,看到维也纳夫妇私生活的一角。提考夫人发现她站在那里,就邀请她进屋。"提考夫人",母亲一生都这样称呼她。这位画家自己没有孩子,从那以后,她就成了这个家庭一位受欢迎的客人。就在那里,看到那些精心挑选的地毯、家具与绘画,她的内心向文化的温馨与甜美完全敞开了,向这个心胸开阔的欧洲家庭敞开了,向那些悬挂在墙上的绘画敞开了,绘画为她撕开了一扇窗户,使她的眼光深刻、视野广阔、不受局限、无限丰富。提考夫人为自己和小客人斟上茶,编织精细的栗色茶杯垫,瓷质茶杯上画着薰衣草的纹样,她那一双烟色的眼睛,为她端上一角苹果蛋糕,然后请她到画室,站在作画时的位置,指点给她看那些作品。

"她甚至还给我一段炭笔和一些画纸,这都是国外进口的,教我画一棵树,"母亲擦拭着她的手指,抹去那些现在看不到的黑色斑点,用唾沫润湿了她手帕的一角,擦干净我的下巴,眼光掠过基督教青年会前面昏暗的柏树丛,说了一句,"在这个世界上,我最想成为一个画家。"

5

在那些漫长的夜晚,外祖母封我为续写我们家族谱的人,让我做好承担这个责任的准备,她并不满足于在我耳边讲述冗长、复杂的往事,而且她还要一而再、再而三地背诵史实。

"你们要追想被凿而出的磐石,被挖而出的岩穴。①"外祖母援引以赛亚对其本族儿童的训令。"作为一个犹太人,必须知道谁是他的父亲,谁是他父亲的父亲,尽其所能向上追溯。"

几年以后,我在阿伯拉罕·茹宾斯坦拉比的书店里,听到过同样的说法,说这话的人塑造了我的文学世界,也许比任何其他的希伯来作家都更有影响。这个书店在米阿社瑞姆大街的尽头,紧靠大型面粉厂,它曾经被毁,现在已重建,成为布拉提斯拉夫·哈西德拉比经学院,在内廷房屋的对面,在那里,我度过了从十三岁举行成人礼之后一直到我举行婚礼之前其中大部分的时间。这个昏暗的书店,只有一条狭窄的门径通向大街,正像一块镀锌铁皮铭牌所标明的,店名叫"光明",铭牌上涡卷形的黑色字体已经被风吹日晒磨蚀殆尽。阿伯拉罕拉比本人就像是一个狄更斯笔下的角色。他挺直腰板坐在柜台后面,柜台上的书堆得高高的,从外边只能看到他的脑袋。他一直不停地卷弄他梳向一侧的分发,头发湿湿的,弄不清是由于出汗,还是宗教仪式洗浴的水尚未擦干,口里总是含着薄荷片,两只浮肿的小眼睛好像总是在询问它们的主人,为什么老是待在这个让

人落泪的伤心谷，打算干什么。从最早我与他接触，他就喜欢我，老是愿意跟我开一些逗弄人的玩笑，是一个犹太法典塔木德学者的玩笑。有一次，他把一个木匣子放到我的面前，里面装满了那些日子他买的书，如果我能辨认和指出其中最贵的一本书，他就把这本书送给我。当时，我的存书中有一本《梅卡瓦全书》——奥秘的宫殿文献和梅卡瓦文学方面的基本典籍——是施勒蒙·穆塞尔夫先生在 1911 年出版的，最后证实，它是所有我参与猜测过的最大难题。有一次我去这个书店，有人在一个角落里翻看书籍，弄得书架咯吱咯吱作响。那人穿了一身套装、戴着一顶礼帽，一副大富商打扮，像是一位学者，现在，到了晚年，落叶归根，寻找青春时期的爱好。听到我们用耶路撒冷当地的意第绪语兴致勃勃地交谈，这个陌生人走上前来，问我是谁，我回答了。他问我父母是谁，我回答了。他继续一一问我各个先祖的名字。我说到什克洛夫的以色列拉比是我外祖母的外曾祖父，我告诉他，什克洛夫的以色列拉比在《恪守礼仪》（又名《餐桌边缘》）的序言里写过，他是摩什·布拉卡拉比的儿子，摩什·布拉卡是米拿现·门多尔拉比的儿子，他是俄罗斯全境各个行政地区的最高宗教法官。这个陌生人又问，“那么，这位统管俄罗斯全境的法官米拿现·门多尔拉比的先祖又是谁呢？”我耸耸肩说“不知道”。他瞥了我一眼，说一个人必须知道他祖先的谱系，至少要追溯到第一个初始的人亚当。当此人告别离开书店、在街道拐角消失之后，阿伯拉罕·茹宾斯坦拉比告诉我，别让加利西亚人的玩笑逗得你不知东南西北，还问我知不知道刚才那个人是谁。他就是阿格农②。

冬季的一个安息日，外祖母打算把先祖父、先祖母的名字写下来，那时候圆珠笔还很稀罕，舍不得用，那是从美国寄来的，外祖母把它当宝贝似的供着，她把日历撕下了一叠，像扑克牌一样规规矩矩地排列在我面

---

① 参见《圣经·旧约·以赛亚书》第 51 章第 1 节。

② 阿格农，参看英文版序言注释。

前，她采用了一种解说历代更替的方式，一种并不违背安息日规矩的方式。她抓了一把花生仁，仔细地剥掉了外面的红皮，精心地把果仁从中缝一分两半。她把掰成半个的果仁收集到手里，把那些顶上带籽芽和小根的，放到浆过的白桌布上，她为安息日专门准备的桌布，果仁鼓肚那面朝下，以免碰伤生命小体，只要不把它烤熟，不去其精华，不把它弄掉，它会发芽长大，生命力就注入到其中。一排微小型的半身胸像依次排列，细小的脑袋，尖尖的，还留着两撇小胡子，长得长长的就在我们面前，这是一个长老委员会，他们的生命冻结在起点上。"这就是你。"她指着最左侧排头的一个干瘪的果仁，就这样，按照祖辈顺序，依次点出他们的名字。并且在每一瓣果仁的旁边，再加另一瓣果仁，说出他妻子的名字。（后来，我写作《歌手的时代》，愚蠢地把这一场景变换到一个昏昏欲睡的安息日下午，临近六日战争时，场面转移到梅隆峰①著名的拉氏璧，西蒙·巴·约海②的墓地，学生寄宿舍，半废弃的房间里，直到现在，我才有勇气摆脱束缚、承认事实，尽管太迟了，终于使其恢复了原本的面目。）

家族树的样子是外祖母从其他古代家族的家谱中发现的，她经常反复不断地琢磨，令她十分兴奋，爱不释手。夜幕降临，小小的火苗照亮她明暗闪烁的面孔，带有纯金浑厚沉重的色调，外祖母就会挖掘到遥远过去的幽深角落。当她循着根系钻入黑暗的幽深处，这些根系可以从深渊附近吸收水分，深远土层陈年旧岁的古老风韵，侵入到干燥沙漠的空气之中，当到达不透水的岩石层，她不得不止步不前，这就是人类记忆无法突破的界限。正像我所说的，那是中世纪早期的德国美因兹。家族树的根系，就是我们父辈的先祖：那些拉比们、那些学识渊博的法官和社区社团

① 梅隆峰是加利利地区的最高山峰，海拔 1208 米，此处有很多拉比的墓地和陵墓。

② 西蒙·巴·约海，拉氏璧拉比是加利利地区犹太教坦拿，殉教拉比阿吉巴·本·约瑟的门生。阿吉巴因反对罗马统治而死，西蒙也被迫在山洞隐居数年，后创办犹太教义院，培养出犹大（哈－纳西）等人才。

的领导者、哈西德教派和神秘主义者、评论注释专家和书写赞美诗赞颂词的诗人——在一千多年前，他们都是欧洲人，从意大利，从莱茵河滋润的葡萄园丛中，一直到那些在神秘的白桦林中散发出腐烂木头的气味，人们难以发现的俄罗斯穷困乡镇，他们在如此辽阔无际的地域流浪、迁徙、寻找。也不是寻找令人心旷神怡的风景，也不是寻找安逸的生活，而是寻找一个充满希望的宁静土地，可以在那里研究学习犹太教的经典，可以谦卑地崇拜上帝，可以按照他们所向往的模式，形成一个正常的以优雅和仁慈为特色的人类社区。谱系树的分支就是一代一代当地土生土长的人，而我是她的外孙，也就是一片最为稚嫩的树叶，追寻东方天空勇敢无畏的光辉。大树的主干就是她的曾祖曾曾祖的祖父，什克洛夫的以色列拉比，1809 年暮夏，他驾驶一艘快速帆船，沿着地中海的海岸，一直到达古代的渔港阿克瑞①。他带着全家，踏上以色列的土地，包括年迈的父母、已婚的女儿，还有一群狂热的年轻信徒；他们刚刚到达，就加入威尔纳·加昂学生的一个小社团，他们来得比较早，已经在上加利利这个小小的圣城，生活了大约两年。

按照以色列拉比的想象，这个萨菲德可能是一座天上的城市，辉煌荣耀的彩云挂在天空，周围到处都是果园，石榴树、橘子树，还有天体上各种各样的树木，它们的果实散发出神秘、辉煌、馥郁的香气，辽阔宽广，通达遥远的天边。这就是喀巴拉的加利利城的形象，这就是神秘主义喀巴拉学者科尔多维罗·卢瑞亚和所罗门·阿卡尔别茨心中城市的格局。可是，事实上，当时的萨菲德只不过是一个贫穷悲惨的阿拉伯村落，就在陡峭的山巅，用荒山野岭的石头盖的房子，成堆地挤在一起，低层房子的屋顶就成了上层房子的街道。“我们曾祖父的房屋，就坐落在山崖的边缘，它的窗户面临万丈深渊，而且，”外祖母航行在她所描述的情境之中，尽管，如我所述，她从来也没有到过加利利，可是她说，“房屋入口就开在屋

① 古代红海沿岸的一个港口。

顶上。”有一次还说过，当一头骆驼走过既是道路又是屋顶的路面时，把它踩塌了，掉进了以色列拉比社团的一个成员的家中，把腿摔折了。“房屋主人要求骆驼的主人赔偿，而骆驼的主人要求房屋的主人赔偿，赔偿这一峰骆驼的钱。”她说，“管事的穆斯林民事法官当然偏向骆驼的主人，因为办案的与骆驼的主人都是穆斯林。”

以色列拉比还没有来得及适应他所到达的新城市，他的朋友邀请他回去，外出挣钱，为贫困的社团筹集经费。普林节①过后，他放弃原来计划，接受朋友的请求，通过陆路到达伊斯坦布尔，由于爆发俄土战争，当时去往欧洲的海上通道已经封闭，此后，他历经艰险到达立陶宛。他把自己写的通讯稿带在身边，这篇东西绝对可以称得上是十九世纪以色列土地上，最令人激动的文献之一，那时候这块土地位于奥斯曼帝国边缘，仍然是被人们忽略、被上帝遗弃的村落。尽管这个社区还很小，可是预示着辉煌的前程，他的文稿是这个新社区的宣言。这篇通讯的开头，韵律和谐的诗句，宏伟壮丽、光彩照人：

我们的土地踏上康庄大道，
大地苏醒了，崭新的今朝。
土地说什么，知道不知道？
什么也不缺，哪来的懊恼，
学习妥拉经，要切实遵照。
虔诚心是支配一切的首要，
我灵魂自由，绝没有烦恼。

我们的这位先祖走遍了东欧，虽然是拿破仑战争时期，他依然能够继

---

① 普林节，也称普珥节，是犹太教节日，普林节原文有“命运”之意，每年于“阿达尔月”的十四日庆祝（公历二三月间）。在古代，成为王妃的犹太人以斯帖曾经不惜一切地拯救过犹太人的生命。这个节日就是为了纪念这段历史，庆祝他们彻底摆脱仇敌。在普林节上，人们要吹笛、敲钟，孩子和大人们都化装游行。

续执行使命，在白俄罗斯的明斯克，他甚至设法出版了他的书《新币》，这是有关以色列货币的论述，列入耶路撒冷塔木德①之内。外祖母非常为他而骄傲自豪，实际上，还加了这么一段，他是追随着先他而行的他的祖父埃兹列拉比的路线前进的。他的祖父登上以色列的土地大约比他早三十年，试图在耶路撒冷建立一个阿胥肯纳兹犹太人社区，但是，不得不到俄罗斯执行一项任务，归途中，死于土耳其的伊兹梅尔，就葬在那里。外祖母说，她的曾祖父改变了他的路线，转道去维也纳，在伊兹梅尔作短暂的停留，试图找到那座坟墓，然而一无所获。"就像我们的摩西拉比，愿他平静地安息，他的陵墓在何处，谁也不知道，所以埃兹列拉比的墓，他孙子什克洛夫的以色列拉比的墓，我们也不得而知。"以色列拉比，在他的名字之前加了一个绰号，"以色列土地的微尘"，他于 1839 年夏天返回加利利，去迎接摩西·蒙特菲尔罗爵士②，并利用这个机会到提比里亚温泉水疗池洗浴一下，由于感染传染病，死于该地。一百四十多年来，其墓地位于何处，无人知晓，仅仅在几年以前，经过一番竭尽全力的搜寻，被他的一个后人的后人找到了，他是阿什道特 - 亚阿科夫基布兹的一个成员，这个基布兹位于提比里亚古代的葡萄园，他保存了一块擦洗过的破碎石碑。

像往常一样，外祖母经常因为她自己把话说得过头了而抱歉，以色列拉比外出执行使命，三年之后，返回萨菲德家中，正当由于长期旅途劳苦略作休息的期间，一场传染性霍乱，在加利利爆发了。他赶紧雇了几匹驮

---

① 《塔木德经》在希伯来语中，"塔木德"的意思是"伟大的研究"，这是一部犹太人作为生活规范的重要书籍。在公元二世纪至六世纪之间编纂了犹太教口传律法集，即《巴比伦塔木德》和《巴勒斯坦塔木德》，统称《塔木德》，形成了塔木德文化。正文中所提到的"耶路撒冷塔木德"即《巴勒斯坦塔木德》。

② 英国在耶路撒冷设置领事馆之后，1839 年英国犹太人蒙特菲尔罗（1784—1885）开始倡导犹太复国思想，于 1878 年建立第一个犹太殖民地，不久以后第一波阿里亚移民开始。同时，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的民族感变得十分强烈，而且反对欧洲人，对于新移民来说并非好兆头。

运的骡子，全家逃往耶路撒冷。途中，他的妻子死了，葬在施法拉姆，这个古代犹太社区的埋葬地就坐落在阿拉伯的乡村内。“正像雅各在去埃弗拉特途中，埋葬我们的蕾切尔圣母。”外祖母想把古代民族宗族长的光荣归结到我们自己宗族长的身上。这场传染病追随他们到了耶路撒冷。那个夏天，他的两个儿子、两个女儿、两个女婿都死了。当我问起他年迈父母的情况，外祖母想了想，说是在此之前已经得病死了，埋葬在萨菲德。他所有的子女，只剩下他的小女儿辛铎尔，父女两人也都感染了传染性霍乱。处于这种情况下——就像外祖母说的，“我们自己私人的事务。”——以色列拉比发誓，如果他能恢复健康，他将写一本在这片土地上有关戒律的书。当天晚上，真的，他梦见一个人在他头顶上，对着他的耳朵喃喃细语：“一下子就康复。”第二天一清早，他和他的女儿一觉醒来，一切恢复正常。

“你看看，有多少先祖的坟墓铺垫在我们立足的土地之下。”外祖母的眼泪难以抑制地沿着面颊流下来。“至少还有你，不像你那些姨妈和舅舅们，一个个都跑了。不要离开这片土地。以色列的土地是经过磨难痛苦才赢得的。”蓝黑色天鹅绒，悬挂在两扇窗户上，像诵经幔帐一样，透过窗户与幔帐，从外面无人布雷区方向，传来一只野狗无休止的惨痛哭嚎。随后，听到一声孤零零的枪响，嚎哭声戛然而止。

传染期停止之后，以色列拉比和他的女儿回到萨菲德。以色列拉比娶了第二任妻子，“贾姆泡利一个拉比的女儿，”外祖母痛苦地向我强调，让我这个经她选中作为将来续写家族史的执笔者知道这些事；当女儿辛铎尔长大以后，父亲把她许配给一个移民，带着前妻死后留下的两个孩子，这个来自白俄罗斯平斯克的年轻人，名叫以赛亚·巴达吉若比。

住棚节前夜，外祖母把桌子上的报章杂志书籍清理干净，制作装饰链和小玫瑰用来装点节日的棚屋，她一边剪裁彩纸，一边不忘记讲述以赛亚之子踏上以色列土地时遇到的奇迹。就在住棚节的前夜，他带着儿子和

女儿从贝鲁特去阿克瑞，坐在一艘摇摇晃晃的驳船上，这船是从黎巴嫩运送香柏木材到阿克瑞附近一个富有的土耳其官员府邸的工地去。从贝鲁特刚刚起航，就遇到了大风，水手们迷失了方向，以赛亚之子心想，看来不得不在驳船上过住棚节了，他就用香柏搭了一个临时的节日小棚屋。此时，风越来越强烈，一阵狂风把他们吹得前后颠簸左右摇晃，把这条船吹到面向阿克瑞海岸的一处浅滩上，开始下沉。以赛亚之子把小男孩扛在肩上，把小女孩搂在胸前，紧紧地靠在小棚屋的一面墙上，这面墙神奇地转化成一个木筏，毫无损伤地把他们送到以色列领地的沙滩上。

更多的苦难和烦恼困扰着以色列拉比的生活。阿卜杜拉·帕夏，这位专制统治的暴君，他住在颓废殆半、俯瞰萨菲德的十字军城堡里，无端把他投入监狱，强制他的社团以高额款项把他赎回；他第二任妻子生的两个儿子也死了；一个冬天的夜晚，城里狭窄的街道就像山涧的溪流一样，水哗哗地流淌，瓢泼大雨灌注到平板屋顶上，房屋坍塌了，压倒居民。按照外祖母的说法，以色列拉比看到了反反复复层出不穷的灾难，这是上天在提醒他，他没有兑现他所发出的誓言，当天晚上，就在耶路撒冷，他战战兢兢，充满了恐惧，开始撰写那本书。

他还有一项最为神秘的任务，一直让他念念不忘，就是找到十大支派①。“桑巴阳河②，平常日子，每天昼夜不停地喷吐结晶体，唯独到了安息日，怒气平复，销声匿迹，神奇地停工了，那是一个不知多么遥远的地方，没有任何一个活着的人亲眼看过那样的景象。在一片比桑巴阳河还要遥远的土地，有十个失落的犹太支派，养育着他们的孩子，等待他们的兄弟向他们发出召唤，来帮助他们。他们是自由的犹太人，骑在雄健威武的高头大马上疾驰飞奔，佩戴黑色皮革的经匣，挥舞着闪亮的马刀，在雪

---

① 参见《圣经·旧约·列王纪上》第11章第31节。

② 在基督教和犹太教的文学作品中都曾提到过这条河，一条传说中的河流，流经十大支派。

白的刀身上蚀刻着这样的字迹：‘众神之中，谁能像你，我们的上帝。’①”外祖母故意讲述犹太神话中最为令人兴奋的故事，想让我感到震惊。她特意察言观色看看我对这个故事的印象如何，她说，在以色列拉比来到萨菲德之后，大约经过二十年，在加利利的犹太人中间，流传着这样的说法，丹②族支派丢失的儿童，建成一个独立的犹太国家，就在阿拉伯半岛的南半部，超出哈德拉毛③可怖的边界之外。像他的老师威尔纳·加昂一样，以色列拉比相信，在弥赛亚降临于世之前，必然是“从底层鼓动”，做好准备，也就是体现为建造以色列国土、召回流散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对于有可能找回失散很久的十大支派之一，感到非常兴奋，像他历来的习惯一样，立即把兴奋转化为行动。他急切地派出一个特别使团，为了这次使命，他特意挑选了他的学生，平斯克的萨缪尔之子巴儒克拉比，一位勇敢大胆的内科医生。巴儒克拉比从萨菲德出发奔向大马士革，从大马士革转道叙利亚阿勒颇，从阿勒颇去伊朗库尔德斯坦，从库尔德斯坦到巴格达，从巴格达到也门的亚丁，从亚丁到萨那，从这个也门首都，他打算进入海顿沙漠寻找失落的支派，可是最终，他背离了原来的计划，返回萨那，在那里成了当政继任者伊玛姆·迈赫迪的御医，通常来说，作为专制暴君的私人医生，不仅仅关注他们的疾病，也难免陷入国家事务，最终被这位主子处以极刑。因此，寻找十个支派并拯救他们的美梦再次破灭。

这时，我打断了她滔滔不绝的话语，多少带点讽刺意味地问她是不是从也门哈邦地区来的移民，粗犷的长脸、无所畏惧的表情，还有头上装饰的发辫，就像《圣经》里的大力士参孙④的分发，据我所知，他们也是来自

---

① 参见《圣经·旧约·出埃及记》第15章第11节。

② 丹的意思是“伸冤”，参见《圣经·旧约·创世记》第30章第6节。

③ 哈德拉毛在也门中东部地区，濒临亚丁湾，沿海为丘陵，内地有与海岸平行的季节性间歇河谷。

④ 参见《圣经·旧约·士师记》第13章至第16章。

丹族支派,他们是否就是那一族流失的犹太人,是否就是先祖派人所要寻找的那个支派。“你问的问题超出了我的知识范围。十个支派是这样的情况,他们需要不断地寻找,可是永远也找不到。”外祖母顶回了我的追问,她只能跟我讲述那些她非常熟悉的故事。

最后,以色列拉比完成了那本书的写作,她说,书名叫做《恪守礼仪》(《餐桌边缘》),这个名字有双重含义:一方面意味着,完成了约瑟夫·卡若拉比所著《布置餐桌》①未竟之处;另一方面,意味着关于边缘的诫条,在收获谷物的田野里,把一些尚未收割的边缘地角,留给穷人,让他们捡拾一些谷穗或遗忘在地里的麦捆——这是以色列土地上的一条戒律,整本书所谈的内容就是围绕着这个中心。以色列拉比打算去俄罗斯亲自监督该书的印刷,双管齐下,居住在萨菲德的以色列·贝克拉比,就是我们那位“天真的东方画家”贝克的先祖,就在自己那间小屋内,安装了木版印刷机,这是他从乌克兰西北部的别尔季切夫带过来的,在希伯来土地上,二百五十年来,开设了第一家希伯来文印刷所。以色列拉比很高兴地将手稿交给他,可是,就在印刷过程中,在加利利爆发了一场动乱——阿拉伯农民反抗埃及统治者,易卜拉欣帕夏②,两年之前,他占领了这片土地。有关那些日子的实录记载,异教徒和不信神者进入了他们传统的领地,屠杀男人和儿童,他们把约柜的神圣幔帐扯下来,垫在地上强奸妇女,把《妥拉经卷》的羊皮纸切成带子供马匹使用,还做成鞋子。我们的先祖,以色列拉比逃到了一处墓地,隐藏在山洞里,被暴乱者发现了,刺伤他的眼睛。他们闯入印刷所,殴打贝克,焚烧了正在印刷的书籍,抢走了工具,把铅字铸成子弹。“不幸中之大幸,我们伟大先祖书籍的校样,竟然奇迹般地保存下来。”外祖母说,一年之后,印刷所重新恢复,贝克浇铸出

---

① 《布置餐桌》(《恪守礼仪》原版)系十六世纪犹太教律法和习俗汇编,至今仍为正统派奉为范本。由约瑟夫·卡若拉比所著。普遍的看法是,犹太教权威使这一习俗具有律法效力。

② 易卜拉欣帕夏(1789—1848),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埃及总督。

了新的铅字，比先前的更完美更漂亮，他完成了印刷任务，《恪守礼仪》(《餐桌边缘》)出版了。

“我想看看这本书，”我请求，外祖母并不心甘情愿，但也无可奈何，从柜子的深处一个枕套里掏出一本皮革面被虫蛀、装订古旧的书。“每当作者的哪一个后辈生病了，或者女辈难产，他们就从这本圣书中撕下一页，做成护身符，挂在病人的脖子上，或者挂在产妇的床铺顶上，在过去的一百二十年间，我们遇到过多少灾难，现在就剩下了这个——这一个空空的封皮。”外祖母把这件圣物，原封不动地又藏回原处，并且说，我们必须仔细地洗净我们的双手，并不仅仅是因为旧书会沾脏我们的手。就在今年，经过千方百计、竭尽全力地搜寻，我终于成功地得到了这本书的珍稀版本，是从耶路撒冷的一个古董商那里弄到的，所花费的款项，足可以作为印刷该书的全部经费。

一年后，那本书公开发行，一场强烈的地震撼动了加利利。“萨菲德的房屋摇晃得就像一棵无花果树，到了秋天纷纷落叶一样。”外祖母描述了 1837 年那场大地震，她所描述的情景，与荷兰旅行家范·德·威尔德在游记中所描写的震动情况，惊人地相似。萨菲德，非常接近地震的震中，整个被摧毁了，按阶梯形建造的房屋，坍塌之后，一层压着一层。即使在倒塌中幸免遇难的，也难免被饿死。“一个人企图从乱石堆下面，把家人挖掘出来，”外祖母说，“发现他们全都死亡了。他的妻子躺在房梁的下面，头颅破裂，一个孩子在她胳臂下面，另一个在她胸前的哺乳婴儿，奶头还含在嘴里。

在那恐怖的日子里，地面张开大口，深渊在怒吼，大地东摇西晃就像一个醉汉。以色列拉比正在耶路撒冷执行一项社团给他安排的使命，他的女儿辛铎尔、他的女婿还有他们一个未成年的孩子，因为萨菲德过于寒冷，躲避到提比里亚去了。

“等你长大了，你也要替我去一趟提比里亚。”外祖母像真事儿一样这么说，不仅仅是因为要消散往昔的阴霾带进这间拥挤房屋内沉闷的情

绪,也是为了多少缓和一下过于强烈的戏剧效果,她说,所罗门王属下奴隶的不出声的恶魔被紧紧地束缚在肯纳瑞特①湖底,加热那里的泉水,因为那里不像海滩,分布的不是沙子,而是石块,光滑的卵圆形,像鸵鸟蛋似的,她的房子是建在黑色的岩石上,来自罗得②时代的玄武岩。她一边继续说个不停,一边在一个女式大手包里来回翻拣,里面装着一大堆儿女子孙们的照片——特拉维夫港口临别纪念照、割礼纪念照、结婚纪念照、婴儿长牙纪念照——最后,找到一张耶路撒冷住房的底片,站在她身后的孩子们就要出国了,"如果把这个底片放到阳光下,仔细观察,"她说,"我能品尝出提比里亚的味道,就像我在睡梦中品尝到死的滋味一样。"

外祖母挑选着故事的线索,婴儿的母亲实在不想再给旅途增加更多的困难,至少不会给她用提比里亚温泉的热水洗澡了,于是,不得不把婴儿留在萨菲德。所有的人都认定,与萨菲德在地震中死去的几千名犹太人一样,这个小女孩必死无疑。"可是,我的祖母,芭比·汉娜竟然像奇迹一样获救,至高无上者,他对一只蜜蜂、一只蜘蛛都施予恩惠,这一次,他施恩惠予一个陷入地洞中的人,"外祖母说着,从床铺底下拖出一个深度较大的洗衣铜盆,在摔、砸、磕、碰得满是皱褶、凹凸不平的盆底上,有一道几乎贯穿盆底的长裂口。这个盆落下来,恰好覆盖住婴儿,保护了她,落下的石块砸出了一道裂口,恰好能流通空气。"危难时刻,他必将我荫蔽在他的庇护之下:他必将我深深地隐藏在他的圣幕之下,"外祖母以感恩的姿态举起双手,接着说,整整两天之后——就像她说的,"头碰头、尾碰尾"的两个整天——人们在挖掘拉比的住房的时候,发现了邻居的小女孩,她正仔细地照看这个婴儿,压在房梁、岩石之下,她没有一丝生命迹象,在覆盆之下的芭比·汉娜,虚弱、哀鸣,可是安然无恙、毫发无损,由于

① 犹太人称之为肯纳瑞特湖,是竖琴的意思,因为湖的形状酷似竖琴。

② 参见《圣经·旧约·创世记》第11章第27节。

包裹着蓝绿色毛毯，婴儿免遭寒冷袭击。

这是经过萨菲德那些不知名的妇女们精心、巧妙、娴熟的手编织和印染出来的，辛铎尔就用这块材料缝制了一件包裹《妥拉经卷》的包衣，把它奉献给“锡安慰藉”犹太会堂，这个会堂是由她丈夫在胡瓦犹太大会堂庭院内建立的。“在独立战争期间，当约旦军团放火焚烧旧城内各个犹太会堂时，这件包衣也成了触犯天国之罪的牺牲品，一起烧掉了。”外祖母这样说。

在母亲帮助外祖母收拾房间、准备过逾越节的时候，一脚踢到那个铜盆上，她就说：“我们所有活着的人对这个铜盆都背负歉疚，就像整个俄罗斯文学都来自于果戈理《外套》的皱褶一样，我们全家人都是从这个盆底的缝隙里冒出来的。”外祖母听了，马上训斥她说，插科打诨要贫嘴就是罪恶本性的一种狡猾的表现，我们所有的人只能对唯一至高无上者背负歉疚，是他给我们注入了纯正的灵魂，让灵魂在我们体内健康常驻。外祖母想举起那个铜盆，明显看出很费力，母亲想去帮助她，她生气地把她女儿推到一边，自己把铜盆放到床上，用一块湿抹布擦拭着，并且说，当她的母亲分割遗产时，她之所以能够分得这件东西，就因为她是依照奇迹般获救的芭比取的名字。她接着说，将来她会把这个盆遗传给第一个依照她的名字命名的孙女或曾孙女。在纽约州东北部，的确住着一个名叫“汉娜”的女人，她是唯一的依照外祖母名字命名的重孙女，可是这个铜盆并不归她保管，因为这个继承人根本就不理会什么铜盆不铜盆的，或者她根本就不知道盆里还隐藏着什么“奇迹”，她死后清理遗物时，必然被扔到垃圾堆里。

自从他们登上这片土地开始，经历一连串的灾难之后——就像母亲说的，“这就是我们家族的黑珍珠，每到节假日，外祖母都要把它戴在脖子上。”——什克洛夫的以色列拉比和他的女婿以赛亚·巴达吉拉比得出结论，上天惩罚他们，因为他们喜爱萨菲德胜过耶路撒冷，于是他们离开萨菲德去往耶路撒冷，与他们一起搬迁的，还有整个法

利赛①小社团，他们迁出加利利搬到耶路撒冷，在紧靠圣殿的位置建筑他们的住房。

"在耶路撒冷，汉娜嫁给了纳萨尼亚·卢瑞亚拉比，他们的小女儿吉特尔-利娅嫁给了埃里扎·大卫·哈-科恩拉比，而我，你的外祖母，就是他们的女儿。"说罢，外祖母收拾起那一排排男男女女一瓣儿一瓣儿的果仁交给我。"念诵一段祝福的祈祷词，把这些都吃掉，你就会长得结结实实，有能力画出这棵谱系树。"

① 法利赛人，是第二圣殿时期(前536—前70)的一个教派、社会运动和犹太人中间的思想流派。当时这片土地只是奥斯曼帝国的一个省份。法利赛人是当时犹太教的四大派别之一，其领导者是所罗门·扎尔曼之子埃里亚拉比，众所周知的称号为威尔纳·加昂。另外三大派别为撒都该人、艾塞尼人和狂热奋锐党。

6

在外祖母的眼里，家族的照片比任何的电影都更漂亮、更为有趣。在别人的眼中，更多的是怀疑和好奇，这些照片可以当成一个窗口，通过它们看穿她灵魂中的隐秘、曲折、复杂，充满矛盾的微枝末节，即使是她自己，也不一定总是理解得那么清晰和透彻。

一个橱柜紧挨着一堆空果酱坛子，靠着一个日本花瓶，上面画着一个满脸煞白的艺伎，一双呆滞晦涩的眼睛，裹着一身和服坐在那里，背靠地平线。她把男男女女子孙后代的照片都立在那个橱柜上。她坚持不懈，每到星期五晚上，一定要更换花瓶里的一束插花，芬芳的芸香，保护她的子孙后裔不受邪恶眼睛的侵害。她亲爱的老来子艾萨克的照片，是固定不变，在固定位置长期展出，在艺伎的右侧，是他初离巢居，飞向美国时拍摄的照片，在其左侧，是他移居美国费城大约十年之后的照片，那时他已经更为踏实，可以说安居乐业，是与妻子康尼和女儿爱丽丝的合影。其余照片的位置几乎每天都要更换，哪一个拉近一些，哪一个推远一些，就表明谁给她寄了封信，或者谁最近不搭理她了，谁废话说得过多，令她难受，谁送了她一件绒衣或是纯毛围巾，让她高兴。

在墙上，悬挂着过世者的照片，同样，她也投入一番心思，寓意其中。

多年以来，她对婆婆始终怀着一种憎恨的心情，她把这种敌意表现在处理照片的方式上，悬挂的位置高于碗橱柜，与公公的照片并列。她所选

择的是婆婆暮年时的照片，已经老得不像样子，嘴里一颗牙也不剩，两颊干瘪收缩；而她公公摩什·朱尔斯拉比，正像前面说过的，他是一位经过自学、自我认可的内科医生，他的照片，相反，选了一张青春少年的照片——风度翩翩的拉比经学院的学生，乌黑的头发、爽滑的皮肤，那时他正在匈牙利的一座经学院学习。每一个来到这房间里的人，看到这么奇怪的一对儿，都不禁要问，"这是两口子吗？怎么回事？"外祖母强压着不笑出来，庄重地说："我丈夫的父母，祝他们平安宁静。""这简直不像话，"客人们会十分惊讶，"一个年轻英俊、风度翩翩，一个老态龙钟、丑陋不堪，她准是老狐狸精、老巫婆吧，把他逼疯了。"而外祖母故意装出虔诚恭顺的样子，回答说："她能洞察一个人的灵魂深处，正是这种人，上帝给了她福分，她在神圣的庇护之下，他们可以说非常般配。"

一个安息日的下午，当我们离开匈牙利老屋，穿过空荡荡的街道，回家的路上，我问母亲："为什么外祖母还是那么恨芭比·瑞芙卡？"正像孩子大了，对于成人私事颇为了解，我还说，"是不是因为所有的儿媳妇都恨婆婆？"母亲强忍住笑，领着我远离父亲，到他听不见我们谈话的地方。他正在"男士伴侣"金银店橱窗前逗留，贪婪地看着一个教堂形状的香料盒。母亲悄悄地说："就怨她，就怨芭比·瑞芙卡，就像她父亲一样，狐狸的狡猾多疑、野猫的偷偷摸摸、恶狗的浑横无惧，还像一只懒熊，躺在那里等待时机，施展欺诈伎俩。"母亲停顿了一下，仔细审视，她那番阿哈瑞兹①风格的讥讽笑骂，对我产生了什么效果，然后又说，如果我真的想知道大卫·朱尔斯拉比和他女儿瑞芙卡是什么样的人，那就必须听听这两个人是怎么背后策划、设下圈套把摩什拉比陷住，从而入赘他们家的，那时候人家还是一个小青年。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末，有那么一天，从匈牙

---

① 耶胡达·阿哈瑞兹（1165—1225），犹太文学家，他把有韵律的散文与诗句天衣无缝地混合到一起，大约有50件作品，包括圣经故事、哲学故事、纯文学、幽默讽刺作品、怪诞奇幻小说、妖魔鬼怪与神话故事。

利瓦茨市来了三个小伙子，出现在耶路撒冷。他们跟当地社团的领导人说，他们是由于在欧洲遇到一场解放运动，被折磨得苦不堪言，逃离出来的，步行了十天，到达意大利德里亚斯特港，搭乘一艘帆船偷渡到雅法港，既没有护照也没有签证。大卫·朱尔斯拉比，考伯斯多夫加昂的女婿，性情急躁的狂热分子，因他所发动的针对法国考古学家德·索尔西①的革除教派运动而受到好评。朱尔斯拉比那时曾在耶路撒冷发掘出"帝王陵墓"，他邀请这三个勇敢的年轻人到他家，很快就把他们领头的摩什·华莱士纳入他的羽翼之下。"他并不是出于利他主义，并不是因为他同情这个孤独的家伙，"母亲解释说，"而是因为他相中了这个小伙子，正好给自己老闺女，这个闷闷不乐地坐在他房间里的奥尔特妹②找个丈夫。为了确保这个感情脆弱的小伙子，的确厌倦了孤寂漂泊的生活，也不会花时间做过多的考虑，就在那个星期，为他们安排了婚礼，并劝说这个丑陋悲情的处女改变几天生活方式，尽量让她那两片薄薄的嘴唇挂上点儿笑容，而且通过门路，摸清楚土耳其人不会把他驱逐出境，他就给小伙子改成了自己的姓。"只是在他们结婚以后，包括她父亲，才同意给摩什拉比的儿子们改回原来的姓，于是母亲对她所讲述的故事作了总结，她一直很奇怪，我怎么就没有问问：为什么父亲和儿子姓竟然不同。

在这对公婆的照片之上，很多年来，有一片微微发白空出来的墙面，周围方方正正的。这是悬挂外祖父家族族长考伯斯多夫加昂（阿伯拉罕·狮子莱昂拉比）肖像的位置，在肖像底部，他的花体字印玺按下的钦章闪烁发光。外祖父就是依据这位加昂的名字命名的，当外祖父去世的时候，一周悼念之后，他们兄弟中有一位来到这里，不管三七二十一，强行把肖像取走。外祖母不管别人怎么劝说与安慰，硬是要把这块空白留在

① 德·索尔西（1807—1880），法国考古学家，在死海周围和《圣经》讲述的地点进行考察，发现了《圣经》上所说的罪恶之城所多玛和蛾摩拉。

② 奥尔特妹（意第绪语音译），意为老处女。

墙上，作为“无理抢夺的纪念”，而且，不管什么时候，一旦回忆起她那土匪一样的小叔子的抢劫行径，跟失去的肖像那奇迹般的美丽，简直不能相提并论，她重复述说，这位巨人中之伟人的奇迹，他的面孔就是一支燃烧的火炬，他的嘴和蔼可亲，无与伦比。

外祖母特别愿意讲述她的亲戚、学识渊博的法官大卫·哈列维·让葛瑞斯拉比的故事，上帝的天使向考伯斯多夫加昂的母亲宣布，她所怀孕的孩子将要降生。有一天晚上，有一位神秘的客人出现在奥地利弗赖施塔特，匈牙利镇的社区头领耶胡达·雷伯·狮子莱昂拉比的家中（原本姓祖步诺，当“诺达·比－耶胡达”［犹大·兰道之子埃兹凯尔拉比］委任他作为拉比，委任圣职时宣布：“狮子怒吼了，谁不害怕？”从那时起，他改称现在的姓，并遗传到子孙后代。）头领的房门关闭，其中只有客人和头领。已经到了午夜，两个人还没有出来，耶胡达·雷伯的妻子偷偷地从钥匙孔向里面看，看到了令人惊异的景象：客人，闪烁着天使般的光芒，跟她丈夫展开狂风暴雨般经书典籍方面的讨论，她既害怕又好奇，就倚在紧闭的大门外等着，不时地向里面瞄上一眼，到了黎明，这个陌生人走出来，发现这个妇人偷偷地躲在门旁。妇人赶紧道歉，说她一直就渴望听到妥拉经典的讲述，可是怕打搅他们。“我应当如何祝福你呢？”为了使她镇静下来，这个人特意这样说，妇人说，“那就祝福我，能有一个像你一样的圣婴吧。”“你的愿望一定会实现。明年此时，你将要生养一个儿子，长着一张我主上帝身边天使的面孔。”客人走后，这个女人告诉她丈夫，客人为她所作的预言，雷伯拉比赶紧骑上快马追赶客人，当他来到城外，只见客人高高地站在一个山顶，头部周围焕发出神圣的光芒，就像一朵美丽的大花环。“我们给这个将要出生的孩子取个什么名字？”这个父亲问道。“就按照我的名字称呼他吧。”陌生人说，“可是我不知道您的名字，”这个未来的父亲战战兢兢地说。“称呼他亚伯拉罕，犹太人始祖的名字。”洪亮的声音轰隆隆在遍布森林的山峰上回响。

“在普雷斯堡的书斋里，一帮闲极无聊的文人，把一个基督教传说改

造成一个犹太教传说。”当母亲听到这种圣母领报式①的故事不禁笑了，并且解释说，这类的题材和说法，从东到西、从南到北传播得可快哪，比银币滚动得还快，不过，她还说出一点儿她观察到的现象，故事里多少还蕴含了一点儿符合实际的东西：亚伯拉罕·狮子莱昂拉比的后代都长着白皙透明的皮肤，很容易变红和泛光。“就凭这一点，我一跟你父亲生气的时候，红头胀脸，就像要发疯，或者像在大太阳下面曝晒过十五分钟，就像哪个六翼天使，或者，或者天上的圣物神兽。”

大约是外祖母死前一年，有一天，关于外祖父的照片，我发表意见说，本来就应当挨着他父母和家族族长的影像，可是竟然被流放到碗橱柜的背面。越过他那些满脸笑容的儿女们的肩头，只有明信片那么大小，在他瘫痪以前一两年拍了一张全家福，这幅个人照还是从全家福里把单人取出放大制成的，我的外祖父，亚伯拉罕·哈列维·华莱士拉比，一副被遗弃的模样，尴尬地望着我。

某个安息日，那天起晚了，没有随父亲去会堂，我大胆地把我的新发现告知母亲。可是她一反常态，好长时间，沉默不语，谁都能看得出，她在犹豫不决，是把心里话说出来，还是随便说几句，敷衍了事算了。“我很高兴，你注意到这一点，”她终于对我做出了回答，或许因为父亲不在家。“终于到时候了，你开始对于人们，对于人们之间的复杂关系，予以关注了。”她坐在床沿上，用胳臂搂着我，当她身体的气味混杂着早晨煮咖啡的热气味道，再加上她手上护肤膏的香味，把我团团围住。她说，好长时间了，她一直担心，怕我被这些诱人的传说迷惑住，从而失去渴望与好奇，不再探索灵魂的深层心理结构，正是这种深层心理驱使着人类的思想和行动。

从安息日静悄悄的街道上，传来一曲悦耳动听的奇妙歌声，它那曲调

---

① “圣母领报式的故事”指《圣经》中记载的贞女圣母马利亚，借圣灵受孕而生下耶稣的故事。

单调而悲凉，时断时续地被一阵巨大的欢乐所淹没，喧闹声蹦蹦跳跳地渐远渐弱。我挣脱了母亲的怀抱，站到窗前。思慕与渴望，柔情与果断，随着那几个哈西德虔诚教派年轻的脉搏一起跳动。他们个个都打扮得像沙漠王子一样，穿着粗制的金黄色卡夫坦①，长袖长袍，束扎腰带，还有棕色的驼毛外套。他们走在大道中央，护送一个年轻人到犹太会堂，他长着稀疏的栗色胡须，扎一条银白色丝织领巾。他表情尴尬，沉重下垂的眼睑，两颊羞红，样子就像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油画里的救世主，而不像这个星期刚刚娶新媳妇的新郎，现在他正要去犹太会堂，升坛，接受妥拉经。我随着这些年轻的哈西德教派信众，吟咏低沉的曲调，我说，听父亲说，这是天使唱的歌曲，当我们的先祖雅各离开迦南到哈兰寻找妻子的时候，就是这首歌伴送着他。“这不是犹太人的歌曲，是来自喀尔巴阡山的民歌，”母亲否定了父亲的说法。“到了晚上，放牧的小女孩，从芦苇丛中呼唤鹅群回来时，就唱这首歌。”

母亲站在我的身后，与我一起看着这群人渐渐远去，当这个曲调悄然逝去，她说，外祖父当初就像这个男孩子一样，嘴边乳迹未干，就被领进婚礼帐篷与你外祖母结婚，那是在上一个世纪末（十九世纪末）。一个体质虚弱的匈牙利青年，被他母亲管教得胆小怕事、畏畏缩缩，他母亲就是一个愚昧无知、严厉刻薄的农村妇女，住在兹奔博金②偏远的村庄，那就是他们的故乡，他父亲家族狂热盲从、不相信任何宗教的传统，他是哈塔姆·叟伏③学生的学生，这位老先生，以他的座右铭而著称：妥拉经禁止一切新事物。

① 卡夫坦指西亚阿拉伯人、土耳其等地的男人服装，扎腰带的长袖长袍。

② 兹奔博金系匈牙利的一个偏远山区。

③ 哈塔姆·叟伏（1763.9—1839.10），出生于德国法兰克福。他反对犹太文化的任何改革，1819 年，在汉堡开始出现改革的端倪，他对之公开宣战，反对一切改革，正文中所提到的“妥拉经禁止一切新事物”是他最著名的箴言，他极力发展哈西德派犹太教，是超正统犹太教派的权威。

"我这么一说,你就明白了这些匈牙利人是谁,我再给你讲一个故事,"她说,"在哈塔姆·叟伏时代,有一次,从普雷斯堡来了一个富有的犹太人,捐赠一口大钟给拉比经学院,把它挂在通向大门的路径上,面对约柜。不到几分钟的工夫,一群经学院的学生跑来,拿着棍棒和铁锤,冲进大厅,正当兴高采烈的学生们欣赏大钟的时候,转瞬间,大钟被砸得粉粉碎。你理解这种行为的含义吗?"她问了一句,不等我回答,又继续说,"他们反对新的时间,反对新的时代。他们希望时间停止不动。那是十九世纪的中叶,哈斯卡拉①的曙光已经照遍整个欧洲中部,所以他们从中欧逃出来。到了这里,东方的中心,在倒退落后的土耳其的统治之下,仍然是懒懒散散的阿拉伯日常生活,他们以为他们能够把古老千年的犹太隔都②永远维持下去。所以不要让你外祖母来跟你讲那些故事,不要听她说那些什么,你必须如何如何,为你的先祖骄傲与自豪,说他们比彼留姆③来得还早,说什么他们才是真正的锡安主义者。"

不像外祖父那样,外祖母是一个傲气和漂亮的女孩。"她的美丽永远也不符合我的欣赏趣味。年轻的时候,她有一副肤色粉白、体态丰腴的身材,充盈丰满圆圆的脸——就像太阳亮出了全部的光彩,"母亲说,"就像她们家族里所有的女人一样;在那个世纪交替的年代,这是犹太妇女漂亮与美丽的理想典范;如果还嫌不够充分的话,她还有高贵的出身门第,足以让她感到自豪与骄傲,向上可以追溯到大卫王和《圣经》里提到过的摩押女子路得④。"

---

① 哈斯卡拉意思是"启蒙"。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流传于中欧和东欧犹太人间的社会、文化运动,旨在向犹太人介绍欧洲和希伯来语言、世俗教育和文化以补充传统的塔木德研究。

② 城市中的一条街或一个街区,分隔出来,作为强迫犹太人居住的法定聚居区。

③ 从世界各地,尤其是俄罗斯,到达以色列的移民群体称"阿里亚",成员称"彼留姆"。

④ 参见《圣经·旧约·路得记》第2章第2节。

“现在你就能想象到了，一个未婚少女，出身于高贵人家，她的父亲走到哪儿，都有外国领事和东方帝国的官员陪同，那是一种什么气派。不像我，无论走到哪里，周围都有努瓦农业合作社的送奶工跟随左右。人家一张嘴，纯正的德语，那是从维也纳皇家学校学来的，承担着罗斯切尔德家族①与摩西·蒙特菲尔罗爵士沟通联络的任务，一个少女，看起来就像是一个鲁本斯②油画里的女人，不是出于自己的选择，也不是因为相亲相爱，而是出于她父亲冷酷的算计，他想与匈牙利的显赫人士联姻，从而迅速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就那么草草了事地举行了婚礼，投入那个胆怯畏缩、土里土气的外省人的怀抱，等她回过味儿来，她的肚子已经大了，小孩子一个接一个地出生，一个、两个、三个。”

母亲又倒了一杯咖啡，继续运用那把解剖刀直指残酷而血淋淋的现实。“事实上，外祖母从来也没有爱过外祖父，”她斩钉截铁地断言。这个娇惯坏了的女孩子，她在衣食无忧的环境中长大，不可能赏识这样一个丈夫，他不顾一切风险，做过很多消耗体力、让人筋疲力尽的劳作，以赢得家庭生活来源，起初跟老城区的一个阿胥肯纳兹犹太屠户当学徒，后来在耶利哥小镇大十字街的阿扎瑞亚屠宰厂当了宗教仪式的宰牲者，后来他实在厌倦了与四条腿的牲畜打交道的工作，改成与两条腿的家伙——就是顾客们——打交道，他在米阿社瑞姆的市场上，开了一家小杂货店。母亲说，他在一家殡葬掩埋公司找到了一个获得安慰的处所。他自愿承担殡葬协会的标准抬棺人，被委任承担夜班工作。“你想，到了凌晨两点，从橄榄山③

---

① 罗斯切尔德家族在欧洲建立了一个由多家银行组成的金融帝国，其成员亦被英国政府及澳大利亚政府授勋。

② 彼得·保罗·鲁本斯(1577—1640)，佛兰德斯画家，是巴洛克画派早期的代表人物。鲁本斯对欧洲绘画产生过重大影响，包括德拉克洛瓦、康斯太勃尔和雷诺瓦等人，都受到他画风的影响。

③ 耶路撒冷东边的一道山岭。参见《圣经·旧约·列王纪上》第 11 章第 7 节；《旧约·以西结书》第 11 章第 23 节，因四周种满橄榄树而得名。橄榄山是耶路撒冷最为明显的地标，中间有汲沦溪把山与城分割开来。此处多有墓地。

回来，满身的石灰和死尸味儿，我们都能听见外祖母嘟嘟囔囔地不让他上床。”母亲直视着我，说道，“那时候就是这样，全家老小，连父母带大龄子女，都睡在一间屋子里。”

母亲擦净她眼镜片上的水汽，满面红光，就像考伯斯多夫加昂的样子，她说，“事实上，你外祖母也并不爱我们这些孩子。她生了我们，可是就像猫一样，照顾婴儿是出于母性天生的本能，稍微长大一点儿，她就把我们撂在一边不管了。她从来也没有跟我谈谈话、聊聊天，从来也不关心我是不是有什么烦心事儿。她从来不谈心，只知道服从父亲的命令、服从丈夫的命令，再就是跟我们这些孩子下命令。一个唯唯诺诺的臣民和冷酷无情的统治者。”直到多年以后，她自己失去了两个小女孩，母亲才理解外祖母的无奈，没有与她的子女保持联系，明显是出于一种自我保护的意识，而不是让预期会发生和必然如此的婴儿死亡，久久缠绕着她，挥之不去。“有一次，在哈亚①和艾萨克②之间，有一个女婴，两岁时死于肺炎。要知道，那时候没有盘尼西林。趁着黑夜，外祖父匆匆地埋葬了那个浑身发紫的婴儿。大家默默不语过了七天守丧期。在墓地里，连一块墓碑都没有放。一个月悼念期过后，外祖母缝好衣服上的开口，就像这个婴儿从来也没有存在过似的。事实上，这样一来他们就少养活一口人了。”

父亲从犹太会堂返回来的脚步声，在院子里响了起来。“谁也不会知道我们谈论什么。”母亲断言，走进浴室，冷却和洗净她那涨红的脸。

整整一周，母亲的话压抑着我，令我忐忑不安。我不认为这是什么坦率和直爽，简直就是恶语伤人，是在刻薄地清算旧账，可是依我看来，这些旧账根源在于外祖母把对待母亲的态度，视为理所当然的——她是唯一的例外，是外祖母一手把她拉扯大的，对她的需要百依百顺——根本就谈不上什么特别欣赏或感谢；对她从来也没有表扬过，可是另一方面，不断

---

① 哈亚，叙述者的舅舅之一。

② 艾萨克，叙述者的舅舅之一。

地以她兄弟姐妹的优点和长处告诫她，特别提到她那最小的儿子，艾萨克的美德和优点。对待她这种态度有一个外部表现，就是她的照片摆放的位置——紧挨着外祖父的照片。

整整一周，我等待着安息日到来，准备和她谈谈，说明她这样不对。到了这天，父亲去了犹太会堂，我唤醒母亲。没等她下床，我说，你那样说外祖母，可是与我了解的并不相符，她热情、善良、慈祥、宽厚待人、善解人意。

"自从那些日子之后，外祖母的确发生了巨大变化，"母亲承认。"外祖父半瘫痪卧床十二年之后死去了，外祖母感到如释重负的解脱，通过自学阅读、书写，全身心投入书本之中，她完全转化为一种精神自由的状态。"

"可是外祖母以一种毫无掩饰的爱情和深深的怀念谈论外祖父。"我打断她的话。

母亲微笑说，大凡一个人死了，对于他身后留下的东西都要重新整理和安排，不仅仅是房间里的家具物件，也包括相互的各种各样的关系，往往置于比生前更高的地位上，把很多他本来没有的高尚品质归结到他身上。母亲说，过去世界的每一幅画面都会产生革命性的变化，随之问我，你想没想过外祖父的祈祷书和《摩西五经》，还有那些经典，为什么没有留在外祖母的房间里。我回应，外祖母说过，那时候她还处于痛苦的悲伤之中，他的兄弟们来了，都抢走了。母亲隐忍微笑、暗自悲凉。"外祖父过世后，艾萨克和撒迦利亚把书收拾起来，这些书让一个瘫痪病人阅读、祈祷、咏唱赞美诗时流出的口涎，弄得破烂不堪，根本不能再用了，实现了以色列赞美诗里那些可爱的字句，'若不是喜爱你的律法，我早就在苦难中灭绝了①。'你看，虽然过去了，并非那么想当然，其实是最难以说准的事，甚至比未来还难以预期，捉摸不定。"

---

① 参见《圣经·旧约·诗篇》第119章第92节。

她排除了通路上的障碍，之后说，现在外祖母已经摆脱了丈夫的威慑与笼罩，在她看来这个人并不成功，她自己内心的需要已经从没完没了的怀孕、生育、哺乳中苏醒过来，需要关心与理解孩子，对我们来说，这简直是再自然不过的需要了，于是乎，她与我们亲近起来。“现在，她可以爱你，可是仍然是以她个人特有的方式，一点儿也感觉不到她在利用别人。可是这样的接触太晚了，而且只不过是像对待一个动物标本那样的接触。说到底，她的举止仍然像一个公主——她照料过你吗？你生病的时候，她坐到你的床边呵护过你吗？你回想一下，她是如何触摸你的，即使触摸，也总是推推搡搡，好像触摸什么令她恶心的东西。她亲吻过你吗？”

“外祖母说接吻会传染疾病。”我极力抗辩她引述的因由。

“要是这样对待接吻，那肯定是没有做好生活的准备，”母亲没有容我说明，外祖母与我接触的唯一方式就是讲故事。“她从来也不问问你，哪些东西使你心烦意乱，哪些东西让你心情舒畅。她从来也不向别人透露自己的真实感受。她只知道一件事：讲故事，说到底，故事只不过是对于真实生活的一种悲伤的模仿。”

母亲陷入沉默，试探我能不能承受对外祖母破碎的记忆，给予另一波排炮似的猛攻和捶击，随后说道，外祖母把我当成一个新郎。“试图给你造成深刻印象，说得不好听点儿，甚至想勾引你，到了她这把年纪，剩下的唯一手段，就只有故事了。她就像那些魅力十足的新娘——她只知道这样的典范——在她们偷偷摸摸会见她们命中注定的新郎时，吹嘘她们的门第和出身。”

母亲看到我惊慌失措的眼神，便离开床铺，作为结论，她想告诉我两件事：第一，能夹拇指①羞辱自己——她说的是“侮辱人的手势”——也能夹拇指羞辱他人；第二，要特别清楚地融进脑海里，我们的家长并不仅仅是父亲和母亲，还包括普通人——孩子们、兄弟姐妹们、丈夫，甚至情

① 夹指头，侮辱人的手势。

人，他们表面上不露声色——作为普通人，他们并不那么单纯，而是具有变化多端的各个方面，这一条对于外祖母也是适用的，当然也包括她自己。

“那么说——外祖母究竟爱谁呢？”我还要将她一军。

“外祖母仰慕她的父亲；她仍然深深爱着他。”她断言，并且仿佛是在对自己说，明天她要去必奈必瑞斯图书馆，查找一些心理学书籍，如果你改变了性别，就会弄清楚人们所说的俄狄浦斯情结①是什么意思。

① 俄狄浦斯情结，又称恋母情结，是精神分析术语。

7

傍晚时分，拉上百叶窗帘，外祖母昏暗的房间里充满混杂着香味的蒸汽，就像焚香一样，云烟缭绕覆盖着《妥拉经》的幔帐，我知道，她的先祖很快就要出现了。在过道上，厨房的一角，她俯身在一条吸水带上，倒下一些滚开的药草茶，她说，如果香料准备得恰到好处、正是火候，而且研磨得非常非常细，喝了这种茶的人，就能够看见美丽的上帝之殿堂，甚至访问在天之主的神圣帐幕。

春季黎明时分，在匈牙利老屋和曼多尔鲍姆边境检查站之间，郁郁葱葱的群山上，外祖母采集一些细小的春菊黄白花，还有迷迭香的叶子，地面上仍然覆盖着露珠。就像外祖母说的，这不仅仅是群山，也是牺牲者的骨灰，是由那些利未人从圣殿讲经坛脚下收集起来，洒向城市边界以外，渗透进入未经开垦的荒野上。母亲从她还是一个小孩子的时候，就反反复复听过这样的传说，实在忍不住便反驳说，如果他们从那些地方取走一个泥土样本，拿到大学实验室分析一下就会发现，那里面除了老城里肥皂车间的垃圾之外，其他什么都没有。可是外祖母不承认她的说法，她说，到了下雨天，那里生长的野花吸收神圣的残留物，其中就含有牺牲者的骨灰，这些物料被吸收后，送到叶子和花朵里，当你给干枯的花朵浇上水的时候，它们就恢复了生命，其中隐藏的遥远过去的香味就释放出来，以强大的能量膨胀、扩散、延伸，以一种难以想象的芬芳弥漫和覆盖了周围的

一切。

“这个圣殿,恕我不敬,什么圣殿,简直就是一个屠宰场,”母亲无意中冒出这么一句,因为这段时间正是她一生中实行素食的高潮期,“从那里冒出的气味,就是被屠宰的牲畜的粪便味儿、血污的气味和祭司的臭汗味儿,他们从早到晚,只顾大吃大嚼那些烧烤的牛羊肉。”

“进行神圣礼仪的场所是严禁陌生人进入的,”外祖母让她住嘴,并且说,对于一个有着亚伦①血统的人,在神圣的帐幕里说这种邪恶的话,是不合适的。“宽大神圣的殿堂,是以在天之主的名字称呼的,那里充满了天国令人愉悦的馨香,在凡人俗事的尘世间是无法想象的,这些凡人的想象力绝对到达不了那么遥远。”

“你这么说,你是怎么知道的,”母亲故意难为她,“你去过那个地方?”

“当然了,我去过,”她这话显然经过斟酌,“我不是科恩②的女儿嘛,他是祭司。”她抬起头,注视着悬挂在墙上的肖像,一方面表示敬意,另一方面因为亵渎了圣名请求宽恕,她经常冲着这面墙坐在那里,口中念念有词:“奥义,塔叟,理博塔叟③,像一朵花环在国王的额头,那就是祭司的形象。”

当她的父亲,埃里扎·大卫·哈-科恩拉比,奥匈帝国领事馆首席犹太法律学家晚上回到王朝大街的家中,那时候就是这样,脱掉帝国的官服,里面露出七件祭司袍,纯金、天蓝、猩红、绯红纱线编织的艺术品,丝织衬里。每到星期五,在闭锁的大门外,循着狭窄有顶的通道,成千上万穆斯林潮水般涌向殿堂的现场,他不带手执权杖的保镖,把遮盖他世俗角色的妥拉经幔帐推到旁边,作为世俗的职务,他要给奥国皇帝发公事民事函

① 亚伦,摩西的哥哥,犹太教第一祭司长。参见《圣经·旧约·出埃及记》第4章第14节。

② 参见第1章,第5节正文中提到的,埃里扎·大卫·哈-科恩拉比。

③ 意第绪语音译,意为“唉,父亲,亲爱的父亲”。

件，上面盖着皇家双头鹰的邮戳，这时，还要展示一个新的形象，这是由影响深远毫不动摇的信仰、绝不妥协的力量创造出来的，一个服务于神圣至尊的祭司，灿烂辉煌的形象。他承担祭司神职的那一代人，上帝的面目是隐藏而不可见的，那一代人几乎生活在绝望中，企图能生活下去，活到实现一个目标，其实是永远无法达到的目标，一个家族奇迹般的过去，作为上帝的奴仆，他站在神的殿堂之前，夜晚，宣喻神的信仰；清晨，背诵神的恩惠、赞扬神的荣耀。

祭司的生涯并不是流淌的清水，并不像勇往直前的山涧溪流，母亲说，那是圣水、停滞不动的水，在昏暗的殿堂庭院内，在一个铜盆里，慢慢地腐臭。她舒了一口气说，如果米兹腊希学校教我课程的老师，那些年老的德国犹太人，波兰布雷斯劳①拉比神学研究所的研究生，“妥拉经和世俗教育”同时并重的支持者，赋予他们自己足够的勇气，敢于向我们讲授阿哈德·哈阿姆②的课程“祭司与先知”，那么我就会知道祭司与先知的区别：祭司，他保护现存的状况，并对它加以限制；而真正的先知，他们的精神提升到更高层次，超乎于民族与国家之上，他们宣扬和倡导公平与正义，面向整个人类。

有一天傍晚，我刚参加每年例行活动，去雷霍沃特③和里雄莱锡安④郊游归来，还沉浸在兴奋状态之中，我跟外祖母谈起，下到卡梅尔·米兹腊希酿酒厂寒冷的酒窖里，到处浸透着酒精的气味，尽管我向她暗示提醒，我喜欢可可茶，她刚收到的美国寄来的包裹邮件里就有，可是，她还是

---

① 布雷斯劳，波兰城市，现名弗罗茨瓦夫。

② 阿哈德·哈阿姆(1856.8—1927.1)，犹太复国主义精神领袖。其希伯来文化观念对于早期犹太人定居巴勒斯坦的目标，有决定性的影响。他还是一位主要的希伯来文体学家，以其鲜明和准确影响整个希伯来现代文学。

③ 雷霍沃特，以色列中部城市，在特拉维夫－雅法西南的沿海平原，地处该国最丰产的柑橘属水果种植带中心。

④ 里雄莱锡安，字义为“锡安之首”的意思，此处用作地名，在特拉维夫－雅法与雷霍沃特之间，更靠近雷霍沃特一侧。

给我斟了一杯她的药草茶——用一种公开炫耀的骄傲说:“我父亲从来不在一周的工作日期间饮用葡萄酒。”

她的父亲,用枯萎干瘪的手沮丧地支撑着头,以一种无尽悲哀的姿态,从墙上注视着我们。很多年以后,在阿姆斯特丹,我站在伦勃朗①的名画《先知耶利米哀痛被毁的耶路撒冷》前,越是仔细地注视这位面对破坏场面的老年先知,越像是在亚拿突城,众祭司中,希勒之子耶利米的形象②与我外曾祖父埃里扎·大卫·哈-科恩拉比的形象融汇到一起;先知情绪忧郁地坐在废墟孔洞的入口处,将几件从圣殿抢救出来的金质器物放在旁边,火焰包围着遭受洗劫的圣城,透进来金黄色恐怖的光芒,直射他的额头,强烈明暗对比的面孔,还有那手背,简直就是他。

“外祖父不饮酒,因为他一直在哀痛悼念被毁的圣殿。”我特意显摆一下从学校里学到的知识,跟外祖母说,当我们走出酿酒厂的时候,我们的老师丽阿·巴卡拉克夫人告诉我们有关锡安运动悼念者的事,他们克制自己,不吃肉、不饮酒,并且说,那些是放到圣坛上献祭的宰牲,我们怎么能吃那些肉呢,现在,这样的仪式取消了;那些倒在圣坛上的酒也是献祭,我们怎么能喝那些酒呢,现在,这样的仪式也取消了。

外祖母笑了,她说她考虑到有些事需要改进,果真,就在米兹腊希教育中实现了,不过,与她父亲习惯的理由并不相同。第三圣殿,这未来的圣殿,应当一下子从天而降,带着它的荣耀,完美无比,辉煌壮丽。“每当清晨和夜晚,天父向我们诵读:圣殿很快就要建成了,当它矗立在那里的时候,在奇迹结束的时刻,他们将走遍耶路撒冷,寻找祭司,他们马上就可以服务于神圣的至尊者。”她看看我是不是理解她的意思,跟我说,你肯定知道,禁止酒鬼参与圣事服务。

---

① 伦勃朗·哈尔曼松·凡·莱因(1606—1669),欧洲十七世纪最伟大的画家之一,也是荷兰历史上最伟大的画家。伦勃朗的主要兴趣在于描绘人,他因为大量的肖像画,以及表现了人类性格及情绪的宗教画而广为人知。

② 参见《圣经·旧约·耶利米书》第1章第1节。

“整个一生，他都做好了准备，就等待这一刻的到来。”她十分夸耀，接着说，她父亲研究献祭活动的程序与律法，背诵神职服务的口令与呼号，有时，放下手中的《塔木德经》，站起身来，走到窗前，以渴望的眼光看着埃尔哈姆·阿－谢里夫庭院里的清真寺，坚信这是唯一的上帝的殿堂，这就是通向天国之门。

“当他调整桌上的煤油灯芯之时，他经常会再次站起来，遵守祭司二十四项职守并调整煤油灯，”外祖母的声音哽咽，好像与任何事都无关，继续说，“在我们家中，他们从来也不在桌子旁落座，因为吃东西就像是献祭，桌子就像是祭坛。”

外祖母一口饮尽了剩余的茶，吮吸被水浸透的春菊花，让遥远的过去在她心中重新复苏。“听啊，一个声音出来了，像从前一样，给我的言谈话语赋予力量。”她说着并示意我保持安静。在这万籁俱寂的夜晚，从邻近的房子里，传出一阵粗哑的祈祷声，充满了期待与希望，一个老人反复地吟诵咏唱：“祝愿圣殿重建；锡安圣城重现辉煌。让我们在那里唱一曲新歌，欢乐的歌声升入天堂。”她长时间地注视着两扇黑洞洞的窗户外面，那里镌刻出房屋的轮廓，她捻暗煤油灯的光，悄悄地说：“在他面前，他依然看到神圣的地区挺立着、等待着，像一支蜡烛，从窗户之间窥视着。”

一周以后，当我把我写的关于到酿酒厂郊游的作文拿给外祖母看的时候，她说她的父亲曾在维也纳皇家学校学习过书法，弗朗茨·约瑟夫皇帝的老师考试他们的功夫，他把纸铺在一个水盆内，这就要求学生运笔既要快又要轻，快，趁纸还没有被水洇湿，就写完；轻，以免把纸压进水里。当时，她检查了我那拖泥带水的手写体，随即，把眼光投向遥不可及的未来，说：“要学得像你外曾祖父那样，既要快又要轻。”可是，很不幸，我下笔，既不快又不轻。

这正是良好的时机，我问她，是不是还保留有他所书写的样本。外祖母并没有调一调煤油灯的灯芯应付了事，而是特意点亮了锃明瓦亮的安

息日铜灯，然后，从柜橱的深处，抽出一卷亚麻布包裹着的东西，一层层打开之后，小心翼翼取出一个鸵鸟蛋，上面密密麻麻布满弯弯曲曲细小的字母。这是她从她父亲那里得到的，他把《圣经》里的《雅歌》写在上面，特别为自己的女儿运用了神奇的微雕技艺，记载了以色列和他们天父之间永恒的爱。“这是我和你外祖父结婚那天，父亲给我的礼物。”她说，“在所有孙子辈儿的小孩中间，我已经选择好了，把它留给你。”

后来，她离开匈牙利老屋，搬迁到了靠近我们的地方。搬家时，这个鸵鸟蛋摔碎了。“这就是辛辛苦苦一辈子，留给我的东西。”外祖母悲痛伤心，来回用手指卷绕她那棕色的鬈发。在她经过反复思索之后，她把剩下的碎片包裹在橱柜抽屉里的裹尸布里，这些原来是为天赐归去之日预备的，她悄悄地说，当洁身妇用这些布一边清洗她的身体，一边悲哀地唱着“没有制造出来反对你的武器会兴盛”，一边用亚麻布卷擦净她的尸体，之后，她们就会给她穿上白色的长袍，就像在赎罪日那天，进入万圣之圣仪式之前，穿上那些高层祭司穿的亚麻服装。

8

1959年冬末，她的老来子回家探望一周，走后，老人家陷入伤心悲哀之中，对于阅读再也没有兴趣了，在房间一个角落里的维也纳式草编椅子上，书报杂志堆积得老高。母亲对于这种失望情绪，说出其要害："本来急不可耐地盼着丢失多年的宠物终于归来，可是与期望相反，一个穿着大格裤子的美国人疲惫不堪地走进她的房间。"她再也不讲故事了，春天日益临近，我们都意识到，她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了。

"塔叟，理博塔叟。"在她合眼之前，她望了父亲最后一眼，用她血管毕露的手指，从墙壁开始画出一道弧线指向橱柜。"把这些照片拿走，我再也不需要了。"奈哈玛姨妈悄悄地对母亲说："蒂妈咪①生育时，不希望他的先祖和她的孩子们在场。"母亲点点头，可是当我们两人到院子里擦拭死者和生者的照片时，她用一种哽塞的嗓音说："你是唯一的一个人，知道她为什么偏要这样做。现在她不想看到那么多眼睛。"

从那一时刻开始，她就像一个胎儿，蜷缩在床上，拒绝睁开眼睛。星期六晚上，安息日皇后离开之后，父亲在她的床前举行了终结祈祷仪式②，希望她睁开眼睛，看看火光。他把手伸向蜡烛，让烛光透过他的指甲，就像经历过黑暗之后、原初人祖亚当从光线中感到安慰一样，他示意让我把插着无数丁香树枝的干缩陈皮香橼凑近她的鼻子，让她闻到香料的香气，以便恢复常态。可是，还没等我拿起香橼，外祖母突然睁开眼睛，浑身颤抖，

仿佛看到了什么人站在她的床前。此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什么人的眼睛像这样瞠目凝视过。米瑞阿姆姨妈惊叫起来,想跑去叫以色列特医生,母亲把手扶在姐姐的肩上,说:“不需要叫医生。现在一切都了结了。”

“别害怕,”母亲悄悄对我说,并且不让我逃离这个房间。“她还是你热爱的那个外祖母,确确实实,一点都不差,只不过,现在她已经死了。”在用一张被单罩住死者的面孔以前,她以平静克制的声音说:“仔细地看看这张面孔,她曾经如此挚爱过你。你再也不会见到了。”

次日清晨,洁身妇来洁净她的身体。母亲把那捆裹尸布交给了她们,她们关起门来处理外祖母的洁净事宜。我们两人站在闭锁的门前,母亲拥抱了我。我记得,只有在那里,才有这样的气味——缬草气味,混杂着燃烧硬石蜡蜡烛的气味,再加上刺鼻的樟脑球异香,就像刚刚拿进屋子里面的白色的亚麻布一样,连续不断向外散发。

房门突然打开了,一瞬间,我看到外祖母赤身裸体躺在一块洁净的平板上,母亲马上蒙住我的眼睛,让我转身面向别处。一个妇人手里提了一桶水晃动着,把水洒向入口路阶上、行人路径上。附近地面,秋天的时候我种植过洋葱、小红萝卜,现在已经荒芜。“人就像荒野里的杂草一样,”母亲说,“有的繁荣茂盛,有的枯萎凋谢。”泼洒的水顺着卵石之间接缝向下渗透,在短枝木之下的地面,有一堆浸透的亚麻布,就像被冬天的狂风吹落地面,废弃的鸟巢似的扔在那里。

---

① 意第绪语音译,意为“咱妈妈”。

② 犹太教的安息日或节日的结束仪式,也指安息日或节日结束仪式上的祈祷文。

占屋者的权利

1

写有关母亲的事就意味着写过去。从最为遥远、难以理喻的幽深之处，我试图设置下围捕言词字句的陷阱，看看能捉住多少不慎走失的记忆。最早，是她的一只手，滴着血，向我伸过来，手里抓住一条鲤鱼，这是节日的食品。从鲤鱼剖开的肚子里，掏出鱼鳔，一边提问，一边回答，为什么我仍然能够记得娜欧米·卡普兰、幼稚园时的小女友，在供应紧缺的定量配给时代，她喜欢摆弄这些小泡泡玩耍，仿照进行曲的词句，喊它们"达夫、达夫·约瑟夫①的，白白气球"。

母亲的话给茹哈玛·韦伯夫人的脸上带来了笑容，她来我家，借一碗未发酵的麻皱②食品，她说，不知什么原因，看着这个外形瘦长光滑的鱼鳔，让她想起了显赫一时的格拉夫·齐柏林③，她记得年轻的时候，一眨眼的工夫就从天上飞过去了。"你想想，那是什么时候？"我们这位惹人厌烦的邻居眯缝着眼睛，用她的手指顺着鱼鳔的光滑背面上擦过，由于有黏液，鱼鳔起皱、颤抖、扭转、滚动；不顾母亲上嘴唇在哆嗦，她说，据她所知，大约是在 31 年(1931 年)，说得更为准确一点儿，逾越节过后的那个安息日。过了这么多年，那个飞船从来也没有穿透过她记忆的墙壁，现在，周年纪念之前几天，就那么一下子，所有存留在时间中的记忆喷涌而出，就在春天的那个安息日的早晨，她的父母带着她和她的两个弟弟，去看天空中奇妙之物，来自德国的齐柏林飞艇返航，从天边急速飞过。她所

站的位置，紧挨着面粉厂，那是老蒙特菲尔罗开设的，巨大飞艇的腹部之下附有一个旅客舱，地面上的人，一个个张着大嘴，盯着极其微小的瞭望舱口，羡慕那些坐在里面的人，高高在上，他们可以居高临下俯瞰这个世界，男孩子们冲着齐柏林蹦啊、跳啊，左右梳开的两绺头发随之波动，要求证实他们的设想，这个巨大的空中飞鱼就是《圣经》里提到的海上巨兽利维坦④，正在准备天上伊甸园的正义盛宴。现在大弟弟供职于美国密歇根州，是一名航空工程师，小弟弟与爱因斯坦一起，在普林斯顿大学管理着一个知识的王国，反过来，茹哈玛想想自己，那时候也不是没有远大的理想，可是竟然，一直就定居在这里，陪伴着一个永无起色的丈夫，终至于地老天荒，难免有所感伤。你说傻吧，其实也不傻，也不知为什么，那时候就是看上了他那一手漂亮的手写体，再加上读了他的情书，整个人融化了，竟然迷失方向，放弃一切，跟了他。最后呢，只不过为万家敦孤儿院的求乞信，在封皮上书写花体的地址，勉强度日。这就是生活，这就是命运，我们的邻居忧郁无奈，只得如此加以概括。正像齐柏林悄然而至，转瞬之间，那个硕大无比的鱼鳔已经围绕旧城兜了几个圈子，立即拔高，越拔越高，越飞越远，慢慢地越过奈维·萨缪尔山脊，消失在北方，身后遗留下永远解释不清的空白，蓝天一样无尽的情怀。

令人奇怪，母亲丝毫没有理会茹哈玛·韦伯的话，就仿佛那些往事与

---

① 当时耶路撒冷的统治者。

② 犹太人在逾越节吃的不发酵的死面食品。

③ 此处指齐柏林飞艇制造公司制造的硬式飞艇。德国齐柏林硬式飞艇 1900 年 7 月 20 日首航。1929 年 8 月，齐柏林一号飞艇用了 21 天零七小时三十四分钟完成了世界上首次横越大西洋的环球航行，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飞艇。1937 年 5 月 6 日它在新泽西的莱克赫斯特着陆时起火烧毁，夺去了三十六名乘客的性命，从此飞艇一蹶不振。

④ 利维坦在《圣经》中是象征邪恶的一种海怪，通常被描述为鲸鱼、海豚或鳄鱼的形状。《圣经·旧约·约伯记》中描述的利维坦实际上就是一条巨鳄，拥有坚硬的鳞甲、锋利的牙齿，口鼻喷火，腹下有尖刺，令人生畏。在《圣经》中为恶魔的代名词，并被冠以七大罪之一的"嫉妒"。

她毫不相干，手底下一直不停地收拾鲤鱼、切除鱼头。我家的房子是前开店后住家，中间有一个狭窄的小窗口相连，令我大为惊奇，这次父亲由前面的努瓦①小店，通过小窗口探头过来，母亲并没有撵他回去，他趁没有顾客的时机，讲了个陈词老调的笑话，逗弄我们的客人，说有一个小孩子，跟着他爸爸第一次进澡堂，他看到了最为尊贵的疝气，就挂在他们社区头头的腹股沟部位。小孩子一眼看到这个形似某种器官的东西漂浮在水面上，我父亲模仿着那个小孩子稚嫩的声音问："这是什么？"小孩的父亲教育儿子："孩子，这是齐柏林。"小孩问："那它为什么不像别的齐柏林一样在天上飞呢？""因为船长是个不管用的摆设！"父亲爆发出狂野无羁的大笑，旋即停止，退回小店面，韦伯夫人的嘴扭动着，嘟嘟囔囔大为不满，之后，半是生气，半是还击地问母亲，你丈夫原来在乌克兰首都基辅的时候，也曾经进过科学院校，念过书，怎么变得这么不绅士、不文明、不讲礼貌，竟然讲这样无聊的笑话，就像那些无厘头的角色，整天聚集到韦斯渔业新闻活动站，围着那台留声机，听圣诗班领唱者唱颂歌。

母亲一言不发，继续干活，茹哈玛·韦伯实在受不了了，为了掩饰这种尴尬，开始用囔囔的鼻音问她，当德国的齐柏林访问耶路撒冷的时候，你在什么地方，是不是也跑到那座大山上像别人一样，欢呼迎接、挥手送别。

"他站在那里，在靠近奥古斯都·维多利亚大医院的山坡上，在那片血红的罂粟花地里，微笑，他那活该诅咒的死亡微笑。"她念叨着，与任何事都无关，一字一句地背诵着，仿佛早已经准备好了言辞，在她重复了好几遍之后，稍作停顿又接着说，如果她不受奈哈玛·华伦斯坦的哄骗，如果她不跟着蓝道小姐那帮姑娘，去斯高帕斯山，她也就不会看见他站在那里手指之间夹着一根罂粟梗，就像妓女夹着香烟一样，她的生活也不至于到处溢流无尽无休的悲哀与伤痛。

---

① 他家商店的名字。耶路撒冷别的单位，也经常使用这个名字。

母亲痛恨罂粟，这是多个谜团之一，我一直不敢去问她，让她揭开谜底。早在两年以前，有一次我从施奈勒孤儿院那边的小树林闲逛回来，手里拿了一把在林中采集的野花，有毛茛，有春菊，有仙客来……母亲特别憎恨其中的罂粟花，一把从我手里抢过去，把它们都扔到院子里。“我对它们过敏，伤害我的眼睛。”她对怒不可遏的粗暴态度做出解释。可是她的脸上显示出一种仇恨和痛苦，几个月后，这种情景又爆发了一次，一个冬季的夜晚，我们兴高采烈地打开她弟弟从美国寄来的修殿节①用品的包裹。里面都是床单、桌布等等，有一块色彩特别艳丽的布料，整个布满了罂粟花环。她抽出来，冲着我们抖了抖，我们惊愕地看着，她说：“我们家不需要这样让人恶心的破布。”说着，顺手把它塞进了装鞋的柜子后面，这个柜子在走廊里，高达顶棚。“我看，你最好把它拿到你们会堂里去，” 她对父亲说，“在它上面切鲱鱼、切枯葛②。”她心情极其恶劣，绷着上嘴唇宣称，尽管我们以色列这里穷，我们也不需要美国大款的赏赐，送来的这些东西不是过时的，再不就是赶不上季节大甩卖的。“印制出来的花，也能引起你过敏？”我不顾一切地发问。父亲强忍住尴尬的笑声，母亲木然不动，两只眼睛在那些令人感到羞辱的礼品上面扫来扫去，显得很不自在，可是很快就恢复正常，用镇定自若的语气跟我说，并不是所有的事都需要记得那么清楚，肯定不需要把所有的事都回忆起来。后来，当父亲去“阿克瓦”犹太会堂，学习为户主开设的日常《塔木德经》功课。母亲意外地把我拉到她的身边，说那些禀赋记忆良好的人，没有别的选择，只能增强自己承受痛苦的能力，可是她并没有解释为什么那么痛恨罂粟。现在我明白了，这个秘密终于被破解。

“谁站在哪儿？齐柏林？”茹哈玛小心谨慎试探着问。她仍然不明

---

① 修殿节，犹太教节日。该节日乃纪念犹太人在马加比家族的领导下，从叙利亚塞琉古王朝国王安提阿古四世手上夺回耶路撒冷，并重新将耶路撒冷第二圣殿献给上帝。

② 类似面条的东西。

白，为什么母亲闹那么大的情绪，窝那么大的火。

"那个'黑色的年份－施瓦兹·幺尔'①。"她从牙缝里挤出了这些字，两眼依然低垂，不停地收拾那条鱼。我从来也没有从母亲嘴里听她说她第一任丈夫的名字，就那么一次，就说过一回，当时打开一大堆剪切的照片，她跟我说，有机会她要说说这些人的事，详细说说她的第一次婚姻，她单纯无知的生活经历，还有两个小女儿死亡的事。母亲的离婚书是按照他的名字发出的，是如此彻底，毫无遗漏、毫无妥协、毫不含糊，其中也包含她自己的名字，那时，她还使用家族的姓氏。所有从破裂家庭带到父母家的书，前面书页最上部左侧边缘的一条都撕掉了，可能那个位置原来都签有她的名字。还有一些情况，在六日战争②之后，我们在橄榄山区发现两个小女孩的墓地，清理出两块小小的墓碑，我发现，即使在墓碑上也没有她们父亲的姓氏，只有她们祖父的名字。掘墓人埃里·悯慈——有那么一天，他跟我说过，"好多年以前，我就是你们家的老朋友，我埋葬了你们整个的家庭，"绝对是知己的贴心话，丝毫没有讽刺挖苦的意思——当我找到他，为母亲预订一块墓碑的时候，他告诉我，他"记得很清楚，就像是今天的事"，"祝母亲在天之灵安息"，她是如何大吵大闹，就像一头受伤的野兽，坚决不让把那个狗屁不是、该诅咒家伙的名字刻到小孩的墓碑上，如果殡葬协会的司事们，不按照她的意思办，她便用她父亲的那把屠宰刀，就在坟地里，当场自杀。

茹哈玛·韦伯隐隐约约听说过母亲第一次失败的婚姻，心绪烦恼地坐在那把"电子扶手椅"里——这是父亲给它取的名字，每当母亲要给他

---

① 意第绪语音译，就是"黑色年份"的意思。

② 六日战争（以色列称），又称六月战争、六·五战争、第三次中东战争，发生在1967年6月初，是"先发制人"战争的一个典范。它发生在以色列国和毗邻的埃及、叙利亚及约旦等阿拉伯国家之间。战争从6月5日开始，共进行了6天，结果埃及、约旦和叙利亚联军被以色列彻底打败，是二十世纪军事史上最具影响、以少胜多的闪电战例之一。

立规矩的时候，就让他坐在这把塌陷的椅子里——她用手指摸索着椅子垫上一个一个编织的百合花，编织者力图用线条交织的连环创造出一幅想象的迷津。

"就在那天晚上，他邀我去幽会，"母亲边说边干活，以托奎麻达①的狂热分子为宗教法庭审判异端准备刑具的热情，把绞肉机拧到厨房的案板边缘上，她说："你应当知道什么是幽会，"她之所以要跟我说，是因为自从提到娜欧米·卡普兰的名字以来，她似乎还没有注意观察过我。"倒退那些年，当我还是小女孩的时候，这个词就是人们用来称呼与一个男人浪漫会见的时刻。那天晚上，当我们从锡安影院回来的路上，就在意大利医院的入口处，突然，那个'黑色的年份－施瓦兹·幺尔'把我推挤到围墙边，强行亲吻了我。"

冬季的一个安息日，我们从外祖母家返回时，一起走过那里。微弱的阳光，偶尔从破碎的云端窥视大地，照在意大利医院湿漉漉浸透水分的围墙上，照在吹落的花椒树红色花簇铺成的地毯上，是昨夜暴风雨把它们卷集到水汪汪的人行道上。

母亲抱怨说，我们何必要兜这么大圈子回家，父亲坚持说，一上午都关在外祖母那间小屋子里，吸进那么多节日硬石蜡炉子散发的煤气，如果不多呼吸呼吸新鲜空气，会对身体造成伤害。在圣保罗大街和先知大街的交叉口，母亲突然抱住我，亲吻我的头，她说，战前在此处一座建筑拐角的壁龛里，有一座圣母马利亚的雕像，怀抱着她的儿子。"她那围着帽兜的头偏向她的婴儿的姿态，体现了无尽的爱意和母性的温暖，我的心被这种慈爱与怜悯撕碎了。"父亲不让她再说下去，问她为什么非要让一个犹

---

① 托奎麻达（1420—1498），巴塞罗那宗教审判所的第一任大法官，人称地狱之王，是残暴、顽固、绝不宽容和宗教狂热的典型。残酷镇压吉卜赛人、犹太秘密成员和穆斯林秘密成员。他是1492年驱逐西班牙境内犹太人的阿尔罕布拉驱逐令的主要支持者。在他任职的十年间（1487—1497），被判火刑的约两千人。

太的儿童，在安息日听基督教的传说，讲述那个私生子，讲述他那误入迷途的母亲，招致一波犹太教的狂热，有什么用，他继续说，我们还得赞扬和感谢阿拉伯军团的炮弹，如此精确地完成了它的使命，恐怕那些英国皇家空军统治这个地方的时候，在此工作的意大利外科大夫，也会感到自愧弗如。

“他亲吻了我的嘴，”母亲重复这句话，她嘴唇上，有一层淡淡的、若隐若现的、绒绒乎乎的毳毛，上嘴唇翘起，仿佛她就要哭出来。“十年以后，一个清晨，就在比克·郝丽姆医院儿科病区，当我走出小女儿的病房，我看到了他。他正站在通道的尽头，黑暗中拥抱着一个护士学生，正在亲吻着人家。这是什么时候？小陶薇乐就要死去，就要进入死亡天使的怀抱，正经受着恐怖和痛苦的磨难，他竟然跟一个小骚屄接吻。还有不到一个小时，黎明才会到来，小女儿不再等待了，结束了，我什么也没有留下，一无所获，两手空空。什么也没有。像一个醉汉一样，跌跌撞撞地走到我母亲那间匈牙利老屋，已经没有任何理由再回到那间住房了。我这辈子再也不想看见那个‘黑色的年份－施瓦兹·幺尔’。”

若干年后，当我们把母亲备受折磨的躯体埋入地下的时候，我的表兄耶胡达跟我说，那天早晨，他看到她披头散发，独自一个人沿着法政大街向上爬行，推着死去的小女孩那辆空空荡荡的童车，他永远也不会忘记那可怕的情景。只是到了现在，当我不再强制自己接受那样的约束，告诫自己，无论如何也不能写她那些年间的事，在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试图去描写母亲的上嘴唇，就像我当时看到的那样，在逾越节的那一周，翘翘突出的上唇，蕴含着蒙受的强烈羞辱、难以忍受又不得不压抑的辛酸哀苦、没有经历过的人难以想象的悲痛，我把我的嘴放到她的嘴唇上，让那些咬紧牙齿克制的悲哀，大声地哭，痛快淋漓地释放出来吧。

茹哈玛·韦伯低着头坐在那里，抽搐着鼻子，用手绢擦着眼睛。

“茹哈玛，你永远也不可能理解这一切，”母亲说着，随手捡了几块鲤鱼片，把它们填进绞肉机的体腔内。“从那时候起，我再也不许任何人亲

吻我的嘴。也许只有死亡天使算是一个例外。”

“别说了，小孩子不能听这些事，”韦伯夫人冲我微微点头，并示意我母亲，她以为悄悄地用意第绪语说我听不懂。“当女人开始感觉相互亲密、相互之间释放了心头的负担，应当躲着小孩子，让他们与年龄相仿的孩子们在一起。”

“恰恰相反，应当让他听听，”母亲不顾我们这位邻居的劝诫，转向我说，“我特意要把这些事告诉你。什么事你都应当知道。说不上那一天，也许你会从中受益。”

鱼肉通过机器铁盘之间的出口挤压出来，就像从雨后松软潮湿的土壤里探头探脑钻出来的粉红色的蚯蚓，看来鱼肉的制备任务就要完成，母亲说，经过这么多年的阅读，她发现毫无疑问的一点，作家的作品都是基于真实生活的悲剧，特别是发生在他们自己家族内部的事。“如果你想知道契诃夫和巴尔扎克的优势和感人力量的源泉，”她夸张地宣布，还通过眼角瞄了我一眼，“你要去往他们的国土，会见他们的亲族，访问他们父辈的祖居①。”

茹哈玛·韦伯并不领会母亲利用比亚利克的话模仿《摩西五经》是在取笑她、将她一军，反而趁母亲这种奇怪而迅速的心情变化，抓住时机离开“电子扶手椅”，终于达到她来此的目的。“看在上帝的份上，给我一些麻皱面粉。”声音中注入了乞求的语调。同时伸出了空碗，声言她如果不把麻皱团子做得像鹅蛋那么大，给她那位哈西德木头疙瘩吃，他就让她这个节日过得像哀悼日一样不痛快。她那位，严守教规，整个逾越节期间，不吃泡在水里的食物。可是，母亲并不想让她那篇有关文学与生活的演说半途而废，因此没有搭理她，继续说，无论巴尔扎克还是替刻廷拉比的妻子，到了晚上，她坐在匈牙利老屋门廊下，与邻居们闲聊胡扯，最终，都收集到同样的材料。然后母亲沉默片刻，察看一下我们邻居的脸色，看

① 参见《圣经·新约·使徒行传》第7章第3节。

看这样的对比，让她产生什么印象。果不其然，茹哈玛撅着大嘴说，拿一个不信犹太教的法国人和摩泰利拉比的孀妇对比，这是非常严重的，近乎于亵渎神圣，现在也不是讨论这种事的时候，她家的厨房急得火上房，快成遭天火焚烧的所多玛城和蛾摩拉城了。

母亲断言，他们之间唯一的不同就在于，在里阿克·替刻廷那里，老百姓苦恼的事变成了埋怨和咒骂，可是到了巴尔扎克的《高老头》那里，却奇迹般地成了万世不朽的艺术杰作。

“我说，太太、夫人们，你们还没说完？”父亲开玩笑地说着进来了，他是从店面回来吃简易快速午餐，他高兴地引用贤哲的话说，女人说话最多到九成，如果说到十成，就该下降到人世凡间。“女人还能干什么，不也就是床上床下、屋里屋外的生活琐事？”他专横地扯了母亲一把，满足了茹哈玛的要求，并且说，就是教授在科学讨论会上，中午也得休息一会儿啊。

母亲背对着父亲，问我从食品柜里取的四五个洋葱头是不是拿来了。“生活就像一个洋葱头，”当她在菜板上切洋葱时这样说，“剥了一层又一层，剥到最后，什么也没有。”这个比喻，是从易卜生的《培尔·金特》①里读到的，还有，白俄罗斯的纳赫曼若伯②，也讲过这样一个故事，你看多有意思，两个人时空相距如此遥远，竟然对生活得出了同样的看法。可是，这中间还略有差别：纳赫曼若伯说，虽然剥完之后你手里什么也没有剩下，可是你眼角里却留下了一滴泪。母亲戴上一副旧的太阳镜，不至于切洋葱时刺激得流泪，她说，作家就是用鹅翎笔蘸着这些泪水写作的，她一边施展刀工一边说。有那么一天，要是我去写她，我必然会有足够多的墨水。

---

① 《培尔·金特》，易卜生作品之一，这部戏剧语言诗化，探讨的是抽象的人生哲理。

② （犹太教虔敬的）拉比，精神导师，大师。

若干年后，无论是在耶路撒冷，还是之后迁出耶路撒冷搬到离我们比较近的拉马特甘，偶尔谈起话来，她经常在谈话结束时，把“我的生活就是一本书”这样庄严和要求自省的警句毫不宽容地插入谈话中，她是如此善于把她自己排除到她的生活以外，就仿佛那已经是结束的生活篇章，她让自己的记忆高高在上翱翔，以一种清醒的远距离视线照亮它，就仿佛白天最后的余光，洒到一段街道上，那两面墙之间弯弯曲曲的，仅能触及它们的最高层，仅仅让勉强从石缝间长出的发霉受玷污的黄色天仙子花闪现一下，迅即消逝，而特意拉伸一个小青年长长的阴影，他本人已经超出了视野，沿着街道的斜坡跑下去，追逐一枚滚动的银币。

她的两个小女儿死去以后，母亲失去了对上帝的信仰（“在天堂的幽闭所里，在天使的鸭绒床上，像一只猫把小鸟撕成碎片之后，躺在那里睡懒觉。”），更不相信别人。留给她的除了书籍以外没有别的，从她在比奈比瑞斯图书馆发现了它们之后，就再也没有离开过，成为仅有的知己，由于害怕她父亲的狂热行为，趁着薄暮的幽暗，悄悄溜走。她想起来，为此感到可笑，她说，她发现自己愚蠢至极，竟然把自己的信任交付给文字，这些文字聚集在纸面上，就像他父亲店铺里顶棚上悬挂的粘苍蝇纸条，上面聚满了苍蝇，尽管如此，书籍就是生活的一部分，从现实的生活里分离出来，通过一个神秘的艺术过程，上升到一个隐喻的阶段——可惜，我回忆不起来她那个简单而朴实的公式化处理——不能不承认使她体验到某种程度的安慰、宁静，或许还有一种抽象的永恒感。

有一天晚上，她对我宣称，“我几乎面临生活的转折，”那是在她的病情终于有所缓解，在病情大爆发以前。那次发作对她而言，最终证实过于严重。她那里有一本打开的书，书页面朝下放在枕头上（她在我书架上发现的一本《母子泪》），她用一种既压抑又豪迈的口气说——在她，这样两种情绪经常一起出现——书读得越多，给她带来的乐趣越多，虽然作者是从生活中汲取灵感，好像就是在写这样一些事，但他绝对不会拘泥于具体事实，也就是说，现实中绝对不会真真切切就是这样发生的，只不过细

节精确而已。如此一种形式化和局限性符合真实的要求，她字斟句酌，尽量避免触犯和伤害我，对于一个具有难以摆脱鬼魅缠身倾向的作家来说，特别危险。随之沉默了一会儿，后来又说，超乎寻常尽力去发现事情究竟如何发生的，注定会使得他写出的东西过于拘谨和缩手缩脚，相反，努力设法解开这个世界的谜底，这样的作者——当然，她的意思就是指我——肯定会发现他强制地按照他自己的严格规则，去反映现实。"在你参军走后，我在基督教青年会参加了游泳课程，"她告诉我，并提醒我注意，那时她已经五十九岁，"他们教我，当你跳水或者从跳板跃起的一瞬间，这是关键时刻，必须放松，不能僵硬，不要去想如何控制。准确说来，一个作家就应当严格遵守这样的规则行事，当他想要掌握和控制这个世界的时候，他必须自然而放松，不能带有任何的偏见、积习或者先入为主的一些概念，对于一些顽固坚持己见的人，要想避免特别困难。"

母亲从不掩盖这样的事实，她从来也没有进过学校（"我所出生的家庭，不让我接受正规的教育，"她直视来做人口调查的学生，对方没法理解，与自己进行如此有教养交谈的妇女，怎么会连八年初级教育都没有完成。"尽管如此，你不能说我是一个愚昧无知的人。"）她为自己的继续教育感到骄傲与自豪，争取接受夜校教育、函授课程，最为主要的就是坚持不懈、勤勤恳恳、认认真真地阅读。为了准备去美国（一次没有完成的出走，此后接触到那个主题时再详谈），她想提高英语水平。作为一个女孩，她学习语言最初的几步，就是对比阅读希伯来原文的《圣经》和它的英语译本，英文本是从基督教教会书店搞到的。现在，她还记得住华德斯坦英文－希伯来文字典的一些词，还参加了一期博励茨函授课程，一直学到能用英语进行友好的交谈，甚至能读英文版《读者文摘》作为消遣和娱乐。可是，当我的诗歌与文章在杂志和日报文学副刊上发表以后，她发现了文学批评，特别钟情于小品和散文。据我回忆，在她病情第一次缓解期间，她的兴趣高潮到来了，在我出版了小说《仙鹤、仙鹤，旋舞、旋舞》之后（这篇东西随后就成了《羽毛》的第一章）。过了一段时间，她买了一本亨

利·詹姆斯的《小说的艺术》,是从乔治王大街的古董商博拉克那里买来的,她读了几个月,不能不令人称赞她坚持不懈的认真态度,看不明白的地方,还用铅笔标出来,注上一些译文字句。当我对这些东西表示出某种厌烦甚至抱怨时,令人奇怪,她竟然如此热衷于这类的无聊议论,居然说,她不仅要坐而论道,还要起而"竞争",参与评论呢。她笑着说,她不能毫不关心地眼看着我跑下去到院子里玩,而自己连从楼上的窗口看都不看一眼。

她摇晃着罗曼·格瑞①的《母子泪》,就像扇扇子一样,宣称这些书最令她内心珍爱的,是在于这些角色描写得如此诚实正直而且可爱。在两种相互冲突的要求之间,即使表面看来相当简单,要想达到所希望的平衡,却是非常复杂的。任何一个人想要解开盘根错节关系中的秘密,这种人类与压抑在深层的潜力之间的关系,何以这种力量驱使人们投入相互的怀抱,又把他们拆散,想要解开此中秘密,就必须训练自己勇敢和坚定不移地遵守其中的规则,主要是必须小心谨慎不能陷入过分的诚实,不能被爱情扫荡得不顾一切。任何人,他写出了绝对的、严峻的、动物般原始的诚实,最终必将落到毫无结果的可怜境地,简直太具有音乐的特征(母亲不喜欢音乐,视之为不受个人情感影响的,表现假装感觉到的情感),同时也不能写成出于责任和义务的爱情,那样的话,作家就极易按照他们同伙的要求,成为牺牲品。"如果你读了罗曼·格瑞的书,生发不出他那迷人的法国式多愁善感,你就会明白残缺不全、无能为力、半身瘫痪、元精被阉割的爱情究竟是怎么回事,就会知道为什么在这样一本令人愉悦却

---

① 罗曼·格瑞(1914—1980),出生于立陶宛,随母亲去法国,学过法律,参加过抵抗纳粹的自由法兰西武装,当过飞行员,由于作战勇敢,多次获得奖章与荣誉。1945年,出版第一部作品,立即获得赞扬。尽管他描写了二战的恐怖,但他是出于人道主义和乐观主义,出版过大量作品。战后担任法国外交官,1952年担任法国代表团的秘书长,出席纽约联合国大会。1960年发表《母子泪》。

又拖泥带水的小说里，母亲和儿子也许并不是心甘情愿的，但终不免成为对方手中的工具。”

自从病情加重以后，脸上增添了更密集的皱纹，一阵痛苦的震颤闪过她的前额，牵动了别处的皱纹。她闭上仅存的一只眼（另一只左眼，为了摘除眼窝里的癌瘤，不得不切除），她说，一个人从事写作，一刻也不能忘记那一滴留在眼角仅存的眼泪。疼痛袭来，紧闭眼睛、抽紧头皮，连鼻梁上星状放射的三根蓝色血管都根根张紧，就像希伯来语字母“ש”伸出的三个分叉（“死亡天使来了一看，我把经文夹太菲临①放在头上，他就不得不考虑考虑，是不是把我带走，”几周以后，她跟我这样说，那时她已放弃了自杀的企图，想照照镜子看看自己什么模样。“除了扫罗的女儿米甲②，还有几个保守主义拉比的妻子，在天堂上的那些女人里，你找不到几个像我这样的。”）。当痛苦过去之后，她慢慢地睁开眼睛，问我是不是还记得，我第一次听她说起剥洋葱的比喻。

我说，那是在耶路撒冷，很久、很久以前的一个下午，恰好在节日之前，那些光滑的鱼泡泡，还有我们那位饶舌的邻居茹哈玛·韦伯。为了冲淡一下谈话过于严肃的气氛，我试着和她谈论我最近在报上看到的一篇文章，关于集邮爱好者的事，一个集邮者买了一个航空信封，上面盖着埃及苏伊士城的邮戳，搭载信封的格拉夫·齐柏林飞艇就在耶路撒冷上空盘旋过，这明显的是来自埃及最后一个国王法鲁克③的邮票收藏，这枚邮票竟然拍出了令人惊异的天价一万六千美元。母亲笑着说，齐柏林带了几千封信件和明信片，虔诚的约瑟夫在鱼肚子里发现了一块宝石，这个天上飞的“鱼”要比水里的鱼，贵重十倍以上。

“可是拿一个信封给中学教师，作为一年的工薪，行吗？”

---

① 经文夹太菲临，犹太教的经匣、经文盒。

② 参见《圣经·旧约·撒母耳记下》第6章第20节。

③ 法鲁克一世（1920—1965），埃及王国最后一位国王，是个腐化堕落、荒淫无耻的昏君。

"海里有各式各样的鱼,"母亲说着,摘下了她的假发("我看起来就像是尤尔·伯连纳①,而不像来自克拉科夫②的某些粗鲁的波兰懒汉,戴一副'舍伊头③',"她数落着假发制造者,由于放射治疗和化疗,她的头发都掉光了,他们为她测量头颅尺码),随后接着又说,"这里面看着,好像也有秃头秃脑的鱼。"

母亲陷入沉默,毫无目的地用手指翻检着《母子泪》的书页,就仿佛她在清点一摞单据,突然,就像梦中的呓语,"回想那时候,我们家就像是一个水族馆的大鱼缸。"

我问,她的意思是不是说我们住房的四堵墙,粉刷成那么深的绿松石色,那色调就像是在平静的海洋,上面沾满了各式各样的鱼鳞。有一段时间,父亲不知道哪来的那么一股邪劲儿,爱情突然大爆发——这惹得母亲十分恼怒——他想取悦于母亲,也没有征求她的意见,他派人去请来一位艺术大师,塞浦路斯的金斯勒④。他走街串巷、挨家挨户走,打出言词浮夸、招揽生意的宣传招贴——这种现象,以前在耶路撒冷还没有见过——吹嘘他是欧洲风格的绘画大师。花了大约一周的时间,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连吃奶的力气都使出来了,来对付这几面墙,并且向我这位充满怀疑的母亲保证,他亲手所绘制的作品,将让我们的房间显示出英国式的光彩壮丽、灿烂辉煌,看起来就像是英国汉普敦皇宫或者温莎城堡里的一个房间,你所有的朋友和熟人都会跑来看这么美妙的场景,赞叹不已、为之倾倒,让那些生手和新手羡慕吧、忌妒吧。可是过了不长时间,联合国的

---

① 尤尔·伯连纳(1915—1985),著名的"光头影帝",在俄罗斯库页岛出生,常住地美国纽约,他演技出神入化,善于扮演神秘莫测、富有魅力的人物。1949年首次在《纽约码头》中扮演角色,后又出演百老汇音乐剧《国王和我》。由伯连纳主演的多部电影在国际上享有颇高声望。

② 克拉科夫,波兰城市。

③ 意第绪语音译,意为"假发"。

④ 意第绪语音译,意为艺术家。

水罐车爬到斯高帕斯山上，小小的以色列哨所取水，或者努瓦的奶罐车从葛优拉大街经过，墙壁就要震动，似鱼鳞片般纷纷下落，沙发上、碗橱柜上覆盖了一层苍白稀松的“布纹”。为此，她宣布，在这个世界上，幸亏她丈夫干了这么善良的好事，否则她早已经坐在刹维坦黑白斑驳的皮肤上了。

“你再次进入那多愁善感的童年记忆之中，”母亲抱怨说，我之所以说，我们的房间像是一个大鱼缸，是因为父亲极力争辩、强行压制，想让母亲不出声。“按照他的考虑，我早就应该像一条鱼一样，一言不发，”她缓了一口气继续说，“此外，我为什么这么痛恨鱼，你了解得非常清楚。”

2

在我出生前几年，母亲和她的兄弟在闹市区开办过一家现代化的鱼店。我是偶然知道的，在我多次恳求之下，她实在拗不过我，就带我到玛替亚胡·拉坡泡特先生那里去买鱼。

他被称为马休兹大祭司——这个多少带有点讽刺意味的称呼，是霍洛维茨兄弟叫响的，我们犹太会堂的这两位利未人，为他浇水洗手时就这么称呼他。他以一种充满柔情的姿态，把我们母子俩让到内部圣所，母亲为此大为苦恼。她抱怨说，从一个小店主的角度来看，即使没有这样一套多余的安排，对于像我这样年纪的小孩子，我所看到的社会也是太超乎一般了。可是马休兹先生不顾她的抱怨，双手把我举了起来，避免触及他那满是鱼腥味的橡皮围裙，我正好能够看到店后养鱼池里游来游去的鱼。当他的帮工伙计把鲤鱼捞出水面的时候，一个老售货员唱起"做人当知、盛年已过；活鱼横遭、邪网灾祸"。这是工程师布伦凯尔忧郁迷人的声调，他经常在住棚节期间给布道者们演唱。也许是为了分散我对磅秤上那些素烧多孔陶罐乒乓作响的注意力，他问我是不是愿意给池子里的鱼喂食。"你一喂食，它们就聚拢过来；你张开小手，它们就高高兴兴来吞食。"他说着，我把手里的面包渣撒向水面，鱼群迅速地从深处游上来，抢着吞咽食物。他偷看了一眼索罗茨金拉比的妻子和儿媳妇，她们正在排队等候，以一种充满虚假客套与恭维的语调求他，海里的鱼成倍增加，无

尽无休，她们向这位“至高神圣施与恩惠的人”诉说。可是很可惜，我们这些尚未成熟的迟钝脑袋，尚未接受过割礼者的耳朵，无论如何也听不出来声调之中的柔情蜜意。

就像父亲一样，拉坡泡特也是一个重视宗教仪式的犹太教徒，犹太会堂对他的吸引力，主要不是来自其内容，而是来自其形式，他特别想去听那些咏唱和那些祈祷。他们两个人经常一起悄悄溜出去，在神秘之旅中，寻访著名的圣诗班领唱者和有潜力的领唱新手，他们声誉好，注定会有光辉的未来，他们俩哄骗他们，让他们就在所属的犹太会堂里，穿戴整齐，为来宾做一次正式的表演，当然是免费的了。（母亲厌恶这些领唱者，还有那些像尾巴一样跟在后面的傻瓜。有一次，她竟然用辛辣口气讽刺拉坡泡特，说他灵魂憎恶这首捞鱼歌，可是一个星期的工作时间不得不听，到了安息日和节假日，他就选择去陪伴那些被屠宰的蠢牛，听他们像在屠宰厂里一样，哞儿哞儿地叫唤。）可是在阅读《妥拉经》期间，马休兹拉比没有心思呆在会堂里面，他就溜到前门宽大的门廊下。这里聚集着一帮不爱读经只爱闲逛的人，已经等在那里，听他讲述他自己的光荣经历，讲述他和他的同志们，一帮来自美国纽约布朗克斯贫苦零工的孩子，志愿参加希伯来战斗旅①，在马格林上校的领导下服役。每到安息日，为了让大家高兴，这位老祭司会讲故事给大家听，讲十四大奇闻，讲纽约黑社会新一代年轻精英的故事，他就在那个公司里干过，新西兰机动部队那阵势真是威风凛凛，看着就让人害怕，他说他曾与他们并肩作战，参加了 1918 年 9 月奇袭约旦隘口的战斗，他还讲述了在耶利哥附近野营地里，面对皇家法希利亚军团众多的官兵，布拉沃曼和韦尼弗表演的插科打诨节目。眼前，

① 希伯来战斗旅，也称犹太旅。二战末期，希伯来战斗旅是由来自欧洲和其他各地的犹太难民组成，来自德国、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俄罗斯、波兰，还有来自埃塞俄比亚、也门和其他各地的犹太人，至少有五十多个国家的犹太人。其中有些人已经在巴勒斯坦安家。他们不仅在二战中发挥作用，也为日后以色列建国的战争，做了军事组织的准备。

当我抓住他的胳臂、跨在养鱼池边上，闻着从他身上发出来的老头子的气味时，我简直不敢相信，这个马休兹先生曾经像耶尔米一样，那个从兹克荣-牟舍来的豪侠，按照大孩子们的说法，他曾经是一名伞兵。

马休兹先生把我放下来，嘱咐我小心，不要把脚夹到柜台前光滑的木头脚踏板的间隔里，然后问我母亲，是不是想好好款待款待丈夫，给他弄点儿新鲜的海鱼，这是刚刚从雅法海边捕捞来的。"挑最好里头最好的给她，"他悄悄地小声跟新来的伙计爱泼斯坦说，以免让已经等得不耐烦的拉比的妻子和儿媳妇忌妒和抱怨，然后又加了一句，好像是在宣布一个秘密，"你知道吗？爱泼斯坦班长，这位女士是我们的一位同行，布染卡①，一个战壕的战友。"

在我们回家途中，路过瑟法迪男童学校，父亲的犹太会堂就设在该校的顶层，我想起了大祭司马休兹先生对爱泼斯坦悄悄说过的有关母亲的话，问她为什么从来也没有听你跟我说过你与拉坡泡特一起在希伯来战斗旅服役的事。

"我？在希伯来战斗旅？"母亲停下脚步站着不动，把她的购物袋放到路边上。

"这是他跟爱泼斯坦班长说的。"

"你说的什么乱七八糟的？难道你忘了，我本来住在匈牙利老屋，再者说啦，倒退到我们那个年月，根本也没有女孩子参军，那时不像现在这样……"突然间，她哄然大笑，"你看我有那么老吗？像马休兹先生那么老？当英国人进入这片土地的时候，我才十三岁，只比你现在大五岁。"

"可是他说，你跟他同在一个战壕里。"我坚持这样的看法，这个不熟悉的外国词汇，无论如何也忘不掉，在诵读《妥拉经》礼拜时，一帮人溜号，拉坡泡特滔滔不绝的英语词汇，灌输给那些溜号出来聚集在他周围的人，其中就夹杂着这个词汇，"布染卡"，无论用了多大的力气，就是忘

① 意第绪语音译，意为"同行业者"，戏称"一个战壕的战友"。

不掉。

“他的意思是说，我和他干的是同样一个行业。”她心平气和地向我解释，她和艾萨克叔叔在乔治王大街附近的一条小街道上开了一家鱼店，紧挨着肯塞特。“这是你出生以前很久的事了，甚至于早在我拿准主意要生你以前，”母亲说着，神情变得忧郁，我知道，她似乎是没有能力把这种感觉用言语表达出来，那样的时间领域，我从没有涉足其中，即使我非常想那么做，可是无能为力，即使像现在一样，她拉着我的手，也不可能把我拉进那个领域。

快到家的时候，母亲把她的手绢舔点唾沫弄湿了，把我下巴和嘴唇上残留的甜椰卷擦干净，那是刚进市场的入口处，她给我买的，还说，谁也不会知道我吃过甜食，实际上，她就是指我的父亲。“随便一点儿，你没有必要装得那么做作。”她并没有掩饰她的无可奈何、别无良策。“不管怎么说，不脏，这终究是你妈妈的唾液。”在我们进屋以前，她极力让我高兴，她许诺，赶上某一天合适的时候，我们俩再次有机会单独在一起，她会跟我讲商店的事，到时候我就会明白，为什么长着鳍和鳞的动物让她反感。“就为了让你父亲高兴，我才不怕麻烦给他做他喜欢吃的鱼，”她悲哀地说，“可是无论我怎么努力，他也不欣赏我给他做的饭菜，从我跟了他，一直就是这样。”

直到四年以后，才得到这样的机会。那个安息日，琳达·本-阿塔邀请全班，庆祝她的成人礼。母亲建议我先陪她参观贝扎雷新艺术家展览会，然后，从那里再去纳哈拉特·西瓦街区同学家。（我记得很清楚，那是一个斯坦哈特木雕艺术展览会，因为母亲在那里说过，经他刻刀的魔法一接触，耶路撒冷的石头房子就会变成一群熟睡的老虎，“等它们睡醒了，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

在那个安息日，我们两个人再次单独在一起，远离家庭、远离那个常年沉闷的窝，摆脱了忧郁、偏瘫的父亲，他总是那样一言不发地坐在桌旁，长时间地盯着我们（母亲和我），板着面孔毫无表情，历来如此。现在，当

我站在适度的距离之处，缺少现实的反作用，试图把原本蜷缩在四堵墙之间的生活铺平展开，我不是说真的围墙，而是我意识中的墙壁（"房屋注定要坍塌，房屋注定不能站稳。"那赞·阿尔特曼①的诗句自动跳了出来），直接对他冷静观察，我的心被同情与怜悯撕碎了——这种怜悯与同情的感觉，来自一个他自己现在成为养育着孩子的父亲，我想到，作为我的父亲，他被抛弃，长夜无眠、枯坐待旦，反反复复摸索拇指根部隆起的伤疤回忆伤感，这是开启酒瓶失败的纪念，在与他年华青春的妻子柳芭·巴特－情昂结婚以前，在乌克兰基辅，他的朋友们为他举行的单身汉聚会上留下的遗憾（我不记得是右手拇指还是左手的，可是搞清楚这样的细节，又有什么意义呢？他的身体早已经长眠地下，消磨、消耗、消逝于尘土）。或者在厨房里，自己一个人忙忙碌碌，没人帮忙，准备消解老年痛苦折磨的神奇良药（牛奶煮大蒜瓣），沸到炉灶上，冒出一股恶心人的怪味，满屋子都是，不能不令人特别反感。不仅限于怜悯与同情，也许是一种悲哀，永远无法偿付与抚平的悲哀，因为父亲老年得子，一个独生子，他眼睁睁地看着这个儿子成为一个外人，甚至还对他抱有敌意，这个儿子与他极度沮丧的母亲联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反对整个世界的联盟，当然，也反对他，然而他摸不清究竟招惹了谁？犯了什么罪？找不到丝毫的迹象或痕迹，为什么他总是那么倒霉，弄得这两个人老是躲着他，躲他远远的。有的时候，父亲经过反复思考，利用母亲不在场的时机，成功地与我进行短暂的接近，可是一旦母亲出现，一眨眼的工夫，一切又都轻易地恢复到原来的状态。今天我倾向于认为，他爆发出的粗野愤怒，是下意识的，试图打破把他封闭起来、使他孤立的围墙，主要因为他心肠太软、逆来顺受，甚至于他的名字里已经有了隐含的寓意。（"我们家的姓，拉克列夫斯基，意思

① 那赞·阿尔特曼（1910—1970），当代最有影响的希伯来诗人之一。出生于波兰华沙，1925年移民到特拉维夫。他那广为流行的政治讽刺诗，反映了以色列建国前民众的一种政治渴望。他的很多通俗流行诗，受到英国托管当局的禁止。

就是'心眼儿柔顺',"我听他向努瓦合作集团的主任解释过这个名字的意思,这个愚蠢的本－古里安①追随者,是来劝说他,把原来的姓改成希伯来姓。"我们的先祖没有那么多钱,没法从乌克兰地主老爷们那里为自己购买一个更好的姓,而且改换姓氏者要给他家干活,至少我们先祖处处小心谨慎行事,只落得'心眼儿柔顺',还不至于'缺心眼儿'。")绝不仅仅是试图摆脱强加给他的孤立,而且要强调父亲、母亲、孩子亲密的三角关系,对此母亲竭尽全力予以阻挠和破坏。一个冬季的夜晚,父亲坐在"完美炉"前取暖,这种炉具浑身都嗞嗞作响,冒蓝火苗,他手里抓着一把蒸汽四溢的搪瓷壶,母亲在屋里来回踱步,就像关在笼子里的野兽,又折腾起那些老账,抱怨沙龙夫人欺人太甚,六七年前的普林节(普珥节),她向我家借那把精致豪华镶嵌象牙手柄的牛仔手枪,那是迁居美国的亲戚送给我的礼物,因为她那个当兵的儿子准备参加一个化装晚会,第二天早晨归还的时候,转动灵活的子弹夹坏了。母亲受不了憋屈多年的窝囊气。千刀万剐该死的沙龙夫人,她算个什么东西,盘亘在大道旁阴险毒辣的蟒蛇,占着路径阻碍通行的小毒蛇,还有她那个丈夫,竟能当上哈达莎希伯来大学中心医院的高级领导,医院的所有大门都对他开放。母亲想早一点儿挂上一个别勒教授的专家号都不可能,肯定不会答应她的申请,而人家那个倒霉儿子,纯粹一个赌徒,专门追逐女孩子。父亲整个晚上坐在那里一言不发,毫无迹象,突然之间破口吼叫、大发雷霆,言词含混、字句不清,希伯来语、意第绪语交替出现,时不时地还冒出几句俄罗斯骂人的话,梆的一声手里的水壶摔在了地上,又回到缄默状态。在金属撞击地板格的声音消失之后,寂静笼罩了一切,父亲眼看着地上汪汪的一摊水,红棕色的搪瓷碎片散落其中,他说,已经过去的无法改变,今后她这半生,她丑

① 戴维·本－古里安(1886—1973),以色列第一任总理,也是任职时间最长的总理。他凭借敏锐的直觉和务实的精神,在长达三十年的时间里一直是犹太民族的领袖。他领导创建以色列国,是现代以色列当之无愧的国父。

陋恶劣的习惯，没完没了的追究和解释过去那些事，或许会有一些好处，特别是考虑到孩子正在长大，必然要面对未来。随之，以一种抹掉一切遗留痕迹的姿势，挥手掠过他自己的嘴，以混杂的语言说了一句："盖世托补－巴格扰补－阿若普－芳－码刻。"①起初，母亲愣在那里一动不动，随之，拉着我进入厨房，我们两人就躲在里面，一直等到父亲上床睡觉，母亲嘴里反复不停地念叨"至少我赢得了你"。

当我们走出贝扎雷展览会站在大门口，在这古老博物馆寒冷的大厅里，这样毫无趣味的展览，让我感觉耗费的时间太长了。一棵桉树几乎占据了整个人行道的宽度，母亲把她的脚踏在桉树粗大的树根上，她一边系鞋带一边说，今天就因为她喜好艺术，害得我陪着她，受了这么大的罪，尽管我不表示出来，也没有这么说，这个难受劲儿一点也没掩饰住，脸上全都带出来了，既然这样，现在我有权决定成年礼之前的这一段时间究竟干什么。我猜想，她是喜欢逛一逛本－耶胡达大街，浏览各个商店的橱窗，可是我让她感到意外，提出想逛逛城市公园，我们学校就在那里面的西北角，在天然的石头围墙和茂密的灌木丛之外。"我从来也没有看见过，它在安息日是什么样子，"我说，"我很好奇，操场上一个小朋友也没有会怎么样。"

"没意见，"母亲笑道，"我还没有机会看看喷石头的桑巴阳河在安息日睡着了是什么样子。"过了多年以后，当我们两人肩并肩地坐在学校的小椅子上，等着看修殿节表演的开场时，她的孙女在其中扮演了一个蜡烛的角色，她突然解释那天的场景，还说，当时我触动了她的心绪，以那样深刻而又令人痛苦的直白的方式。也正是凭借这种方式，我试图把我的生活搬上舞台，按照我的意愿，安排和确定了各个角色的上场门和下场门。"一方面，你想让我像其他的母亲一样，与你一起来学校，共享你在那里

---

① "盖世托补－巴格扰补－阿若普－芳－码刻"，音译，总体意思是"死亡的，埋葬，不留痕迹"。

的体验;另一方面,你又不想让我暴露在你那些同学面前,他们好奇地对我审视、捉摸,尤其是拿取笑的眼光打量我。所以把去学校这件事,安排成这样,趁着学校陷入沉睡的状态,你就可以编造一个可以接受的借口,或许连你自己也并没有意识到为什么会这样,这或许就是你解决两难困境的办法。"母亲向她的孙女招手,她和她们同班同学拥挤在舞台跟前,这个小家伙,把一个纸蜡烛缠绕在她的前额上,她迅速向她祖母飞吻,然后尽了极大努力、坚持不解,就像一根针穿进厚厚的布料,最终还是要顶过去,母亲接着说:"也许你记不住了,可是我不会忘记,那个冬天的情景,你是二年级或是三年级,天空覆盖着黑云,倾盆大雨马上就要来,你没有胶靴,也没有雨衣。店里挤满了顾客,我离开店铺,让你爸爸自己去忙,衣服也没来得及换,就奔你而去,甚至连雨伞都忘了带。我等待着你,浑身湿透,衣服贴着皮肤,在瑞迟先生沉闷的饭馆的午餐柜台上。你当然不记得那狭窄的走廊,就在那里,他和他的妻子为客人泡茶做三明治。开锅的鸡蛋和融化的人造黄油的气味,还有老式炉灶的鸣叫声,我实在受不了。等了那么老半天,下课铃声响了,你们都跑出教室,可是你根本没有搭理我,从我眼前跑过去,像发了疯似的一直跑到伊甸园大酒店,我才追上你,因为警察把人行道都堵住了,让本-古里安通行。我从来也没有看见过你居然那么羞愧难当。到家以后,我向你保证,我说话算数,再也不迈进你们学校一步,除非开家长会,那没办法,无论我愿意还是不愿意都得去。你垂头丧气地告诉我,别的班级的学生一下子都涌进你们的教室,冲着你喊叫'你的女仆'来了,带着雨衣和雨鞋,在瑞迟饭馆等你。这帮孩子说的一点也不错。那天下午,我就穿着工作服,直接从店铺里出来,看起来真不怎么干净利落,修饰也不那么整洁体面,当然了,也不像人家的母亲那么年轻,她们一天到晚坐着,从上午到下午,坐在赫尔芒咖啡馆、萨维扬咖啡厅,品尝着咖啡和奥地利苹果卷、馅饼。可我,一周内都不一定有工夫收拾一下头发。跟人家不一样,我们不是教授、不是高级官员,没有固定的月工资,在你的同学和朋友面前,你为我而羞愧……"全场的

灯光熄灭，副校长敲响了钹，小学生装扮的蜡烛陆续走上舞台，摇摆着，像火焰在燃烧，按照修殿节灯笼的形式排列起来，母亲尽量想结束那些她不得不说的话，于是把调门提高到“我那娇小的蜡烛”的声调。“尽管如此，即使这个母亲抑郁沮丧、身体病弱，像卑贱的奴隶一样在一个小杂货铺里干活，一个活着的母亲还是要比一个死去的母亲强得多。你看，瓦迪特·海厄就十分困难。”她此刻用现在时提到的家庭悲剧正是发生在我的同学身上，他的母亲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早期就去世了。母亲这般讲述令这件恐怖的悲剧充满乏味，也打破了时态的界限。同时，我们竭力将这段历史封存，可惜徒劳无益。

当我们横穿舍缪尔·哈-纳吉德大街转到毕额瑞路的时候，母亲特意指明，好多年来，她尽量躲着不穿越这条街，可是现在，有了她说的那个但族人伊利达①陪伴，她感觉受到保护，保证不会有邪恶降临到她的头上，谁也不能阻挡她通向桑巴阳河的路。

“外祖母没有告诉过你？这个但族人伊利达?”母亲奇怪我为什么保持沉默。“这个人是犹太的马可·波罗。”她又说，到了星期天，我最好去问问朱迪斯，必奈必瑞斯图书馆的管理员，找一本书读读，了解了解这位传奇的旅行家，九百年前，他来到哈腓拉地②，寻找摩西丢失的那一支后裔，但是被迫返回，归途遇到障碍，那喷发沸腾石块的河流，正在兴风作浪。

在我们身后，庭院地面略高于街道路面，在废弃的用铁皮临时搭建的住房的阴影中，很多墓碑堆积在一起，杂乱无章地相互挤压。我胆怯地偷看了一眼墓碑作坊，偷偷摸摸地读着被遗弃在雕刻过的墓碑中间遗留的名字。母亲不得不再次屈膝，重新系紧不听使唤的鞋带儿，说墓碑行业至少从桑巴阳河的喷发物里获得大笔资金。(母亲看着我惊异的表情说:

---

① 参见《圣经·旧约·民数记》第11章第26节。

② 参见《圣经·旧约·创世记》第2章第11、12节。

“你父亲的一个朋友，做文字校对工作的，宁愿把这个‘喷发物’翻译成‘河流的垃圾’。”）

“你不愿意从这里穿越，是不是因为这些墓碑？”我试图问个究竟。

“你给我仔细听着。在这条大街的另一侧，紧挨着阿西的父亲，埃斯兰先生的杂货店，就是我们的鱼店，我和艾萨克舅舅的，”母亲响亮地一字一句地说，希望这些话深深地铭刻在我心中，其效果既有排斥力又有亲和力，是一种令人莫名其妙的混沌感觉。她站在那里，背对着墓碑，仔细地审视着磨损的门槛、紧闭的下垂着的百叶窗，还有窗帘后面尘封的窗户，她说，直到现在，有我站在她的身旁，她才敢于直面那些不堪回首的岁月。

在那个悲苦万千、疾风骤雨的日子，陶薇乐下葬了，就埋在橄榄山荒芜的土地里，与比她早死三年的姐姐亚尔并排在一起，她从医院出来只能回到匈牙利老屋她父母的房子里，整个房间弥漫着约伯似的沉默无言①。与她一起参加悼念活动的人，看到她陷入如此巨大的悲痛，陪她一起坐在地上，任何人都说不出一句话。不时打破寂静的，只有外祖父苍老粗哑的呼噜声。他肢体瘫痪躺在床上，他的头部用枕头支持着，以防下滑，他的眼睛盯着走进屋子里来的人，或者在他眼前展开的《圣经·诗篇》，从他歪斜的嘴里流出的口涎，慢慢被纸张吸收，使字迹逐渐模糊。在一周悼念时间的第三天或第四天，在那些做晨祷的人散去之后，母亲的妹妹哈雅走过去喂他一些粥，病人用他健康的手推开女儿喂饭的手，指着他的一摞书，嘴里喃喃地说：“罗的，罗的。”“我想，父亲是要《路得记》。”舅舅艾萨克说，他是唯一能够听懂他的话、猜透他的意愿的人。外祖父眨眨他那只健康的眼睛，艾萨克打开了《圣经·旧约·路得记》，用手指循着一行一行的字，靠近他父亲的耳朵，以低低的声音阅读有关章节的内容，外祖父尽量专心致志地聆听，当艾萨克读到有关拿俄米的事，就在第三页的上部，病人再一次快速地眨动眼睛，示意他读的声音响亮一些。“拿俄米对

① 参见《圣经·旧约·约伯记》第33章第31节。

他们说，不要叫我拿俄米（拿俄米就是甜的意思），要叫我玛拉（玛拉就是苦的意思），因为全能者使我受了大苦。”艾萨克以呜咽的声调读着，“我满满地出去，耶和华使我空空地回来。耶和华降祸与我，全能者使我受苦，既是这样，你们为何还叫我拿俄米呢？”外祖父扭曲的嘴张开，像一口深井，他绝望的哭声，招引得满屋子的人都跟着哭泣。“只有我，拥抱着奈哈玛，一声也没哭。”当我们离开讨厌的监管人员更远一些，母亲说了这话，我们沿着圆形围墙和肯塞特大楼高高的网格形的窗户，来来回回地漫步。“我从窗帘的开口处看到两个小女孩儿，穿着我做的蓝白相间棋盘格的裤子，给一群小麻雀撒草籽喂食，在泽伐尼亚大街①那所房子的庭院里，有一棵古老的柏树，小麻雀像扇子一样，纷纷从柏树枝头滑落下来，小女孩模仿着小鸟唧唧喳喳的鸣叫声。”

那些日子，她触摸和感觉小女孩生命体的自然需要简直太强烈了，甚至有时候，在她的想象中悄悄地溜到橄榄山，在黑暗中，翻越丛丛的墓碑群，爬上陡峭的曲径，摸索着扒开层层的泥土和污垢，掀起覆盖在小女孩身体上面的石板，有那么短暂的一瞬间，她触摸到她们的脉搏在跳动。她发现看到她们的衣服就能获得安慰，那衣服是一只看不见的手，辛辛苦苦从破碎的家里取来的。当父亲的房间里没有其他人的时候，她靠近床前跪下来，躲过所有人的眼睛，把藏在床下面的一个小提箱拉出来打开，把自己的脸埋在小衣服和长筒袜里，呼吸着她想象的气息，在无人使用的衣物中，似乎仍然留存有她们的气息。有一天，她沉浸于自己的想象中，感觉到无法克制的渴望可能会驱使自己失去理智，令她自己都感到恐怖，便下决心走到休闲的田野里，那时候，这片田野从匈牙利老屋的东面一直延伸到发现耶路撒冷外墙②基础的地点，希律王时代的石头半埋在泥土里，她把这些宝贵的衣物堆放在一块石头上，撒上煤油将其点燃。作为纪念

① 耶路撒冷一处并不富裕的普通人居住的街区。

② 公元66—67年，修建耶路撒冷外墙，此前修筑的耶路撒冷城墙称为内墙。

品，母亲只留下两件安息日庆典的衣服，点缀着薄纱丝带的两件，亚尔的是白色的，陶薇乐的是粉色的。“你知道这两件衣服，那时候你看见过，就在达夫·约瑟夫的检查人员冲进我们的家，把一切都翻了个底儿朝天，柜子里所有的东西，都扔到了床上。”她说。

母亲自从离开她出生的家，便砰然关闭了家门，盲目地跟随她所爱的人，想象着永远脱离她父亲的狂热盲从，脱离她母亲的愚昧无知。可是在不到十年的时间，她不得不中断他们的生活轨迹，充满挫折、失败和羞辱，无可奈何地被迫返回这个家。她到这个家里寻求庇护，因为她曾经信赖的那个男人背叛了她，可是现在这个家，与她离开时相比，糟糕好多倍，永远不可能回到原来的样子。她的兄弟姐妹大多数各奔东西，并没有留在家里给予她什么支持。她的父亲，我已说过，已经卧床不起，对于这件破碎的器皿一天二十四小时都必须战战兢兢、小心翼翼地伺候，最令她失望的是她的母亲。

“你那位以自我为中心的外祖母，具有一个不识字的狡猾农民那种原始的感觉，她发现我被迫回家，正好能替她干活。”母亲直言不讳，不管人家愿意还是不愿意——在过了若干年之后，我才慢慢体会到，这种品质之可贵——而且，这个谦恭和顺从的女人，此前几乎很少离开这个家，此时，发现了脱离开瘫痪而又专制的丈夫，获得自由的愉快，往往一走就是几个小时，理由是想为幼小的灵魂和疾病缠身的男人做些工作，祝他能活得更长远，却留下母亲，让她照顾外祖父，抚慰他的绝望，满足他的要求。每到星期一和星期四，外祖母都到哭墙去，新月之夜，就去蕾切尔陵墓，在橄榄山她的先祖的墓地里拜倒在地，更多的时间是在犹太会堂逗留，在背诵过祈祷文之后，一起回应“阿门”和“祝愿他伟大的名，更加荣耀与昌隆”。她说，“终究没有人会给小女孩的灵魂祈祷，上天不允许这样做。”

室内，用布帘间隔出一个屋角，当作更衣的隐私处，她说，如果不是那天她从哈－马特米蒂姆犹太经学院回来钻进屋角隔间剃光了头，本来外祖母或许会原谅她，她说，按照经学院教师施洛蒙·扎尔曼·布瑞泽拉比

对外祖母说的，她的两个外孙女的死亡，是上天的一种惩罚，因为这两个女孩把胳臂和大腿的肉裸露在外面，也没有遵守犹太的律法，将头发遮盖起来，穿着张狂惑众、色彩鲜艳的衣服招摇过市。“不守妇道的女儿，没有护卫天使陪伴上路，没有护卫天使救助她们躲过麻烦、脱离危难，”外祖母引用拉比的话，那个拉比就是“护卫谦虚”精神的活化身，她一点也没有听到动静，母亲就已经溜出去了。整整一天，她穿过大街小巷，艰难地徒步跋涉横穿马路时，丝毫也不顾及交通状况，连看也不看一眼，恨不得让汽车把自己撞死，可是当黑夜降临的时候，她重又回到匈牙利老屋，重又面对她父亲在黑暗中默默无声地啜泣，呼唤着她的名字，重又面对她的母亲担心地摩挲扭绞双手。“我就像无际荒野中的一只塘鹅；我就像漫漫沙漠中的一只猫头鹰，警惕地注视着；就像一只孤零零的麻雀，独自站在屋顶上。”我们停在乔治王大街和纳克斯大街的交叉口上，母亲这样说。就在“贝特·哈－玛阿洛特”艺术画廊入口的左侧，在墙面上固定着一个小玻璃盒子，作为标识，这家艺术摄影室，是由阿尔弗瑞德·伯恩黑姆开设的，这个月展示的是他的作品，阿格农肖像。母亲长时间审视着这位作家严肃庄重和讥讽傲慢的表情，然后说，如果她听到过他逐行逐句讲述故事粗哑的男中音，她早就应当知道，如此回归故居，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的。“我应当投奔一个共同劳动的基布兹，租赁一个自己的房间，或者，如果有必要的话，干脆睡在屋顶上废弃的洗衣房里，无论如何也不应当再回到匈牙利老屋，即使在一周哀悼期间，也不能在那里暂住。”

“在那些日子里，我蜷缩着四肢，陷入井底，”当我们横穿乔治王大街时，母亲这样说，这条大街沉浸在安息日平静的休眠之中。“唯一能够冒着生命危险通过狭窄的入口，不惧怕坍塌和毒气的威胁，下降到井底来救我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艾萨克，其他人只是环绕四周，捶胸跺足、搓手踱步。”她又说，现在她看待的这些事件“多少带有一些前瞻性的启示”，她可以肯定地说，她的这个弟弟是唯一与她关系密切的亲人，而不是给她带来灾祸的人（后来当我问她有关兄弟姐妹之间复杂的关系时，她会这

样回答，“你是独生子，你永远也不会理解这些事。”他们相爱与仇恨、忌妒与友谊混杂在一起，纠结成一团乱麻，在外祖父和外祖母的这群孩子之间就是这样。“八个男孩和女孩，当然还有父亲和母亲，全都挤进一个三十八平米的房间，只能让他们睡在一起，两个人一张床，或者睡在地板上，在垫子上一个挨着一个，其中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有他自己的隐私，没有自己专用的长袍，没有自己专门的一本书，没有一个独自享用的抽屉，可以在其中隐藏点什么东西，他们的童年和青春不得不这样度过，令人恐怖地拥挤，在众目睽睽之下进入成熟期，第一次来潮，第一次夜里遗精，如果说这些还不够劲儿的话，那么，不定什么时候，哪个人夜间突然醒来，听到母亲的床在晃动，听到父亲发出的哼哼唧唧的声音，随后又是一片寂静——如此稠密的人居状态，一切都不会得到正常的发展。”可是她总是会加上一句，还算万幸——母亲使用这个字眼儿，从来不视之为奇迹——还没有发生更为糟糕的事。）艾萨克自觉自愿帮助她，母亲解释说，因为他们两人之间曾经有过精神上秘密奥妙的联系，自从艾萨克一降生；那时母亲已经七岁，顶多七岁半，一天黄昏，未经允许，她眼看着弟弟出生，虽然害怕，可是又非要看看不可（她强调说：“我一生干什么事都是这样。”）她父亲的床此时已经移到屋内的一角，她躲在她父亲的床下，看到她母亲躺在那里，光溜溜的两条腿，向空中高高扬起。她从来也没有见过这种姿势，（“这样两条超凡出众的雪白大腿具有它自身的生命，因为我看不到她的面孔。”）她听得到她的呻吟和咒骂，看得到接生婆和她姐姐蕾切尔的脚跑来跑去，拿进来几把装满热水的壶，看到了一些滴着鲜血的绷带（“我想她体内所有的血随时都会流光了，说不上什么时候，她就会死去”）。她终于看到了这个小娃娃，满脸的皱纹收缩到一起，被裹在一个白单子里面，听得到接生婆用意第绪语在喊：“汉耐克，阿赞，阿－列波迪科－赞。”①听到她呼喊，母亲舒了一口气，用意第绪语说了一声，“担垦－

① 意第绪语音译，意为“汉娜姨，一个儿子，一个活蹦乱跳的大小子”。

高特。"①她说,"从那时开始,我就成了他的小母亲。"她继续描述,如何逗弄他高兴、如何给他换尿布,特别是当她母亲反复多次怀孕流产、产下一个一出生就死去的婴儿时,她的这个小弟弟是多么依恋她,一步不离地跟着她。"现在,当所有的一切都摔成了碎片,我呼喊着寻求帮助的时候,他就像儿子对待母亲一样来救助我。"说着,母亲的眼光停留在我的脸上,仔细地审视着我头部的每个细小动作,无论是点头或是仰头,她充满感情,试图从中揭开我未来命运的秘密,毫无疑问,这一切努力注定是要失败的。

当母亲回到匈牙利老屋不久,她的这个艾小弟就把自己在托管当局电力公司的工作辞掉了,在靠近乔治王大街的附近租了一个门面,开了一家鱼店。像任何其他人一样,外祖母也摸不准他到底是什么意图,便到处宣扬:他这简直是随意抛弃生活中的良好机遇。("看人家拉文奈克和泽林克尔。就像我那个埃茨廓尔,人家在电力公司干外线电工,一天到晚,不管日晒雨淋的,也是登梯爬高,人家还会修理'无线电视',可是人家耐得住性子。"若干年之后,当艾萨克已经在美国取得成功时,外祖母依然为此埋怨不已。"熬到英国人离开了,人家都进了办公室,当上了官员,每月拿着部长的薪水和工资,每天都能洗上热水澡,人家那个房子里,电流就像水流似的,连接到哪儿都行,可是你看我这个傻儿子,竟然辞了这么好的差事去卖鱼。")按照艾小弟的秘密规划,这个鱼店,就像母亲说的,那是一条生命线,小弟把它撂在这里,母亲就可以摆脱当时的困境。几年之后她才理解,只有达到小弟那样精巧雅致的心灵和达到他那样的智慧,才能保守得住这样的秘密规划,如果不这样做,母亲当时肯定就会拒绝他所伸出的援助之手。"恰恰相反,他没有告诉我他是来帮助我,而是说他迫切地需要我的帮助,如果我不跟他搭伙开鱼店的话,这笔生意就要垮台了。"

---

① 意第绪语音译,意为"感谢上帝"。

这样一来，为了帮助她在这个世界上最为亲密的一个人，艾萨克，帮助他在事业上拼搏，母亲聚集起留存下来所有的力气，跟随着他进入了水产品这个行业。“每天早晨，我必须早起，梳理一下头发，抹点口红，整理打扮得像一个普通的正常人一样，要与外边的人打交道，要去瑞哈维亚，瑞哈维亚是高档商业区可不是葛优拉小街区，可不是匈牙利老屋，要到外部世界去生活。”尽管她并不是十分情愿，可是实际上，她开始突破了她父亲凭着可怜与悲情对她施加的专横约束，同时摆脱她母亲的制约，她采取了所有虔诚的行动，每当她做了一个坏梦，都要到那帮聚集在老贝特以色列街区的圆梦相面的星象家那里卜算一下。到他们那里，就能重新加以解释，听起来就会好得多。她甚至多少走出了自我封闭的圈子。这项工作劳累至极，简直能把人累得折断了腰，最为受罪的是海鱼的鱼鳃太尖锐，经常刺破她的手，流血，结下难看的疤痕。有的时候，鱼受到污染，她也会受到感染，引起血液中毒。（有一次，她随便翻阅一本画册，突然发现杰克森·波洛克①的一幅作品，马上就说：“当我整天收拾那些海鱼时，我的手看起来就跟这幅油画一模一样。”）

在白天，最为吃紧的是应付不断变换的陌生人（“我无论如何也不能在顾客面前发脾气，”母亲解释说，“如果他们不来买东西，我就没办法维持这个门面。谁也不愿意为了买几条安息日吃的鱼，惹一肚子气。”），到了晚上，最为吃紧的就是应付疲惫不堪的浑身筋骨。“浑身上下的巨大疼痛从来都没有减轻过，可是疼痛部位的面积多少能变得小一点儿。”当我们坐在一张新设置的长椅上，她这样说。这些长椅是沿着城市的水泥墙安排的，这道水泥墙是在战争期间匆匆忙忙建立起来的，目的在于保护过路人，防止被埋伏在老城城墙的阿拉伯狙击手开枪击中。“变小并不

---

① 杰克森·波洛克（1912—1956），美国抽象表现主义画家。是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世界范围里新美国绘画的象征。波洛克是抽象表现主义的先驱，是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艺术家之一，以其在帆布上很随意地泼溅颜料、洒出流线的技艺而著称，他的作品往往具有难以忘怀的自然品质。

是收缩，只是变得分散破碎了，就像弹簧一样，当你放松下来，它把我的胸膛切割成一小片一小片的，就像是达姆弹，从内部把我的身体粉碎了。”

中午休息时间，她弟弟通常会料理一些批发的生意，这时，她就留在店铺里，将栅格拉下一半，做些清理工作，为下午店面重开做好准备。在没有顾客的寂静店铺里，又有些东西要降临到她身上，她的生命再次被撕裂成一些碎片，她会看到小亚尔坐在鱼缸的前面，这鱼缸是阿亚拉姨妈送给她的，她把小小的嘴唇靠在鱼缸的玻璃上，模仿鱼缸里淡水养殖的两条小鱼相濡以沫的嘴部动作。母亲正在刮鳞的鱼会从她手中滑落，将她那双带着死亡与地狱血腥气味污秽的手蒙在脸上。“我实在受不了，只能逃到大街上，像一个影子一样，沿着墙壁和墙垛，不停地走。”她把手伸出去，勾画出她遭到毁坏的生活轨迹。

“有的时候，当我实在无法继续承受生活的压抑，我就偷偷地爬上屋顶。”母亲不停地打开和关闭她那钱包的锁扣，突然陷入沉默，紧紧抓住我的手说，人们或许会说，我这样的谈话注定要造成我严重的感情伤害，我最好到一个健康的环境里去成长，“可是从我自己的经验来看，我很清楚，一个人有能力将过去抚慰平整，并把它深深地掩埋到墓地的隐秘之处，不过它的阴影仍然会在周围继续游荡，投射到他生活的围墙之上，成倍地增大，数倍地加强。”她还接着说，她了解我，我的灵魂要比她的强，她绝不怀疑，今天在这里，我从她嘴里听到的所有事情，将会促使我成型，让我做好步入生活的准备。

她再次摆弄起她那钱包的锁扣，问我是不是知道，每一个年轻的女人，每月有一个周期性来潮，月经就是一种标志，说明她的身体已经做好怀孕的准备。我不仅不理解为什么突然转变话题，仿佛她就是学校的护士，打算开始讲述性教育的第一课，而且一阵潮红涌上了我的面颊。当她说到，一个男孩被邀请参加女孩成人礼，就说明他已经达到坦然地听取这类事情的年龄，这是很自然的，没有必要手足失措、坐立不安。这时，我的尴尬似乎有所缓解。

“我对这里房顶的情况都很了解，三层和三层以上的，”她从略微偏离的话题，拨转回来，后来我才明白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偏离，她抬头仰望着，仔细地梳理着我们对面和侧面所有的高大建筑的天际轮廓线，她说，“你明白吗？我想结束自己的生命。每当我登上其中的一个屋顶，我都敢于一步一步地走向其边缘，以一种甜蜜温柔催眠状态，向房后的庭院和街道投下渴望的一瞥，就在下面，与我多么接近啊。我这样锻炼自己，等到那性命交关的一瞬间到来时，我将会有足够的勇气和力量，迈出最后的那一小步，那将是解脱性的毁灭，从此之后，再也没有任何痛苦与灾难，再也没有任何渴望与思念了。”

今天，当我执笔书写这一行行字句的时候，强迫我自己做出一种无望的努力，以最大的精确性，去重建全部的情景，而不是敷衍了事、随便选择一些保留在混乱记忆之中、毫不相关的几个瞬间，应付差事，并不是凭着自己的好恶增减细节，这些年来，这个问题一直盘桓在我的头脑之中——回想当时，在一个安息日的下午，当我们走出贝扎雷博物馆这段时间，母亲从哪里获得了勇气和力量，敢于向我如此公开、毫无保留地暴露出她自己内心深处的世界——当然，还有更为困扰我的问题，更为波澜起伏、更为婉转曲折的问题，为什么她要这样做。为了给予这个问题合情合理的答复，我不仅要将她的肖像赋予生命，就像我记忆中的那个样子，以殷殷珍爱和念念思慕加以培育与照顾，还要重建我们之间的种种关系，而且我还必须认识到，作为一个母亲，也有她自我的需要，可是母亲并没有意识到这些，把这些转注到我的身上。她的的确确认识到，她或许会需要我去填补她那种自恋的渴望，而且，事实上在不知不觉中我已经受制于他人，任其摆布，就像所有的儿童一样受到其母亲的利用和役使，促使我形成一种特有的敏感，易于吸纳他人的感受。可是把这些字句付诸纸面，似乎证实了作为悼念的写作，以达到祈福获释，暴露出已知的个人种种品格，这些东西在层层的伪装下面抵御种种的否定，以及自我异化，得以留存。尽管如此，我并不会轻易就放弃这样的感觉，母亲并不像是一个役使他人的

角色,甚至于不像是在此处描写的,带着如此之多压抑的愤怒、已被毁掉的母亲,她克服种种障碍,成功地从过去的纠缠中解放出来,从而,在那个安息日,她能够感受与我精神交流,对我移情注入,按照她的理解考虑我的需要,在我们之间的谈话中,表现出对我的尊重。也许,我的顽固与执拗,恰恰确切无疑地证明,我仍然在吸纳母亲想要我所做的,放弃我自己的需要,对她做出响应,适应她的需求。

当我俯身追思这个无意识的实体,那个遥远的安息日下午,努力重建那种精神,使它复活,我才真正认识到,记忆是多么难以应付的对手。你可以哄着它,让它同意,说出来母亲的丝绸外套是什么颜色(淡淡混沌的蓝色,没有丝毫温暖甜蜜的意味,像英国维基伍德陶器),在乔治王大街的入口处,迎面送来了什么气味(骑警马匹的恶臭,它们刚刚从这里奔跑而过,去驱散耶路撒冷"圣城护卫派"①的示威活动,马匹的粪便散落在街道上,与附近公园里盛开的西班牙金雀花的芬芳混合到一起),或者当母亲说话的时候,我用手一直在摆弄什么(我把从贝扎雷博物馆拿来的说明与简介,排列成扇子的样式,母亲很反感,她说"你想开一个百褶裙商店?"便不让我再弄了,这样会让她心慌意乱的,无法集中精神)。整个说来,记忆,拒绝回答,你当时正在想什么?你当时的感觉如何?这类的问题。这些细节——你试图纠正的那个世界,最好能够睁眼看到它的细节——也是最难以达到的。思想和感受,都是抽象和转瞬即逝的,在遗忘浪涛的冲击之下,显然,最先将其粉碎并毁灭,只有当它们变成具体的文字、短语和叙述文囚禁起来,固定下来,才能保留下一个类似的模型,就像在原始森林里,一只蜜蜂或者一只甲虫,碰巧陷入松香流体的包围之中,窒息而死,永生永世囚禁在透明的琥珀之中,作为一件装饰品,悬挂在贵

① "圣城护卫派",通常称之为耶路撒冷的"圣城护卫派",是极端保守的哈西德教派的一个分支,这是人数不多但戒律严明的派别,反对建立任何形式的犹太国家。在犹太教中算是相当激进的一支,原属 1912 年成立的阿鼓妲教派,阿鼓妲教派的宗旨为"反对锡安主义"。

妇人的胸前。

如此说来，当母亲站在屋顶的边缘，像她自己述说的那样，强风劲吹，冲击着她颈项的后部，推着她趋向于张开的血盆大口、趋向于那个脚下的深渊，以毫无实际意义的保证引诱她，说是能让她获得万世不朽的宁静，我开始狂野地撕烂一页一页的纸张，尖锐、凶狠、猛烈，主要是令人恐惧的、遭受侮辱的感觉，“你发疯了，你在抽风，你是疯子，你这是干什么，你如果掉下去，我也就不存在了。”

“可是你活得好好的，”她抚摸着我的头，“我也活得好好的，都是为了你。”随之，她看了一下表，离开长椅，站起来，说是满足我的愿望，提议一起去看看我们的学校，途中，她告诉我，她寻求死亡，最后一次登上屋顶，就在贝特·哈-玛阿洛特艺术画廊附近，她几乎能看到下面的人行道，已经清楚地看到了树顶，她离边缘那么接近，忽然感觉到周期性的来潮到了。“突然之间，生命的灵动划破天空，我不能让它丢失，我还年轻，有足够的生命力，让一个新的生命在我体内栽种、发芽、茁壮成长，如果我有这样愿望，我就能再次成为一个活蹦乱跳的孩子他母亲。”说着，从手包中拿出唇膏，对着椭圆的小镜子（这是母亲节我送给她的），非常仔细精确地涂抹上唇，然后上下唇闭合。母亲说，她吓了一身冷汗慢慢向后退，使尽了全身的力气，紧紧抓住排列在屋顶上锈蚀的存水桶，一直退到楼梯的入口处开始下楼梯，非常缓慢地下了一层楼，再下另一层楼。当她来到大街上，再次沐浴在下午强烈的阳光之中，她用满是铁锈的双手捂住自己的脸，呜呜咽咽地大哭起来，这是她平生第一次流泪。“从那时开始，对我而言，生命的味道就是铁锈掺和着眼泪。”

3

到目前为止,选择在本节开头回顾往事的意图是明显的,当我在梳理这如乱麻一般的种种事件,其中夹杂着母亲的两个女儿,直到我找出第一个线索时,才意识到,把日用品配给办公室的检查人员搜查我家的时刻,不仅看作是本节的切入点,也看成是她们在毫无预示的情况下闯入我生活的准确日期,这样的想法是多么愚蠢幼稚。我从来也不否认,这两个小女孩在我的生活中扮演着看不见的、然而十分重要的角色,甚至于还要早于那个时刻,因为她们从她们居住的模糊不定的幽冥世界里,伸出她们的小手触及到我。不仅因为她们出生比我早,而且按照死者的几何学,她们与生者的关系并没有就此结束,在我的摇篮周围,画出圆圈的人很多,她们也归属于其中,这些看不见的线条,永远也涂抹不掉。然而,当我想到现实中母亲放下了一道屏障,把活着的和死了的加以隔离,那天第一次卷起了这道屏障,随之发现,这种想法是多么的错误,那天下午,当母亲和我回来,遇到一个她的朋友也是邻居,她有甲状腺肿大的病症,正在那里擦窗户。她显然有点幸灾乐祸,告诉我们说,你们家遭到军管当局伯纳德·约瑟夫的一伙暴徒的袭击,折腾得挺厉害。

到家一看,父亲坐在那里,呆呆地盯着到处堆积如山的衣服,还有敞开的柜子。母亲站在那里愣住了,过了一会儿,焦急地摩挲扭绞双手,小

声说这与希伯伦①遭到毁城的情景有什么两样，这是她从报纸上看到的，对1929年暴乱之后情景的描述。她毫无目的地在几个床铺之间走来走去。床上堆着杂乱无章的物品，然后她颓然地坐在一张床上，咒骂那些不知好歹、向当局打匿名小报告的顾客，诬告她和父亲从事黑市生意。父亲孤零零地坐在窗户前，奇怪而精致的窗格阴影落在他的脸上和肩膀上，嘴里一直不停地在念叨，就这么彻底的搜查与折腾，到最后，这帮卡勒锐亚斯②，不就是找出一听一磅重、没有去壳的杏仁吗？那是母亲用她那份省下来没有吃的定量肉和鱼，从素食坊换来的。我靠在母亲的身旁，她把脸用劫余所剩的衣服蒙起来，我的恐惧慢慢转变成好奇，一些不期而至的财宝从隐蔽处显现出来。特别是有一个小圆筒，引起了我的注意，就像唇膏那种样子的小筒，包裹在一个白单子里，周围仔细地用线缝起来，还有两件小孩衣服，一件粉色的，一件白色的，摆在一堆衣服的顶上。我用手指着衣服问母亲："这是什么？"并随手捡起那个奇怪的东西。母亲瞥了我一眼，像是从一个缝隙中看过来，很快就清醒过来，站起身，一句话也没说，把小衣服挂在衣架上，把三件她早已不穿的旧衣服也摞在那上面，并迅速地把它们塞进空衣橱里。随后，她向我要回了那个小圆筒，并保证当天晚上把房间收拾整齐之后，她就会把藏在那里面的护身符的事告诉我，当初，位于斯高帕斯山上的一所大学，开学时，那个护身符是她从一位巴比伦年老的喀巴拉法师那里得到的，他是一位看手相的行家。"那么这些衣服？你有过女孩吗？"我丝毫不顾情面，深深埋藏的古老模糊记忆开始上浮，上升到意识的最高层面。可是母亲就像一个训练有素、胆大心细的象棋高手，故意舍车马、保皇后，她不搭理我的追问，招呼我跟她去厨房，在厨房里她小声说怕父亲听到，她说，我应当感到骄傲，因为她发现我已经成长到很成熟的程度，可以把她从来不向任何人讲述、封存已久的秘

① 以色列城市，1929年，阿拉伯便衣组织在该城市及其他城市屠杀犹太人。

② 意第绪语音译，意为"搜查人员"。

密告诉我。可是当晚，最终她也没有告诉我，喀巴拉手相大师怎么给她看的手相，说她将来会如何。父亲进了厨房，把门关起来，独自炮制神奇的药剂，一股缬草开锅冒泡的气味从门缝里飘出来，不久，母亲迅速地冲过去，“父亲的心脏，”发现他蜷缩在一个角落，满脸泪痕，面目灰白吓人。他捂着胸口，念叨着“胃食管反流……胃食管反流……”。母亲把他搀扶到床上，对他说，那些犹太国家武装人员没有把他抓进俄罗斯社区里的监狱①，应该感谢上帝，并示意，让我去请以色列特医生。

这个场景是我找到的第一个线索，从纷繁复杂、纠结成一团乱麻的过去之中抽取出来的，原本都是一个一个相互分离的其他线索，将会陆续地逐个附加上去，从而能够把那些不断涌动的暗流与变化，编织成一幅动态的生活情景。不过很多年以前，我已经在我的第一本散文作品中使用过了，根据情节的需要，加以改头换面、量体裁衣，然后安插进去。现在我心中的人物，抗议和反对讲述故事的人，正像纳博科夫所坦言的，我要把他们从监禁之中救赎出来，让他们重归正位，我认识到，正像《说吧，记忆》的作者，在他的故事中，借用了他保姆的肖像去描述一个小伙子，这样的场景已被人工雕琢的世界所吞没，这样的人造世界我也毫不犹豫地加以铺陈，那些东西，原本好像极力抵制艺术家的干扰，一旦纳入其中，就会被新的语境所同化与吸收，比在原先的现实中，显得更加协调一致。

那时候，在写作《羽毛》期间，我想，我已经成功地完成了解救工作，与之相伴而生的还有一种压抑的羞辱之感，那是由于我轻薄和无聊的言辞以及过度的放肆和铺张，当生活开阔的视野突然展示在我的面前，那是令人幸福的时刻，你以大胆清晰的目光去观察，即使这些事情是在其他时间内发生的，你尽可以直接用现在时态去表述。

时间已经十分遥远，那些日子的记忆已经消失，时间的痕迹已经被抹

---

① 俄罗斯社区，位于耶路撒冷中心的老城区，其中包括俄罗斯东正教教堂、朝圣者旅馆以及监狱。

得干干净净，我看到自己，在逾越节到来之前的一个清晨，昏暗中我蜷缩在一条长凳上紧挨着父亲，坐在那里打瞌睡，在阿克瓦社区巨大的犹太会堂的深处，围绕着一张长桌，一张光秃粗糙的木头长桌，四周的长凳上围坐的都是男人。他们的头靠在他们松弛、软弱、裸露的胳臂上，捆绑他们的尼龙绳刚刚解掉，皮肉上被捆绑的印痕还没有褪去，这些邋里邋遢、不受拘束的自由流窜的家伙正在接受摩什·雷布·布拉克先生的教诲，他正在讲授与《塔木德经》密切相关的问题，教义注疏汇篇。我坐在那里向后张望，来回计数那照射在石头地面上的光影，绿的、蓝的、红的，还有透过东面窗户彩色玻璃窗格射进来的光束，与他们相比，显得十分活跃。早上，天蒙蒙亮，父亲就把我喊醒，带我参加头生儿子的宴会，当我们穿过空无一人的街道时，他告诉我，在这一天，我们这些头生子应当拷问自己的灵魂和禁食，老天主宰对待我们和对待埃及人是不同的待遇，作为感谢他老人家的一种象征，禁食这条戒律可以通融，在讲经学习之后，可以举行一场合乎犹太律令的饮宴。当他描述恐怖的子夜时刻，上帝降临，击打埃及土地上所有头生子，从坐在宝座上的法老的头生子到石墙监禁之中的奴隶的头生子，一个也不例外，父亲倒退回一个神秘的时代，一个遥不可及的印记将其封闭的时代。而我，作为头生子，睁眼醒来，就享受以色列安宁的生活，我与他一样，成为千千万万之中的一员，没有人知道他们是谁，他们生活在哪一代，他们中间总有一个人注视着我们，他们的姓名就在上帝殿堂墙壁上巨型镶嵌大理石板上，在一片混沌的年代里，先祖的姓名就已经镌刻在那里，可我们早已忘记他们的姓名，先祖就从那里注视着我们。"我们将再次学习您的圣意，教义注疏汇篇。"摩什·雷布·布拉克先生的面容慈祥喜悦，几代听众，按照他的声调齐声呼应，为他脸上增添一份暗自得意的表情，我们随着他适时回答，像是一片回声，"我们将再次学习您的圣意，我们将再次学习您的圣意。"保证以后几次，还要来这里学习。瑞福克士先生从他单独的特别席位跳将出来，由这位会堂杂务司事，向读经者发号施令。他一直就躺在那里，等待这一时刻的到来，

他扎了一个老式的领巾，在脖子上缠绕着，就像行刑者给他套上了一副绞索，他马上安排他的两个侍应生、他的助手，布置饮料瓶和酒杯，从食品柜取出并端上一盘一盘的鲱鱼，他自己在我们这些人中间，来回穿插，传递这次戒律宴饮所吃的传统蛋糕，一种圆圆鼓鼓的蛋糕，就像一个插针的针插，面上撒满了颗粒粗大的砂糖。当瑞福克士向我走来时，用他那骨瘦如柴、患风湿病的手指掐了我的腮帮子一下，散发出一股甜丝丝、腻乎乎、令人厌恶的香草气味，再加上法国科涅克白兰地药酒和切鱼块腥气汁液的怪味，同时说，按照犹太律令，他不应当给我蛋糕。“汝非头胎，”他故意用《圣经》的言词语汇说出这话，当他意识到，我并不理解他说话的意思时，他又用普通的话重复了一遍，“你不是你母亲第一次生育的孩子。他们没有告诉过你？她生过孩子，在生你之前都死了。”父亲以一种凶猛、狂暴、愤恨的姿态，把他赶走，警告他不要在神圣的场合胡说八道，他把蛋糕掰下一半，对我说——他的声音哽咽，我不知道是由于蛋糕块儿太大，还是由于过分悲痛——对他而言，我永远是他的头生子。当我们离开祈祷会堂，父亲此时已恢复平静，他建议我不要理会人们所说的那些令人感情冲动的言辞，为了增加他说话的分量，他说，那个瑞福克士年轻的女儿是被烧死的，火灾是由于安息日的蜡烛点燃了她女儿的尼龙披肩引发的，自从那时候开始，这个会堂司事心中就糊里糊涂的，他内心世界出来进去的都是死去的男孩和女孩。可是当他认识到，他和母亲以缄默不语加紧封锁我的企图已经遭到可怜的失败时，他就说，做人不能沉迷于毫无成效的思索与研究之中，不应当绞尽脑汁，琢磨什么是表现出来的、什么是隐藏在下面的这类问题，特别不应该试图解开在他出生之前那些看来有诱惑力、可是丝毫没有意义的秘密，相反地，应当勇敢地面对未来。经过思考之后，他又说，他是想让我忘掉在犹太会堂里所发生的蠢事，更主要的，千万不能跟母亲吐露任何信息，不能问她任何问题，店铺的生意、节日的家务劳动，她已经够累的了，她也没有闲心来回答你的这类问题。

我当时为什么没有表示异议，我自己也找不到满意的答复，父亲突然

快速而坚定地一把拉住我，就在我脚下有一个深坑，张着大嘴出现在五颜六色的光影之间，或者干脆说，为什么我能抑制住自己的好奇心不再坚持追问、一鼓作气弄清楚那个添乱的司事究竟是什么意思。是不是突然冒出这个深坑威胁太大，吓得我昏头了，不再拒绝父亲伸过来拉住我的那只手，顺从地由深坑边缘退回，这样才不至于陷入其中？或者这个问题被另一个从中引伸出来的、更困难、更为复杂的问题所掩盖，就像一个盒子套着另一个盒子，关于这个父亲称之为偶然事件的问题，竟然能够如此成功地被压抑下去？一直到现在，它才从遥远的记忆里返回来，树立在我的面前，竟然如此栩栩如生？在一篇散文《一间半》里，约瑟夫·布罗茨基①描述他早年在列宁格勒的岁月，他写道，回忆和艺术共同的元素就是对于细节选择的技巧和品味的敏感，这样看待两者，显然是过分夸奖艺术，特别是小说艺术，其实艺术是对记忆的冒犯和不尊重。然而，布罗茨基指出的，艺术与记忆的偏好和扬弃机理之间的联系，我希望能从某种程度上，对我理解为什么对犹太会堂里事件的记忆受到阻碍、而能够记忆随后发生的定量配给管理局的检查人员搜查我家的情景。这种对某一项记忆的偏好，并借助于精心的重复，唤醒一些有关它的言辞，对它持续不断地培育的做法，导致它凝聚与结晶，特别是艺术的加工与成型，或许阻碍了早期的、虽然生动却没有成型的记忆，不让它飘浮到表面上来。谁能向我保证，现在已无法防止记忆本身想要从内部——永无平静的内部——加以毁坏，记忆，无非是一种长久沉寂之后浮出表面的作用，即使那些在言辞尚未陈旧之前就已经封存起来的，也是记忆。那只手妄图抓住永远失去具体形态、却十分要害的抽象事物，可是回到当初，这些事物实际上是持续不断、摇摆不定、直接而具体的表现——那只手，只能空手而归。

---

① 约瑟夫·布罗茨基(1940—1996)，苏裔美籍诗人。1987 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生于列宁格勒一个犹太家庭，父亲是摄影师。布罗茨基自小酷爱自由，因不满学校的刻板教育，15 岁便退学进入社会。他先后当过火车司炉工、钣金工、医院陈尸房工人、地质勘探队的杂务工等。

这两个小女孩公然地进入我的生活，这样的时刻无意之间竟会到来。六年级之后，尚未升入七年级的那个暑假，平静的日子没有任何职责与义务的压力，一天天闲逛过去，记忆中也没有留下任何痕迹。有那么一天，出于一时的冲动，我决定利用父亲和母亲都不在家的机会，向衣橱的深处搜索，设法找到她们的照片。

“当你把小孩子单独留在家里的时候，肯定会发生奇怪的事情。”我听到奈哈玛姨妈数落我母亲。那天晚上，她俩在黑暗中肩并肩挨在一起，她给母亲加上一个罪名，竟然敢把一些小孩子不应该知道的事情告诉我。

一年内，会有那么几次，总是在星期二，下午不再开展业务，奈哈玛姨妈会把她那个“便携式商店”藏到一个秘密的地方——这个皮包里面塞满了肯塞特大街邮局业务单据和邮票、账单和彩票，在特拉维夫南区，不管楼层多高，凭借两条肿胀的大腿，整天带着它上上下下，找律师、找会计、找报关代理人，求爷爷告奶奶，都离不了它——然后，给雅各姨夫和她的继子艾书准备好饭菜，然后就到耶路撒冷来找我母亲——用她的话来说，来找“我个人专用的哭墙”。这几个夜晚，父亲就会让出他的床位和我一起睡，这两个女人，就像当初儿时住在匈牙利老屋那样，在黑暗中躺着，姐俩儿相互倾诉各自的烦心事，直到眼皮实在支持不住。有时候我能听到她们谈话，我听到奈哈玛姨妈没完没了、啰里啰嗦、杂七杂八地唠叨她个人的琐碎事，无非就是自从批发的大生意丢掉之后，怎么应付面临的困难，说起姨夫路过原来属于自己的商店大门、现在已是别人经营了，老了老了，每天还得窝这个火、憋这个气；说起有关亲戚朋友中恩将仇报的背叛行为，说起她奔走于各个厅、办、处、室之间，急需捐赠者怜悯与帮助，蒙羞和耻辱始终相伴，这些人还记得她，想当初，那么蒸蒸日上，真有今非昔比之感慨。“欧博 - 蔑赫 - 陀尔 - 道恒 - 尼斯特 - 谮迪科。”①就成了她诚心诚意、信心十足反复念叨的一句话。从外部看来，认可裁判的结

① 意第绪语音译，意为“不管多困难，困难总会过去。尽管如此，仍然不算是罪过”。

果，从内部看，只是被压抑的不满与反抗。

就这样，像奈哈玛姨妈说的那样，我一个人留在家里。自从安息日父亲就一直待在纳哈拉，他兄弟家。每年他都要到那里去祭扫他母亲鲍比·敏铎尔的墓地，她的纪念日正好是星期天，他还要在耶斯列谷多待几天，看望他的几个亲戚和乡亲（父亲用意第绪语说“世道替刻”①这个词的时候，有一种特殊的亲切感，仿佛他在提醒那是属于他私人的领地，不包括母亲和我，只有他能够涉足其中）。母亲利用奈哈玛姨妈到来之前下午的这段时间，参加坐落于瑞哈维亚商业区的贝特·哈－哈陆座特的“素食者和自然主义者联谊会”的活动——每周都有瑜伽课程，还有来自米什马尔·哈西瓦的奈特萨克博士的讲演，对于纠缠不清的问题给予指导，他将说明生态问题，鼓吹和倡导储备和使用农家堆肥，对于水果和蔬菜喷洒杀虫剂的危险性，提出警告，教导听众理解不同食物混合搭配的新型处理方式。母亲临走前特意督促我完成新学年我必须做好的准备，假期独自完成的作业太烦人，还不如利用她不在家的时机翻检一下衣柜，看看能否找到点什么有价值的东西。

母亲通常把三门橱柜里父亲的那部分称之为“父亲的一侧”，对我来说，这是一片蕴藏着无限机遇的领地。在父亲的内心潜藏着十分强烈的收藏欲望，可是几乎没有机会加以实现。有一次，他注意到我的眼神里点燃的渴望火花，盯着一个航空信封，这是从阿根廷寄给米利茨夫人的，上面贴了三枚不同面值的邮票，印着贝隆夫人②的肖像，他叹了一口气说，作为一个普通人，他在这个世界上漂泊和流浪了一生，硬是把自己与生俱来的收藏爱好活生生给压制下去，即使现在年老体衰，已经临近浪迹天涯

① 意第绪语音译，意为“国家”。

② 即艾薇塔·贝隆，前阿根廷总统胡安·贝隆的夫人。一位贫民出身跃居显赫地位的女强人，她为穷人谋求福利，并且提升了妇女的权利，成立了贝隆派妇女党，被誉为“阿根廷的国母”，在帮助丈夫连任之后因子宫癌去世，享年三十三岁。其短暂却正直的一生一直为阿根廷人民所怀念。

的最后一站——用意第绪语说，就是“第－列次替－斯逮器亚”①——已步履维艰。“你父亲是一个被流放的收藏爱好者，他一直在寻求一块现实主义功能健全的土地作为政治避难所。”父亲死后多年，母亲这样说过，尽管她从来也不公开地表示出任何的悲痛，可是，从她的话语里，我似乎听到了一丝悔罪的弦外之音。

首先，我检查了鞋盒子，父亲把一些家庭的纪念物品保存在其中：一只古代的银质高脚杯，这是他曾祖父使用的祈福式②高脚杯，只有到了节日的时候，才拿出来放在桌子上。它来自缥缈无际的乌克兰干旱的草原，杯上镌刻着两个中世纪的尖顶别墅小屋，还有高塔与河流穿插其间；一份苏联护照，一系列故意犯下的重大错误，使他离开了苏联（一张沙皇时代满脸胡须的学生照，其面貌与现在我所看到的筋疲力尽、精神沮丧、遍体创伤的样子截然不同，他所迁居的土地，对于他的爱并没有做出回报，每当我翻阅这本红色封面的护照时，他都注视着我）；从1945年日历上扯下的一页，用铅笔头记录下我出生的日子；我在幼儿园画的图画，我写的一篇小作文，有关以色列油井喷油的事。在盒子里，还保存有十张战时债券（令母亲大为惊讶，他从哪儿来的那么一股爱国热情，想起来买这个。她说，还不如买一床新的鸭绒被，并且预言，这些债券早晚就像弗朗茨·约瑟夫一世发行的债券，她的祖父购买那些债券，相信用它能够拯救风雨飘摇的奥匈帝国，结果他老人家的曾孙女，竟然用它给自己的娃娃擦屁股）；允许拥有“无线电装置”的许可证，还有一缕我的头发，是我去瑞芙卡·斯缀科夫斯基幼儿园的前一天晚上剪下来的。

我撬开了一道缝，看看锡安主义者石棺里面的藏品——就是一个卡板纸盒子，母亲故意这么称呼它，父亲在其中埋葬着这个国家的骨头，就

---

① 意第绪语音译，意为“终点站”。

② 祈福式，犹太教礼仪，在安息日前夕或节日前夕晚饭前举行，往往举着酒杯。包括诵读祝词和祷文，宣告圣日开始。通常由家长诵读，家中其他人跟着呼应。

是吃完了肉剩下的骨头。他对这个国家充满敬佩与赞美，就像一只涅槃的凤凰从两千年前的灰烬中获得重生（可是这种敬佩与赞美之情，随着定量配给管理局的检查人员来我家搜查，就一起灰飞烟灭了）。凭着这种敬佩与赞美之情，促使他辛勤地收集各式各样表达浴火重生的物品：由临时政府发行的第一张纸币，立国第一天"希伯来邮局"发行的邮票和信封，报道历史事件的报纸，比如解放内格夫、攻陷谷什·艾特森和老城、国家宣言、国家独立宣言、关于独立日的传说与报道，还有节日盛宴的菜单。他最喜欢的物品，是有报道南方战斗的几页报纸和一张耶路撒冷锡安主义者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代表证——那时候食品配给，他是用鸡蛋和黄油从约斯基·叟瑞克手里换来的，他是老瑟基斯的儿子，瑟基斯是内格夫战斗旅的军官。

父亲最值得炫耀的是收集到一批逾越节晚餐的餐具，各式各样的盘子。收藏这批餐具就是公开反对母亲的一篇宣言，母亲一再发表她轻蔑的说法，说她就不明白，一年就那么一次逾越节，一次家宴一个人能使用多少个盘子。父亲不理会她那一套，时不时地就从沙发下面把那个盛瓦伦西亚柑橘的木条箱拉出来，仍然能够闻到杀灭柑橘类害虫化学制剂那股甜丝丝的味道。他把那一摞摞的盘子从里面拿出来，一个个地展示一下。当他十分爱惜和欣赏地察看时，他说，"业余爱好展览会"的组织者怎么这么傻，对于展览会是不是应当包括他的藏品迟迟拿不准主意，既没发出邀请，也没做出任何反应。其中有一个也门铜盘，是由一个爱尔兰的军官从也门英国直属殖民地亚丁带到以色列的，他在施奈勒军营服役，离我们家很近，因为急需现钱，就卖给我父亲了；两个黑沥青色的盘子，是耶路撒冷匿名艺术家的手工作品；还有一个黄铜盘子，是从波兰大屠杀幸存者手里买来的，盘中心有一条压制的蛇形①，还有一圈文字"逃过蟒蛇盘

① 参见《圣经·旧约·列王纪下》第18章第4节。

桓的树根，逃不过鸡蛇①的毒眼。”若干年以后，母亲需用钱，把这些收藏的盘子卖给玛丽公主大街的古玩商，我这才知道，有个盘子是极为罕见的安息日专用餐具，是一个假冒的弥赛亚的追随者使用过的（追随者纳坦·赫阿兹替称呼萨巴泰·泽维②为“圣蛇”。一位犹太教文物收藏家听说之后，急得抓耳挠腮，跟我说，他愿出高价，就是花费赎回国王的重金也在所不惜，希望能得到这件众所周知的珍品，它艺术地表现了大众心目中萨巴泰运动所宣扬的〔米德拉什〕经文解释，归结到大卫之子弥赛亚的预言，按照解码垂崖③演绎和推算，围绕蛇形的文字经过数字化替换，与弥赛亚预言文字的数值是完全相同的）。除了这些古董餐具，还收集一些新近的藏品，表现出流离失所的生活状况、以色列土地的移民点的建立和复兴；根据爱国主义的主题，表现光荣的圣地，制作逾越节晚餐餐具，这是我们邻居哈尔－舍列格先生制作祭祀和宗教仪式用具的小作坊里打造锤炼出来的。哈尔－舍列格先生是“哈斯摩年誓盟会④”的领导人之一，经常在“统一以色列”犹太会堂做礼拜，这个会堂是那些右翼武装组织埃特泽尔⑤和

---

① 鸡蛇，鸡身蛇尾的妖怪，看一眼，就能置人于死命。《圣经》中的毒蛇。

② 萨巴泰·泽维（1626—1676），出生于土耳其士麦那一个西班牙裔的犹太家庭。在犹太经学院学习时期，对喀巴拉神秘主义具有浓厚兴趣。1665年自称弥赛亚（救世主），他前往耶路撒冷，因为按照犹太的观念，弥赛亚必然出现在耶路撒冷。这是有史以来，信众最多的自称弥赛亚者，顶峰时期追随者超过一百万人。1666年在土耳其当局的死刑威胁下，皈依伊斯兰教。

③ 解码垂崖是希伯来文和希伯来字母的数字化代表，表示规则和理念。犹太神秘主义的喀巴拉术者常常利用一套规定的字符/数字对应的编码规则，推演出一些解释，对经典中出现的文字加以渲染。

④ 哈斯摩年王朝时代（公元前143—前63年）在马加比家族（Maccabees）的领导下，很多犹太人奋勇顽抗安提阿古四世，激烈战斗之后，建立的王朝，在几年的时间里，犹太人赢得独立。

⑤ 埃特泽尔又名伊尔贡，全称伊尔贡·兹瓦伊·卢米，希伯来语的意思为“国家军事组织”，巴勒斯坦犹太右翼地下组织，一个秘密犹太复国主义军事组织，1931年至1948年活跃于巴勒斯坦地区。1943年至1948年由贝京领导。后来，多称呼该组织为“埃特泽尔”，是其希伯来语名称的缩写。1948年以色列独立战争后，埃特泽尔和猎海解散，其成员则并入以色列国防军。

以色列自由战士猎海①的强大据点之一。在盘子中央是西奥多·赫茨尔②、库克拉比③、贝尔福勋爵④、弗拉迪米尔·亚博廷斯基⑤等人的肖像,背景是他们活动的场所:有的在瑞士巴塞尔阳台上,有的通过哭墙,有的为斯高帕斯山上的大学建设工地奠基,有的去英国托管当局的监狱质问,为什么监禁"耶路撒冷的抗议者"。哈尔-舍列格太太,并不为她丈夫的艺术倾向和抱负所吓倒,以至于噤若寒蝉,反而向母亲佯装诉苦,抱怨说,逾越节在他们家,不得不从这些复国幻想家的胡子上清理收集苦涩草药的碎屑,或者从贝尔福勋爵两片不干净的嘴唇上擦掉糊状沙拉赫罗塞思⑥,又一眨眼的工夫,那边,她兄弟的儿子,埃弗瑞伊姆-菲舍尔不肯品尝甜香的糊状沙拉,他说,把英国的非犹太人酿造的葡萄酒放到赫罗塞思里,按照犹太教规,是不允许这样做的。他正在"生命之树经学院"学习。在西奈战役⑦期间,有一天晚上,父亲俯身在收音机上,实时收听以

① 猎海,"以色列自由战士"的缩写。

② 西奥多·赫茨尔(1860.5—1904.7),奥匈帝国的一名犹太裔记者,现代政治上的锡安主义创建人。生于布达佩斯,童年时候移居维也纳。学习过法律并取得了奥地利的法律执照,但他后来主要从事的是新闻学和文学职业。担任维也纳《新自由日报》的主编。早年主要是为报纸写杂文花絮,和犹太人无关。后来又写作戏剧。

③ 库克拉比,当代以色列最有威望的犹太教士之一,在西方也有一定影响,他的儿子也是一个有名的拉比。值得注意的是,库克拉比是支持犹太复国主义的强硬的激进的正统派,所谓原教旨主义者。

④ 1917年,英国外交大臣贝尔福勋爵致函英国犹太复国主义者联盟副主席罗思柴尔得。信中称英国政府支持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人的民族之家。后来这封信被称为'贝尔福宣言'"。

⑤ 弗拉迪米尔·亚博廷斯基(1880—1940),犹太复国主义运动领袖,出生于敖得萨,新闻工作者、演说家、作家。他的工作经历开始于1898年任驻外记者。但因做新闻记者颇有声望,于1901年被召回敖得萨,成为社论撰写人。1903年开始倡导宣扬犹太复国主义。

⑥ 赫罗塞思,音译,犹太教逾越节晚餐时吃的用苹果泥、坚果仁等拌制的糊状食品。

⑦ 西奈战役,历时八天,从1956年10月29日至1956年11月5日,以色列军队占领了加沙地带和埃及军事基地西奈半岛。

色列军队侵入西奈半岛的战况，母亲从商店回来，她说据哈尔-舍列格太太说，她的那位金银首饰匠已经开始打造一个新盘子，准备表现摩西·达扬①站在西奈山的山脚下，我们的先师摩西手持石板，两人各自向对方伸出一只和平之手，在他们两人上面，是一行字："古有摩西，今有摩西，都不如我们这个摩西"。当父亲听到金匠的新创意，表现对当前事件的感受，咯咯地笑着说，下一次逾越节晚餐，如果能给纳哈拉的阿布-盖尔达（有可能是他兄弟家的一条狗）的舔食盘里多加两个鸡蛋，它也会高举胳臂欢呼致敬。可是第二天，母亲发现父亲已经从哈尔-舍列格那里订购了一个庆祝胜利的盘子，甚至还做出庄严的协定，总有一天，他还要购买一个盘子，上面镌刻着光荣的梅纳赫姆·贝京②的肖像，在圣殿山上挥舞着以色列的旗帜。

尽管父亲一侧藏品丰富多样，像一个古董商店，令人惊喜，可是我还是惦记着母亲的那一侧。在一大堆劫后幸免于难的乱七八糟的文件之中，夹杂有少数几件首饰，会有一些东西让你对它的质朴单纯而感到兴奋，应当为她对那些虚妄占有欲所采取的蔑视态度，唱一首颂歌。我设想，关于我已经形成定式的运用权威性语句作结尾的方式，这方面母亲持有一些保留态度，她希望我更加谨慎地选择一些更加谦和的词汇和语言，例如：表达（或者更好一点儿说是"展示"）她对物欲的淡漠。

那些物件所产生魅力和她这一侧形成的复合魅力的秘密，并不在于这些物件本身是什么——例如首饰，即使现在，我仍然倾向于她的审美趣味，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这是从儿童时期就形成，并根深蒂固地融入潜意识之中——而在于这些东西在她生命的各个阶段，人们所认识到的含义。

① 摩西·达扬（1915—1981），以色列军事领导人，军事学家。第二次中东战争期间提出了出色的达扬计划。第三和第四次中东战争中任以军总指挥，为以色列获胜立下了汗马功劳。

② 梅纳赫姆·贝京（1913.8—1992.3），犹太复国主义领袖，以色列总理（1977—1983）。

一个账本，记录了每个月的收支，缝纫机花费多少钱，这台机子是在鱼店关闭后买的，这本东西之所以令我兴奋，还因为我听她跟海伊卡·基普尼斯说过，她付出多大代价才买下这件“歌手牌”缝纫机，整整两年，她一件新衣服也没有买，甚至连一个新乳罩都没有买过，经过这样的努力，才使收支平衡。有了它，“如果你有两只灵活的手和良好的工具，再加上不吝惜自己的力气去工作，永远也不会饿死。”她还说，有好多天，她用一天到晚的缝纫工作把悲痛淹没下去，一直到展翅的斯芬克司罩在描着金色装饰的黑色机身上，在她看来，就像至圣的双子带着折断的翅膀，哀悼一场毁灭。母亲的珊瑚项链赢得我的心，不仅仅因为一颗颗珠子蕴含紫色的闪光，这是世界上最美丽的紫珠，还因为当它们一颗颗相互之间摩擦时，从珊瑚中飘逸出遥远记忆中淡淡的幽香。有一年普珥节，我装扮成一个土耳其官员，佩戴上这副项链当作念珠，参加学校的化装游艺会，尽管母亲并不高兴，但没有阻止。当我模仿穆斯林，一边用手指数着念珠，一边口里唱诵“安拉”的圣名，突然串线断了，珊瑚珠撒了一地。你可以想象，当我回到家里，我是多么地害怕，丢人现眼地寻找和收集念珠，放进土耳其官服的口袋里，剩下的这些浮华耀眼的珠子上沾满了泪水。母亲把我拽到她身边，亲吻了我的脸颊（我永远也忘不了，她那变成青紫色的嘴唇），跟我说：“没事儿，这些珊瑚转来转去，早晚非要转回到特提斯海①底不可。”还问我知道不知道，如果一个人全心全意、定要回到他的故土，他就永远也不会停下脚步。“如果你们地理老师没有把他的灵魂出卖给蒙昧主义者的话，总有那么一天他会教给你们，几百万年前，整个耶路撒冷全部都被远古的太初海洋覆盖着。”

母亲经常利用信手拈来的文件或首饰，作为教育的辅助手段，说明她

① 特提斯海，根据地质历史的研究，指的是南半球的冈瓦纳古陆与北半球的劳亚古陆之间的古海洋，又称古地中海。现代地中海是特提斯海的残留海域，大致位于现代欧洲和非洲间的地中海位置。

自己的意见和信念。有一个金手镯,带有二十世纪50年代早期小资趣味和情调,一个一个空心的小方块缀接成一串,就像铁路上的一串车厢(那一次,母亲禁不住哈尔·舍列格的劝说,把她不喜欢的一些旧首饰交给他,熔化成一副式样新颖的手镯)。尺码不适合手形,从来也没有佩戴过,每当她想向我说明,时尚变化是多么反复无常、难以捉摸,人们的趣味多么荒谬而难以解释,她就会以这个手镯为题,发表一通说教。就像一个魔术师,她打开蓝色的卡板纸盒,这只手镯放在棉垫上,她说,这件出自哈尔·舍列格之手的金首饰,正好说明了人们的审美趣味变化有多么快,最近刚看着还像是最现代化的手艺,转眼之间,竟成了老式的劣质品,她还告诉我,为什么金子要比人优越:"金子可以做成了再熔化,熔化了再重做。你将来结婚的时候,你妻子就可以把这只可怜的手镯熔化了,做成适合她那个时期的首饰。可是人,就像一团擦掉脓血的棉球,只能使用一次。"

一份"誓章①",是她兄弟姐妹从美国给她寄来的(母亲经常把这个外国字编织到她的故事里,可是我无法用文字对它加以解释。她读这个词的时候,满腔尊重与庄严,分别读出"誓"、"章",逐个字加以强调,就像是两个人名,这两个神秘的美国家伙,变得具有强大威力,因为,他们可以决定,她的美国梦能否实现),就在她收到这份美国文件之后,她申请了一份托管当局的护照(我喜欢夹在护照的两个页面之间的椭圆窗口内,她那透明的面孔,印有一行巴勒斯坦文字,斜穿过护照,她绷直脖子,眼睁睁地望着远方,主要是她那两片嘴唇,自豪地撇着,可是没有一丝一毫的轻蔑与傲慢,就仿佛是在说:谢谢你,可是我不需要鼓励或安慰,我会找到我自己的路),这实际是给母亲做出证明,一个人并不能主宰自己的生活,而是事先已经由一个古代注定的命运在引导着。母亲,啪的一声,将两份早已作废的文件合到一起,说,尽管发生了各式各样的事情,可是当

---

① 誓章指在公证员或其他权威部门官员面前宣誓签署通关的文本。

她二十岁那年,资深老到的喀巴拉大师给她看了手相之后所做出的预言,还是实现了,她永远也走不出以色列土地的边界。一点也不假,真的就是这样,她把一切文件证书办妥之后两个星期,搭载她去美国的船只正在海上向这里驶来,新生活就要开始了,父亲闯入她的生活,打乱了她的计划,并对此后产生了重大影响。“就仿佛你一定非要生出来不可,你对进港的亚伯拉罕·林肯号邮轮沉闷的汽笛声,充耳不闻。”她收拾起护照和誓章,问我是不是还能想得起来那次的谈话,是不是感到奇怪,一个宿命论者,一个要求做出超越自我的努力,那样截然相反的两个人,怎么能和谐地生活到一起,我不应当忘记“建设性的悲观主义”这个词组,这是她在以色列总工会①给以斯帖·卡尔蔻打工,制作毛毯时,看到工人后背上印制的词语。对于她来说,这个词组是理解这种荒谬格局的关键。

母亲真正佩戴过的首饰,就是一枚银质的胸针,那是 1945 年初春购买的。当我只有两个月大的时候,她从怀孕期分娩期那种拘谨的状况中抽出身来,第一次带着我到耶路撒冷闹市区散步。玛瑞洋店是锡安广场上一家精致的古董与首饰商店,母亲看着它那小小的展览橱窗,被一枚长方形的银质胸针迷住了,修圆的四个角光滑顺畅,像是钢的一样。上面焊着一根精致小巧的树枝。这种构型简单的艺术,透出纯朴的美丽,孤零零的一根树枝,三枚像柳叶一样修长的树叶,弯弯地下垂,既像点头也像鞠躬,向你表示谢意,那颗微小的果实,圆圆地挂在枝头的顶端,简直就像她生活至今的一个隐喻。好长时间,她就站在橱窗前,手里来回地推拉着童车,视线始终也没有离开那枚胸针,最后,店主丽贝卡·玛瑞洋夫人走出来,请她到里面选购。就在这样的场合下,她才敢于给自己买下这件首饰。她和父亲没有钱,而且这枚胸针的花费足以维持大人小孩一家三口两周的生活所需,可是玛瑞洋夫人说,她欣赏与众不同的顾客眼睛里闪出

---

① 以色列全国总工会于 1920 年 12 月在海法成立。工会致力于组织犹太工人的经济活动,诸如消费合作社、医疗基金、安排就业等。

的异样光彩，在她看来，能遇到这样的顾客，比挣钱更有价值。她说“有价值的艺术品应当属于会欣赏它的人”，并给母亲相当优厚的折扣，甚至还允许分期付款，什么时候有钱，什么时候付款。“我毫不怀疑，你有了钱，肯定会来付款。这个婴儿明亮的大眼睛，就是出色的保证。”

“这是为了纪念你的出生，我给自己买的礼物。唯一的一件礼物。自从我得到你，作为上天的恩赐，此后，没有任何人想到过要送给我一件礼物。”说着，她佩戴上这枚胸针，去参加她姐姐孙女的婚礼，这是她此生最后一次佩戴这枚胸针，几个月之后，她就结束了一生。在玛瑞洋狭小的店铺里，母亲把这件首饰佩戴在胸前，位于双峰之间，这是一对若干年之后再次分泌乳汁的乳房（“从那个小女孩死去一直到他出生，我讨厌这两个东西，我甚至于考虑过，还不如当初把这两个东西割掉算了。”她曾经跟米瑞阿姆姨妈说过，那时，姨妈正等着她换衣服，说她，“瞧你这一对东西，就像少女的乳房一样挺拔漂亮”），她收拾妥当，踏上凯旋的归程，在苦路①上推着童车，很多年以前，她就曾经走在这条街上，从医院走回她父母的家，也是推着一辆童车，不过小女孩已经死去，车子是空的。

对于母亲这一侧，主要的吸引力在于那些家庭照片，都放在她的皮包里。照相机的幻影把注意力引向那些皮包。所有那些人早已被无常的命运所驱使，各奔东西，再次相聚于此，没有任何的隔阂与障碍，无论是活着的还是死去的，无论是邻近的还是遥远的，无论是她所恨的还是她所爱的，那些遥远年代的形象，对我而言，犹如神话般黝黑与模糊，还有的照片明亮清晰，如同留存在我记忆之中，在一个非现实的圈子里，亲密无间地聚拢在一起。遇到安息日是下雨天，母亲就从某个皮包里把一摞摞照片拿出来，给我讲述一个个家庭的各不相同的命运，其中充满了忌妒与贪婪、悲惨与痛苦：她说起她的一个表妹，一个愚昧的女人，嫁给一个受过良好教育有学问的教师，她对丈夫和丈夫的社交往来产生了强烈的嫉妒心，

---

① 苦路是耶路撒冷几条著名的街道之一。

驱使她如此地疯狂，以至于把汽油洒到她丈夫的书房和他带回家的女学生的笔记本上，一把火烧掉，还抽人家耳光，大声叫喊，这就是你与她们最后一次幽会；讲到她嫂子的一个姐姐，一个美国的老处女，美如黑夜、无人问津，她收买到一个文雅的耶路撒冷小伙子，给他办了绿卡，把他带到纽约布鲁克林，与她一起过，小伙子做裁缝以维持生活，他要是不去美国的话，本来可以成为一名米兹腊希教师学院受人尊重的讲师；还有她堂姐的一个继子，是一个毫无人性的大骗子，他移民到美国，在中西部开了一家非法的赌场。每天晚上，当他清点完非法所得之后，他就对另外一个女招待员海誓山盟地要求成婚，那是一个性感的非犹太人，长着满头顺滑的黄发，远远看去，就像玉米穗子在那里生长。

现在，没有了母亲复杂曲折的故事，她坐在瑞哈维亚先锋社的地板上，像一朵荷花一样的照片，就什么意义也没有了，只不过是放在她的皮包里，一张张退了颜色的纸片，一股古老而陈腐的味道，这些影像——只不过是一堆模糊斑点的随机组合，辨认不出是谁的面孔。

在这衣柜的深处，在一堆折叠整齐的垫子和床单后面，我用手盲目地摸索一些未知的区域，摸到另外一个皮包。形状与其他我见过的装照片的皮包不同，皮革更柔软，手感更好。我通过两摞床单之间的空当，小心地抽取出来，以便母亲回家之前，能够原样放回。这是一个精致高雅的皮包，是跨在肩上垂在手下的那一种，其颜色就像母亲使用的唇膏那样的大红色。我打开时，一股遥远的玫瑰芬芳的气味包围了我，比新鲜的玫瑰还要强烈，是母亲随便放在里面的薰衣草香皂散发的气味。我从来也没有见过这里面收藏的照片。

其中有的损坏了——或者切掉一半，或者切掉一部分——一个年轻的女人出现了。这就是母亲，可是比现在年轻多了，满脸舒展自在的笑容，长着一张温柔美妙、小鸟依人的面孔，我见过母亲年轻时的肖像，所以能够认得出来，根本不是皮肤绷紧、脸上永远刻下无尽痛苦、满头灰发的女人——我的母亲。

母亲抱着小女孩，领着她们的胳臂，帮她们学着走出最初的几步，是她们，不是我，这种方式从照片看起来，像是我小的时候，可是拍照片所在的院落，并不是我家的院子，背景上的百叶窗帘，也不是我家窗户上的那种铁百叶窗帘。这两个陌生的小女孩所处的背景，好像没有见过——其中一个，犹犹豫豫和惧怕的表情全部表现在她的长脸上，太像母亲的面孔了，吮吸着自己的拇指，或者张开两只小胳膊，想让人抱抱的样子，另外一个，满脸调皮捣蛋的神情，高兴地笑着，用两个小拳头敲打鼓面，或者，像一个妈妈一样，俯身斜向一只破旧的玩具小熊，就像真事似的，在给它喂饭。

我不知道我沉浸于这些照片有多长时间，只知道每当我抬头，突然间，就看见我自己的影像在注视着我——这个衣橱门完全敞开，我站在两个柜门之间，柜门内侧都有镜子——由于新发现，我脸上刻画出波澜起伏，同一时间，我既是观察者，也是被观察者。种种感受聚敛到一起，又统统消散点燃起激情，又归于熄灭，剧烈燃烧之后，消失殆尽，就在那么短短的一瞬间，突然加速，达到疯狂的程度，现在我想一一加以陈述，只能把高度凝缩的东西，徐徐地展开，平静、静止，已经毫无生命的活力，就像从野兽尸体上剥下的兽皮。种种感受转变成一种受到欺骗的恐惧之感，这太令人震惊，母亲欺骗我，她的独生子，她竟然毫无吝惜地倾注她的爱，眷顾其他的孩子，把她们抱在胸前，晚上，俯身呵护她们，在她们的耳边喃喃细语、轻轻哼唱，为她们赶走噩梦，用嘴唇亲吻她们的额头，可怜的父亲，他也受到欺骗，怜悯与同情转变成一种亲近感，马上站到父亲那一边，不幸的人结成联盟，反对母亲，留意提防这两个小女孩，因为她们有那么年轻的一个母亲，面貌坦诚、无忧无虑，她穿着无袖的花色夏装，她的两只胳膊十分好看，就像年轻姑娘的双臂，来自欺骗的脆弱性，使得母亲围绕在我周围旋转，把父亲也拖入这样的运动之中，对于相信他的孩子，掩盖了最珍惜的秘密，这种恐惧，一次又一次地袭来，不仅我被抛弃了，母亲，她也像父亲一样被抛弃了，因为事实上，她现在已经什么也不是了，只是排列

成一行的无数女人，她们外表穿得一模一样，使用同一个名字，她们都在同一条传送带上，一个接着一个，移动过去，就像牛奶场生产出的一个个装着酸奶酪的坛子，我随父亲去过奶制品厂，她只是一晃而过，就消失了，因为后面的一个在推动着她，后面推她的那个人，看起来与她惊人地相似，就像一个模子抠出来的——如此往复，永远，到永远。

尽管我极力装作十分镇静，可是母亲刚进门，就看出异样，刮得我晕头转向的这场风暴，绝对逃不过母亲明察秋毫的眼睛。她站在门槛上一动不动，极力想捕捉住我躲闪不定的眼光，可是毫无效果。她问我为什么对她那么生气。"你骗不过母亲的心。"她如此断言，并不断重复这个问题。

"你根本就不是我的母亲，"我突然冒出一句，"你说谎，你是骗子。"

"出了什么事？开恩的－美讷？①"（后面这话，是用意第绪语说的）她想拥抱我，我用拳头打她，顺势脱身。

"我不是你的孩子，"我尖叫，说我已经知道了事情的真相，"你有两个女孩，你真正的丈夫是一个陌生人，不是父亲。"

母亲眩天晕地，极其震惊，问我怎么知道的。

"我发现了她们的照片，在衣橱里，藏在一个红皮包里，在床单的后面。"

让我十分奇怪，我的话既没有惹她生气，也没有让她感到意外。她也没有否认这些事，只是用平静的语调说，她承认，错就错在她听了父亲的话，他坚持说为我好，永远也不要让孩子知道，他们俩以前都结过婚。"你做得对，我会把所有的事都告诉你。"她说，就仿佛压在她心头的一块大石头，终于搬掉了。

母亲坐在沙发上，手里并不闲着，又拿出一捆从协会商店买回来的海藻，放在膝盖上（那些日子，她严格地按照素食协会讲演者的推荐，在沙

① 意第绪语音译，意为"孩子，相信我"。

拉里加上干海藻，因为其中含有非常出色的鱼类替代品，由于其中含碘），事实上，有点像从远处传过来的声音，几乎不包括任何的细节，慢慢地历数她生活秘密篇章中重大的转折：与一个感情易于转移的年轻印刷工人相爱，他异教徒情调的一举一动和富有感染力的笑声，弄得她晕头转向（“他长着润泽靓丽的头发，柔软利落的拖鞋闪着光，他是一个救苦救难的天使，把我从匈牙利老屋这座活坟墓里解救出来。他带着我到圣华灯①俱乐部跳舞，到锡安影院看电影，并向我保证，即使我要天上的金杯，他也会给我拿来”）；这场匆匆忙忙的婚姻，尽管她的女友一再警告，说这样的结合从一开始就注定是一场厄运，因为这个家伙本性就是见异思迁、满嘴瞎话，与什么女人都乱搞（“可是在婚姻美梦的笼罩下，我一意孤行，我以为我成了爱情世界的爱迪生②”）；他们在泽伐尼亚大街租了一间半房，生活在一起；亚尔和陶薇乐的出生加速了婚姻的破裂（“甚至当我怀着这个小的时候，我就知道一切都完了。每天晚上，‘黑色的年份－施瓦兹·幺尔’都不在家，跑到外面去，天快亮了才回来，衬衣上沾满了女人的气味。事实上，我是想反抗，可是为了小女孩的缘故，我约束住自己，其实凭我最后剩下的那么一点力气，所尽量设法维持的，只不过是表面样子，因为内里已经一无所有了”）。后来死人了，残酷而意外。起初，他们只发现大女孩血液严重缺铁，当肝脏注射液不起作用时，医生决定采用输血的办法试试看；可是血型弄错了，几分钟之后小孩就死掉了。此后不久，小的一个得了白喉，他们把她送到医院，那里也难以救治，孩子在痛苦

---

① 圣华灯就是七个分支的大烛台，放置在圣幕或耶路撒冷圣殿，用橄榄油点燃。圣华灯是犹太人古老的象征之一，据说是象征摩西在西奈山所见到的燃烧的荆棘（参见《圣经·旧约·出埃及记》第3章第25节）。

② 托马斯·阿尔瓦·爱迪生（1847.2—1931.10），发明家、商人，生于美国俄亥俄州米兰镇。爱迪生一生结过两次婚。第一个妻子叫玛丽·斯蒂尔韦尔，第二个妻子叫米娜。两位妻子对爱迪生的生活都照顾得无微不至，对其在科学领域作出贡献起到了重要作用。

的挣扎中窒息而死。“两个小女孩，就这样从我手里解脱了。每个人死因各不相同，可是我知道，她们都是感染了死亡的病毒，都来自那些该死的墙壁，那间腐烂龌龊的房子。”母亲不停地用手摆弄着她膝盖上的那个袋子，用手指甲插进卷紧的包装纸，海藻撒了一地，散落在她的脚下。“这就是我当时的状况，”她说，“仿佛沉没到了海底。”

我紧缩在“电子扶手椅”里，专心致志地听母亲讲述，就仿佛我这一辈子从来也没有听她说过什么话一样，我的眼睛盯着大门紧闭的橱柜，其中隐藏着那两个幼小生命的痕迹，她们被不可饶恕的暴力结束了一生。三个橱柜门上的胶合板，看起来都像是木纹，一个俗气的扭曲的三角形，渐渐变成半个椭圆形，从边缘到中心，一层套一层。柜橱门表面正好一半的位置，横着一条几乎看不出来的精细分裂线，使上半部和下半部恰好成为镜像对称。我的思绪就落在这样清晰的轮廓上，顺着这样的轮廓向外延伸，沿着巨大的轮廓向上爬，前前后后，寻觅山路，绊倒了，跌落下来，跌到狭窄的谷底，再一次沿着群山的缓坡和陡坡向上爬，爬到至高处，到了那里已无任何退路，只有滑下深渊，粉身碎骨。

“很明显，这些事也是一样，特提斯海的演化与变迁，并没有完结。”母亲突然截断了正在叙述的故事，弯下腰去收拾散落在地上的海藻，一边收拾一边问我，还记不记得那堂即兴插入的地理课，就在三四年前的普林节，那时候我不听也得听。母亲说，很显然，海藻也像珊瑚一样（我不知道她是取笑或者是严肃认真），即使当它们从生命发源地被拔掉、取走，甚至干透了，干得连一滴海水也不剩，其中仍然保留着那个巨大辽阔的海洋古代的记忆元素或某些原子，它们极力寻找能够通向原始海洋的途径。

失败的婚姻、小女孩的死亡，从那么克制压抑的悲痛，竟然能够一下子跳转到玩笑，讲述那串珊瑚珠子，她叙事的转变速度之快和过渡过程之突然，简直太令人恐惧，由此给我造成的印象之强烈，连母亲都觉察到了。

“没有必要那么恐惧，我没有发疯，没有得精神病。”她想让我平静下来。她跪在地上，挺直腰板说，从袋子破裂的那一刻起，一直到她弯腰收

拾海藻，在她头脑中已经闪过了那么多的念头，狂野地摇晃着小女孩的尸体，看到灰蒙蒙的光线，黎明的光线来到了，触摸着这冰冷僵硬的面孔，听到医院走廊里，值班的医生惊慌地奔跑，一眼看见“黑色的年份－施瓦兹·幺尔”搂着夜班的护士正在亲吻，父亲的鞋遗忘在沙发下面，紧挨着旁边的就是汉纳·戈兰特借给我的地理笔记，一页一页地翻看着《科学发现》，这是她从必奈必瑞斯图书馆借出来的，她非常愤怒，是谁在书页边上的空白处随随便便画上一颗破碎的心，那么多锐利的箭穿透了它，散落在地上的那么多珊瑚珠，一个一个寻找，重新串在一起，在我嘴上画的土耳其官员的小胡子，其实都是炭笔的颗粒，就在这里，感触到她亲吻的嘴唇。这一桩一桩的想法和念头聚拢到一起，从深不可测的隐蔽处浮到表面上，你推我挤，相互碰撞，喷发与结合，在不同的和相互对立的平面上位移和运动。即使说话的人聚精会神，面面俱到，一点也不遗漏，而且有能力把这些都容纳到他思考的兴奋点内，他也无法驾驭，不知道如何加以分解和条理化，只是随机的，会有那么极其微小的一点点，能有机会找到通达表面的途径，而且也不能达到理想和谐的程度，在一个单独的文件里，一个个的念头和想法，只能是线性地排列，所采用的形式就是讲话。

母亲说，我只能在这样的悖论里生活，想法和念头在内部按照几何级数成倍地增长，能够说出的话，无论速度有多么快，只不过是按照算术级数的规律增加，通常往往被截断，即使两者经常都是从同一个起点出发，言辞几乎永远也不可能跟上思考的速度。她又说，不谈什么教学方法（在此，这可能意味着，如何把事情讲解清楚的方法），当我上了中学开始学习数学，我肯定就能理解这种比喻，是十分恰当的。

即使奈哈玛姨妈随时都会到来，母亲依然耐心地回答我的问题，只是当我问到为什么她对照片倾注了这么大的愤怒、丝毫也不遗漏地把任何一点儿涉及她第一任丈夫的东西都烧掉，她的确试图掩饰她的失望时，她对我说，她敢肯定总有一天，我自己自然就会理解。此外，她还咬牙切齿地说，“这个‘黑色的年份－施瓦兹·幺尔’早晚会像一只野猫一样被压

死”，就在这惊慌失措的时刻，谈到这个世界上她最不想见到的恶人，她突然意识到，她怎么想不起来那两个小女孩儿的面貌，于是，她把自己反锁在浴室内，翻检这一大堆照片，记住她们每一缕头发的曲线，记住她们小腿上每一道皱褶。“除了我，她们还有哪一个留在这个世界上?”在沉默之后母亲这样说。说着，她坐到了地板上，她拼命挤进澡盆与墙壁之间狭窄的空间里，那些照片散落在膝盖上，她拼命用牙咬自己的胳臂，一直到流出了血，就用这样的方式阻止自己不要哭出声来，以免搅乱房屋内的平静。“现在你该明白了吧? 为什么，甚至于是夏天，我也总是穿长袖的衣服。”

一直到母亲死后五年，我才第一次看到她第一个丈夫的肖像，那次，阿亚拉姨妈招呼我自己一个人到她那里去，因为有些与我个人相关的事。阿亚拉是一个出奇的勇敢和耿直坦诚的女人。“这个叛逆的带头人。”母亲不无赞佩地这样称呼她，说她是家庭里第一个敢于不听父母安排的人，公然改掉家里给她取的名字痕达，自己取了一个现代希伯来的名字，剪掉发辫留着短发，像男孩子一样，自己登记注册进了护士学校——这些都是叛逆的行为。以前，在匈牙利老屋没有任何一个女孩子敢于这样做。“只有当你获得一份普遍认可的职业，你才能够自由地做你想做的事。”这就是她的座右铭，她总是做出一些令人感到意外的事：她是一个自觉自愿、诚心诚意的素食者，练习瑜伽，公开自豪地坚持无神论，坚持女权主义的观点；更为重要的一点，她从来也不认可其他人任何的权威。可是当她交给我一个陈旧的信封时，我从她的语调中辨别出一丝的犹豫不决，她说这个信封在她那里已经保存了将近五十年了。她告诉我，那是哀悼陶薇乐的那一周，正是她，大胆地接受了这个任务，与母亲的丈夫达成一项协议，拆散这个已经遭到蹂躏、变得破烂不堪的家：收拾起尿布和床单，上面还带有死人的味道，统统送给孤儿院，其余该毁的毁、该扔的扔，把母亲的衣服、物件还有一些带点儿纪念意义的东西带走。出于某种理由，她自己保存起来两件物品，一张母亲和她丈夫的照片，这恰好是在结婚之前拍摄

的，还有一副纸牌，名叫“好福（希伯来原旨情宗）”。“你会知道这是干什么用的，”阿亚拉说，“无论怎么说，这些都是属于你的。”好长时间，我一直盯着这个该死的男人，他的脸修饰过，最后，尽管他在母亲身旁，把手搂在母亲的肩上，可是我注意到，他有点保留的、稍微疏远的姿势，这预示着某些未来发生的事，就像他那空洞无物、散乱无神的眼光，还有那副残酷无情、双唇紧闭的下颌。可是阿亚拉不让我再继续端详，而且说，我的喉咙里仍然发出母亲的声音。她把纸牌摊在桌上，牌上印着充满柔情和逗弄取笑的话语，在二十世纪 30 年代，情侣们相互求爱时，经常玩这种纸牌。她重新洗牌，并说，对我而言，亲眼见识见识当初那些事情的时刻已经到来，应该让我知道，事情远比我想象的要复杂得多，那种早年灌输给我的单纯、一维的情景，是经过母亲精心挑选与栽培的。“你母亲的第一次婚姻，从一开始就注定会是一场厄运。”我姨妈说。在远远的薄暮黄昏中，站在屋顶上的每一个人都能感觉到这一点，谁都能看到这一对儿，站在婚礼的华盖之下，就夹杂在乱七八糟的晒衣绳和脏水桶之间。没有父亲和母亲到场、没有上年纪的和年轻的亲戚，周围大约只有十几个与他们年龄相仿的朋友，新娘穿着一件日常的衣服，面纱是用手绢改造而成的，新郎戴了一顶借来的帽子，主持婚礼的拉比，极力设法抓住手里的婚约证书，以免被大风吹跑——他们看起来就像孤儿院或者难民所里的外来居民，正在排练普林节游艺节目。当新郎打碎了玻璃杯时，有些妇女就开始交头接耳，悄悄说这场婚礼是一出不可靠的爱情戏，长不了，最多也不过是从以斯帖禁食日到普林节。阿亚拉说，这个妇女没有想到，她的预言经过几年之后才应验，而且颠倒过来，从普林节到以斯帖禁食日，而且结局如此悲惨。她加快了洗牌的速度，接着说，她也有这种感觉，倒不是因为结婚的场面稀奇古怪或者寒酸可怜，而是因为母亲的本性。她瞟了我一眼，把她手中的纸牌，展开成了一面扇子的形状，不顾一切继续灌输：“你看待她，就像一个儿子看待母亲，所以你总是忽略了最为本质的东西。如果你真的想去理解她，你就不能考虑你们之间的亲子关系，而只能把她看

成一个普通的妇女。你作为一个作家，必须弄清楚我所谈论的内容。"按照她的见解，第一次婚姻的破裂，以及第二次与父亲婚姻的不幸，都是来自她本人的个性。"从本质上讲，你母亲没有能力与配偶建立起真正的爱情纽带。在她身上，爱情与互助共享和协调合作没有丝毫的关系，相互之间只有利用、剥夺与剥削。通常，当你的言谈举止涉及男人和女人的时候，她就会说'你信任你的配偶，相信他，把你的秘密、你的弱点都坦诚地告诉他，结果你总会发现自己被利用、被剥削、被欺骗、被讹诈，就像一件玩够了的乐器被扔了出去。如果你想维护自己生活的自主与自由，你的行为举止处处都得小心谨慎，好像什么事都有所保留，最为重要的是保持警惕，要以怀疑的眼光审视对方。'"按照阿亚拉的说法，像母亲这样的女人，只有单向通道，在内部积累爱情——"爱情像乳汁，从乳房里溢出来。你如果不用嘴吮吸或用吸奶器吸出来，只用凉的衣服掩盖着，就会引起感染和发烧"——我姨妈从护士的专业领域引申出一个比喻——也就是说，理所当然，哺育婴儿。孩子是两情相悦的具体产物，既理想又不会威胁到任何人。"你不能把你的爱给予任何人，不能给予一个侵犯了你生命的野蛮陌生人，你只能为你自己投资，你只能为你自己的替身、为自己的产物投资。这也就是说，事实上是一种非常精明、成熟和世故的自恋。"所以，她要把孩子当成盟友、当成知己、当成密友，把孩子当成一个希望和爱情的承载体，历来就是这样，她不再关心和理会配偶，把应当给予配偶的东西转移到一个纯洁的孩子身上。"从那两个小女孩降生之日起，就像从你降生一样，她再也不需要丈夫了。丈夫已经履行了他的职责，于是就应当消失不见、凋零枯萎、自行死去，就像给蜂后授精之后的雄蜂。"阿亚拉这样说，并加以解释，如果母亲真的足够勇敢和大胆的话，她可以像齐欧娜·塔格尔或汉娜·柔维纳①那些女人那样，不必结婚，照样

---

① 汉娜·柔维纳(1889—1980)，以色列著名的女演员，有"以色列戏剧舞台第一夫人"之称。由于她对以色列戏剧的贡献，1956年，被授予以色列大奖。

养育孩子。“可是你母亲是相当保守的，必须要维持一个舞台，安排好‘孩子需要一个父亲’这样的家庭生活，她愿意付出这样的代价，为孩子的父亲承担家庭主妇的角色，做一些烹饪、洗洗涮涮、打扫屋里屋外、洒扫庭院的家务。可是仅此而已，再也没有别的，不能跨越雷池一步。”阿亚拉把纸牌放到桌面上，审视着我的脸，看看她是否成功地掀掉我为自己所勾画的世界形象，或者至少是让它减色。随后，她轻轻地说，就仿佛自己一个人在黑暗中独自忏悔，“我所谈论的是我非常非常了解的事情。对于爱情的无能，在我们这些人是一种遗传素质，就像是遗传病，在我们家族中一代一代向下传。”为了说服我，她还举出了其他的例子。阿亚拉姨妈没有抬眼看我，重新开始洗牌。她说，如果我把母亲与我父亲的生活和她与前夫的生活，这两次婚姻毫无偏见地加以比较，我就会发现，她所遵循的是同一个模式。只不过我父亲年老、残伤、过于疲劳和绝望，没有精力和心气坚持己见，被迫接受母亲强加给他的状况，听任母亲摆布。可是她的前夫，年富力强，具有生活的欲望，坚持认为作为妻子就应当继续担当丈夫闲情逸致的伴侣、享受生活的配偶，而不能仅仅作为他女儿的母亲。当母亲深沟高垒把自己牢固地限定在慈母的城池内，一而再、再而三地拒绝他的爱意、拒绝他的邀请时，男人起而反抗，独自参加晚会，一人前往跳舞，事情发展到这一步，一切都无可挽回了。尽管我做出努力，可是无论如何也无法克制自己，出于防卫，我拒绝她热情的抗辩，并且告诉她，这已经超出我可能接受的范围。“我总是替恶魔当辩护者，”我姨妈并不肯放弃，宣称只有当你足够勇敢地放弃你自己传统的立场，哪怕是极短的时间，从另一方面正直地看待事情，才会对现实有更为完满充分的理解。“不必害怕，不管怎么说，这些人现在都死了。你已经把过去凝固下来的肖像，一点一点地都拆成最为细小的零件，又把它们，按照他们充满活力和彻底展现爱恨情仇的格局，一一地拼装到一起。人长大了，不能再死抱着儿童时期判断是非真理的尺度维持一辈子。”阿亚拉再次伸直腰板，长时间地注视着她姐姐的照片，用胳臂搂住她年轻时情人的样子，然后她把

照片返还给我，说："现在请你试探着用另外一种眼光看待他。每个人都有另外一副面孔，即使'爱慕·真'，也不例外。"

在我们家里，从来也没有人提到过那个名字，即使在距今如此遥远的那个下午，我翻检了几个小时，从隐蔽处发现了那些照片，也一次都没有说出那个名字。母亲向我公开她自己生活的故事，竭尽全力不说出他的名字，我也是如此。可是因为她做出过承诺，不向我隐瞒任何事情，她找到了一个绕过这个禁忌的办法。她把前夫的名字写在公共汽车票的背面，塞在表带和她的手腕之间，等我看过之后，她用火柴把车票点着扔进烟灰缸里，烟灰缸是给奈哈玛姨妈准备的，她到这个时候还没有来。火苗舔噬了小纸片，母亲紧紧地盯着被火焰吞掉的字，从牙齿缝隙中迸出几个词："让他的名字消失得干干净净。"

在火焰吞噬掉那个名字大约二十年之后，1974 年夏天，有一次，这个禁忌的名字就像火苗一样并没有完全熄灭，又燃烧起来。那时候，母亲已经搬到拉马特甘，每天傍晚，我都去看望她，把晚报带给她。她读报的习惯非常有趣：先把报纸放到一边，放上两三周之后，才稳稳当当地坐下来看这些报纸。她对此做出这样的解释，时间进程是最好的清洗剂，能够把那些注定失败的所谓预言、庸人自扰的故意炒作、废话连篇的胡言乱语，统统冲刷干净。不过在把这些报章杂志投入"清洗"之前，总要先浏览一下讣闻、讣告——就像她说的，"这是没有任何争论余地的真实情况"——了解了解哪些人死去了。就在 1974 年夏天，有一次，母亲浏览死者的名字时突然愣住了，立刻站起来走进她的卧室。等了一会儿，她还没有出来，我进去，看到她在床铺与柜橱之间像一头圈在笼子里的动物一样来回踱步。我试图询问是谁故去、惹得她如此坐卧不安，可是她以一种极不耐烦的姿势示意我走开，她从来没有这样对待过我，并且说："作为母亲，也有某种程度的隐私权。"她让我走开，留她独自待一会儿。刚刚离开她的住处，我就买了同样的一份报纸，仔细地察看讣告栏，我终于找到了"爱慕·真"的讣闻，他的妻子和孩子们怀着震惊和极度悲伤宣布，亲

爱的丈夫和父亲，在横穿马路时遭遇车祸不幸意外身亡。第二天，母亲恢复了正常，再也没有提起过这件事，甚至连一点暗示的痕迹都没有。几个月之后，她患了剧烈头痛的病症，左眼视力急剧模糊。颅内恶性肿瘤初现征兆，说明肿瘤细胞开始侵入她的大脑和眼窝。一直到七年之后，当我拿着照片从阿亚拉姨妈家走出来的时候，我想起了曾经在“魔法巅峰”栏目，读到过的文章，上面说：疾病的征兆不是别的，恰恰是爱情力量毫不掩饰的展现，而每一种疾病都是一种爱，只不过采取不同的表现形态。

4

很遗憾，我不能不承认，创作母亲的形象，已经超出我的掌控能力。这个愿望，在开始写作时，我本以为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现在看得越来越清楚了——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因为，按照最为核心的本质，芸芸众生只能沉浮于默默无闻、面目不清之中，在此，我对母亲众多方面的每一个细节所作的陈述，都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我极力小心谨慎地使其适称而均衡，可是她之所以存在，本来就是千头万绪混沌一片的。我简直犯了不可饶恕的罪过。最终，连最为谦逊保守的企图也不能不放弃——借助于记忆提供给我的，所有这些事件的细节、感受和谈话，构成一幅具有完整性和连续性的景象或幻影——因为母亲的犹豫不决，以及像一个轻佻活泼的小姑娘那样的本能与天性，即使这样的文学手法，我也无法采用。如果不是我全力以赴地突破藩篱，暴露出隐藏在内部的东西，它们被隐蔽得闪烁不定，忽隐忽现，捉摸不定，让人很难说准，它究竟是什么意思，凡此种种，仍不过是令人迷惑而混乱的相互矛盾的行为和相互冲突的愿望，即使我有意地全神贯注观察她生活中的沉浮跌宕，漫不经心地加以展露，其结果仍不免是一无所获、全部落空。很明显，这种受到约束而不能完全理解，使母亲感到得意甚至荣耀，还有她令人惊异的自我控制能力——每当遇到疾风暴雨、骚动不安、颠簸不定、反复摇摆，凭着这种素质，她总能成功地看清其中不变的逻辑，安然度过——这就激发出一种模

模糊糊的怀疑，我觉得它早晚总会变得明确无误，在这样明了的理性背后，在她内心有一个完全黑暗、彻底、毫无理性的基础，从不停歇，持续不断地滋养和培育着她。

我有确切把握，就是那个命相家，预测终生。一切都从那里开始。

一天晚上，母亲开完家长会，回到家里激动不安，她收到一封密封的个人信函，邀请她去开会。我闭上眼睛也知道她冲进家门，涨红着脸，头发松散凌乱，这说明她在学校里被强迫坐在低矮、后背损坏的椅子上，带着怀疑的表情听教师话语严厉地苛责我刚愎任性的行为举止和蔑视校规的行为，也间接地指责了她，因为她支持我这样做。"这柏林的窟娃①跟我说话的时候，眼睛只盯着成绩品行簿，连看也没看我一眼，"母亲用意第绪语骂了她，气哼哼地站在屋子中央，她的手指仍然不停地扭绞手帕，其中吸满了一路走来流下的眼泪。当她确定父亲还在会堂学习每日必修的《塔木德经》的课程，她以一种感情夸张的姿势，打开柜橱取出红皮包，她说，这个时刻终于到来了，我可以听听对我来说最有价值的意见，在一大堆小女孩的照片里翻检出那道护身符，这是她从那个老年喀巴拉大师那里得到的，凭着它，我就会一劳永逸地获得抵抗力，无论什么人再企图找我的麻烦、试图折磨我，我都不会受到伤害。

从前，有一个年轻女人。她快满二十岁了，有时候，她发现崭新的青春期令人烦闷、心浮气躁，她干脆放弃绶沙娜手工艺美术学校的针线活计，该校是希勒夫人在篾篱叁德大街开设的，不顾父母从家里吹来的邪风，信马由缰地随意走去。不理会路人投来的色欲目光，那些人满面尘土、疲惫不堪，她好奇地搜寻着生活，就像浅滩的水浮光掠影似的，流过一个一个房间，那里低矮的窗户面临大街，能看到尚未整理的凌乱床铺、破碎不堪的橱柜和桌椅旁边坐着被遗弃的老人。她时常与女伴一起远足，谈论的话题总是围绕着她们贪婪阅读的书籍，沉湎于只有文字王国才存

① 意第绪语音译，意为"婊子、妓女、荡妇"。

在的想象领地里，这个领地里的男人个个都戴着礼帽，拥抱着青春少女，妇女们承受着爱情带来的沉重负担，扑倒在旅客列车的轮下。以窗户栏杆为标志，区别公产和私产，她们持续不断地演练和实践，使自己脱离一个没有变化的世界，一个缩小的世界，就像得不到适当照料而枯萎的天竺葵花丛。

她谈论那样的日子，谈论那样的年华，那样的记忆现已永远丧失了，在我来到这个世界以前，那些人有的悄然死去，有的销声匿迹，故事中的房舍和大街已经从地面上消失干净，不过，心中的欢乐与愉快，还有故事中人物的感情依然热烈真挚，形成我现在叙述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使得那样遥远的日子和年华就仿佛发生在目前。

那天，在斯高帕斯山上的大学举行开学典礼的时候，这个年轻的女人漫无目的地闲逛，来到马哈讷-耶胡达市场附近，曲折变化像迷宫一样的小巷里。就像一只与群体失散的蝴蝶，她不知如何是好，面对着密密麻麻林立于通行道路两侧的店铺门脸儿，为了给卖菜的大车或是驮运货物的骡子让路，时不时地需要退到路边用于排放雨水的凹陷路缘处。在其中一个巷道的入口处，风中飘扬着一面招幌儿，中间印着一个手形标志①，上面叠印着花体文字"智慧在你手中"。她被这些毫不含糊的线条和笔画强烈地感染，它们反复交叉地横跨在那只手形上随风抖动，一会儿隆起、一会儿展平，最终所有这些都淹没在周围兴起的喧嚣与斑驳之中，淹没在一座已经消失的城市曾经明确无误的道路网络之中，她像中了魔法一样，更为强烈地感受和迷惑于这些文字的含义，一个字一个字来看再熟悉不过了；可是把它们结合到一起，在她看来，产生了一种全新的含义，几乎可以说，具有形而上学的深刻内涵。她掂量着手里的那几个小钱，那是凭着足以让心灵麻木的针线活儿换来的，突然，不顾一切，她决心要窥探

① 哈么歃手掌，在很多地方可以看见它，形状是一个带有一只眼睛的手掌，在犹太人的生活里非常多见，表达一种远离邪恶的神圣含义。

一下屏障背后的秘密,这是一道未来命运安排到她面前的屏障,她推开半掩的门,迈步进入。屋子里空荡荡,干净,清静,看不到任何人影。庭院里,午后的阳光擦着桉树构成的围墙,穿过赫然洞开的窗户,在室内,投射出一个发光的长方形。它的上半部分落在赤裸洁白的墙壁上,勾画出一个向奇妙世界开放的姿态和形状;它的下半部分,就在墙脚下石头地面上延伸,地面刚刚刷洗过,就像一块发光的地毯。(若干年之后,当我翻阅美国现代艺术杂志,突然看到爱德华·霍珀①的画作《空屋阳光》,我觉得就像母亲描写的那样,那个落日的房间复活了。)

一个柔和的声音呼唤她两三次,直到她发现声音来自何处。在房间的尽头、在角落里有一只长沙发,上面躺着一个老人,看样子像一位瑟法迪贤哲,在老城里,她经常在通向喀巴拉经院的弄堂小巷里见到这些贤哲。他用干瘪的手,招呼她走近,请她坐在凳子上。在石头架子上的煤油灯,向他的轮廓上投射一些昏暗的黄光,益发显得他那老年的胡须和壁龛里古老的书籍封面都在微弱地颤抖。“神的灯还没有熄灭”②,她引用圣经的语句,描述那遥远的景象,这句话选得非常贴切,借喻那样的情景,在示罗的夜晚,神秘与宿命笼罩着助祭的年轻人,躺在放着上帝约柜的圣殿里,年老的祭司的双眼逐渐模糊,这时候,从黑暗中听到上帝的话语不时地传来。

这位老者拨亮了火苗,然后托起她伸出的手,侧向明亮的方向。花了好长时间,他透明、虚幻的手指来回往复地指点比画着对方手掌的纹路,那只手在他手中颤抖。这个人闭上眼睛,这个姑娘看到他紧皱双眉,心情恐惧地紧盯着他的眉毛和眼皮,关注峰峦叠嶂眉宇起伏的战况。随后,这个人睁开了眼睛,其眼神意欲承担天下之恐惧与痛苦,其言辞跨越万水千

① 爱德华·霍珀(1882—1967),美国画家,其作品所表现的高度真实的细节,构成美国现实主义绘画的里程碑。表现了20世纪美国最敏感的艺术特征:隔绝、忧郁和孤独。

② “神的灯还没有熄灭”参见《圣经·旧约·撒母耳记上》第3章第3节。

山、无垠原野送到姑娘耳边，庄严肃穆，抑郁沉思，就像战败的斗士返回基地。你将面临深渊之灾——此人仿佛在昏暗中自言自语——数次历劫，自己意欲纵身谷底，所幸每每临其边缘而止，退身世间；终有一日，你毅然暗下决心逃离苦海，远走天涯，无奈身不由己，你的灵魂，斩不尽千丝万缕，牢牢与艾萨克连接在一起，祝愿艾萨克永享和平与安宁，他挺身而出苦苦相留，就像道义维系之子一样，你也被判定永远不得离开以色列土地。这个姑娘马上就要晕倒了，可是老者的声音突然变得清晰明了起来，支持着她没有倒下。他的言词虽不能全部根除姑娘的恐惧，可是话语的严格与精确，款款道来，让她至死也不能忘记："你将有一个宝贵而特殊的儿子，此子出生伊始，你家立即蓬荜生辉，感恩上帝，赐予你无尽的救赎，使你灵魂濯洗清新，你步入晚年，给予你支持，你见到此子，必然欣喜。"母亲并不知道这个喀巴拉手相大师的名字，此时，他松开了母亲的手，她的手无力松软地在大胯旁边自然下垂。他说，"我给你写一道符咒，"他俯身在一小条羊皮纸上迅速而平静地写下似字非字、似画非画纠结在一起的笔画。随手把它卷成细卷，用布条绑扎起来，嘴唇颤抖着一针一针地把它缝结实。"我为这个孩子祈祷和祝福；上帝恩准了我的祈求。"他拒绝接受母亲付给他的钱币，并说作为交换条件，她必须向他保证，为了避免隐藏于其中的祝福消逝或失效，不到万不得已无论是她还是她的后裔，一直到最后一代人，谁都不能轻易打开羊皮纸卷儿，阅读护身符上的内容。

两个意味深长的场景汇合到一起——在喀巴拉大师的空屋里，笼罩着神秘怪异气氛的遭遇，家长会议之后，母亲激动不安地回到家里——尽管这两件事，对于辨别清楚隐藏在她所展现的生活表面之下的种种细节至关重要，可是当我执笔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令我羞愧难当。首先，因为我毫不隐讳地直接写出了命相家(算命人)的原话，令我十分尴尬的原话，因为说的就是我本人，仿佛在自吹自擂，至少是没有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这对于采用第一人称讲述故事的方式，很不合适。其实，在一部长篇

的小说中，第一人称的形象，从一开始就注定要蜕变与摆脱，如果你仍然不认可这样的告诫与提示，那么，当你全力以赴只注意自传体小说必然设置一些不可能发生的情节和种种安排，也就不会追究那么多的细节真伪了。可是令人尴尬与坐立不安的主要根源在于其洞悉至深，尽管姗姗来迟，然而犹未为晚，与马哈讷－耶胡达集市上算命者的不期而遇，不仅塑造了母亲的生活之路并予以导引，而且也塑造和导引了我的生活之路。当她从学校蒙受羞辱，回来之后告诉我的那些事，暴露出一个真相，这是我很难认识到的，而当时，我仿佛拒绝予以面对和正视。凭借着言辞含糊的预言，我像回声一样被强制按照一种声源约定的模式去生活，或者说得更加正确一些，把自己囚禁在一个虚构的形象之中，从一降生，一切早已安排妥当了，按照一份我自己并没有选中的文件，逐项加以实现，我自己没有接受还是拒绝的自由，强制性地给我披上一件该死的斗篷，外表庄严辉煌，衬里破旧腐烂。

最好还是把这些纠缠不清、并不重要的想法撂在一边，回到那天晚上。母亲把我们之间最后一道隔膜除掉，不受任何马后炮式的智慧所干扰，沿着她生活的路径追寻下去。在那些感情挫折的岁月，这道护身符沉入遗忘的渊薮，被排挤到小柜橱最为边缘的深处，母亲只有很少的几件东西放在那里，正像喀巴拉大师的预言，把它挤压到记忆的隐秘处。起初，特别是当她路过马哈讷－耶胡达的那间房子的时候，那些久远的恐惧难免会再次令她激动，令她感到威胁，甚至窒息，可是在她的第一个小女孩降生之后，尤其是她的第二个女孩来到世间，母亲把那些言词话语视为胡言乱语，干脆从心里把它们彻底抹掉。甚至当她站在屋顶的边缘，母性本能突然冲动，停下脚步不再纵身跳下，而是回心转意重返乔治王大街，即使到了那种程度和场合，她仍然没有联想到，那个令人神魂颠倒的下午在喀巴拉大师房间的种种言谈话语与此有什么关联。当我学习历史的时候母亲告诉我，我将会懂得每一种不同的人格、每一个不同的想法、每一项文学创作，都有一个很长的酝酿和潜伏期，从沉没到重新出现于视野，都

有一段等待的时间，当对它们的记忆似乎被遗忘，当此处，在阳光之下，它们再也没有任何一部分与当下所进行的事务有任何关联，它们会奇迹般地从死者中间兴起，返回到生者中间，再次演绎它们的活动。正像琳达的成人礼那天，那个安息日在马路上闲逛时她所告诉我的，当母性本能的渴望重新在她体内恢复搏动，走下屋顶之后，她开始会见男人。泽克尔咖啡馆和阿塔瑞咖啡馆里，那些穿梭于轻松闲聊的人们之间、像鬼影一样、沉默不语的侍者，面带怨色，见证了她犹犹豫豫的企图，想找一个结婚对象。可是她遇到的所有男人，看起来或多或少都像是“黑色的年份－施瓦兹·幺尔”毫无二致的翻版，很快就与他们分手了，有的时候，甚至连一杯咖啡还没有喝完，她已离座而去。此时，她的兄弟已经实现了自己的梦想，远赴美国。正像母亲说的，自从她和兄弟开鱼店时，他已经筹谋远大的计划。甚至在贝扎雷博物馆附近那个小鱼店柜台后面，就在她的身旁，熟练的双手不停地忙于剪掉鱼鳍和鱼尾时，他的眼睛模糊迷离，就像是在诉说展示在他们面前的无限可能性，如果他的计划一旦得以实现，在那个辽阔的大陆上建立一个桥头堡，然后就把他姐姐带到他那里。（要我看，这显然是鱼身上的海腥味儿诱发出她兄弟的远走热情，母亲只是宽慰谅解地一笑，认为只有诗人才会如此创意与想象，可最好还是防备着这个隐喻，因为按照同样的象征，剪切掉鱼鳍可以被视为具有相反的寓意。）他们关闭了这家鱼店，就分手了，母亲在失业几周之后，最终在“女工办”被服加工车间找到了一份工作。一天十小时，在一个潮湿的小房间内，站在长条工作台前加工毛毯。她的手指以前被鱼多次扎伤，现在被针扎得像筛子一样（她对于不使用顶针，做出这样解释，“我不得不感受针刺。”）干了没有多久，还谈不上什么想干不想干、爱干不爱干，现场女主管伊斯帖·卡里寇发现了她的组织才能、责任感、忠于职守，很快就提升了她。起初，让她负责同一张工作台的这个小组，随后负责整个车间。“她信任我，甚至把掌管钱财的权力也交给我，”母亲骄傲地说，“无论做什么，我都能取得成功。伊斯帖·卡里寇喜欢我，她提拔我，就像在埃及法老提

拔约瑟①一样。这个社会主义者与我相处，平等待人，没有看不起我，也不盘问我个人私生活的事。如果我继续在她那里干下去，也许我就成为今日梅厄夫人②的秘书了。”从那时开始，母亲就支持工党的运动，应当感谢他们使得她恢复了做人的尊严。每周艾萨克的来信中，都鼓励母亲，并一再重复他做出的承诺，不会把她忘记，在特拉维夫的码头，当他们分手的时候，她竭尽全力使劲握住她兄弟的手，她兄弟在他姐姐的耳边喃喃细语，悄悄地做出这个承诺。（照片上，这个精瘦、羞怯的家伙用胳臂搂着他姐姐，戴着一顶贝雷帽，背景是高高的铁丝网，有一艘小的摩托艇，将把他送到他背后的大船上，这张照片是她所有照片中我最喜欢的。现在，在一个安静的英国小村庄，我坐下来看着这张照片，热泪盈眶，我已经把自己关闭在这里几个月书写她的历史，我来此不久，就有一个从以色列追着我打来的电话告知我舅舅艾萨克已经魂归上帝的圣灵，就在美国特拉华威尔明顿，几乎是五十四年前，他就想把我母亲带到这个地方。）不久之后，艾萨克真的实现了他的诺言，他与早已在美国定居的哥哥撒迦利亚和姐姐蕾切尔一起，给她寄来誓章和绿卡。母亲很快申请到一份护照，甚至还订了一张船票，当所有新天地的大门向她开放，所需文件都安排妥当、装进她皮包的时候，一个偶然的机会遇到了一个男人，这就是我的父亲。（母亲从来也没有跟我说他们是如何相遇的，现在所有活着的人，也没有任何一个人能说清这件事。）情况就是如此，喀巴拉大师在她伸出的手掌上，指点人生与宿命之后二十五年，在她由于感情冲动，突然决定取消美国之行，把自己的生活与一个那天偶遇的陌生人的生活结合到一起，那个丢失多年的情景，突然跳进她的意识之中。制造奇迹的老者的那几句话，只在片刻之间予以强调，却烙下永不磨灭的印象。过去，历史陈迹发生于

---

① 参见《圣经·旧约·创世记》第41章第41节。

② 果尔达·梅厄(1898—1978)，以色列国的创建者和第四任总理，人们习惯称她为梅厄夫人，被认为“以色列之母”。

繁杂多变、不同时刻过去的事件，化作记忆，相互交错穿插，相互卷入对方，快速地互相层层削减、删除，突然上升和突然下降，构造成型与彻底结束，完全潜没于其中，积聚成一个固定的点。喀巴拉大师预言的所有事件，母亲现在明白了，毫无例外地一一付诸实现。存在有这两个小女孩，他并没有预见到，可是悄悄地来了，什么也没有带来，悄悄地走了，什么也没有带走，可是她们短暂的生命和可怕的死亡，在记忆中什么也没有留下，妄图使母亲陷入绝望，诱惑她纵身跳下屋顶，这些都没有奏效，还有出国事宜，一切都安排妥当，可是并没有成行。预言中第一部分的所有细节全部应验，现在到了兑现预言第二部分的时刻。当她抛掉过去的沉重负担，就看到了未来，完备、清晰、意义深远，在她生命的地平线上放射光芒，恰似犹地亚沙漠上升起的白光四射的日轮。尽管她并没有刻意去做，然而，终结却变成了新的开始。

“这个外国人，就是你的父亲，我到底从他身上发现了什么?”她的声音充满惊异，渐渐转入沉默，她用手指抚摸护身符，不自觉地紧张起来，就像一只遭到捕捉的小鸟爪子。只是在若干年之后，我们悼念父亲的时候，母亲似乎已做好准备要回答这个问题。正巧是晚上，最后一批吊唁者走后，房间里空荡荡的，只留下我们两个人，正好有时间可以长谈，就像过去父亲离开这个房间的时候一样；可是恰恰因为无人干扰，却激起我们苦涩的挫折感。随后，母亲将灯光减暗，在昏暗中擦洗了地板上来访者鞋底带来的灰尘与污物。她已经厌倦了宗教戒律，认为这些东西并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可是她仍然坚持，场面上要过得去，严格维持悼念活动的各个细节，以免邻居说三道四。她把垫子放到地板上，上面铺上一张非常干净的床单，出于辩护或者抗争，她说，我们的痛苦已经够多了，再也没有必要没完没了地折磨自己了。床单散发的清香，混杂着从窗户透进来的、饱含夜晚露水的空气，以及远处传来的燃烧荆棘的轻烟滞留在房间里。母亲躺在垫子上，桌子周围散落着一堆破碎飘零的祈祷书，桌面上，悼念蜡烛的微光闪烁，由会堂带回来的这些祈祷书的阴影，伸展到覆盖着枕套的镜子

上，遮挡在太利特①包裹的《妥拉经》卷上，伴着她哽咽的哭泣，把这个地方弄得像个停尸房。

"你父亲什么也没有给过我。"她的嘴唇平静地翕动，重新拾起未完暂停的讲述，在提到开完家长会之后，滔滔不绝地把很多事情都一五一十讲给我听，悲痛，平静，满载着爱意，悔之晚矣的爱情绽放。

父亲是一个移民，在二十世纪30年代的以色列土地上流行的语言他一种也不会，为了维持生活，什么样的行业他都干过，然而没有一个行业是令人尊重的。他是一个制造草药药水的小商人，这种具有魔力的药水专门溶解肾结石和胆结石（在《以色列本土通用指南1940版》上，有耶路撒冷生产"人造饮料及矿泉水"厂家列表，列出他的名字和工厂名"马哈讷-耶胡达，约瑟夫-本-马替特亚胡大街8号，帕尔姆实验室"）。当他来到这块土地之时，在他穷酸的背囊中，有一块鼓着大肚子、类似黏胶状的蘑菇，这是他在中国东北深山老林一个山洞里发现的，而且把它放到含糖的茶水中，它还会继续生长，养殖这种东西的坛子就放在我家储存间的架子上。这种培养蘑菇的该死药水，有一种让人恶心、强烈刺激的酸性，后来这种酸味飘落在他的皮肤上、他的衣服上，还有屋子里所有的东西上面。在医院里久治无效感到绝望的病人，那些著名的医生就把病人介绍到他这里来，甚至像苏斯曼·蒙塔纳博士那样经常在《染版》杂志上写医学论文的学者，有时也这样做，于是父亲就给病人把药水单独灌进一个个的瓶子里，每种药水的效果各不相同。母亲跟父亲开玩笑说"就像一瓶尿"，在二十世纪90年代早期，一批老侦察员专程到远东寻访查找中国古老的医疗秘方，他们重新发现了具有魔法疗效的蘑菇的秘密。当今，几百万日本人使用这种康巴灵草蘑菇，制作卡葛沙茶，在保健药品商店出售，这种药剂被认为能够恢复青春，使老人白发重新变粗、变黑，能让老年人重新挺直腰板，使老年人的各种疾病消失。父亲一直非法经营此种药

① 太利特就是祈祷披肩，祈祷者围巾。

剂，直到托管政府的卫生部查禁了他的经营活动，支撑他生活的来源断绝了，他搬到葛优拉大街，在这个地方我度过了儿童期和青春期，他在该地开了一家非正式简易旅店，收住流离失所的流浪者，按小时提供床位给社会底层的人、说话口吃的布哈拉人①、被酗酒的丈夫逼迫离家寻求避难所的不幸妇女。然而，最让母亲反感和不同意的是，他仍然在私下里偷偷摸摸地把药剂提供给可靠的客户，他们不会泄密。

"他真正是一无所有，甚至连体面的日常服装都没有。"母亲哀痛难言，这是第一次，她表示出可怜同情这个疲惫不堪、孤独无助的男人，他看起来比他实际的年龄五十五岁要老得多，突然出现在她的生活里，戴着安息日的帽子，穿着仅有的那身套装，衣服已经破旧不堪，穿在身上也显得过于瘦小，可是还算整齐洁净，工厂里干活蹭的汽油味，被科隆香水的气味所压倒，那是理发时，人家颇为开恩，给他喷洒的。"为了会面，他把自己打扮得像新郎一样。"母亲破涕为笑，一种柔和温情的骄傲，从她的语气中透出。不管怎么说，当她与他对面而坐、端详他的面孔时，他面颊两侧刮得明亮闪光，禁不住让人对他修剪整齐的小胡髭，产生一种奇异的好感，灰色的头发茬子散落在套装垫肩上和领子上，显然是理发店的学徒手艺不精，遗留的后果。

坦然直言，出于好奇，毫无恶意，他想听听她谈谈个人生活，当遭到拒绝后，他异常激动，表示绝对尊重对方个人隐私，于是他主动谈他自己的情况。毫不装腔作势，毫无矫揉造作，单纯无邪中透出一点局促不安，谈到他是多么想念他的兄弟们和他们的家庭，他们生活在伊茨雷埃勒谷地②，种地为生，他的老母亲与他们生活在一起。他渴望见到他们，可是自从他经营一个商店或当一名纳哈拉尔牛奶场工人的愿望受到挫折后，

---

① 布哈拉人聚居地在苏联和罗马尼亚交界处，1921 年至 1923 年曾建立布哈拉人民苏维埃共和国。

② 伊茨雷埃勒谷地位于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交界处。

因而不能经常回家探望。然后他又谈到，要想挣钱维持生活是多么困难，谈到自从妻子死后，独身的苦恼，独自一人的困境几乎令他难以忍受，特别是在安息日，如果没有人邀请他和慷慨地给予亲近和温暖的关怀，益发感到凄凉。"自从我的柳芭去世以后，我几乎也快死去了。"当父亲告诉眼前的女人，他刚刚会见了他年轻时的妻子，母亲感到皮肤上的毛孔在紧张地收缩、虚空。"她会弹钢琴，演奏舒曼的作品非常优美。"父亲说着，克制住自己的眼泪，当娇妻随他来到以色列土地之后，十分想念她的父亲、一个居住在基辅的热爱锡安主义运动的人，他管他女儿叫阿胡瓦·锡安之女，她来到这里以后，很快就凋谢了。她讨厌这里严酷的烈日和从沙漠吹来的东风，她的皮肤被灼伤了，她把自己锁在房间里，整天整天在黑暗中待着，备受折磨、痛苦难熬，在厚重的大红色刺绣幔帐后面，对着镜子中自己的形象，背诵《叶甫盖尼·奥涅金》，或者阅读在这里辛辛苦苦收集到的俄罗斯古典文学作品，晚上约来一些要好的妇女，一同品尝含有马鞭草的茶水，算是一种消遣和享受。"我要是有钱，能给她买一架钢琴，那该多好啊。"父亲悲痛地自责，她把耳朵塞上棉花，避免种种噪音：狗叫声和邻居小孩的戏耍吵闹声，而且她说，贝多芬耳聋之后，仍然能够听到天使的歌唱。"来吧，来吧，死神，把我带到你的翅膀之下。"她会绕着桌子转，高举赤裸洁白的双臂，围绕在她周围的是她自己装点的玫瑰，久封于密闭的内室玫瑰会枯萎干缩，散发出一股甜腻腻的气息，毁坏的香气，死亡的芬芳，不久，回应她的呼唤真的来了。

母亲在黑暗中述说着，我躺在自己的位置上，眼睛盯着"荣光蜘蛛"——这是我给枝形吊灯起的名字，当时我只有四岁——(母亲当时就觉得我有写诗的才能，精心加以培养，总是愿意讲述这段故事，一个冬天的夜晚，在雷电交加的暴风雨中，停电了，我看着这个枝形吊灯从屋顶垂下来不知怎么就想到它像一只大蜘蛛，向我们伸出黑色的大脚)，我实在是难以理解捉摸不定的人类本性。两天前，当父亲的尸体埋葬在安息山之后几个小时，母亲坐在吊唁者中间把他赞扬得天花乱坠，告诉大家他毫

不顾虑自己的健康，如何很快地救助所有需要帮助的人，可是我知道，母亲起初并不同意他做这种慈善行为，她说他这种温暖与慷慨，事实上是要我们自己破费的，说他对陌生人比对自己老婆孩子还关心，只是因为他需要被人们关爱与认可。就在同一天晚上，事后不久，我傻乎乎地指出这一情况，试图反映出她本人这种反差极大的突然变化。母亲宣称，她对父亲一直就是这样评价的，甚至于训斥我，当此掩埋尸骨的滚滚碎石与土块落下的声音仍然在她耳边回响的时刻，竟敢对她提出空洞无物、毫无意义的指责。

然而在掩埋尸体的新冢，父亲新的形象升起和拔高，并在上空盘旋、升华、净化，伴随着母亲宽恕原谅的面容，并不太令人感到意外，倒是她与被遗忘的死者年轻时的妻子之间的关系，现在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这一点更令人意外。柳芭是死者真正的爱人，也是曾让她最为刻骨铭心的人。无论什么时候，只要他与母亲——现任妻子之间产生危机，父亲总是躲到对柳芭回忆的荫庇之下，寻求自己的安慰。母亲就像一个统治者，一旦掌权，立即就把有关前任的一切记忆迅速、彻底、系统地清洗掉。结婚之后，母亲发动了一场战争，为了达到一个残酷的目的，反对那个女人，强迫父亲立即销毁一切她的照片和信件，扔掉她所心爱的几本书。她毁掉遗留在家庭里有关那个女人的任何痕迹，扯下那套刺绣的幔帐，说它式样老旧满是灰尘，搬走俄式茶炊以及一套边缘装饰着紫色兰花的瓷盘，把背面带有沙皇鹰徽的盘子限定为只能用于逾越节聚餐，从而放在顶楼上，这样，一年之内只有一周时间见到这些餐具。

父亲总是极力设法避免与母亲冲突，在柳芭的周年忌日，不在家里点燃纪念蜡烛，而是在工作日到会堂去点燃。像其他别的事情一样，这个情况我也是偶然发现的，有一年秋季的一天，我随他去“阿克瓦”会堂进行下午的祷告。父亲一辈子不愿意出风头，不愿意在人前显耀，从来不妄图越过约柜，登上讲经坛。那天却要求领诵祈祷，在祈祷结束时，背诵孤儿哀悼词。随后，当他靠近窗栏、在一支将要熄灭的纪念蜡烛前徘徊时，我

问他悼念什么人。他告诉了我，同时，长时间地注视着一只飞蛾，它是昨天晚上被火焰烧毁、陷入熔化蜡烛的凹坑里面的，浑身包裹着蜡油，下沉到底部。落日余晖照到他的脸上，领诵晚祷的人以虔诚专注的声调吟唱。"最仁慈的上帝，他宽恕世间的一切不平，"父亲喃喃地说，"我诚心诚意认定，上帝，她是爱你的。"

母亲的主要斗争目标并不在于查出在会堂里父亲纪念前妻，并称呼她锡安之女，而主要的在于柳芭的那群朋友，有了她们，就使得她的生活永久得不到公平的待遇，她试图竭尽全力斩断他与她们之间的联系。当她们来我家的时候，就像她说的，一天到晚就是用甜蜜与酸楚的回忆为自己涤罪和洗刷，最后搂着他的脖子，留下口红的印记和几根狐狸毛，她对她们怒目而视。有一次，当她不期而至回到家里的时候，她们这群俄罗斯高等妓女的头头奥尔加·帕霍德尼克无拘无束地搂着父亲的腰，用她的嘴唇蹭他的面颊和耳垂，她立即火气冲天，把这个女牙医推出去，砰的一声关上大门，打开窗户，让这个女人的没药树脂油和香水的气味统统散发出去，父亲羞愧难当地躲在厨房里，她冲着那个方向甩腔儿大骂："基辅的窑姐，甭想再进我的门，这个勾死鬼普丁·卡丧诺娃①！"

当年母亲对待柳芭朋友的方式，很多令人尴尬的证据得到支持，回顾往事，愈益加强了这种印象。她死后多年，这些证据碰巧撞到我手里，她丧失意识之前，最后一次含含糊糊地说过一些话，从那人那里得以弄清楚。一天晚上，母亲由于强烈的痛苦而哭泣，在床上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像个刚出生的婴儿。沙缪尔·艾丁杰教授出现在电视屏幕上，陈述他对当前种种事件的观点。母亲注视着这个银白色头发、戴着眼镜的人，突然冒出一句，"这个共产主义者，就是来过咱们家的那个人。"我没有任何反应——我实在难以想象，这么著名的历史学家，竟然会访问一个葛优拉

① 伽斯普丁·卡桑诺娃（勾死鬼普丁·卡丧诺娃），那个年代，基辅著名的高雅妓女。

街面上努瓦分店业主的家——她充满自信，声音微弱地一再重复，"请相信我，这个家伙随他母亲来过咱们家好几次。"我抚摸着她光秃秃的头顶，称赞她记忆力真好，并没有因为病痛而减退，可是我心里很清楚，在她那饱受折磨的意识上，笼罩着的那层阴云再一次加厚。然而，她说的话我绝不会忘记，不可能像糊弄一个弥留的人那样应付过去，就此拉倒，反而随着岁月的积累，更像一首曾经吟唱的摇篮曲，凭借一缕生命之光，穿透已经死掉的记忆乱麻，转瞬之间照亮了它。这个多年未解之谜，由于巧遇艾丁杰教授一下子解开了。会议结束之前，他突然回忆起青年时代，含含糊糊地提到他在共产党犹太支部"崩得"①的一些活动，我实在忍不住马上就问他，他是不是认识怎么怎么样一个人，当然我没有说明这个人就是我的父亲。艾丁杰摘下眼镜，揉揉他的眼睛和前额，伸开手指捋捋他的头发，就仿佛在观察一幅永远没有尽头的记忆长卷。随后，突然戴上眼镜告诉我，柳芭是这个人的第一任妻子，柳芭是他父母青年时代的朋友，当他还在上学的时候，经常跟着他母亲一起去拜访柳芭。在柳芭死后，甚至还探望过她的丈夫，可是没过几个月，他又结婚了，之后，艾丁杰的母亲坚决不去葛优拉大街的那所房子了。"他的新任妻子毫无理由地侮辱和辱骂了我母亲，诅咒我母亲总纠缠她的丈夫。只是因为当时这个女人已经怀孕，我母亲出于宽恕，不再与她计较。"他一边说着，嘴角一边浮起难以消失的微笑。当他继续深入回忆那些日子的更多细节，他自己在内心深处一一加以描述，手边一直不停地整理一堆会议资料，他捕捉到我难以抑制的激动表情，我从他眼神里的闪光，看出他联想的才能——把零散琐事的细节相互联系到一起的才能——从中揭示出必然的联系，体现在他手部的一系列动作，先是举起来轻轻抖动，反复摇摆，最后垂了下来，略显迟疑地说出"这么说，你就是她肚子里

---

① 共产党犹太支部，又称"崩得派"，现代犹太语"崩得"，"联盟"的意思，全称是"立陶宛、波兰、俄罗斯犹太工人总联盟"。

的那个孩子，没错吧？”

在母亲的意识之内，有意地使柳芭的形象大胆而快速地转化。到了晚间，身体已因悲痛而疲惫已极的妇人突然间高兴起来，将装饰品从蜘蛛状的枝形吊灯的分支上悄悄地取下来，最终，这串细细的链子作为奖赏，像一条领巾一样绕在父亲遗像周围，使其展现为一副新的形象，而她自己也像父亲一样，升华、上天，光芒四射。仿佛这样做还不够，自从父亲入土三天以来，母亲不惜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不仅辛辛苦苦地巩固锡安之女巴特·情昂的地位，把她视为自己的同盟者和亲密知己，而且还苦口婆心、不遗余力地说服我，让我相信这一切状况，历来就是如此。甚至在哀悼期过去之后，父亲的形象已经收缩、退回到当初在她意识中的尺度，她仍然坚持不懈，继续如此。

“柳芭是我们身上的肉，”母亲跟雅各叔叔说，他是在 1969 年夏末纪念父亲逝世六周年时来的，随后她约请他一起，在他前嫂被毁的墓地上，重新立一块墓碑。六日战争结束，当得知约旦人在橄榄山墓地毁坏的范围之后，母亲怒气冲冲地去寻找死者。她不辞辛苦，先是找到了小女孩坟墓的位置，拿出以备不时之需专门储备的钱款，对墓地加以重修。随后，不断地去耶路撒冷殡葬协会，花钱安排他父亲和他祖父的事宜，在为第一批死者安排好合适的长眠之地以后，就轮到柳芭了。母亲这一步新的举措，激怒了阿亚拉姨妈，姨妈骂她白白地把自己最后的一点钱扔给地下世界的神灵们，怎么不惦记着给自己置办几件新衣服，给孙女买几件好礼物。母亲把浸透水的花瓣从甘菊茶里捞出来，一声不吭没有回答。可是当阿亚拉冲她喊叫，说她也是六日战争的受害者，诋毁说自从去那该死的圣地的道路开通以后，葬礼仪式在我们中间大肆泛滥。母亲忍不住回应说，“像你这么一个只讲究理性的人，根本不可能理解，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的一些事情，这些是要比逻辑更为深刻、更为隐晦、更为暗无边际。”“可是你永远也不会成为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人？”阿亚拉耸耸肩提醒她，不要忘记当初她们两个人是怎么戏弄、嘲笑那些俯卧在墓地里人，私

下里称呼他们是"你这虫雅各"①。阿亚拉当然是正确的。这些年来,母亲的见解就是这样,并非不与他人交流、独行其事,父亲也没有逍遥自在、安然无事。当父亲组织了一次领唱人新手的活动之后回到家里,他兴奋地跟我们说,他是如何与一群贝塔联盟②成员一起,身穿深蓝色制服,行进在圣母院附近的屋顶上,恰好能俯瞰橄榄山。他们准备在周年纪念的时候,树立一座小型的纪念像,怀念在英国托管当局耶路撒冷监狱里自杀的英雄费恩斯坦和巴尔扎尼。少男少女们,配备着双筒望远镜,瞭望某个地点,察看被宣判死刑的两个人陈尸的位置,他们欺骗了监狱长和整个的英格兰,唱着《从腐烂灰坑崛起》。母亲模仿着贝塔盟歌的腔调说,"也许这帮小法西斯需要一个崇拜的偶像去纪念他们两个地下的英雄,我不需要物恋的偶像——我的死者保存在这里。"说着,用手指指点着自己的胸骨。

秋末的一天,母亲约了一些家庭成员到橄榄山的斜坡上,卵石和碎石块向下滚落。在曲曲弯弯的小路上,她灵活地转来转去,既轻松又熟练,就仿佛在自己家里一样。然后她指向一个新的墓碑,在山坡上,一堆颓败破落、半截掩埋在土内的墓碑里,显得非常突出和扎眼,洁白而坚实,然后她宣布:"这就是柳芭!"母亲的手斜靠在大理石的光滑表面,手指频繁地在墓碑的边缘敲打着,以前父亲站在柜台后面等待顾客时,经常做出这样的动作,然后她审视了一下,聚集在西方的云层,浓密阴沉,大雨就在眼前。乌黑的天空威猛如天神,俯身于城市上空,乌云笼罩之下的房屋、暴露于直射而下的闪光受到威胁,看来惊恐不已、神志若狂,两相对比,构成强烈的戏剧性,气势急剧紧张,转瞬之间,狂风暴雨就要迸发,夹带着横扫天地的电闪雷鸣。"你看,这个氛围多么像《托莱多风景》。"在等待家人

---

① 参见《圣经·旧约·以赛亚书》第41章第14节。

② 贝塔是"特鲁姆佩尔道联盟"的缩写。原是纪念早期犹太军事指挥官特鲁姆佩尔道的团体,后来发展成世界各地锡安主义修正派的青年组织,致力于文体活动和军事训练。

集合时，母亲小声这样说。（这幅格列柯①的油画，显然是她喜爱的作品。她把这幅画的一件劣等复制品镶在框子里，悬挂在她的床头上，这件复制品是她从一本杂志上发现的，这本杂志是艾萨克舅舅从美国邮寄衣服和食物用来填充邮包空隙的。“有朝一日，你会游览世界各国的。”她跟我说，“当你到了纽约的时候，可别忘了去一趟大都会博物馆亲自看看原作。”从她声调的回音中，让人感到饱含渴望，可是得不到满足的遗憾，又是马哈讷－耶胡达市场那个喀巴拉大师的预言在作祟，我能听到她内心的话语，如果我真的站在《托莱多风景》前面，她要是也能与我并肩而立瞩目欣赏，那该多好啊。）“早赶晚赶，今天怎么也没躲过一场雨。”当雅各察看着碑石纹理的时候，他的语调里透露出一丝欣喜。母亲尴尬地清清嗓子说，严格来说，正是因为预期要下雨，她才非常感谢雅各，放弃了应付就要到来的冬季所作的种种准备，撂下农场的活计，而接受他的邀请，来耶路撒冷。“我们两方面都不得不这样做。”雅各叔叔打断她的话，他不愿意听这样小家子气的话。可是母亲不理会他的说法继续说，这是她一辈子里第二次来这个地方，站在柳芭的墓地上。上一次是整整二十五年以前，她清清楚楚记得那一天，因为那天就是她与父亲结婚的日子。一清早，父亲穿上那唯一的一身套装，那天晚上，就准备穿着这身套装站在婚礼花棚之下，想不到他竟然到匈牙利老屋来敲门，邀请她陪他出去一趟。

“像个绅士一样，拉开了等候在罗马教堂附近的出租车门。我当时以为，他准是打算去首饰店给我买一串珍珠项链，或者手镯，作为结婚礼物。”母亲说。可是出租车一上路，她才知道是去橄榄山。他想跟他青年时代的妻子告别，并向她介绍自己的新妻子，他小声地念叨着，尽管那天阴天，还有点凉风习习，可是他居然满脸汗水，不停地用帽子扇来扇去。

---

① 埃尔·格列柯（1514—1614），西班牙著名画家，原名多米尼加·泰奥托科普利，由于出生在希腊，后被称为葛瑞柯，意为希腊人，早期受拜占庭画风的影响，后来到了威尼斯，进入提香的画室，这使他从中世纪美术圈子走向一个新的时代。

母亲感到非常意外，甚至生气，一路上，坐得离他远远的，躲着他一声不吭，可是当她看到自己的新郎站到这里，站在孤独凄凉的前妻墓前，她身后除了他，再也没有任何其他的亲人，这个男人用手捂着脸无声地哭泣，她动了恻隐之心，并充满了爱意。"只有优雅高贵的男人，才会有这样的举动。"她强制地压抑住自己的眼泪。雅各叔叔一路听来，深感惊讶，拉着她的手暖意融融地拥抱了她，问她为什么早不说，非要等到今天。

"丈夫与妻子之间的秘密，你要牢记在心。"在七日悼念期内，那漫长的夜晚，黑暗中母亲告诉我。她站起身来，把纪念蜡烛移到厨房，这样，烛光的阴影不至于惊扰我们的睡眠。当她回到垫子上时说，父亲赢得她的心，并不在于他纪念前妻的种种行为举止，而在于他爱孩子。

她的姐妹们和不多的几个女朋友，实在是不理解她对这个男人的热情，纷纷劝她，让她履行手续，签署她兄弟寄来的誓章，远赴美国。要知道，美国是不轻易向外国人开放它的爱里斯岛①国门的，即使暂时推迟出国，对于嫁给一个赤贫的外乡人这样的事，也要认真负责、谨慎小心、思考再三，千万不能再重复以前的错误，匆忙草率结婚。

还真是这样，他们结婚第一年过得极其艰苦。当他们从主婚人奥尔巴赫拉比那里回到自己家中，母亲轰走了那些来路不明的客人，他们想在这里借宿。她冲着刚刚娶了她做妻子的男人吼叫，"我不会在妓女和娼妇中间养育一个孩子。"并通知他，她决心关闭这所他在自己家开办的"夜间抱得鲁②"。父亲用手捂着脸，向她请求别掺和（干涉）这些事，至少是现在，因为这样一来就掐断了他的生活来源，可是母亲充耳不闻，郑重宣布，明天一大清早，天亮以前把这些爬满虱子、纵情色欲的垫子全部扔出去，把所有的污秽猥亵的脏东西清理干净，粉刷一新，好好在这里过日子。"我们两个都是健康勤奋的人，绝对不会饿死，无论干什么工作都

① 这个岛屿被称作移民岛，曾经是美国的移民检查站。

② 意大利语音译，意为"妓院"。

值得尊重。”母亲试着抚慰他，请他帮忙把浆过的床单铺上，给鸭绒被套上被罩，这些都是从橄榄山回来之后，下午拿过来的。

次日早晨，她在努瓦公司地区经理的办公室开始了蜜月的第一天。当她进入经理办公室之前，所发生的一切在我看来，简直就像意大利影片的场面。一连串分镜头：一个妇女，年纪大约四十岁，走出自己房间的门，面部表情坚毅果断。在门槛等待的摄像机，跟踪她的动作，一把梳子梳过她浓密的头发，反复梳理，嘴唇的特写，以一种压抑的色欲表现唇膏的移动，她的手伸到胸前，抓住背在肩膀上的小皮包，在她侧面进行跟踪，快步走过沿街两侧无尽的商店，她目不斜视、勇往直前。最终，拐了一个弯，进入牛奶场宽大的庭院里，外围紧连着两座公寓大楼，她穿过系着围裙的配货员之间的空当前行，他们正在向皮卡（轻型卡车）上装货，一箱箱酸奶和奶酪，留着小胡髭的送奶人等待运送奶桶的三轮车。她沿着一条平缓的水泥坡道走上去，跳过结了硬皮的一摊一摊的牛奶和一段脉动的管子，这时巨大的牛奶罐车正在卸载；从灌注车间突然冲出的气流和从冷藏库冲出的冰冷气流扑面而来，最终走进了一排办公室的侧庭，大呼小叫、混乱激动都闷在厚厚的石墙之内。

“同志，你不能随意闯进经理办公室。”一个有白化病的秘书试图阻挡她的去路；他的近视眼极力凑近夹着意大利香肠的三明治。（在这种时刻，面对这种看门人，“工人纠察队”的哪个无赖恶棍，母亲总是耐心地告诉他，她专门能制伏那些捣乱马帕伊①选举大会的修正主义派别，只要端着一杯牛奶加咖啡，站在那儿，就能把他们收拾了。）可是母亲没有搭理他，毫不犹豫推门就进。她曾在“女工办”干过活儿，知道这里面的“潜规则”。

母亲把她的申请放到总经理面前：是不是能批给她和她的丈夫一个

① 马帕伊是巴勒斯坦－以色列最早和最大的劳动党，1930年成为以色列工党的主要部分。

“极杆”鸡蛋进行代销，以便凭他们自己双手的劳动挣饭吃。（在我还不知道什么是电极或电线杆、不知道什么是北极星或建筑标杆之前，我就知道什么是一个“极杆”，那就是十个灰色的卡纸盘，摸起来很粗糙，可是还比较柔软，一层一层往上摞，每个盘里装三十个鸡蛋，五排，每排六个鸡蛋，或者六排，每排五个鸡蛋，这么大一摞，只有父亲有那么大力气，敢把它一次端起来。）

“谁给你担保？”

“这片河谷的田野，浸透了我丈夫兄弟额头滴下的汗水。”母亲脱口而出。

她丈夫的兄弟约瑟夫最近在肯纳瑞特湖淹死了，他与畜牧饲养委员会的其他成员一起划着一条小船，从德加尼亚基布兹到恩盖夫基布兹，中途遇难，当经理知道她就是来自科法·耶胡士瓦①的约瑟夫·拉克列夫斯基的嫂子，总经理一下子情绪放松，招呼像挥舞火焰剑的小天使似的小服务员，给客人上茶，并跟她说，从现在起，无论遇到什么事，不必客气直接找他，肯定帮忙。“我的大门总是向你敞开的。”他用电话通知鸡蛋经营部经理，给她开一个账户。（某次，当我去往耶路撒冷途中，一次山区基布兹读者会上，遇到该公司以前的一位地区经理，他向我这样说，“你怎么能忘记像她那样一个女人，”并深情地轻轻拍打我的面颊，又说，“你母亲，凭她的脑袋瓜儿，当部长都够用。”）

就在他们婚后第一天的早晨，父亲就带着他那一极杆鸡蛋，在商店里等待顾客。这个门面开设在葛优拉大街和阿什陡瑞·哈普拉季大街的拐角，紧挨着艾萨克·瑞科若比的广告作坊。有一个采访者在她的文章里谈到，我父亲是一个沿街叫卖的小贩，招致我悲痛与伤心。我很生气地跟她说，父亲在基辅大学读过三年书，不是小贩，不是沿街叫卖鸡蛋的。如果真是推着摇摇晃晃的小童车，装上那一个极杆的鸡蛋，一旦那个收集慈

---

① 科法·耶胡士瓦，以色列城市。

善施舍品的耄耋老妇人穿过马路给他报信，城管人员已经在伏尔加冰激凌店那边转悠，赶紧推着车逃跑，那是多么悲惨啊。幸亏他自己积极主动，加上母亲不懈的努力，使得他成为体面的“努瓦分店”的店主，就在这一年，母亲怀上了我。花了不少钱，设法活动和打通市政厅难对付的办事人员，总算允许把我家的前屋临街打通，做成商店门面。我的儿童车就放在星期五晚上食用的盛装“口辣”①面包的板条箱和一摞一摞的逾越节未发酵麻皱饼之间。我生活中一段饱受折磨的经历，甚至在今天，当我第一次下笔描述一些当时的细节，不禁喉咙哽咽，流下忍辱负重的眼泪。可是这样一个可怜的小商店，母亲把它视为她毕生的工作。在某一个独立日之后的夜晚，当我们坐下来收听颁发以色列奖的广播，她开玩笑说，建立了这样一个商店，也应当给她颁奖，由于这个商店，不仅父亲恢复了自尊，而且也为他们造就了一处居家过日子的场所，能够生儿育女，马上就有一个婴儿要降生了，在这里可以遮风避雨，使孩子得到保护，抚育他长大成人。

“除了你希望要一个孩子之外，你什么也没有给过我。”母亲从内心深处向他呼唤。远处的时钟敲响了凌晨一点，可是她的哀痛仍然难以抑制。在他们最初见面的时候，她对他的弱点就已看得一清二楚，她清醒地认识到他的性情暴躁，没有耐心，缺乏雄心壮志，这将给他们的共同生活带来苦恼，当然，更不需要她的姐妹和女友向她指出男方的贫穷、孤僻或者年龄相差十五岁。尽管她善良、慈祥和多情，在她心中，已经决定不再与他会面，恰恰在当时，一对夫妇就坐在他们旁边，带着一个大约一岁半的婴儿，婴儿躺在轻便婴儿车里。“可是你，”母亲说，“不再注视我，而是本能地转过头去逗弄这个孩子。”（“我这一辈子，从来也没有看见过一个男人，像这样亲近孩子。通常只有女人才会这样。”母亲在谈话中，这样对父亲说。）这个婴儿透明的手指在父亲的大手前面轻盈活泼地晃动，可

① “口辣”即犹太酸酵鸡蛋面包。

是当这只大手就要靠近小手时，婴儿的母亲把婴儿车推走了，夫妇俩站起身走开了。父亲转回身面向母亲，当他们的目光相遇时，她看到了这个男人泪水盈眶。“对于亚伯拉罕来说，不也是老来得子①吗?”他小声说着，语音中透出一丝笑意，对于母亲来说，她仿佛听到了那个喀巴拉命相家的声音。

① 参见《圣经·旧约·创世记》第21章第2节。

5

若干年来，我被梦幻般的最早记忆所困扰，担惊受怕，就像我双手捂着一只鸟。

那时我三岁半，正值耶路撒冷被包围期间，在毫无提醒、毫无迹象的情况下，炮弹倾泻而下，落到这个犹太城市内，我们躲到内室的房间里。我们没有地下防空洞和避难所，我的父母用沙袋把高处的窗户堵上，以抵挡子弹和弹片。后来，沙袋搬开，室内充满了阳光；可那时，特别是黄昏时分，室内昏暗阴沉，就像靠近警察学校那个废弃的公园里，埋葬犹太公议会①成员的洞穴一样。发射炮弹期间，母亲让我爬到一个铁床下面，卧在那里，双手抱住头部，堵上耳朵，加以保护。那时候，寒气从地面升起，夹带着从垫子上露出的尘土、棉花和海草的气味，至今，这一切仍能触动我，不免产生危险和死亡的感觉。

在打炮期间，我们家里并不是只有我们自己。赶上顾客在前屋，还有过路人，都要在我们家躲一躲，在生命中最为惊慌失措的时刻，紧靠着素不相识的陌生人、不请自来的客人，挤来挤去，这些都成了累积的记忆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那是生命中最可怕的时刻。

集中在那段时间的记忆，就是无数的炮弹碎片轰击到我们顶上的公寓楼。后来，父亲经常计数打了多少炮弹，母亲对父亲说，可以根据呼啸的声音，区分出“我们的”炮弹还是“他们的”炮弹，在爆炸的时刻，父亲趴

在我的身上抱住我，压得我几乎喘不过气来，后来一旦松开，他也禁不住泪流满面。

炮战过后，我从铁床下面爬出来，惊奇地看到白色的墙皮和灰浆，从顶棚上一块接一块向下落，覆盖了地板上的阿拉伯图案，透过沙袋之间的缝隙射进来的一束束光线，照亮了这菲薄精细的灰白色层。

"瓦伊斯－莫让石克斯。"②"那么多白蚂蚁。"我傻里傻气，以一个死里逃生小孩的庆幸之感，高兴地喊叫。

"瓦伊斯－莫让石克斯。"一位临时暂避的客人笑道，惊奇地看着地面的景象，藤蔓夫人约施·伽芙尼的母亲，亲吻了母亲因惊吓而涨红的脸颊，并对我母亲说，这孩子会成为作家。

严格说，并不能算是毫无遗漏、完美无缺，那只是记忆的结晶，主要是带有宿命标志、封存起来的一些事实，若干年来，我一直抱有怀疑态度。而母亲却一再重复，试图用语言加以表述，从而让我铭记在心，难以忘怀，这不仅注定要毁掉令人惊奇的、原始场景的特征以及小孩子亲眼所见的稚嫩印象，而且就连这些，她也要一一地从我这里没收回去。那些东西曾经令人颤栗，形成一种超现实的飘飘摇摇、零零碎碎的阴影，转化成一道围绕尸体的白线，那线条是尸体被清理之前，四肢伸展躺在地上，刑警用粉笔画出的。

更为久远的东西，处于早晚要遗忘领域的核心，从那里滋生出其他的记忆，或许比前一类还更为超前，与前一类不同，对于它，我们甚至连想也不敢再想，我们不让它透漏任何的光，让它继续埋葬于地下，处于寂寞无声、无法成形的状态，深深地陷于我们能达到的深度，

---

① 犹太公议会是由七十一位犹太长老组成的，他们构成了古代以色列的最高法院和立法机关。犹太公议会包括议长、副议长及其他六十九名成员，举行会议时，他们坐成半圆形。除其他重大问题外，他们还可以审判国王，在决定死刑判决时，必须七十一个成员全部到场。

② 意第绪语音译，意为"那么多白蚂蚁，一层白蚂蚁，一群白蚂蚁"。

只要它们不再上升到真实生活可视的层面,就让它们永远淹没在那里。

父亲的嘴唇有好多紫色的斑点,每当他把铅笔尖放到嘴上的时候,紫色斑点就更多。那些纸张散发着药品的气味。父亲一页一页地翻看那本厚厚的书本,每天晚上,他都在这本书上,从上到下写上一行一行的数目字。在很多页边空白处,还有金色和棕色的羽毛,就像金色戴胜鸟的翅膀,母亲就是唱着这支描写戴胜鸟的歌哄我入睡的。我想抚摸这些羽毛,爬到父亲的膝盖上。他的灯芯绒裤子温暖而柔软,可是他连看也不看我一眼,立即把我放到一边去。"他们会把我们投入监狱的,"母亲大声地说。"达夫·约瑟夫的警察会来的。"父亲继续一页一页地翻查,紫色斑点时而亲近、时而分离,成倍增长,与以前的聚合到一起,一直就是这样,羽毛变得越来越苍白了。现在母亲站在厨房门口哭泣,我跑过去,抓住她的手。她的手冰凉。父亲从桌边站起身来,摘下眼镜扔到书本上,在房间里来回踱步。最后,站在桌旁举起一只手,几乎碰到电灯泡,他的大手攥成拳头。"奏尔-扎扬-堵-斯待尔。"①我从来没有听到他这么吼叫过,拳头砰然砸在桌子上,命令大家安静。随之,一片可怕的寂静,悄然无声之中,母亲一把把我抱起来,让我的脸紧挨她的脖子。她摇晃着我一遍又一遍地小声说,凯米尔奈斯基②、凯米尔奈斯基,可是我偏要转过头去看个究竟。桌面从中间裂开,父亲正在又蹬又踹这张桌子,把桌面美森耐纤维板的碎片和桌面上所有的东西都扒拉到地上。"工人党的党徒,找你们的本-古里安去吧!"他冲母亲大声喊叫,把自己的帽子摔到地上,使劲用脚踹,践踏帽子、践踏书本、践踏眼镜、践踏柑橘。"'磨得热'③,穷

---

① 意第绪语音译,意为"这里需要保持安静"。

② 波格丹·凯米尔奈斯基,17世纪俄罗斯库班草原哥萨克的首领。1648年,在沙皇支持下,他带领哥萨克,大批屠杀乌克兰和波兰的犹太人。彻底毁灭了几百个犹太社区,使该地犹太人口锐减至半数。

③ 意第绪语音译,意为"杀手、刺客、谋杀者"。

凶极恶。"母亲回敬他一句，跳过破碎的眼镜和稀烂的水果，带着我逃到外面去，他向我们晃动光溜溜的桌子腿，只有我一个人看得见他那怪兽一般鼓出眼窝的双眼，还有那剃得光光的头颅，在后面追赶，企图用他（原文为"她"，依据上下文，恐为"他"之笔误——译者）那巨大的四肢捉住我们。母亲带着我跑进街道里，我的脸颊靠在她身上，能够闻到她的泪水和我的泪水混合的味道，我抽泣着、可还是入睡了。那张桌子的残破肢体，再也没有修复，堆放在室内一角，盖了一块油布，直到后来在一次数麦束节①营火晚会上，我把它给了一个同学烧掉了，那场爆发的怒气任何人都不愿意想起，可是那堆破木头放在那里，不仅时时提醒你，让你不能忘记，而且也是一个证据，说明有一些无法解释的事情，是多么飘忽不定、出没无常，那些东西并非虚构的，我极力想把它们忘掉，可是只要残留物还在那里，就会使那么多无边无际的情景赫然在目。

因为我们家庭的基础就是支撑在愤怒的柱石之上，他们的奠基石就是放置在不可修复的憎恨之上——"湿疹"，很不幸，就像母亲的姐姐米瑞阿姆姨妈，有一次凑巧碰上他们两人之间爆发了一场疾风暴雨的战斗，双方都用尖酸刻薄的言辞，把这样的关系网，称之为"湿疹"——湿疹这东西，发作起来你禁不住要去挠、去抓、去抓到出血，到了休眠期，一切风平浪静，可是无论如何你不能把它根除。战斗、争吵的因由往往是突如其来的——比如，争论退还的酸奶瓶如何处理；按照母亲的说法，父亲不知中了什么邪，相中了一个罗圈腿的顾客，（"出溜成胡同的老屄"②）有一

① 数麦束节在犹太以珥月（大约四五月之间）十八日，也就是介于逾越节、五旬节两个节日之间，数麦束的第三十三天。它成为一个孩子们的庆典，以升起大规模的营火为特色，庆祝公元 132 年至 135 年间，巴尔科赫巴揭竿起义对抗罗马政府。

② "出溜成胡同的老屄"the cunt of Dudai of the VAT，其中 cunt、Dudai、VAT 这三个词都是最为淫秽放荡的粗话，无法在此详细解释。英译者使用的是美国的俚语，即使俚语词典中，它们也超出最为禁忌的粗话范围，不可能将其列入文字表达的词汇之列。

次星期五，他留了一个编辫的"口辣"面包给她；到了老年，父亲特别偏好这种高贵的食品，希望它能帮助自己恢复青春（"你永远也不可能成为唐璜，"她冲他恶意地咆哮，"与其浪费钱财鼓捣那些江湖野药，还不如给孩子买个新毛毯。"）或者，他忘了关厨房柜子的门也会大吵一番。像天地之间的所有规律一样，争吵在他们的婚姻之中成了一条稳定不变的规律，像是不可理喻永远没有结束的业务，忙忙碌碌、没完没了，从中总有办法造成雷鸣电闪的场面，更为令人奇怪的是，她居然心腹之中冷若冰霜，她的心中难道能生出冰块来？母亲以一种丝毫没有恶意的天真与单纯，能把秘密地包裹在冰层里的火扇得越来越旺，冒出火星。同样，父亲也能像稻草一样被点燃，大火燎原。一旦迅速蔓延，他立即会快速灵巧地处理，千方百计使事件恢复常态，设法取悦于对方——买个二手洗衣机，从他认识的木匠那里，按照他自己的欣赏趣味，订购一套四合一的餐厅桌椅，让她感到惊喜；或者，请来一位塞浦路斯的金斯勒，用鱼鳞涂刷我家的墙壁。而她，不仅不想就此和解，反而冷言冷语加以回敬，在数落他的时候，他倒是能不动声色地听着，从头到尾褒贬这一件一件蠢事，他把家里弄得成了废品收购站，堆放破烂的仓库，把人家瑞哈维亚富人区家庭主妇扔掉的垃圾，也不知怎么弄的，都给收罗到这里，倒是餐厅的桌椅，永远也不会过时，因为这堆东西根本就没有任何风格，而这位木匠阿比·夏皮罗，最好还是去给希腊正教做棺材，这几面墙经过一番折腾，不仅没有带来清爽，反而成了一股能够熏死人的腐烂臭鱼味儿。

曾经有过小女孩已经不再是什么秘密，在亚尔死去的周年纪念日，我认为她在与父亲的争斗交火区域的边界线上，表现得是多么令人感动地凄惨。那天晚上，母亲独自一个人坐在那里，守着纪念烛光，驱赶围绕在微弱火苗周围的飞蛾，突然间，暴风骤雨袭来，拷打责问她的灵魂，她承受着痛苦，显示出紧张表情，双手捂在自己的脸颊上，她已沉入无底深渊，从她的眼神中，可以窥视到汇聚其中的悲痛与疯狂。她忍受着痛苦，默默地洗净大家的脏内衣，把一件件衬衣熨烫平整，烹饪大家喜欢吃的食品。母

亲就像在对自己说话一样，可是这些话语句句冲着父亲，他坐在桌旁一言不发，静静地挑食着安息日聚餐剩下来的鱼头。对于母亲来说，她从来没有为满足私欲而消费，星期六晚上从来没有看过一场电影，没有买过一件新外套，没有用过巴黎香水，她所在意的只有一件事情，甚至于比她自己的灵魂还珍视。“我就奇怪，难道就那么困难吗？为什么不记住这个日子？到时候替孩子念诵一段卡迪什①。所有其他的事都不用你操心，我自己都能做，只有这件事例外，她一个人在那边，一直就是孤零零的，那么遥远，那么孤单……”话还没有说完，她就站起来走出去，使劲地关闭房门，作一次夜游。黎明时分才回家，发现我穿着衣服在扶手椅上等着她，等得睡着了，她把我搬到床上，脱下衣服，用她冰冷的嘴唇吻了我的前额说，“妈妈总会回来的。”父亲把餐具推开，弯下身子，张开大嘴，把嘴唇放到桌布边缘，把腌菜汁和辣根的斑斑痕迹蹭到桌布上，长时间恶狠狠地盯着我。我一句话也没说，站起来走到别的房间，我要让他知道，我的沉默无声是对他不满。几个月以前，在陶薇乐的忌日，我是一个见证者，对他从犹太会堂回来的表现，怀有敌意。他把帽子放到床上，长时间地注视着悼念蜡烛的火苗，故意大声地说，好让母亲能够听见。当天晚上，他已经为超度小女孩的灵魂做了祈祷，念诵了卡迪什。母亲从厨房里冲出来，眼神里显出厌恶与不满，脱口而出，“谁让你给念的？她不是你的女儿，她也不是儿子的姐姐。她是我自己的女儿。”说着话，她狂野地敲打着自己的胸骨。

当父母之间的争战越来越剧烈，母亲也不得不举手认输，承认她对配偶采取的一切手段和方式都毫无结果，一切都白费——“我跟了他，就为了有人祈祷，就为了有个孩子，就为了整天吵架。”有一次，她跟她的姐妹奈哈玛这样说，姨妈正从腿上解开一道又一道的裹腿——作为最后一个

---

① 卡迪什意为“神圣”，是以阿拉米语背诵的祝祷上帝之词，在祈祷仪式结束时，要默诵或念诵“卡迪什”；在哀悼死者时，也念诵这段祈祷词。

可以求助的人，她向雅各叔叔求援。早晨，一场大战之后，母亲撅着嘴到米阿社瑞姆郊区的邮局，发一封扩大声势的电报到纳哈拉。有两件事她心里很清楚：雅各会放下其他所有事务，跟随从纳哈拉发往耶路撒冷的第一辆奶罐车来到我家，尽管他弟弟比他年轻几岁，而父亲，将毫不反驳听从他弟弟的安排。

就像母亲说的，雅各叔叔就是我们家的第一祭司长，就像摩西之兄亚伦是犹太教的第一祭司长一样。虽然他没有戴帽子，可是穿着标准的卡其布装束，在母亲眼中，这个摩沙夫尼克①就是一个爱好和平、追求和平的使者，只要他一出现，就会给遭到破裂威胁的小家庭带来安宁，带来和平。

在我们家里，那盏沉甸甸古铜吊灯的每一只灯泡都点亮，给这间小屋里投下耀眼炫目、清醒严肃的光芒，这就是我们整个的世界，雅各叔叔突然冲破外面浓重的黑暗进到屋里来，站在尚未收拾利落的床铺之间，像一个救助世人的天使，手里提了一个皮包，其中塞满了罗马苹果或者皇后葡萄园的上好葡萄，他闪光的眼睛和温柔的微笑，不用说话就足以团聚他周围的群众，分担他们的痛苦与危难。

黎明之前，葛优拉大街的坡道上显得益发宁静，一听到纳哈拉牛奶罐车刹车制动的声音，就知道他随车来了。一到努瓦牛奶商店，来客就会拉住他的嫂子，母亲抚摸着面颊，极力克制住不流下眼泪，而他带着一股烦恼的眼神望着他的哥哥。他正嘟嘟囔囔、满腔怒气和满身不自在，“显然，她又给我兄弟发了一封‘地痞期’②。”雅各叔叔会来到我床前，向我俯下身来。

他用脸贴着我的脸，脸上的皱纹就像他耕作的田地，还带着晨露的潮

---

① 摩沙夫是以色列一种土地私有、本人劳动、共同销售的农业合作居民点。摩沙夫尼克即“摩沙夫成员”。

② “地痞期”音译，意为“加急电报”。

气，我突然醒来，吓了一跳，他在我似醒非醒的嘴唇上给了我一个俄罗斯式的湿吻。他小声地念叨着我的名字，也念叨他儿子和他父亲的名字，他老人家埋葬在遥远的沃利尼亚①的一处墓地，并且说，“雅各叔叔从纳哈拉给你带来一个清晨良好的亲吻。”然后，用他那胡髭短茬蹭我的脖子，把头埋在我装饰有船锚的天蓝色睡衣里，我被他身体散发的气味所包围，这是一种在土地上劳作的气味，混杂着苜蓿草的芳香、骡子的汗气味，还有辽阔平原上泥土的甘醇。

三个人围桌而坐，默默无语饮茶，只有砸碎方糖和啜饮滚烫饮料的声音打破宁静。太阳升起来，照在我家对面米舒勒姆·格若尔医生办公室的窗户上，反光投射过来，父亲站起来长舒一口气，去“阿克瓦”会堂做晨祷，母亲与来自遥远乡村的救星一起进入前面的商店。

当母亲等待招呼早晨的顾客的时候，雅各叔叔从便道上把牛奶桶拖进来，然后把空的纸板酸奶盒按照尺寸排列妥当，准备交给勒纳先生，他是努瓦奶业销售商。有一天早上，公使夫人维斯基（她丈夫被派往海外筹集款项）在早晨的“谢玛②”还没有念诵就来到商店里，问母亲出了什么事，怎么小叔子突然来了，“谷特－格斯特－库曼－阿木格白屯。”③母亲回答，“善良的客人不请自来，”并且说，她的小叔子来了，能够把以色列土地真正的新鲜气息带到耶路撒冷的施太拓④，能使这里腐朽的空气净化。维斯基夫人好奇地问，“什么气息？”母亲回答，“田野的气息。”正好陷入人家为她设下的陷阱。“愿神赐你天上的甘露，地上的肥土，并许多五谷新酒。”⑤公使夫人用抑扬顿挫的腔调吟诵，“正像《圣经》说的，

---

① 沃利尼亚系乌克兰西北部地区名。

② 谢玛即犹太教成年人每日必须进行两次以上的祈祷，在祈祷中宣布自己的信仰，被认为是犹太教的精华所在。

③ 意第绪语音译，意为“善良的客人并不经常来”。

④ 意第绪语音译，意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东欧的“犹太人小村或小镇”。

⑤ 参见《圣经·旧约·创世记》第27章第28节。

‘我儿的香气如同……田地的香气一样……’①这就是以扫的气味，”她说按照犹太教的说法，母亲宁可选小叔子，因为他是这个家族里真正的雅各②，而不要选附近阿富拉市③的达瓦力士④，这个雅各，早晨和晚上都要到犹太会堂和学习社里去，《妥拉经》的气息就会在他的服装里透出来，就像永无止境的其他气息一样。母亲根本没有搭理她的话，走出房间，到商店的前院给韦恩太太灌牛奶，维斯基夫人跟我说，我们犹太姆泽克⑤走在圣城的街道上，就像跟在两头牛后面犁地一样，脚步踢踢踏踏，沉重而缓慢。

一整天，母亲都急不可耐地等着下午关店时间到来。一到时间，她就把关闭店门的铁栅格拉下来，三个人聚到一起继续谈论。雅各总是耐心地听她诉苦，在她与父亲之间进行调解，化解他们之间的冲突难点，摆平双方的偏激心理，直到母亲同意过关，尽管有些勉强，但总算出了怨气。

仲裁之后，如果正好赶上我放暑假，雅各叔叔就会提出要带我跟他去纳哈拉。“让孩子晒点太阳，不会有什么伤害，喝的都是新鲜牛奶，吃的都是刚下的鸡蛋，呼吸呼吸新鲜空气。”他说服母亲，说需要什么，他和苏尔克都会满足我，并且保护我，绝不会让我受到任何伤害。“回来时，你再看，准成了一个棒小伙子，肌肉发达，皮肤黝黑。”他反复劝说，母亲终于同意，含着眼泪收拾我的衣服，装进一个小手提箱，把巧克力和糖果夹在内衣里，为的是送给露斯和汉诺基——我叔叔的女儿和婶婶带过来的孩子。

在纳哈拉，雅各叔叔的家处于一片布满尘土的浓密松柏林之中，密林

---

① 参见《圣经·旧约·创世记》第27章第27节。

② 在书中，叙事者的叔叔，当时的身份也是弟弟，也叫雅各。《圣经》中雅各是以扫的弟弟。

③ 阿富拉系以色列城市。

④ 希伯来语音译，意为“同志”。

⑤ 指帝俄时代的农民。

深处隐藏着各种唧唧喳喳、咕咕啾啾的鸟群，到了那里我才知道，雅各叔叔和苏尔克婶婶具体显现了以色列土地上的新的理念，他们的天空是锡安主义者祈祷围巾的纯蓝色，社会主义者金红色的太阳照耀着拉玛大卫军用机场的跑道，照亮了达扬家族的牛棚，照亮了教师齐威·李伯曼-理文的牛棚，这些都体现在他们整天辛辛苦苦的劳作之中。

无论叔叔去到哪里，我都跟着他，一步不离。

挤奶的时间，在牛棚里，他充满温情地跟奶牛说话，就像那些唱诗班新手初次走上柜前台，父亲跟那些新手谈话一样。雅各轻轻拍拍它们的屁股，用稳妥可靠的手法清洗它们的奶头，然后把冒着热气的牛奶一股一股挤进桶内。

我们来到庭院里，就像阿龙·沙布泰①说的，我们的文化就包含在少数几件工具和它们的操作对象之中，或者说，针对一块"园地"（这是一个按照全新含义理解的词汇），在这"园地"里，叔叔教导我，新鲜成熟的西红柿可以摘下来，用自己衬衣的下摆擦一擦直接咬一口，没有生病的危险；或者用一个胶皮袋采摘黄瓜，能感觉到黄瓜上的刺儿掉落，这些事从前我都不知道。

有一次，他带我去犁地。我们两个人走在田野里，阳光在后面照射着我们。他说垄沟就像人一样，必须正直，他跟着一对倔强无言的骡子踏出的痕迹往前走，用他那训练有素的双手指引它们奔向地平线上一个神秘的定点。当我们到达地头时，雅各指着西方突起的山峰。"这就是圣卡梅尔山②，以利亚就是站在这个山顶上。"叔叔跟我说，这时，我正跌跌撞撞地在新翻的土块里，查看被擦破皮的两个白色膝盖。"是的，就是以利亚先知，就是提斯比人以利亚，在安息日结束时吟咏的圣歌里唱到的以利

---

① 阿龙·沙布泰（1939—），以色列著名诗人，同时在翻译希腊戏剧方面颇有成就。

② 圣卡梅尔山，按照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上帝的葡萄园。"卡梅尔"在《圣经》和合本中译为"迦密"。

亚。"可是突然之间,这个以利亚从一个慈祥的犹太老爷爷(他能到耶路撒冷的老城组成民衍①)变成一个狂暴愤怒的希伯来先知,带有勇猛和大胆的禀赋。

"也许你应当学习学习戈登②对于《圣经》所作的现代化科学的解释,"当晚,回到他的办公室,他对我提出建议,在纳哈拉期间,我就住在这个房间里。"《圣经》是以色列土地上的书,它是成长发源于此地,在这片太阳直射的土地上,等待着雨水的滋润,并不是在东欧昏暗老朽的书房里。"他的书柜就是理解他精神世界的钥匙:其中有戈登理解和解释的《圣经》,即《沙洛姆·雷义士升天》,狄沃拉·巴伦③的短篇小说,伯伦纳、戈登、伯尔·卡茨尼尔森④的作品,多卷本《哈-特库法》⑤,比亚利克的《古代传说》⑥和诗集,指导农业劳作的书籍:牲畜饲养、植物栽培、孵蛋母鸡的护理,还有保卫祖国家园英雄人物的回忆录,以及几卷《各位泪·哀史》⑦。

雅各叔叔是马帕伊成员,可从来不是狂热的马帕伊分子。在他办公

① 按照犹太律法规定,要举行公开正式的犹太教仪式,至少要有十个年龄在十三岁以上的人,民衍可以理解为组成法定人数的犹太教仪式。

② 阿龙·大卫·戈登(1856—1922),出生于乌克兰南坡陡里亚的绰伊诺村,是著名的锡安主义理论家,是实用锡安主义和劳动锡安主义的精神力量,后来建立了"年轻工人"组织,为后来几年的锡安主义运动定下基调。

③ 狄沃拉·巴伦(1887—1956),出生在白俄罗斯一个犹太家庭,1910年,移民到建国前的以色列土地上。她年轻时即在当地的希伯来报纸发表小说,到巴勒斯坦后开始为文学杂志写作,1927年发表第一部小说集。

④ 伯尔·卡茨尼尔森(1887—1944),出生于白俄罗斯。1909年,随第二次移民浪潮,迁居到巴勒斯坦,起初参加农业劳动,是马帕伊的领导者之一,担任该党机关报《约言日报》的编辑。Am Oved出版社第一任总编辑。

⑤ 《哈-特库法》,一种希伯来文学期刊。

⑥ 《古代传说》囊括了有关犹太人的几千个故事、引语、警句与格言,以色列土地和各种人生活的各个方面。根据《塔木德经》和犹太教法典释义,讲述几千个《圣经》人物的故事、塔木德贤哲的生活、语言、谚语和民间故事。

⑦ 《各位泪·哀史》系有关大屠杀、屠犹事件的三卷本厚重记录。

桌的玻璃板下面，除了家庭成员的照片以外，还有本－古里安的照片。他尊重这个工党领袖，服从他，但是从来没有达到敬佩的程度。“我们是出自哈西德家族，可我从来都不是一个哈西德分子。”他说。我回想一下，的确，他只读《约言日报》（《达维尔日报》）和以色列工人党的周刊《青年工人》，从不参加具体的党派活动。他事实上是一个无党派的党员。

然而，他具有清晰的价值观——确认善与恶、好与坏，据以区分建设居民点的人和摩沙夫的农民、农业工作者与城市资产阶级，哪些是一心想着挑起国家安全与社会使命的重任、从不退缩的人，哪些是只顾自己小家庭、获取得多、付出得少、想方设法占据别人劳动成果的人。站在金字塔顶的是希伯来农业工人，一只手永远扶住犁把，另一只手轮流地拿起书本或抓住步枪。可是他从来也没有把事情说得这么明确。那是听他们的先驱者说的。对于手下的人，总是表现得无限宽容。他从来也没有公开地批评过任何人。对于值得表扬的，肯定给予表扬，其他的人就应当向他们学习。如果他遇到什么人当着他的面违反了行为规范，他也只是说：“在城市里，你享福，在农田里，你也享福，可不要身在福中不知福呀。”

公益心、责任感、对己严、省吃俭用、宽以待人、志愿服务——这些就是他的突出特点，既具有马克斯·韦伯①所定义的“新教伦理”的理想精神，又具有“所有犹太人都要相互负责”的传统。雅各和苏尔克收养了年幼的大屠杀幸存者，逐渐恢复了他们做人的信念，让他们承担艰难的独立工作，绝不让步，绝不含糊，当这些青年人步入社会后，无论需要什么，他们都予以满足，就像对待自己的儿子一样，甚至为他们在房子的庭院里举办婚礼。雅各承担一个家长的角色。雅各保护他的家庭，特别要保护好

① 马克斯·韦伯（1864—1920），德国著名社会学家，也是现代一位最具生命力和影响力的思想家。公认的社会学三大“奠基人”之一（其他二者为卡尔·马克思与爱米尔·杜尔凯姆）。其对西方社会的影响是巨大的。

苏尔克的妹妹，她早年就成为孤儿，1919 年，西旺特月①第十五天，彼得留拉②手下的一个哥萨克首领革扎扎库，在一场包围欧泊茹奇③施太拓犹太人的大屠杀中，杀害了他们的父亲，雅各·伯瑞比斯。人的本性可以通过种种方面显示出来，例如，即使孩子们离开之后，会给他增加更多的负担，他仍然鼓励他的儿子哈伊姆和儿媳塔玛尔，响应本－古里安的号召，带着他们的小孩子到内格夫沙漠，住在新居民定居点，指导新移民；在一个小笔记本上他记下了所有家庭成员的出生日期和家庭支出，大到购买拖拉机、购买耙，小到因办理业务到海法，在小摊上买一杯苏打水，都要记入账本，甚至贴在收音机背后的一张“保卫伊休夫”邮票也要记入。

当他最后病重时，他说，他曾去过民政部纠正他个人档案上家乡的名字，因为该项字迹模糊。我问他，你已病得那么重，还要从病床上起来不辞劳苦去海法。“你怎么能这么说，”他说，“一个人，就得把经手的事弄得清清楚楚，对待过去的事也应当像对待当前的事一样严格。”

我某次在纳哈拉，亲眼见证了他处事的极端冷静和严肃的责任心。一天早晨，起床后收听新闻广播，以色列军队进行反击，越过了约旦边界。在耶路撒冷的商店里，遇到类似场合，顾客会出现各式各样的反应，有的人发出一阵爱国的狂热，有的人会攻击那些囤积食糖、油品和面粉的囤积商。在纳哈拉，我叔叔和婶婶极力约束自己的感情，小心谨慎行事，知道在下午的新闻广播中，军队发言人所列出的名字，对他们来说都不陌生，他们已经得知在那段时间哪些房子轰开了大口子。当困难突然袭来、难以招架，当伊勒哈难④倒下的时候，他们也会做出类似这样的反应，而且

---

① 西旺特月是犹太历的 11 月，犹太国历 5 月，大约相当于公历 1 月到 2 月之间。

② 彼得留拉（1879—1926），乌克兰政客，生于沙俄波尔塔瓦，原为乌克兰报纸编辑。1917 年十月革命后开始组织乌克兰民族主义匪帮，成立“乌克兰人民共和国”，并任领袖。失败后流亡法国。1926 年 5 月 25 日被刺杀。

③ 欧泊茹奇位于乌克兰，在沃利尼亚地区内的一个犹太人聚居区。

④ 参见《圣经·旧约·撒母耳记下》第 21 章第 19 节。

过后不久，在苏尔克死后，阿基也倒下了。

不仅仅是责任感，也出于爱情和亲密关系。主要是对于苏尔克的爱。在他们卧室里，有一箱子苹果。房间里充满了一种美妙的气味。雅各拿起一个苹果，温柔而热情地递给我，羞涩地涨红着脸对我说，他喜欢在他妻子的床下放一箱苹果，这间小小的房间，由于院子里古老的雪松遮挡，显得十分昏暗，让《圣经・雅歌》的诗句"给我苹果畅快我心，因我思爱成病"在生活中实现了。

当我从纳哈拉回家后，把叔叔和婶婶的亲密关系告诉了母亲，她很难掩饰她对这种关系能达到《圣经》中田园诗般的程度所持的怀疑态度，并咯咯地笑着说："啊，爱情，愉悦身心，多么美妙、多么愉快。"她也模仿《圣经・诗篇》里的句型。还真是，苏尔克的希伯来名字舒拉米斯①，凭这个名字，就像一个自斟自饮、自满自足的妻子，母亲的嘴又开了闸，说我叔叔的名字是按照一位绅士的名字取的，这位先生把哈兰②井盖上的石头搬开，可是这位醉心于锡安主义的天真信徒更适合于马普③所描写的时光，略加延伸，很适宜于作为李连恩④及其巴扎雷学院追随者们绘画中的形象，如果他们不转变他们的做法以适应扭曲的社会，他们甚至会饿死，这一代人谁也不想当先知与圣人，让我赶紧从中摆脱出来。当然了，她说，我提前回来，她并不感到有什么不好，可是她关切地查看我腿上叮咬与抓挠的痕迹，不过，假如我竟然能不顾"穿运动短裤的贵族"的沉默、冷淡与内向——她有时就这样称呼叔叔的孙子——继续在河谷农田再住一周，

---

① 舒拉米斯，就是《圣经・雅歌》中"黑而秀美"的公主，这个名字由希伯来文"沙洛姆"演化而来，是"和平"的意思。

② 参见《圣经・旧约・创世记》第 28 章第 10 节。

③ 亚伯拉罕・马普(1808—1867)，出生于立陶宛的希伯来小说家。他的小说影响了后来的锡安主义运动。

④ 埃弗瑞恩・摩西・李连恩(1874—1925)，新艺术主义画家和摄影家，尤其因犹太主义和锡安主义主题的作品而出名。1925 年，李连恩访问巴登韦勒，突发心脏病逝世。

我肯定会从虚妄错觉中清醒过来，就会认识到，这一切只不过是由于羡慕和对紧密家族关系自我倨傲而形成的毫无意义的幻象。

第二天，当我们去看《圣经》时代的居民点遗址、走过千疮百孔的拉马特蕾切尔基布兹餐室时，母亲又把那个问题倒腾出来解释，这个遗址是在独立战争期间挖战壕时发现的，现在已经变成考古发掘的现场。她夸我提前结束假期，是惦记着她，能满足她想到外面开阔开阔视野的愿望。出于某种理解，她把商店托付给父亲照看，让我陪她外出半天，到耶路撒冷南部看看。“爱情实际上是一种病，就像有一千个妻子的丈夫在他的书本中所写的那样，可是最终只不过是儿童疾病，就像水痘，只要发病时你不要去抓挠，就会很快过去，不会留下任何的疤痕。”她说着，越过地沟滤污盖爬上了房顶，站在那里能看到古代的遗址现场。(两个月之后，在住棚节期间，人们看到这同一个地方都会愤怒和恐怖，从邻近边境站跑过来的约旦军团，向“以色列土地与文物研究学会”集会开火，四人被杀、多人受伤，)母亲眼望着那些工作人员，从沉入地下的矮墙之间一袋子、一袋子地清除泥土，戴着草帽的考古人员监督他们干活儿，她又把眼光转向淡淡白色的山峦，在界桩之外构成边界，注视遮蔽了蕾切尔陵墓的玛埃里阿斯山脊，那里就是伯利恒，在通向埃弗拉特的路上。

“甚至雅各布对于蕾切尔伟大的爱情，也是虚幻的。”母亲说着坐在地上，像一个女孩子一样盘起腿来。她在水泥地面上铺开桌布，摆上三明治、水果，还有一个保暖瓶，还特意为这顿野餐带来一些我在叔叔那里亲手采摘的葡萄。通常，到了夏末，母亲都要用一把锋利的小刀把葡萄内的核儿剔出去，因为素食协会的一位指导者断言，其中的氨基酸伤胃。她说，天真的雅各布待在帐篷里，起初，他非常想念他年轻时的妻子，七年的时间，他一直都为她而工作，出于对她的爱，七年时间就像几天一晃而过。于是事情发生变化，有那么一些男人，就像所有的男人一样，频繁地走访他家，找他的妻子、他的仆人、他的侍妾，结果怀了孕。“依我看，爱情是排他性的，作为男人，一切都是伪装，就像你米瑞阿姆姨妈常说的：一个男

人，就是进了棺材，你也别相信他。”

“一只老鹰从死海那个方向飞了起来。”母亲突然用手中的餐刀指向远方，那里令人目眩的夏日晴空紧贴着沙漠上方层层沙丘的天际线。一个小黑点迅速扩大向我们接近，驾驭着我们看不见的气流向西翱翔，慢慢看得出是一只飞鸟展开巨大的双翼。母亲站起来，环视着周围休闲的农田，她说，在地面的哪个曲折宛转的角落，肯定有刚刚死去的驴子或骆驼的尸体，如果的确如此，跟随这只孤零零的老鹰之后，它的同伴们很快就聚上来。还真是这样，不久一群老鹰飞来，在天空盘旋。这些气派庄严的食肉动物，缓慢地滑翔，可是当它们的爪子刚一接触地面，一切高贵的气派魔术般地消失了，看起来就像一群秃头秃脑的火鸡，脚步踉跄地争夺享受它们的盛宴。

“这就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之间的爱情。”母亲重弹老调、恢复说教。起初是辉煌荣耀、新奇敏感，就像一只展开巨翼的老鹰高高地在空中翱翔，可是一旦脚踏真正的坚实地面，就成了吃死尸的火鸡。“所有的事都是虚假的，所有的人都在欺骗，欺骗就是人类生存的本质。”她两眼光芒四射，擦干餐刀，收进提包内，“你也是一个男人，也会死去活来地追逐爱情，不止一次，也不止两次。难道需要我告诉你如何去做吗？不过你具有写作的禀赋，至少你得向我保证，千万可不要写情书，那就不至于有什么让你跟着倒霉的文章满天飞了。”

在回家途中，母亲徘徊在拉马特－蕾切尔保卫者纪念碑脚下，当时战士们陷入极其艰难困苦的处境，在独立战争中的那场战斗就是在此打响的。她气势骄傲、无所畏惧，目光远眺，注视着伯利恒的原野。建立在当地的山石之上的纪念碑上，一个惊恐的女人奋力地挣扎向前，一只手抓住燃烧的火炬，就像军队高举军旗，另一只手展开衣服的下摆覆盖着一个小男孩，小男孩手握一把麦捆，紧紧抱住她的腿。“他们把她弄成工人战斗旅的一个妓女。”母亲吼着说，每一个人看到的民族英雄都是梦中的形象，工人战斗旅建设基布兹，他们留在蕾切尔的遗迹，是苏联女英雄，这是

他们的一个同志，挺起胸膛，迈出坚定的步子，每周苏联杂志《奥甘尼克》上都有这样模糊的绿色照片，他们从照片上注视着我们，这份《奥甘尼克》杂志，父亲总是仔仔细细从头看到尾，可是并没有注意这样的照片。随后，他读着雕像基座上铭刻的耶利米①的预言说，也许绝非偶然，可爱的、受伤的、被抛弃的蕾切尔成了母性整体的象征——她不仅以她自己的死作为代价，换来她儿子的生命，而且她还要站在十字路口，无休无止地等待孩子们回来。"如果说世界上真的有爱情的话，那就是母亲对儿子的爱。"母亲还说，除此之外，她不知道还有什么样的爱能经受种种考验，而不被时间的巨轮碾压为粉尘，不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消失。

可是后来，她从如此坚定的论断向后倒退，对她自己的母亲、也就是我的外祖母发出种种的非议之言。她说，另外还有一些母亲，对她们来说，母亲的天性并不是一种绝对的价值。可是现在，搅得我要予以反驳，我指出，如果她像我这样躺在黑暗的角落里，看到雅各和苏尔克晚上坐在厨房里，经过一天的喧闹沉静下来之后，他们温柔亲密地交谈，就不会这么轻易断言他们的爱情到了什么程度。

"他们，那只是怕惊扰了你。"母亲耸耸肩。可是那天，父亲跑出去好几个小时，搜寻唱诗班新歌手，傍晚回来之后，一屁股坐在安乐椅里，听着收音机里的政治分析就沉沉入睡，满屋子都能听见他的鼾声，母亲喊醒了他，大声对他说，这时候你最好去纳哈拉，好好接受你弟弟的速成教育，告诉你应该如何共同生活，才能履行结婚时对我做出的承诺：要尊重我胜过尊重自己。

对于成功的雅各叔叔来说，他并不知道他在我们家里扮演了一个具有破坏性的角色，他变成了母亲手里掌握的一个标杆和戒尺，据以评价和判断父亲的行为举止。"看看你兄弟，雅各！"经常作为训斥和教育的开场白，在如此严格的比较中，父亲绝对没有任何反驳余地。就在这把"电

---

① 耶利米，《圣经》中的先知，参见《圣经·旧约·耶利米书》第1章第1节。

子扶手椅"上,蜷缩在无声的包围之中,他眼睁睁地看着他自己与生俱来的长子权威白白地溜走了;就在那里,他在想父亲为他们兄弟请来私人教师,在数学课上练习分数演算;就在那里,他在想,就在磨坊旁边的木料间里,他与他的兄弟、还有兹维·阿科斯和匹尼·卡茨尼尔森比赛,又快又好地把木板材严格按照交叉的格式排列成整齐的堆垛;就在那里,他在想,那一场跑步竞赛,目标是奥列格时代遗留下来的古代帝王陵墓,尾随着尼古拉二世①和他的随从阵容整齐、粼粼前行的战车行列所走过的路径,这是他第一次御驾出行,巡视沃利尼亚地区②的城市——他想到充满种种失利和惨败的场景,在场面上转来转去的都是他的弟弟,那个令人羡慕的形象,就这样,从他手里取走了长子的威权③。

在母亲的影响下,我整个的童年受阻于日常生活的迷雾,看不到父亲渴望生存的挣扎,看不到他拼命抵御饥饿和压抑的顽强斗争。我被以色列土地的神话所俘虏,一个劳工运动之子,具体体现在叔叔的形象之中,他只有维持这样的形象,作为农民耕作于田野,在牛棚中挤奶,腰带上插着一把手枪,特别是上述种种行为举止出现在约旦河谷或者耶斯列谷——只有这样,才可以称得起是一个完整的人。我看不起父亲,这个可怜兮兮的小店主。夜半时分,他在空空荡荡的商店里,独自一个人站在那里,就像一个文物修复人员在修理一幅珍稀的古老油画,用腐臭的鸡蛋白在政府发行的有价证券上涂抹"污点"——这是被称为配给票证的一些证券。我看不起他,因为他的语言太糟糕了,因为他是一个移民,因为他缺少锡安主义的价值观和世界观。只是在他死后多年,我才在纳哈拉叔叔家的藏书室里发现了一本阿伊·辛兹坡(拉费里)写的书《自我拯救:

① 亚历山德罗维奇·尼古拉二世(1868—1918),俄罗斯帝国的末代沙皇。

② 沃利尼亚在乌克兰西北部。十至十四世纪为公国。十四世纪末起为立陶宛大公国的自治区,主要由自己的贵族统治。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归俄罗斯统治。

③ 参见《圣经·旧约·创世记》第25章第30—33节。

俄罗斯锡安主义运动实录》，其中有一帧照片“沃利尼亚地区，欧泊茹奇锡安主义者联盟，1913 逾越节”中就有我父亲，他与另外三十七个当地的锡安主义者注视着莱茵河，背景是西奥多·赫茨尔在瑞士巴塞尔第一届世界锡安主义者大会的照片。那年我打算了解父亲更多的往事，可是未能如愿，我找到他的朋友和同乡品纳斯·卡茨尼尔森，他告诉我，尽管我父亲年轻时能够背诵普希金和莱蒙托夫①的作品，能够用俄语写出相当优秀的诗歌与短篇小说，可是父亲不说俄语，那是因为布尔什维克控告他的两个兄弟犯下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反革命罪，在鲁比彦卡②的牢房里把他们杀害了。

我看不起他，因为他像中了邪魔一样醉心于唱诗班的音乐，更主要的是一心想着与唱诗班的领唱者和新手待在一起。说真的，我最早的和最美好的回忆，就是与他所彻底奉献的犹太教礼拜仪式有关。（他抱着我。他在旋转，直到晕头转向为止。一种失去知觉的愉悦感。父亲挥动着他母亲的手杖，就是我祖母敏铎尔的手杖。每到夏天，祖母就会到耶路撒冷来看我们，我父亲用她的手杖在空中挥舞，同时大声唱道：“敲在石头上，啷，啷；敲在石头上，啷，啷，啷；敲在石头上，啷，啷；甘甜的清水就会涌出。”把我的脸拉得离他未加修饰的面颊那么近，亲吻我的脑袋。）可是等我长得更大一些，就不理父亲了，与母亲一起活力十足地厌烦和批评他的盲目崇拜、他的全身心投身。

“我算倒了霉了！跟这样说话不算数的人打交道，他历来说话不算数；你呀，你这个说话不算数的商人，从来就是说话不算数。”在星期五的下午，母亲就会对着父亲大叫，那时候，购买安息日商品的顾客们挤满了

① 米哈依尔·尤利耶维奇·莱蒙托夫（1814—1841），俄国诗人。主要作品有抒情诗《鲍罗金诺》、《祖国》、《孤帆》，长诗《恶魔》，中篇小说《当代英雄》以及剧本《假面舞会》。莱蒙托夫被视为普希金的后继者。

② 鲁比彦卡，苏联克格勃的大本营在鲁比彦卡广场，并设有监狱，距离克里姆林宫及红场东北方向五个街区，是一座长方形九层建筑，最下两层是灰黑色。

商店，很多人正在结账，父亲就会匆匆忙忙地离开商店去犹太会堂，他在那里建立了女青年锡安主义纪念会，准备迎接大批听众的到来，他们聚集在那里听唱诗班的歌手们唱赞美诗和吟诵祈祷词。母亲争辩说，情况还不算是极其恶劣，他总是用她那难以忘怀的悲痛记忆羞辱她，让她无地自容。可是还有所补偿，他找来满屋子的小伙子，个个憨态可掬、满脸傻笑——她特意用不怀好意的语调，说出“满屋子”这个字眼儿，以便让人们理解，她究竟指的是什么地方。“如果他愿意拿出他对待陌生人孩子十分之一的关怀来关心他的亲骨肉、他的独生子，我们就能培养出一个出色的伙计。”她故意唤起顾客们的同情，顾客们纷纷点头表示赞同，然而都一言不发。

正常上班时间里经常有人来商店拜访父亲，他们是唱诗班领唱新手和领唱者的老朋友、他以前收养和培养的孩子，他们当初就是在父亲的会堂里迈出了第一步，现在已经成了世界知名的唱诗领诵的带头人。当时是达夫·约瑟夫统治时期，尽管一切主要食品都要定量配给，可是父亲冒着生命危险，设法给他们弄来鸡蛋，供他们吮食，滋补和润滑他们的声带。当他们把稀罕的鸡蛋吞进肚子的时候，他会站在那里盯着他们咂着嘴，有的时候还要外加一瓶“擦敷”①作为餐后的甜点。作为酬谢，这些领唱歌手们将一展他们的歌喉，为父亲和聚集在这里的听众唱出相当数量的歌曲和圣诗：有优素福·罗森布拉特②的《怜悯世人》、马拉夫斯基③的《是我亲爱的儿子埃弗瑞恩吗？》、科瓦廷的《伊始弥尔之子自我净化》，有的时候，还会再来一段赫氏曼的《让我歇息片刻》。附近商店的业主都说，父亲和他的圣诗歌手抢了他们的生意。

其中最丰富多彩的要算维尔韦勒，长着一副金丝雀的嗓子，他可是地

---

① “擦敷”，一种不含酒精的自制饮料。

② 优素福·罗森布拉特（1882—1933）被视为圣诗咏唱音乐的无冕之王。

③ 萨缪尔·马拉夫斯基（1893—1985），乌克兰著名的职业圣诗领唱者。曾投于优素福·罗森布拉特门下，后来两人一起周游美国全境，举办音乐会。

地道道的小号男人，几乎就是侏儒，为了训练他的嗓音，他爬上成排的大桶上面或者装满荞麦的一摞摞的大袋子上面，锻炼他的女声颤音。“简直像大姑娘订了婚的声音。”母亲一边说，一边把成卷的卫生纸裁成一块一块的，因为到了安息日，虔诚的教徒不允许扯断长条的纸张，这样会违反规定不得从事的三十九条劳动的戒律，或者由此衍生出来的其他戒律。

有一次，侏儒歌手在店后练声，正巧《塔木德经百科全书》的编辑泽闻拉比来商店，取他妻子订购的犹太黑麦面包。他不经意间听到维尔韦勒的歌声，母亲以为这位塔木德的贤哲会支持她，就把她关于这种金丝雀嗓音的意见告诉了他。可是拉比不同意她的意见，他急不可耐地说，这个姑娘这样叫喊，是在田野里求救，没有人去救她，这可不是闹着玩的，而且肯定这不属于那些轻薄女人的闲事儿。

随着岁月的流转，有很多关于维尔韦勒的消息流传，说他凭着这副金丝雀的歌喉去了德国，改名沃尔夫，以“豪气坎托①”的身份出现在法兰克福的一个犹太会堂的约柜前。二十世纪80年代初，在一次纪念优素福·罗森布拉特诞辰一百周年圣乐演奏纪念音乐会上，我遇到了他，我参加音乐会是出于难以抑制的冲动，作为一个普通人，在二十五年之后，我千方百计想找出一切可能的途径了解父亲。

在特拉维夫，贝尔福大街“阿黑闪②”学校正门前的一个高台广场上，有两个人站在那里等待音乐会开幕。大厅明亮的展示窗透出惨白的光线，照在他们身上。一个瘦骨嶙峋的人，穿了一件物资匮乏的年代配给的雨衣，用他的后背蹭着马克司·坡尔曼的鞋尖，这是马克司·坡尔曼演出《阿-麻奏-法娜-失利-麻奏》③的一张招贴画，旁边是莫妮卡，演

① 德文音译，意为“高级领唱者”。

② 阿黑闪是以色列拉马特甘市的一所高中学校，大约有一千五百名学生，四十四个班级。1934年，由亚历山大·寇勒博士创立，最初是在比亚利克大街的小山上的一座很小的建筑，发展到今日才有如此规模。

③ 意第绪语音译，意为“不幸中之万幸”。

出《玛兹可－贼尔－列本》①——《她整个的生命就是音乐》的剧照，勾魂摄魄地斜眼瞄着坡尔曼。高瘦的人的嗓音开阔敞亮，他对面是一个矮胖敦实的小个子，戏剧性地挥动着手。“上帝拯救我吧，上帝拯救我吧。”他的声音震颤，试图达到花腔女高音的效果，在咽下一口唾液之后，声音更尖、更细、更像鸟鸣，就像女人的嗓音一样尖声叫着，直到他的勃萨里诺②名牌礼帽滚到地上。

“择斯威醋客，”③瘦子吧嗒着嘴唇，称赞对方歌喉婉转，“应该把你的假声唱法录下来，”他对小个子大加奉承。“你简直就是优素福·罗森布拉特二世。”“不，不，优素福·罗森布拉特三世，”小个子应声回答，顺手把帽子戴在头上，瘦子奇怪对方何必这么谦虚呢，这位圣诗领唱者之王的儿子、博士萨缪尔·罗森布拉特拉比为他父亲写了一部传记，其中提到一个故事，一位圣诗领唱者公开宣称自己是优素福·罗森布拉特三世。他儿子问他，为什么说自己是“三世”呢？这个人回答：“因为永远也不会再出现第二个这样的王者了。”“他是唯一的——举世无双。”小个子用洪亮的声音脱口而出，来了一个芭蕾舞式的单足旋转，以显示他的歌声将给等待的听众造成多么强烈的印象。

尽管脸上增加了皱纹，尽管仔细地修饰和染黑了胡髭，可是我立即就认出了他。他就是泽耶夫·罗森，维尔韦勒，那个有一副金丝雀嗓音的人，父亲当初收养和培养的一个孩子。

“维尔韦勒，你还认得我吗？”我按捺不住急切的心情向他发问。他仿佛睁开内心的眼睛，一一审视那些记忆中的吧台酒榭舞池歌厅老板们的儿子，那些他为他们举行过成人礼的男孩子，可是其中并没有这个人。

最后，我打破了僵局，直接告诉他我是谁的儿子，他热情地拥抱了我，

---

① 意第绪语音译，意为“她整个的生命就是音乐”。

② 勃萨里诺是意大利知名的帽子品牌。

③ 意第绪语音译，意为“好甜蜜呀，像吃糖一样”。

并亲吻着我，口中喃喃地说："要是你父亲还活着，多好呀，要是你父亲还活着，多好呀。"他对那个瘦子述说着父亲对这些领唱歌手的恩情，深表佩服、大唱赞歌，这个瘦子原来是特拉维夫城南沃尔夫森大街灯饰品商人。

"要是这位精神之父的独生子对圣坛歌咏音乐有兴趣的话，那该多好呀，"他说，"肯定会有良好的职业前景。不管怎么说，你对你母亲那些恶毒言辞绝不会认同。要是她有机会，她非用一杯伸腿儿瞪眼混汤把我们那帮人一个个都灌死不可。"他邀请我在哪个安息日到摩沙夫的大型犹太会堂听听他的吟咏、祈祷与领唱，在南方的一些摩沙夫已经发展为城市。

"可是我住在拉马特甘。"我试图摆脱烦扰。

"如果为了一次赞美诗吟咏礼拜仪式稍微通情达理一些，应当允许你在安息日开车。"维尔韦勒用那金丝雀的声音断定，这不算违反犹太戒律，并说"是时候了，该入场了"。

大厅里坐满了退休的教师，其中大部分都属于米兹腊希学校系统的；来自纳哈拉－本雅明大街①的纺织品商人和吉升大街的食品批发销售商；哈西德教派人士、姑珥②和哈西德开若兹尼夫教廷人士，对于他们来说，除了在哈西德教廷上争吵之外，这里是他们唯一的消遣处所；还有就是各式各样的圣诗领唱者——这些人很多。所有但集群城市③领唱者和大多数边远省份的领唱者，好像是先集合到一起，集体到这里来的。我听母亲有个说法，如果能有一个测量仪器在大厅里测量一下噪音的愚蠢程度，那根移动的指针非把仪器的表盘撞碎不可。如果她来了，围绕着"阿黑闪"覆盖着装饰胶合板坚实的四壁瞟上一眼，肯定会说，毫无疑问，父

① 纳哈拉－本雅明大街是特拉维夫一条繁华的商业街，充满1909年时尚的建筑。

② 姑珥系《圣经》人物，参见《圣经·旧约·列王纪下》第9章第27节。

③ 以特拉维夫为中心，沿着地中海海岸线伸展的城市群被称为但集群城市。

亲的崇拜者都聚集到这里了,在召开一次傻瓜年会。“你知道,为什么这些领唱者都是傻瓜吗?”她又要重复她那套众所周知的嘲笑与奚落的说辞,“他们总是把窗户关上——这样不至于有穿堂风,避免感冒——可是以色列大地的空气会让你变得聪明,就像我们的拉比教导我们的。”

“凭着你父亲的恩德和影响,你应当坐在这里,坐在这个行业圈子的首席。”维尔韦勒是今晚活动的组织者之一,他把我领到贵宾席,由于市政领导者临时取消了来此赴会的决定,他让我坐在空闲的首长座位上。周围不少的领唱者,为了有充分把握,纷纷检查他们的磁带录音机。(这位组织者向我解释,这些分会的小头头来不了,忙于工作,他们在家就只能一遍一遍地听录音带,一直到“从天堂下望尘寰,并且看到一切”,而且“施其悲悯”这才能像奶油含在口中一样。)维尔韦勒侧过身子对我说,他感谢我父亲,使他能有今天的事业,应当感谢的还有更多的方面。他原来在布鲁蒙赛尔孤儿院,父亲在搜寻有音乐潜质儿童时注意到他的“独一无二的‘诗体蜜’①”,让他参加男童唱诗班,这个唱诗班是他与“黑卡尔·阿伟诺姆”犹太会堂领唱者喀别茨基一起在列米尔学校建立的。(“你理解这事,”威尔韦勒试图运用更流行的词汇,“他就像一个篮球队的教练。”)一周三次,父亲到孤儿院把他领出来,先是领他到裁缝那里做一身合适的服装,清洗熨烫衬衣,让他吃好喝好,作为最年幼的歌手,当他进行独唱时,父亲站在他旁边陪着他,不顾别人耻笑,替他擦眼泪。父亲就像没有孩子的男人一样对待合唱团的男孩们,而对待他,一则他年龄小,二来个子矮,就更像是他的小儿子,“梅恩-宾约明卡②”——我的本雅明——他会这样称呼他。父亲不像别的唱诗班督导,当孩子变声或音色难以改善就抛弃不管,而是和他们坐在一起,花费几个小时跟他们谈心,安慰他们,保证他们一两年内仍然能够回到犹太会堂朗诵台前。不仅

① 意第绪语音译,意为“噪音”。

② 意第绪语音译,意为“我的本雅明”。

如此，他的会堂不仅是领唱者新手起步的第一层台阶，那些嗓音嘶哑的老领唱者，也能有祈祷和咏唱的机会。休息的铃声响了一遍又一遍，最后演唱会的主持人走向扩音器，就像婚礼上的新郎一样，以一种得体的谦逊与优雅，环顾全场的听众，但舞台灯光照得他难以看得那么仔细，维尔韦勒悄悄地对我说，他敢肯定，这个典礼的主持人，就是厚西亚大街那个爱丁格的儿子——他也是喀别茨基唱诗班出身的小青年。

"但愿你母亲能原谅我，无论如何也不能说你父亲是一个东正教的骗子。"在幕间休息时，维尔韦勒压低嗓音小声跟我说。他啜饮了一口加温的可乐，润润微感凉意的喉咙，老天原谅，但愿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可是，他承认在安息日或其他节假日，父亲会领着一些歌手秘密地聚集在老毕克里斯的家里，围在留声机旁尽享安息日的快乐。

"为什么你强忍住笑意?"这位禀赋金丝雀嗓音的歌手感到奇怪，其实我有意把话题机智地转到罗森布拉特与一帮诈骗犯的财务纠纷上，就因为这场飞来横祸，逼得父亲最后宣布破产，我这么一说，他就不至于对我唠唠叨叨没完没了播放他这个话匣子了。我还跟他说，有一个安息日，我针对这个问题，专门对父亲展开了一场宗教战争。每到安息日的下午，父亲就会躺在沙发上全神贯注地琢磨邻居的寓所里都在干什么，并宣布从现在开始，谁也不能出声。其实这倒不是什么秘密，只是他与祖克曼先生订了一项协议，他拿剩下的雏鸡和喂那群猫剩下的骨头作为交换条件，到了收音机播放"圣诗领唱者有问必答节目"的时候，帕尼的丈夫加大收音机的音量，这样一来，父亲就能听到这个节目了。我觉得父亲的做法太可卑，他把"怜悯关口"封闭，堵死缝隙——母亲就这么称呼这道隔绝他与我们之间的门——直到有一个安息日，我实在受不了，终于提出抗议。我冲着他喊叫，说他是一个伪君子，拿律法当幌子，任何人这样做都是不符合戒律的，按照《古代传说》，对比亚利克和拉弗尼茨基的画像给他们的秃脑门画上一顶犹太卡巴小帽，坐在安息日餐桌旁，渴望思慕地唱着"在所有的日子里，这是最光荣的一天"，这违反了安息日的教规，也违反

了其他神圣事物的规定——这些都是绝对真理，是我在米兹腊希学校的老师这样教导我们的。可是父亲假装睡觉，不搭理我，继续欣赏马拉夫斯基女儿枸尔得莉甜蜜的歌声“是我亲爱的儿子埃弗瑞恩吗”或者是优素福·罗森布拉特忧郁的歌声“从天堂下望尘寰，看到我们竟然是被蔑视和被嘲弄的”，他与安息日乐趣相伴的就是轻微的鼾声和漠视一切的态度。

6

父亲不相信上帝。

他不愿意谈论此事，可是驼背无法掩饰，外祖母就这么叫他，即使是卡若姆社区附近的巴黎服装师施奈德先生，也就是西蒙·施奈德先生亲手为他制作的西装也无法补救。

有一天雅各叔叔突然来我家，沉浸于往事的回忆之中，他从最初在乌克兰沃利尼亚地区欧泊茹奇犹太村落发生的事件讲起，说起彼得留拉对他们家乡的大屠杀，述说那种残酷、混乱与狂暴，在这间房屋里，重又闻到烧焦的血肉和骨骼的味道，鸡毛、鸭毛到处飞舞，奈哈姆卡的哈伊姆再次在充满抢劫掠夺的街道上奔跑，像刚刚出生一样赤身裸体，那些头上戴着神圣傻气光环的笨蛋，竞相邀取愚蠢的乌克兰人的欢心——父亲阻止了这样的描述，他想把这些都从记忆中抹掉，还说这个大窑子没有主管，我们经常把一个社会、一个世界叫做大窑子。

母亲给予他警告的一瞥，父亲迅速加以纠正说，按照他个人的意见，在这个首都根本没有认真负责的领导人。母亲最恨的事情莫过于要弄猥亵淫秽的言谈举止。

可是，偏偏每到星期五的下午，父亲都要修饰、刮脸，穿上他最好的衣服，包括一身奶油色的套装、一双棕色与白色相互衬托带有冲压花纹的皮鞋，这双鞋是从拉斯维加斯的一个犹太老赌徒那里弄来的，还有一顶宽檐

草帽。所有这些华丽的服饰都是物资定量配给时期，从美国寄来的邮包里挑拣出来的。父亲梳妆打扮整齐，就去犹太会堂。

那个时候，他看起来有点令人惊异，简直就像影片《闻香识女人》①里的维陶瑞欧·伽斯曼②。在路边的阳台上，妇女们站在那里张望他，充满性挑逗地微笑着说，这个家伙看样子要去会见情人。其实这么说也有点道理，因为这个犹太会堂是由他负责，而这个会堂是以他青年时代的妻子命名的，叫做“巴特－情昂”。这个会堂是由他和他的几个朋友建立的，他们有的是从脾气暴躁的瑞福林的“施拉特·以色列”犹太会堂撤出的，有的是从“黑卡尔·阿伟诺姆”退出的，那里由于喀别茨基离去之后，昔日的辉煌已逝，逐渐衰落。

这个会堂是设在“贝特·亚伦”学校，瑟法迪男童《塔木德经》和《妥拉经》讲经班的教室在那里，父亲总是拼着命在天光依然大亮之前赶到。他一进教室，一起袭来的有粉笔灰混合着杏仁酱的味道、青春期男孩的汗味、遗忘在书桌抽屉里发霉的橘子味。他必须开窗通风，用湿抹布把绿色的墙壁整个擦拭一遍，竖立起聚会仪式的帐幕。在布满墨迹的桌子上，铺上白色的台布(从柳芭遗赠的床单剪裁下来的，后来是从母亲的抽屉里拿来的，再后来就是来自掘墓者的头头埋在坟墓中的一条长布，原本打算在上帝升上荣耀的宝座进行最终审判时，拿它们作为行为正当的根据，为自己辩护的材料)，还要把讲台拖到房间的中央，当作诵经台③，供唱诗班和读经者使用，最后把带有四个滚轮的约柜从隐藏的地点推出来，安置在东墙边。约柜就像日常工作中使用的多功能橱柜一样，两扇门打开之后，

---

① 此处指1975年的意大利电影《闻香识女人》，由维陶瑞欧·伽斯曼主演。后又于1992年重拍，由老牌影星艾尔帕西诺主演。

② 维陶瑞欧·伽斯曼(1922.9—2000.6)，意大利戏剧和电影演员及导演。生于热那亚，父亲出身于祖籍德国的富裕家庭，母亲是意大利比萨人。他早年移居罗马，进入国家戏剧艺术学院。

③ 诵经台在犹太会堂内，用于诵读《妥拉经》的平台。

露出《妥拉经》幔帐，上面刺绣的是带有两个狮子形状支撑所托起的书板，他会说，以色列的子民在沙漠里流浪了四十年，每一次都要拆卸圣幕，下一次重新安装起来，从来也没有在同一个地点进行两次拆卸与安装的情况。

随后，父亲会抖掉夏装上的尘土，为了让歌手们感到舒适，会把面向约瑟夫·本－玛替亚胡大街的两扇窗关闭，隔着街道，对面的房屋是建立在巉岩上，是“密奥·阿纳依姆”犹太经学院，属于切尔诺贝利哈西德教派（不是外祖父，是祖父，是神圣祖父的追随者，他老人家就是《密奥·阿纳依姆》的作者），他说，全世界的舞台只有这里的一个舞台具有快速旋转能力，无论演员跑得多么快，最多只能原地不动。

在这个会堂里，吸引了一群犹太人，他们只是安息日或节假日在这里祈祷，他们都是与我们那个时代流行犹太会堂格格不入的人。那些会堂装腔作势，毫无幽默感。

例如，布润克尔先生，市政卫生设施工程师。（“我永远也不会失业，不会没有生活来源。”他经常这样吹嘘，可是一旦对方对他表示惊讶和异议的时候，他还会加上一句：“毕竟任何人都是人，谁也不能不理会自然的需要，即使年景歉收，也毫无例外。”）这位自恃尊贵的人，经常在夜间，在匹基音大街的家里奏出小提琴委婉哀怨的曲调，他可以算是这个犹太会堂最为纯正的与会者。每当沙洛姆·伽德·布润克尔把一条狭窄的精美丝织祈祷围巾佩戴到脖子上，在诵经台的一角敲响定音叉，开始唱出“好，让我们一起唱”，这时，父亲总是按捺不住，深情地说出一句“夏里亚宾”①。若干年来，只有少数的几个宗教痞子，他们加入到这个会堂，抱怨说这种场合不应当使用乐器，因为他们考虑到安息日禁止这样做，而我的这位朋友会秘密地敲响定音叉，仿佛他的耳朵痒痒，同时向我们这些老资格的参与礼拜者眨眨眼睛，使个眼神儿。他最伟大的时刻是在赎罪日的

① 费道尔·伊凡诺维奇·夏里亚宾（1873—1938），著名的俄国歌剧演唱家。

件。这话是什么意思？他的话是冲着那么几个人说的，他们把一片“口辣”面包放在赎罪日基拖的口袋里，每当仪式主持唱出“跪下”，他们弯身下跪时，顺手掰下一小块面包，其余的仍然放在口袋里。当逾越节来临，这个人又穿上了这件基拖，到了安息日圣餐，他再次穿上这件基拖，他摸摸一层层的布料之间，这块“口辣”面包依然还在。布润克尔嗅了一下施拉格·费伯·格瑞保夫斯基提供给他的阿摩尼亚鼻通剂，他说，当那个人返回犹太会堂时，“圣徒”的嘲笑变得毫无意义，因为基拖根本就没有口袋，其实除了他们的表演以外，死者把一切东西都带走了。

还有一个人物，摩德柴·若森斯坦先生。一位擅长内省的人士，脖子上裹着一条纯毛的围巾，俨然一副艺术家的样子，依靠为猎户座影院绘制广告招贴画维持生活，他住在影院顶层阁楼的一个小房间里俯瞰街道，画着玛丽莲·梦露碧蓝的眼睛，或者为索菲亚·罗兰的两颊添加朱红的颜色。他最为得意的时刻就是节假日的前夜，在影院入口处的平台上，在胶合板和黄麻纤维布上，绘制他从电影里得来的感受和激情，他在画面上重现了《纳瓦隆大炮》或者《桂河大桥》的场面。在威登堡宫内，他自己的房间里，他的内心生活就全部展示出来，激情澎湃，一心想表现绘画灵魂的艺术家——这是一个经学院学生的灵魂，后来成为贝扎雷美术学院舒尔茨教授门下的弟子——探寻油画和水粉画的灵魂。进了犹太会堂，毫不声张地坐在位子上，抬起柔和的眼睛，向外面望去，沉睡的街道角落或者胡椒树，扭绞在一起的树干，缠绕着华丽装饰的大铁门。只有到了赎罪日，当他站在约柜前祈祷、吟咏这样的词句“就像制陶匠人手中的泥土”①，你才能够感觉到一个艺术家对于灵魂所充满的信心，他把自己看成是他作品的神，他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掌握它，依照自己的意愿粉碎它，凭着自己的意愿把它展平，随意将它揉搓和褶皱，随意掺和夹杂，随意将它精炼和提纯。用他饱含魅力的嗓音谈论一件事情，可是其中蕴含着

① 参见《圣经·旧约·耶利米书》第18章第6节。

前夜，就是柯尔·尼德拉①之夜。他进门之后，先脱掉鞋，放到旁边的房间里，就像穆斯林进入清真寺那样，穿着袜子在约柜前祷告。根据他的见解，赎罪日又不是运动会，何必每个人都穿一双白色的网球鞋。当他开始吟诵时，一批批的追慕者会挤向窗户，先是低低的声音，像是在诉说什么秘密，逐渐加大音量，最后达到狮吼般的雄壮。他的儿子觅呐喊，在那个时代已经是著名的共产主义者，公开宣扬无神论，可是到了这个时刻，他也会到会堂现场来欣赏。（若干年以后，觅呐喊和我作为作家代表团的成员在莫斯科相遇，恰好是在犹大新年和上帝审判日②这段时间。在赎罪日那天，假日即将结束，临近“闭关”时刻，我们离开乌克兰大酒店，沿着莫斯科河堤岸，走向阿基波瓦大街犹太中央会堂。那是一个寒冷结冰的下午，我们裹紧了厚重的风雪大衣、捂着羊羔皮帽前行，穿过这个分裂瓦解帝国的昏暗街道，不时有面无表情的流浪汉从地铁口的门洞里探出头来，还有老婆婆拿着挂满泥土的胡萝卜和烂糟糟的芥菜疙瘩向你兜售，寒风打在我们脸上，迎着寒冷，觅呐喊依照他父亲遥远年代的旋律高声唱道：“为我们敞开的大门，在这个时刻即将闭关，这一天也将过去。”周围的人群和我们走在一起，仿佛他们从来也没有离开过我们。）这个严肃认真的人，他的满头银发一丝不乱，整齐地梳向脑后，嘴唇紧闭，严肃正经，却隐含一丝幽默，只要他愿意，他的玩笑总是让他的朋友们与他一起感到快慰。有一个赎罪日，有人温和地指责他在约柜前祈祷时没有穿基拖③——就是像裹尸布一样的白色长袍，总是让人联想到死亡的日子，通常在敬畏日和安息日圣餐时穿这样的服饰——布润克尔笑着反问对方，他是不是知道贤哲所说的：做出一件违规的举动，随之而来就会有另一

① 柯尔·尼德拉是音译，意思是“所有的誓言”，是犹太人最神圣的祈祷词，在赎罪日，即敬畏之日，需要多次吟诵。

② 上帝审判日在基督教中被称为“末日审判”；在犹太教中，是指每年在新年之后第十天的“敬畏上帝之日”，“上帝审判日”也即赎罪日，就是向上帝忏悔。

③ 意第绪语音译，犹太宗教仪式上所穿的白色长袍。

更深的含义，当他重复讲述和展示艺术的神秘，说他从出生伊始就不知不觉地奉献给艺术，能让孩子们热泪盈眶。

再比如巴巴德先生，口齿笨拙、体魄雄健的粉刷匠，使用由于风湿病关节变形的手指一页一页地翻看祈祷书，残余的颜料依然留在指甲缝和皮肤的皱纹里，无论使用热水、肥皂，还是使用松节油都无法清洗干净。一般礼拜仪式完毕，我不等父亲，他还有好多公众事务，就会同巴巴德先生一起回家。路上，他会跟我谈论他的孤独。“你是这个世界上，唯一跟我接近的人。”这是极其罕见的坦率时刻，他还会跟我谈起威尼斯，他每次说出这个名字，让人感到这是他深爱的一个女人，在遥远的过去，他失去了爱情。当他得了致命的重病，有一天把我招呼到他的房间，一个独身男人生活的房间，他拿给我一本相册，有威尼斯的照片和明信片。我们两个人一起一页一页地翻看这些泛着蓝色的照片，说出一个一个拍摄地点的名字——威尼斯圣马可广场、总督府、科里奥尼纪念碑、叹息桥——他还跟我说，我如果有机会到那里，惊异地站在那些建筑的前面，那些轮廓和线条在大运河敞口的泻湖波光粼粼的反照中模糊和抖动，请我不要忘记了他，他一生都在思念和向往回到故地，然而终于无法实现。

这个令人痛苦的世界，它讲述一句话，其实是同时指某一件事和它的反面，它故意模糊了是非正误的界限，让你无法直接看清真理，历来如此，这个世界按其最根本的属性来说，对青年人并没有什么吸引力，青年人希望对周围的人能够明确清晰地辨别美好与邪恶、真理与谎言、忠诚与背叛，可事实偏偏不是这样。直到有那么一个安息日，尽管既担心又恐惧，我还是鼓起最大的勇气，拒绝步入犹太会堂，早早起床，转而加入布拉提斯拉夫·哈西德的学习经室，他们在诵读阿米达时，兴奋得拍手，崇敬他们的精神导师，随后他们饮用白兰地，听他们之中某一个人讲奇妙的故事，是纳赫曼先生讲给他的学生们听（在那个安息日，一个哈西德教派的老者给他们讲了一个月亮的故事，月亮忌妒太阳，于是太阳缝制了一件长袍，送给月亮做礼物）。

"耶西的儿子为何昨日、今日没有来吃饭呢?"①当父亲从会堂祈祷归来,多少有些生气,这样问我。

母亲背转过身子,避免看到父子之间的冲突,她觉得冲突即将来临,我凭借青年人的武断与怒气对父亲说,我对于他和他的朋友们那种索然无味的行为举止早已厌倦,一个人到了这个年纪,早就应当有自己的明确立场:如果相信上帝,就应当像一个虔诚的教徒一样认真地祈祷;如果不相信,干脆大方一点儿,在自己家里待着,不要带着世俗的日常步履踏入神圣的殿堂。

父亲笑了,这笑容不像是出自他这个人,他跟我说,在我们吃完之后,一起学习学习《塔木德经》。

"他们从一只破桶里省出的东西,足够三餐之需。"父亲阅读《塔木德经》安息日训义之中的一句,从中推衍出具有法定权利的问题,并继续深入地讨论到吸收与压榨,甚至过于琐碎讨论橄榄与葡萄的区别、草莓与石榴的异同。最后一直读到拉米·巴·哈玛,讲到一个人挤山羊奶得了性病,父亲说,学得够多了,于是合上格玛拉②。

"明白了吗?"他问。

"不明白。"我依然满腹怒气。

父亲重复着那些与问题无关、悬而未决的条文,强调每一个单独的段落,并且说,在我出生以前那么遥远的日子里,他的信仰就已经破灭了,在彼得留拉大屠杀之后破灭了,这个大桶除了一个桶箍,什么东西也没有留下,这个紧箍就是禁锢,他想做什么都不让他做,而在犹太会堂里,他所能做到的主要就是这剩下三餐饭的东西。

---

① 参见《圣经·旧约·撒母耳记上》第20章第27节。

② 格玛拉意思是"学会"或"传统"。塔木德经包含两个部分:秘施纳和格玛拉。秘施纳是极其简要的条文,列出口头传诵律法的纲要。格玛拉则是由亚摩兰(即讲解家)详细解释秘施纳的条文,其内容广泛,涉及生活的各个方面,详尽而周到。

“你为什么不另外找一个新桶?”我很纳闷。

“大桶不是一双袜子,”父亲说,他怀疑我始终没有理解他的意思。“一个大桶,即使损坏了,你也不可能每天更换一个新的。”

这话听来是那么陌生与奇怪,在会堂里的宗教仪式上,在唱诗班歌手的歌声中,父亲的悲痛只是一种回响和回声,发自那么遥远的过去,反应如此地迟缓,而且已经严重地扭曲,竟然是十九世纪欧洲浪漫主义的回声。现在,当我在此做出反思,我把他视为那些梦想者、那些歧路彷徨、目光迷茫流浪者中的一员,他们的灵魂渴望寻求尚未完全颓废的古堡、天花板下陷的废弃修道院、令人迷惑的颓垣断壁,苍白的月光倾泻到坍塌的塔楼,照到残缺不全的螺旋楼梯,照到摇摇欲坠的高墙。在父亲的文化领域里,也是充满了神圣的碎片和宗教仪式的残影,古代壮丽辉煌依然映照在失去神圣含义的石头遗迹上。那么上帝,无论是被取消、被泄露,还是被放逐,总而言之,都已不再寓于其中。父亲对此似乎也并不在意。恰恰相反,他利用万王之王缺席的机会,在坍塌的墙壁之间,为众生建立了一座活动场所,即便只是权宜之计也未尝不可。基于这样丝毫也站不住脚的说教或比喻,就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他为什么不把这些过去遗留下来的残垣断壁毁掉、清理干净,准备建设新天地。或许他会对此置之一笑,最后再加上一句,“就这样吧,就这么过吧。”真要推倒重来,一切时间和努力,岂不是会使最为实质的东西转移方向。

二十世纪50年代初,一个安息日,我吃了在父亲花园里生长的禁果。这个安息日,由于战争而长期关闭的圣经动物园,据说要重新向游人开放。整个星期,轻便车载着高音喇叭走街串巷,邀请人们一起去特拉扎园林动物园新建的永久园址,参加盛大开幕式。在商店门口,父亲站在我身边,看着轻便车扎着彩绸花饰,贴着各种动物的招贴画,从眼前走过,他向我保证,这次他将放弃马克西姆神父们的每周例行的课程,我们一起去看狮子、老虎、驯鹿和老鹰,这些动物,此前所能看到的只是贝壳先生在米阿社瑞姆社区高等拉比经学院殿堂顶棚所画的形象。这个安息日的下午,

当我们到了动物园门口的时候，门卫挡住我们不让进。父亲愣住了，这才意识到，自己误解了宣传，以为动物园是免费的，他没有买入场券。父亲抬眼看看这个门卫，看看收票箱的管理人员，最后又看看我。我站在那里很不好意思，我用手指紧紧抓住篱笆墙，我的眼神随着快乐的人群从石头坡道上走下来，走向密林深处，走向隐藏在其中，看不到的兽笼。“没关系，我们还会来的。”父亲向我保证，并立即转身，打算回家。“我今天就要进动物园。”我原地未动。“今天就进，我保证。”父亲说话的时候，伴随着一声雄狮的吼叫。离这里不远，一排古老的石头房子，过去是施奈勒孤儿院德国老师的住房，现在，其中有一处是父亲的朋友卡闵斯基先生的住所，纺织品商店的业主、耶路撒冷“泼埃尔”篮球队著名运动员的父亲。父亲敲开他的门。卡闵斯基穿着睡衣出来迎接我们，刚刚从午睡中惊醒。他们小声地嘀咕了一阵，随后父亲跟他进去。当他出来后，我们匆忙地返回动物园。父亲到处去找收取门票的人员，他回来的时候，手里拿着两张门票。有好多天，我仍然感到当时父亲领着我跨过管理严密的动物园大门槛那种洋洋得意的情绪。作为一个青年，我对于父亲感到生气，他竟然犯下这样的罪过，违反安息日神圣原则，我对于他丑陋的违规行为的记忆挥之不去，难以消除；可是作为一个成年人，我再一次对这个人充满了爱意，无论如何，他毫不犹豫地违反了神圣的规则，只是因为他不忍心看到一个孩子悲痛的眼泪。

父亲对于他人是多么地敏感，对于他人的需要是多么地殷勤，在追悼父亲的一周哀悼期内，我们听到阿耶·列文拉比来此吊唁。这位和蔼可亲的犹太人，他以麻风病人和囚犯的拉比而著称于世，因为他经常去访问这些人。现在他迈着迟疑的步子，走进我们的房间，面对我和母亲，像其他的吊唁者一样，坐在一张小凳子上。他用他那像鸭绒一样绵软温暖的手掌握着我的手，长时间抚摸着，默默地流泪。无论谁看到这样的场合，都会同掬一把无声的热泪。这位圣贤之人一边流着泪，一边用母亲熟悉的意第绪语对她说，“我的女儿，你失去了丈夫，你的儿子失去了父亲，而

我失去了一个好伙伴。”稍作停顿之后，他用一种几乎听不到的温和低声说，“是啊，我们一起做了很多事。”母亲说，这些年来，她总是看到拉比来到商店里，与父亲商量什么事，可是她从来也不敢去问问丈夫——祝愿他永享平安——他们究竟在做什么勾当。这次，阿耶拉比向我们说了出来，他们两人商定，扣下一部分食物救济一个寡妇，她还有四个孩子，她的丈夫在一次严重亏损的生意中死去。像大多数顾客一样，她总是来赊购，但是每到月底结账的时候，父亲并没有让她自己知道，其实只收了她一半费用。“真正的慈善表现，在于他并不耻笑穷人，”阿耶拉比说，“而且，你的父亲，祝愿他永享平安，竭尽全力地去做这些事情。”

大约三个月以后，正好在住棚节之前，我再次遇到阿耶拉比，当时正站在那家老书店的门口，光明书店就在米阿社瑞姆小区。像在这个社区的其他书店一样，每到以禄月末，阿伯拉罕·茹宾斯坦拉比也销售爱淑老香橼①。这个小小的书店，整年都是沉闷阴暗、陈腐发霉，现在居然熙熙攘攘地挤满了人，他们胡须浓密，对着光线，每个人都配备有普通放大镜和珠宝鉴定专用观察镜，精细的牙签，从蓓蕾到主茎，仔细地察看爱淑老香橼。我离开他们较远，躲进一个角落站在那里，周围都是书，这些书也挤进一个角落，从中世纪流传下来的米德拉什注入书中，此时阿耶拉比来了，从门径的人群中挤进来，俯身查看商品，询问商家是不是还有时间再选购一个爱淑老香橼。阿伯拉罕拉比像往常一样嘴里总是含着薄荷，就像《妥拉经》的词句，不停地在嘴里翻滚，一言未发，只是从他办公桌的抽屉里取出一卷亚麻布递给他。阿耶拉比连看也没有看爱淑老香橼一眼，顺手拿了一个掖进外套的口袋里匆匆走出去。我把书放回书架，追了出去，喊他的名字。“什么事？孩子。”这位拉比发现是我，感到惊讶，问我母亲近况如何。我跟他说，作为您过去的合伙人的儿子，我想提一个不敬的问题，我问他，所有虔诚的信徒都像鉴别珠宝玉石一样考察爱淑老香

---

① 希伯来文音译，一种柑橘类的果实，是住棚节四种植物中的一种。

橼,而您截然相反,如此随意地拿了一个。阿耶拉比笑了,说这倒真是个问题,他回答说,《妥拉经》只提醒我们注意两条戒律,需专心致志加以遵守。第一,关于爱淑老香橼的戒律,《圣经》说,"茂密树的枝条①——茂密的树来自最茂密的枝条。"另外一条,就是关怀老年人,就像圣经说的,"要尊敬老人。②"这个矮小的老人这样说,"大多数的犹太人遵守前一条,而我这个小人物,遵守后一条。"他请我原谅,他不能久留,因为他赶紧要去老人的家,看望一个孤独年老的病人,他得不到任何人的照顾。阿耶拉比握着我的手抚摸,祝愿母亲和我结束这一年以及这一年的厄运,忽然他又紧张地说,他要告诉我一件我不知道的事。他要去访问的这个人,父亲——祝愿他永享平安——生前自己掏腰包为他安装了假牙。"对于某些人,你父亲给他们的,是吃的东西,对于这个人来说,你父亲给他的是吃东西的东西。"他压抑了一声叹息走开了。我仍然站在那里望着他,这个老人,像一只小鸡,频频地迈着小步子,匆忙地奔向公共汽车站,每当他抬起脚步的时候,都能显露出由于跑过太多的里程而磨破的鞋底。

当然了,父亲对人的爱护与奉献,对他手下的人的无尽奉献,即使是在他活着的时候,我们也不是没看到,可是就像母亲说的,她和我只从阴暗的角度看待这些行为。自从他死了以后,就像我曾说过的,母亲放弃了她的批评立场,可是大约两年多以后,在一个秋天的晚上,她打破了对这方面的沉默,破口大骂利他主义的品格,视之为邪恶,就此她严厉地批评了父亲。

当天晚上,我从部队回家的时候,百叶窗已关闭,却发现她仍然在店铺里,正把卖空鸡蛋的板条箱叠放整齐,方便送货人史瑞波先生来收取。收音机还开着,母亲让我等一等,先不要讲述我的那些冒险故事,等到听完这段新闻再说。广播结束之前,播音员宣布,黄昏时分,在俄罗斯关社

---

① 参见《圣经·旧约·利未记》第23章第40节。

② 参见《圣经·旧约·利未记》第19章第32节。

区，托管当局中央监狱的大院中，有很多过去埃特泽尔（伊尔贡）、猎海的成员举行集会，纪念曾被捕入狱的阿耶·列文拉比的八十诞辰。“他们所说的就是你父亲的合伙人。”母亲咯咯笑着说，所有这些圣徒，包括人们常说的三十六名隐圣①，都有他们人格上阴暗的一面，隐藏的一面，用它们来给公开的一面输送营养，支撑起那些显示在辉煌耀眼聚光灯下的种种方面。“你看到这一摞摞的鸡蛋箱子了吗？”她在空中挥舞着一只这样的箱子。“每一批在最顶上的，都是以压制底层为代价。在他们的生活中，永远都是这样。”利他主义者愿意为了别人，牺牲他们自己私人的利益，并不是因为他们真诚爱护追随他的人，深受感动，只是因为他们也想像上帝一样，自愿把生命贡献给世人，宣告自己自愿毁灭。“那位毕劲先生和希伯先生所崇拜的偶像，亚博廷斯基写的那首歌，怎么唱来着？‘慷慨、宽容、天才与残酷。’”母亲还对我说，不要忘记对荣誉的贪欲总是伴随着对于权力的贪欲，对于统治、掌控的贪欲。这些利他主义者称颂圣贤圣徒，只做善行善事，可是就在这个过程中，并不忘记偷偷看一眼周围，即使假装谦虚，他们也企盼获得民众的掌声。否则，我怎么解释阿耶拉比这么愿意参加纪念他生日的群众集会呢？

她的话那么尖酸刻薄，令我义愤填膺，我不禁为父亲的善行辩解，他救助某一位老妇人，救助那个养老院里没有牙齿的老人，并没有获得任何奖赏，也没有任何人知道。

“可是阿耶拉比知道，”母亲截断我的话，“你什么也不懂。他不需要我们。对他来说，隐秘的圣者对他褒奖尊敬的言辞已经足够了。”此外，她还说，当他做出种种实际表现的时候，他自己在想象中描绘着，这些事迹如何浮出到表面上，在他死后，如何家喻户晓，终于会有那么一天，人人

---

① 用神秘的数字36代表隐圣，源于巴比伦《塔木德经》（约三世纪上半期）。按照民间传说，当敌人进攻时，他们自动出现，在避免了所遭遇的灾害之后，他们自动隐退。这样的三十六位隐圣最早出现在十六至十七 世纪的哈西德教派文学作品和口头传说中。

都公开表扬他，为他唱赞歌，给予他荣耀，到处传颂他谦逊的圣洁与高尚。这样一些念头和想法，就是涂抹在他老骨头上的油膏。母亲辨别出我满脸的厌恶表情，说她最近读了一个中国名优的故事，他在遗嘱中一条一条详细列出他死后的安排，穿他以前的哪一套服装，他的尸体在夜间的哪个场地火化，约定某个准确的时刻，他将如何出场，观众们将如何安排；随后人们一一按照他的遗嘱执行，到了将他的遗体点燃时，天空中突然爆出满眼的繁星，如天花乱坠，观众大为兴奋，兴高采烈程度比任何一次舞台表演都要热烈。原来这个丑角，有意让他的朋友和"粉丝"们感到惊讶和新奇，事先在那套特意指定的服装里塞满了烟花爆竹。

可是，说真的，父亲对于上门求助的不幸者急切地反应，我们有反感，在如此悲惨的回顾中，甚至嫉妒那些赢得他注意和关心的人，都只不过是对他利他主义行为所引发的恒久敌意，极其表面的现象。对他主要的怨恨，仅就这一点而言，我与母亲有同样感受，就在于他从来也不问问我们是否愿意与他一起做这些善事，而是采取让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不必多问的这样的态度。

小时候，在我经过的路上，第一个转弯处有一个哑巴，躲在隐蔽的角落，从一个与街道地面同一水平的地下室里伸出头来，露出并无恶意却是粗野的眼光，令我恐惧。每当我们去外祖母家，一进米阿社瑞姆小区人口，就由宽大的马路转入狭窄的小巷，在房屋的夹缝中受到挤压，我就会看到他。面部修剪得干干净净，戴了一顶黑色天鹅绒帽，一身条纹服装，举止得体，只有带几分傲气的穷人才懂得如何保持服饰端庄，这是唯一的标志，从中能看出永远无法回归的往昔，现在，他伸手要求施舍。父亲向我手里塞进一枚硬币，哄着我给他送去。父亲希望这个行动成为表示同情的规范，可是不经意间成了残酷的教练科目。这个哑巴会向我伸出手来，他那捉摸不透的眼神，像一头丧失记忆、被人猎取的野兽。"胆小鬼，"当我惊惶失措地把手缩回来的时候，父亲嘲笑我，"你怎么这么胆小。"他强迫我攥紧手里的钱币递到哑巴的手中，他的手太令人厌恶，啃

咬过的指甲，就用那样的手指触摸我的拳头。一旦他抓住钱币，哑巴会扩展他那肉乎乎的嘴唇，发出呜咽声，破碎嘶哑，随即被他那间屋子所吞没，屋内虽然经过仔细刷洗，可是依然透出浓重的孤独与凄凉的气味。我立即抱住母亲的大腿，呼吸她那具有保护性的气味——混合着香皂和一阵微微的汗味，发自那件带有棕色大花的夏装，出自编织细密的丝绸纹理之中。

父亲召到家里的修理工匠，并非由于他们手艺高明，而是因为他们遭遇不幸。通常，甚至还需要为他们示范，教他们如何开始工作，其结果，并没有给我们带来什么益处，反而添了更多麻烦。一位经常来的年轻木匠，带着一副惊慌失措、不知如何是好的表情，他是从苏联古拉格劳改营死里逃生出来的，他带着一个患有小儿麻痹症的独生女。每年，他在我家院子里搭建的住棚节木屋，就像算计好了一样，在假期的第一个晚上就要坍塌，木板落在我们头上，本来母亲从塔皮奥特①一个散伙的承包商那里买来了一些木料，准备在房屋入口处建一个门廊，结果让这位木匠把木料糟蹋了。干活时，他也学着别人的样子，把钉子含在口里，一次慌乱之中，他惊慌失措、匆匆忙忙把剩的钉子吐出来后，找到母亲，请求她赶紧给做一些土豆泥，让他吞到肚子里，以免钉子扎伤他的胃。一个退伍士兵，大屠杀的幸存者，在拉通②的战斗中打瞎了一只眼，父亲把他请到家中安装安息日的时钟，由于接错了线路，几乎引发火灾。母亲对这些事一再隐忍，对于父亲的错误也无可奈何，但她对于父亲从街上找来的粉刷工匠的技艺实在难以忍受。每年逾越节前，我们都要粉刷厨房，因为那里一年下来总是烟熏火燎、乌漆抹黑的。通常母亲为了节省时间，总是把锅坐在炉子上，急急忙忙出去购物，直到看见缕缕黑烟直冲云霄她才往家跑，饭菜已经完全烧糊了。有一年，父亲找来一个刚刚从爱自然纳时姆医院出来的

---

① 塔皮奥特是耶路撒冷近郊的一个区。

② 拉通位于从特拉维夫通往耶路撒冷的高速公路上，该地建有以色列装甲兵博物馆，弹痕累累的碉堡依然屹立，纪念在此牺牲的战士。由于这里是战略要地，历史上曾发生多次战斗。

精神病人，那人一直扛着一架梯子、提着一把刷子，在街上转悠寻找工作。母亲央求父亲，说千万别找他干活，父亲根本不听，并执拗地宣称让他在逾越节前夜来干活，这就是最为符合十诫的做法。这位工匠仔细地刮掉了熏黑的老墙皮，父亲特意逗弄母亲说，只有疯人在这些日子才会这么全心全意地干。第二天，他站在梯子最高处的时候，向父亲要一瓶牛奶。父亲奇怪，要牛奶干什么？他说，掺入涂料中会使粉刷的效果显出一种温柔的色调。父亲给了他，可是他并没有倒进涂料里，而是一口气喝了下去，并爆发出令人头晕目眩的大笑。父亲狼狈不堪地离开了。可是没过多久，他又招呼父亲。"这回你想干什么？"父亲问。"我对您表示最大的尊重，可敬的犹太先生，你们屋顶太高，我下去一趟实在不方便，能不能帮帮忙替我去撒一泡尿。"父亲可没有心思跟他开什么玩笑，尴尬无奈地笑笑，说什么忙都能帮，可就是这个忙帮不上。"你真的不想帮这个忙，可敬的犹太先生？"这位工匠反问。"不是不想帮忙，实在是无能为力。"父亲真的无计可施。后来母亲跟雅各叔叔说起这事，当时，这个精神病人立刻掏出他那个"祖传宝贝"，冲着涂料桶，撒了一泡尿。然后把刷子往里一蘸，开始粉刷厨房的墙壁。当时，母亲是听我说后，满屋子跑，到处大呼小叫怒吼詈骂。她把工匠撵了出去，用了几十桶的水冲刷墙壁，宣布非骂得父亲"发疯"不可。这事一直折腾了好几个星期。在这个逾越节期间，厨房的墙壁光秃秃的像沙漠，就像外祖母形容的，从沙别茨基国王时代一直延续到本－古里安时代，最后，父亲找来一位塞浦路斯的金斯勒，他才把沙漠变成盛开棕色黄水仙的花园。

父亲的错误在于把无休止的争吵和无数贫病交加的工匠，以及其后患无穷的手艺活强加给母亲，对我则是经常邀请一些经学院的学生来，强迫我听他们向我传授的知识。他的同情心和怜悯态度，使我家附近的希伯伦①经

① 希伯伦是实各谷南端的一座城市，在耶路撒冷和别是巴之间。比埃及的锁安城早建七年。

学院的学生深受感动——这些少年老成的无家可归者，他们一天到晚待在读经的棚屋内，坐在磨损的木板凳上，住在污秽苦修的木寮里，没有任何个人的私密，只能沿着葛优拉大街，从安息日广场一直到马哈讷·施奈勒军营大门来来回回地闲逛——他的想法与梅耶·洪度拉比一致，此人，众所周知的称呼是梅厄·哈达什拉比。当经学院的学生第一次进入我家的时候，父亲对于他的作为，这样向母亲解释，“就算他是一个异教徒，我们也要设法让他懂得《塔木德经》，即使一页两页也不嫌少，最主要的，我们不能在这里培养出毫无知识的笨人。”这帮经学院的天才，一进入我家，就带着斯罗波德卡经学院的那种傲慢个性，定做的夹克衫搭在肩上，洋洋得意地斜戴着勃萨里诺品牌礼帽。从那时开始一直到父亲死前不久，在我们家，诵读《妥拉经》的读书声一直不绝于耳。每天不断的诵经课程，让我没有机会参加基督教青年会的游泳训练，也没有机会参加艾伦比①军营组织的模型飞机小组活动。很快，神学争论出现了，上帝是否存在、奇迹的本质是什么、十诫的理论根据是什么，还有一些更为深入和专门性的议论和证明，给了我深刻的印象。其中有一个学生，花饰的领结镶着银线，白衬衣的领口和皱褶布满了斑斑点点汗渍，具有超乎寻常、过目不忘的记忆力。他让我把一个别针随便扎在《塔木德经》的任何位置，扎出一个小洞，告诉他当前页码和下一页的页码，他立即能说出那个位置，写的是什么字。还有一个红扑扑的脸庞和脖子上布满了粉刺的人（母亲为此告诫我，“看见了没有，只吃罐头食品不吃新鲜蔬菜和水果会造成什么后果。”），他向我演示两手同时写两封信的技艺，一封信是复杂的宗教律法问题，写给当时的一位学者；另一封信写给未婚妻。我最后的一位经学院学生“老师”总是突发一阵亵渎性的兴奋议论，谈到某些尖酸狡猾的

① 埃德蒙·亨利·海因曼·艾伦比（1861—1936），一战期间著名的英国陆军指挥官。指挥的主要战役有阿拉斯之战（1917），第三次加沙之战（1917），耶路撒冷之战（1917），美吉多之战（1918）。

人，写了一本有关公共厕所的宗教律法书，名叫《下面深处》，提到一位《妥拉经》学者，在临睡前把一本带有答案的问题集放到枕头底下，第二天醒来，就能把其中的内容都背诵出来；还谈到另一个学者，一时精神失常，把《妥拉经》内所有解释性的拓撒复特全部割除掉，事后心里一直忐忑不安，偏偏有好事者问他，“拓撒复特有罪当斩，那么每一页反面的拉什①犯了什么罪？”他立即回答：“一户犯法，邻里同罪。”他们难得向我敞开心扉，偶尔也会揭示出一些秘密，谈到他们的婚姻，谈到经学院头头们之间的争吵，或者他们自己的孤独。在这些知己密谈中，最令人悲伤的是一个学生，谈到他是离家出走，离开阿伏拉②老母亲的家，跑到了耶路撒冷这块《妥拉经》的土地上，他用意第绪语说：“有的地方有家，可是没有世界；有的地方有世界，可是没有家。”

母亲很欢迎这些被遗弃的无家可归者，给他们煮一壶牛奶，端上成片的洋葱普列茨列克③，抹上黄油，可是他们走了之后，她会给我注射剂量加倍的抗菌素，以对抗他们强烈吸引我的魔力，她说，这些讨人喜欢的狂热分子表面温和，可是内心强悍。她讲述过那些“得到圣上祝福的哥萨克”的行为，正是他们使她的兄弟姐妹吞噬了无数悲惨的苦酒。

仅此一事，就足以构成一章，那就是我被强制参加“格饶义利姆”④的葬礼，这些著名的拉比，父亲都非常熟悉。可是这件事，他既没有征求母亲的意见，也没有获得她的同意，就领着我参加这些葬礼的行列，就像

---

① 拉什(1040—1105)，十字军东征期间，虽然针对穆斯林，可是由于犹太人也居于同样地点，犹太经典遭到毁灭，犹太人普遍的知识和阅读能力下降，以至于无法读懂《妥拉经》，于是，拉什拉比写了一本通俗易懂的简明的小册子，解释《妥拉经》。这本小册子，后世通常就称之为《拉什》。

② 阿伏拉是以色列埃斯卓赖隆平原最大城市。

③ 意第绪语音译，一种犹太人食用的薄脆饼干。

④ 意第绪语音译，意为“伟人、伟大的人物”。

他一样,我也成了漫无目的游走的黑色长蛇的一部分,这条长蛇追踪着街巷里渺小的白色尸体,然后又走到城市郊外,向墓地走去,像对待一只野兔一样把它吞下去,还要踩踏,从那里撤退回来,一直到它跳入地下的洞穴里消失得无影无踪才算结束。"仔细点儿,留神周围情况,"他向我喊叫,起初他把我扛在肩上,后来我长大了,他就抓着我的手,以免在拥挤的人群中丢失,"你将来就会感到骄傲,可以对你的儿子和孙子吹嘘,你曾经参加过的塔实宾加昂葬礼,还有爱书·扎尔曼·蔑勒察尔拉比,甚至别尔茨的阿哈伦尼欧①拉比的葬礼。"可是当时,我没有看到任何宏伟的景象,只看到一个个浑身尘土、充满汗渍的后背持续不断地在我前面移动。

可是父亲的利他主义在宗教庆典的宴会方式,达到了残酷顶峰,这种安排是他设想出来的,说是为庆祝我的成人礼。母亲和我试图劝阻他,母亲特意不厌其烦、苦口婆心地向他解释,说这个典礼是为了孩子高兴和幸福,让孩子一辈子都记得,让孩子在同学们中间建立起一定的社会地位。可是父亲跺着脚说,当孩子刚一出生时他就许下宏愿,他要举行这种方式的感恩宴会,在孩子三岁的时候,他又许下同样的宏愿,"那些通俗的方式,无论如何也达不到《妥拉经》的高标准。所以不抛撒糖果、不为同学举行派对、不点燃魔法灯笼,甚至不要手表。"他宣布之后,砰然关上门,走出房间,隔着房门叫喊道:"我自己养的孩子,把他带大了,竟然敢反对我。"

"孩子大了,让他吞下你做父亲疯狂的恶果,那是后患无穷的苦药,我们不能照你的办,只能按照我们自己的想法办。"母亲虽然这样说,可是她知道,父亲是无法被说服的,他不会改变主意的,这一次,无论什么人,甚至于雅各叔叔也无法改变他的决心和命令的。

那个冬日的夜晚,我家屋子里的场面完全仿照中世纪希罗尼穆

① 阿哈伦尼欧(1877—1957),别尔茨犹太教廷第四代教宗。

斯·博斯①和马蒂亚斯·格吕内瓦尔德②一些关于地狱和宗教的绘画安排的。由于父亲固执己见，母亲只得为“丁”字形桌面铺上新台布，摆上瓷盘和银质餐具，还在桌面中央摆上巴罗克式的烛台，那是父亲的祖母结婚时获赠的礼品。四位著名的拉比坐在桌子的上座，身穿长袍，神态虔诚，与这个场面的气氛十分协调。右侧是基普尼斯拉比和泽闻拉比，左侧是阿耶·列文拉比和散道摩斯基拉比，父亲和我坐在中间。戴着一个旧的蝴蝶结，是从美国寄来的一包衣物中找出来的，母亲给我戴上一顶棕色贝雷帽，把我高耸卷曲的发型遮住，以免拉比们对她发脾气，在我毛衣的袖子上戴了一块表，为的是让所有的人都能看得到，我坐在那里，就像正在举行一次悲情的路德教派神圣宗教会议中竟然有一个法国外省的天真无邪的傻瓜。我们等待的客人就要入场，果不其然，约定的时间一到，房门打开，雷臂士拉比站在入口处，这位殡葬协会强大无比的通报使者通常是走遍大街小巷，用他震撼人心的巨大嗓音宣告送葬行列行进时刻，在他身后跟随着一大群乞丐、瘸子、心智缺失者、精神失常者、穷困潦倒者、无家可归者等等，大家你推我搡，相互拥挤。按照我父亲的约定，让雷臂士拉比把他们这些人从公共舍粥厂、从社会底层人群聚居处、从令人恐怖的矿坑和洞穴里、从泥泞的偏僻角落里都召集来。泽闻拉比后来布道时提到过，说就像布若斯拉夫哈西德犹太教廷教长纳赫曼·布拉茨拉夫所讲的故事“七个乞丐”一样，瞎的、聋的、哑的、歪脖、驼背都来了，缺胳臂少腿，利用残肢一颠一跳的也来了。在这支残缺大军的最后，有几位垫底

① 希罗尼穆斯·博斯(1450—1516)，荷兰画家，他的画作以描绘地狱的怪异与妖魔鬼怪而著称于世，荷兰、奥地利、西班牙的贵族家庭对他的绘画广为收藏。

② 马蒂亚斯·格吕内瓦尔德(1465—1528)，出生于德国，他的绘画，留存到二十世纪的，大约只有十三幅。他的绘画多为宗教题材，如《耶稣在十字架上》、《耶稣复活》、《圣母与圣婴》等。与博斯的绘画相比，格吕内瓦尔德的作品显得更为“现实”。

的，列伟·吹哥这个搬运工，春夏秋冬都袒露着异乎寻常的大肚子，还有一段疝气长在肚脐上，就像一座圣灯的按钮，他切开西瓜分给孩子，让他们高兴；拉夫卡·拉夫卡是唱诗班的歌手，他喝醉酒跟人吵架，遭到别人在后脑勺上给了他沉重一击，结果神经错乱；还有一位不能不提的音乐家，他在公交车站用一把梳子进行演奏，愉悦过往的行人。

牛蹄筋刚一端上桌，母亲所预言的灾难果然如期发生。那位哑巴没等轮到他，就从满脸麻点的瞎子摸摸索索的手里抢下一块，那边，一个没有双手的残疾人正等着雷臂士拉比喂他，列伟·吹哥冲着他伸伸舌头，用巨大的手拿起了脆皮饼夹着颤颤抖抖的肉冻一起塞进嘴里，旁若无人地放了一个响屁。到了上汤的时候，父亲收养的那些宠物孩子一起喊叫起来，闹翻了天，就像十个澡盆的水一起倾盆而出。他们直接用长柄勺和盘子从盆里盛汤，母亲发现银勺都没有了，便悄悄地跟父亲说，所有的银质餐具都丢失了。可是父亲神气十足地坐在上座，帽子向后斜仰着，坦然地说，我们丢失的东西上帝都会归还给我们的。说着，他偷偷瞟了一眼拉比们，看看他们是不是注意到冲着他们所说的这句话。两侧的拉比，各自悄悄地相互按照《妥拉经》的言辞交谈，吃着精细的蹄筋或者挑剔地用羹匙送一点汤到嘴边，似乎并没有把吃什么当成一回事儿。

在汤和主菜之间，母亲和请来帮忙的两位邻居蕾切尔·葛茹勃和普瑞瓦·谢蔻尼茨基，收拾桌子，前两位拉比进行布道，基普尼斯拉比说，整整五十年前，我的祖父（我的名字就是按照他的名字取的）与欧泊茹奇的一批卓越的人士一起来到鲍勃饶意斯克的萨缪尔·挪亚·施尼尔松拉比的“基布兹”，他被选中作为他们城市的拉比，那时他还是一个羞涩的小伙子。巴特－情昂犹太会堂的拉比，亚伯拉罕·哈伊姆·散道摩斯基拉比，他令人头晕目眩地就围绕着这句《圣经》中的话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父亲是儿女的荣耀。”①说父亲如何为了这座会堂的生存，奉献了他的

① 参见《圣经·旧约·箴言》第17章第6节。

全部灵魂。“我从来也没有看见过我们亲爱的主人坐在那里休闲过一会儿，”这位拉比继续说，“并不是因为他跑到外面谈论什么亵渎圣灵圣事的俗务，上帝有知，此事从未发生过，而是因为他，总是把座位让给客人。”当然，他们两位都是强调从欧泊茹奇的先祖所开创的金光大道一直延续到现在，我的职责就是要继续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当他们两位讲道时，这些尊贵的客人们吃着葵瓜子和花生仁之类的食品，并且一把一把地相互抛撒，这个时刻中有好几次，那位音乐家试图吹奏他的梳子，刚要送到嘴边，雷臂士拉比立即就做手势警告他禁止这样做。

当主菜刚一端上来，一场混战爆发了，乞丐们争论着谁该分享大腿、谁该分到肚肺心肝、谁该吃腰肉，没等他们得出结论，大多数人已经开始从大托盘里抓取鸡块和炸土豆条往自己口袋里面塞。拉夫卡·拉夫卡挥舞着那只祖传的珍贵烛台，威胁他的邻座歪脖先生。在这场小型遭遇战中，蜡烛倒在了桌面上，台布立即起火。磕巴立即把酒浇到了火上，口里结结巴巴地唱道：“所以你们必从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① 啊，来水，来水，来水。”经殡葬协会的通报使者一番训斥，说第一趟公共汽车来了，就把他们都送到坟地去，事情总算平静下来，《塔木德百科全书》的编辑泽闻拉比站起来讲话。

“你祖父在欧泊茹奇的家里总是挤满了模样不错的犹太人，只是贫穷使他们变得奇形怪状，”我们的邻座还对我说，他能直接予以证实，当他去拜访他的朋友、家住鲍勃饶意斯克“基布兹”的萨缪尔·基普尼斯拉比(现在也在座)时，他已经升任为拉比。“等你长大了，读到纳赫曼·布拉茨拉夫所讲的故事，七个乞丐一起去给新娘和新郎道喜，你就明白了，说他们是瞎子，其实他们并不是什么也看不见，只不过世界上的一切并不是立即全部地呈现给他们，所以使他们显得有些盲目。他们根本不是通过眼睛看世界，所以说什么看见呀、观察呀，并不属于他们世界中的一部

① 参见《圣经·旧约·以赛亚书》第12章第3节。

分。所以，一个磕巴根本就不是结结巴巴，其实，世界上所有的讲话，只要不是用来赞美和颂扬至尊至福的上帝，那么那些话都不是完美无缺的，他们看起来是磕巴，那是因为他们说了世界上最为普遍的话语，他结结巴巴，别人也不是十全十美。其实他们谈吐优雅、讲话美妙，他们也能说谜语，也能唱歌，那是一些美妙的丽妲①。”在我邻座的这位《妥拉经》学者长时间地看着我，我对于眼前这场疯狂胡闹的饮宴的厌恶与恐惧，没有逃过他的眼睛，他继续对我说，我们的大师和导师卢博维奇的约瑟夫·艾萨克在四岁时，他问他的父亲，为什么人生来长着两只眼睛。他父亲反问他，认识希伯来字母吗？他说认得，他父亲又问，知道其中有两个字母שׁ和שׂ吗？知道这两个字母的区别在哪里吗？约瑟夫·艾萨克回答，שׁ有一个小点在右侧，而שׂ的小点在左侧。他父亲回答他这就是为什么你需要有两只眼睛，有些事情必须用右眼去看，有些事情必须用左眼去看。看待犹太人必须用右眼，而看糖果和玩具必须用左眼。由此，泽闻拉比总结了他的宣讲内容，在我们大师和导师的心目中，有一条固定不变的规则，任何一个犹太人，无论他是谁，无论他的行为举止如何，我们都必须用友好的眼光看待他。

整个这顿饭，我就不可能踏实下来：轮到我讲话了，可是我的马拉默德②还没来。小个子的送奶人严苛尔拉比就是我的马拉默德。他能背诵马福特③和哈夫塔拉④，并一句一句教我背诵，甚至还给我写了一份成年礼宣讲词，不难想象，这会儿工夫，他准是又睡着了。近六个月来，我定时到严苛尔拉比家去，他家就在阿克瓦和兹克荣－牟舍的交界处（后来我

① 德语音译，意为“歌曲、浪漫曲、叙事诗、歌谣，特别是指十九世纪德国的浪漫曲”。

② 希伯来语音译，意为“教师”。在意第绪语，这个词专指儿童的教师，作为给儿童传授知识的教师，按犹太律法有种种特殊规定，必须要由社区任命。

③ 意第绪语音译，指在安息日或节日在犹太会堂中宣读的律法书片段之中结束部分。

④ 意第绪语音译，指在安息日和假日犹太教徒做礼拜时，读完律法书片段帕拉夏之后，再接着诵读之经文。

才知道，他租的这个房子是卡廷卡寡妇的房子，当初约瑟夫·哈伊姆·伯伦纳刚到耶路撒冷的时候，租的就是这个房间），我来此向他学习《圣经》课程。严苛尔拉比用他花哨的嗓音咏唱《圣经》的经文，就像有一块泡透了茶的点心粘在他的上颌，他念一句，我还必须跟读一句。可是当我竭尽全力模仿着佶屈聱牙、变化莫测的经文时，他的脑袋已经耷拉到哈玛诗上面，鼾声四起，充满了这间可怜的房屋，四处都是拥挤的牛栏。严苛尔拉比担当着安息日和节假日诵读经文的职责，他以供给牛奶维持生计，每日黎明即起，带着他的奶罐绕遍房前屋后，给各家各户送上奶品，到了傍晚，可想而知，他已经疲惫不堪。他的妻子人高马大，身体丰满，由于两人差别如此之大，大家称呼这一对为莎博斯-哈-伽德尔-安-柯茨-弗瑞体格。① 为了结束这样尴尬的局面，躲在厨房里的妻子悄悄走出来，到他面前用手指重重地打了一个响指。“是不是已经过了三点了？”严苛尔拉比会一下子惊醒，揉揉眼睛，手上总是带着一股牛奶味和金属把手的味道。

当端上果脯的时候，在我周围自然不免有一番争夺，我的宣讲词终于要登场了，可是我丝毫也不紧张。几个月来，这些词我已经烂熟在心，在父亲的指点下，核心的就是这句话“看哪，受欺压的流泪，且无人安慰”②。拉夫卡·拉夫卡用他那雷鸣般的声音唱起赞美诗，音乐家吹奏木梳予以伴奏，在场的欢宴者一起拍手叫好，我根本没有办法按照传统习惯致宣讲词。

在备受尊重的阿耶拉比领导之下，做了餐后的感恩祈祷之后，父亲侧过身来，递给我一把票据，低声对我说，等到乞丐们来祝贺你的时候，你就随手拿两张塞到他们手里。我恳求说，你替我发放吧，我一跟他们接触就觉得恶心。他说应当欢迎那些犹太人伸出的手，以你的慈善让他们饥饿

---

① 意第绪语音译，意为“漫长的安息日、短促的星期五”。

② 参见《圣经·旧约·传道书》第4章第1节。

的灵魂重新活跃起来——这样才是真正热爱以色列。

到此为止，我这一晚上的罪还没有全部受够。正当他们要回家的时候，基普尼斯突然宣布，如果成人礼盛宴之后没有一场舞会，整个程序就不能算完结。于是，围绕着桌子这群可怜的人形成一个圆圈。哑巴和磕巴拉住无胳臂人的皮带，我拉着雷臂士拉比和盲人乞丐的手，阿耶拉比伸出双手与无腿的乞丐自己组成一个小圈。大家围着桌子转了几次，看起来就像平原上的城市，遭到上帝差遣的天使倾倒下火焰与硫磺一样①，当大家按照《妥拉经》庆典律法跳舞的时候，父亲像从前一样，站在中间唱歌："穷人的救助者，现在救助吧！救世主和救星，现在成功了！"众人齐声呼应："永生不灭的岩石，当我们呼喊之日，请回答我们！"

当陌生人散去，母亲终于打破了她强制压抑的沉默，递给我一块毛巾，告诉我父亲的欢庆之夜已经过去，好好用热水和香皂洗一洗，赶紧睡觉。

父亲送各位拉比走了一程，很快就回家了。他走到我面前，容光焕发地伸出双手拥抱我。"现在你已经真正成人了，连基普尼斯拉比和泽闻拉比也这样说。"他高兴地宣布。可是我只穿了一条内裤站在浴室门口，禁不住泪流满面，把公爵品牌的新表向他抛过去，大声喊道："别碰我！别碰我，你这个发疯的狂人！我恨你！"

在染版医院，我站在父亲床前，母亲说，"你小的时候多么地爱他。"我注视着医院的女理发师在他的脸颊涂抹香皂沫。监护室的护士们阻止她，问她对于一个中风后昏迷的病人为什么一定要这样，打扰他的宁静，给他刮脸，可是母亲坚持要理发师这样做，甚至很有把握地说，立刻就会完成。随着刮脸刀接近和绕过病人张着的嘴，理发师自己的嘴不自觉地抿紧和扭歪，病人的嘴流着口水，她拿起一条热气腾腾的毛巾擦拭他悲痛的面颊，用科隆香水揉捏涂抹他的脸，她满意地说，她看到一丝满意的影

① 参见《圣经·旧约·创世记》第19章第24节。

子掠过病人的面颊。

“摸摸他，”母亲说，“他准是有感觉。”她提醒我，以前每到星期四，父亲从理发馆修面回来，我总要高兴地跑过去一次一次地让他把我举起来，在他红润光滑的面颊上到处亲吻。

若干年来这是第一次，我怯生生地用我的手指在这张瘫痪麻痹的脸上触摸移动。行将死去的肉体松弛脆弱，即将归为尘土，这样的感觉超乎一切，那么强烈，我不禁把手缩了回来。父亲睁开双眼注视着我，可是立即又闭上了。

“无论如何也得说句话，”母亲说，“说什么都行。”

“我能跟他说什么？”

“就说你爱他。”可是这样的话语，要想从我嘴里说出来，沉重而艰难。

“当你刚开始走路的时候，你在他的身边绕来绕去，就像一只小宠物狗，那时，我多么羡慕甚至嫉妒他。”母亲告诉我，当我缠着父亲的时候，他会伸出一条腿，把我放在腿上，一上一下地颠簸着我，对我唱着“伏尔加，伏尔加”。我身心投入地轻轻咏叹“我们两个人现在要对他唱这首歌。也许伏尔加母亲会来到这里，带着他一步一步走进他的童年时代的大草原”。伏尔加河上的纤夫拉着船，一步一步向上游走去，唱的就是这首歌。母亲察看着那张毫无表情的面孔，寻找某些迹象，可是我把眼神避开，扭头望着窗外，街上路障重重，十字路口处的交通几近瘫痪，直到薄暮降临，长串的堵车才按顺序开行。

“你们两个有一种特殊的关系。”后来，由于医生进来查房，我们两人退到走廊里，母亲这样说，“你也听说过，正是这种特殊的关系，你救了他一命。”在城市被围困期间，在一次炮弹发射停歇的间隙，父亲要去耶兹吉尔大街努瓦牛奶厂办些货回来（按照这些奶品分销店老板的行话，管奶制品，就叫“货”），我那时只有两岁半，紧紧抱住他的腿，肝胆撕裂地嚎哭，就是不让他离开这个家。父亲挣脱开了，可是按照母亲的说法，我躺

在门槛上不让他去。“爸爸听你的,不去了,陪着你。”父亲对我说,为了让我高兴,还用他的胡子茬蹭我的脸。十五分钟之后,突然排炮齐发,炮弹连续倾泻,整个城市震撼。其中就有发射到牛奶场院子中的,一群农民、奶厂工人和奶品分销店业主正在那里等待,多人死伤。

我与父亲一系列的情感交汇之中,怎么会渗透进破坏性的反作用力,或者说得更确切一些,怎么会突然爆发出相互作用的反力,使本来很好的感情,在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居然遭到破坏,我试图破解这个谜团的本质所在。我强迫自己沿着确切可靠的路径回溯,倾听遥远冲突爆发的回声,至今,在尘封的记忆面容上,仍然留有难以消除的伤疤。

父亲拍着手说:“这孩子怎么还不开窍?”他用一只手一拃一拃反反复复测量着两张照片之间的距离。相对的两面墙上,各贴着一张婴儿的照片,靠近厨房门的一张上,我像小狮子一样,两手支撑着侧过身来,头部偏转对着镜头,表情严肃,睁大两眼,蕴含着无尽的惊讶与好奇;对面的一张上,我被安置在我家的飞利浦收音机上方,这个小孩已经三岁了,长长的鬈发,调皮的笑容,手里拿着一枝天竺葵。(母亲告诉我,当摄影师大卫把脑袋蒙在黑布里的时候,我突然大哭大叫“我不跟他走”。母亲赶紧折下一枝开花的天竺葵让我拿着,才算平静下来。)从玻璃镜面上射出两道反光,相互在彼此之间照射,相互在彼此之间分离,一个面目和灵魂在永无止境的运动中来来回回反射,他们在时间凝固的一瞬间捕捉到的影像正在运动,这个人正在想,如何能探测到其间的精髓与本质。

“他就这么傻里傻气的,永远也无法开窍。”父亲提高了嗓音,想让母亲认同他顽固的偏见。可是母亲笑了,抚摸着我的头说道:“别担心,早晚会开窍的,只不过需要耐心等待。”

修殿节过去了,班上大多数的孩子们都已经开始阅读了,我仍然莫名其妙地盯着那些稀奇古怪的字母实在不明白,我非常熟悉的真实物体,各自有各自的颜色、各自有各自的气味、各自有各自的声响、各自有各自的形状,而这些弯弯曲曲的小道道,与它们之间究竟有什么联系。所以父亲

决定,在征得老师的同意后,他陪着我掌握阅读能力。

他坐在我的面前,指着书上的某一页命令我:“跟着我重复,读,‘光明修殿节’。”沙玛什①的火焰,这燃烧的烛光,用它点亮所有别的蜡烛,试图让烛心更亮一些,滴落下来的蜡油,掉到我的手指上,炸面圈里透出草莓酱的芳香,我和以利亚撒②被塞到罗马大象的身体下面,压抑得要死,透不过气来,在几百年沉重负担的压力之下,根本动弹不得。我实在想象不出,那么几串字怎么能跟这么多事情联系到一起。

“别做梦了,”父亲大声严厉地喝道,“跟着我重复,一字一字地读。我怎么读你就怎么读,不必理会它是什么意思。”他指着那些字,伸出的手指逐渐变红、变弯曲,聚到一起形成一个汗毛浓密的大拳头。

在四次或许五次失败之后,父亲煞有介事地郑重声明,亲自指导宣告结束,并就他对我所采取的教学方法发表了一番宏论,认为原定目标“不可能实现”。可是最后,母亲完成了他所谓的“不可能实现的”任务。那是一个安息日的下午,父亲到兹克荣-牟舍参加一个布道会。母亲坐在我的身旁,一只手搂着我,另一只手拿着一本《鲁滨逊漂流记》,这个故事我早已经烂熟于心,她慢慢地朗读,像通常一样有板有眼、抑扬顿挫。突然之间,这一串串的字,像一节一节的车厢连接到一起,列车启动了。奇迹出现了,“我会阅读了,我会阅读了。”我叫嚷起来,从一个沙发蹦到另一个沙发。

准备听、写和背诵《妥拉经》的经文,又成了我与父亲之间的一场战斗。他咨询和请教了我的家庭教师,按照他的指导,父亲让我重复阅读一千遍,以撒给雅各和以扫祝福③以及雅各临死前,对儿子们说的话④,直到这些话砸开我脑子里覆盖的石头。

---

① 沙玛什,源自亚述和巴比伦的太阳神,象征法律和正义。

② 参见《圣经·旧约·民数记》第3章第32节。

③ 《圣经》中,以撒原本在临死前要祝福以扫,却被雅各骗去了祝福。

④ 雅各临死前,召来十二个儿子,为他们祝福,并说出预言。

我极力设法回避父亲的指导，可是他扣上了他衬衣最上面的纽扣，一本正经地说，他还只是孩子的时候，已经读到大学预科，就能够背诵全部的《叶甫盖尼·奥涅金》。他一晚上一晚上地坐在那里，读给他的祖母听，尽管她根本不懂俄语，书本上下颠倒拿反了，可是她能听懂——正像我在若干年之后，读到伊萨克·巴别尔①的《敖德萨故事》里关于伊萨克·巴别尔祖母的故事——正是由于这样的努力，才能使他成为有关普希金和其他俄罗斯诗人作品的专家。

"可是现在，有谁能够背诵那些诗篇和《圣经》？"我反驳道。

"当然能够，当然能够。"父亲不停地重复，"作为一个有教养的人，当然能够。"

"现在的事儿，你一点儿也不懂，你老了。"我大声喊道。

"我的灵啊，不要与他们同谋。我的心哪，不要与他们联络。因为他们趁怒杀害人命，偏执狂妄，推倒墙壁。他们的怒气暴烈可咒。他们的忿恨残忍可诅。"父亲愤怒地朗读《圣经》中雅各对违背他意愿的儿子西缅和利未说的话，甚至极力提高嗓音，故意让母亲也听到这些话，她远远地站在厨房里，像通常一样狠命地把《摩西五经》砰的一声合上，离开房间。

"当然了，你希望像其他孩子一样有一个年轻的父亲，"母亲一边说着，坐下来把有关《申命记》中为犹大祝福的章节，分别抄写在五页纸上，这样一来，字数看着就不显得那么密密麻麻怪吓人的。"可是有些孩子，比如艾坦还羡慕你呢，因为你还有一个活着的父亲。"然后她一段一段地念给我听，重点突出，让我听到蕴含其中的旋律，使这些字获得生命，使我听出来第一个词如何引出第二个词，第二个词引出第三个，形成连贯的一体，便于驾驭，相互和谐，很容易记忆。

我与父亲之间集中冲突的种种表现，好像都具有一个共同的根源，看

---

① 伊萨克·巴别尔（1894—1940），俄罗斯剧作家，短篇小说家，被公认为"俄罗犹太作家中最伟大的小说家"。代表作有短篇小说集《骑兵军》。

来相互之间各自独立、互不相关，其实都围绕一个中心，并且从中汲取各自的力量。回顾过去，事情好像是这样，每当父亲与外部的权威联系到一起，他就设法强加于我——或者是由于他深深怀疑自己的权威，想借助于外部的支持予以加强，或者他认准目标，把自己视为实现该目标的统一大军——这种破坏性的力量就会获得重生，破坏了原始亲情之爱的基础，造成了无可挽回的颠覆。当他通过哄骗“希伯伦”的学监，把一批经学院的学生带到家里的时候，就是这种情况，他不得不屈服于那个他内心深处不愿意承认的权威。当他认定学校与教师的权威，就与他们一起合作，也属于这种情况，而母亲与他不同，总是冒极大风险，捍卫自己无所顾忌的野性，挣脱妄图强加于她的任何缰绳与枷锁。

正像他面对拉比们宣扬的种种律令所约束的世界暴露出他的自我贬抑一样，最终导致那场可怜的稀奇古怪的盛宴，使得本来若干年来局限于四面墙之内的家庭秘密，诸如有关学习的各次事件等，结果竟然在墙外轰隆一声大爆发，在鲍瑞亚山区那个想起来令人恐怖的夜晚，闹得尽人皆知，令我深感懊恼。

年度例行去加利利湖附近郊游即将来临，校医室突然紧急召唤母亲去会见，校医通知母亲一个沉重的消息，我们当地的佛罗伦萨·南丁格尔也在旁边频频摇头，原来上周末体检时，校医发现我心脏有杂音，他强制规定我只有在成人陪伴下才能参加山区的两天旅行。像约伯遭遇大病①一样的消息，足以令我余生长期卧病在床，幸亏父亲带我到他的一个老朋友芒特讷医生那里，做了全面复查，他断言这位戴着听诊器的“鞋匠”应当好好清洗清洗他的耳朵，可是他并没有完全推翻人家的结论。当晚，家里进行了紧急磋商，母亲断言，很不幸，可供我选择的只有两种做法，其一，郊游假期两天都待在家里，可以睡懒觉，享受正餐后的冰激凌；其二，要参加郊游，就得由父亲陪着。

---

① 参见《圣经·旧约·约伯记》第2章第3—8节。

郊游出发那天清晨，父亲和我一起到校门口，他穿了一件大裤裆的卡其布裤子，裤腰提到胸部，腆着大肚子，一顶破旧的贝雷帽扣在脑门儿上，背着朝鲜战争剩余的帆布背包，其中充斥着船舱的橡胶味和霉腐气味。活像捷克漫画家约塞夫·拉达①所画的“好兵帅克”，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幸好谁也没有注意到他，而他也信守诺言，不去逗弄孩子们，男孩们在卡车上你推他挤，争抢占座，女孩们聚到女教师的身旁。他第一次身穿长裤。正像母亲预料的，司机们都热情欢迎他，伊提客兄弟俩都在我们的会堂做礼拜，见他到来，甚至争着请他坐自己的车，整个旅程，他坐在驾驶室里，随时注意、关照地看着我，以免出什么意外。

一整天就要过去了，当我们抵达鲍瑞亚山区青年寄宿会社准备过夜时，开始来事儿了。兄弟俩开了一路车想休息一会，吵吵闹闹的儿童们非要让司机开车去提比里亚一家鲜鱼餐馆，也让父亲陪他们一起。但父亲哪里都不去，坚持待在我身边，怕我被蝎子蜇着或者被篝火烧了衣服。

我坐在篝火旁，看到他佝偻的身影远离爆裂和渐渐退去的火焰，独自一个人坐在黑暗的石墙边，静静地啃着母亲一清早给他预备的三明治，时不时地像小雏鸡一样，用嘴叼一口手里的煮得过老的鸡蛋。周围是荆棘丛生，夏季夜晚月亮浑圆的光晕由远处丛山中升起，他显得那么凄凉、孤独、陌生和异样。每当我试图想象在我还没有侵入他的世界之前，他那几十年夹杂着神秘色彩的生活形象时，总有这样一幅情景活生生地浮现：一个年轻人与他的朋友亚伦·若特布拉特和希里尔·弗瑞德曼在红、橙、黄色旱金莲花盛开的坡地上，赤身裸体地奔跑翻滚（“那里就像铺满旱金莲花的地毯，”来自他家乡的一个妇女对我这样说过），一直滚到河水里去；一个俊俏的小伙子参军打仗，俄日之战，身穿沙皇军队紧身制服，头戴

---

① 约塞夫·拉达（1887—1957），捷克著名画家，为《好兵帅克》所画的插图是与原书齐名的不朽之作。

“帕帕卡①”——高高的皮帽子——嘴角叼着一根手工“马克卡②”卷烟走在路上，踩着阔步扎③伴奏的步点，嘴里哼着乌克兰乞丐的歌谣：“辽阔敞亮的原野，荚蒾花盛开怒放。啊，母亲送儿去参军，上战场！走吧，走吧，我的孩儿强！走吧，走吧，我的孩儿强！”

本来父亲打算与伊提客兄弟一起睡，可是他们回来得很晚，房间钥匙在他们手里，他只得在男孩的宿舍里铺下毛毯，就睡在那里。到了十一点，教长笛的教师古拉先生宣布熄灯后，转身回到自己的房间，这无异于给捣乱破坏天使们一个信号，让他们开始发作。淫秽下流的言语和笑话，打嗝、放屁、吧嗒嘴、肮脏黄色的歌曲小调混合在一起，形成一股不和谐的强大声浪。袖珍的小手电偷偷点亮，在房间里到处扫射，就像独立日的探照灯相互交叉闪烁，时明时灭，时强时弱。巡夜的教师突然过来检查，几次之后，终于使疲劳的孩子们安静下来，睡眠的精灵开始征服了他们。我在毛毯下面蜷曲着身子，恳求先祖亚伯拉罕的上帝，千万别让父亲的鼾声吸引最后几个尚未入睡孩子的注意，他们一直盯着，寻找适当时机，用鞋油和巧克力色调料，给那些睡着的孩子画鬼脸。到了半夜，我的荧光表指针指到十二点过十分，昏暗中，两个人影站立起来，为了在天真无邪的孩子们中间增强奇迹的效果和气氛，把他们的手伸向沉睡的人，在他们脸上摸索。被装神弄鬼的触动惊醒的人，发出凄厉的喊叫声，吵醒了其他人。手电筒再次纷纷点亮，拥挤的宿舍里再次充满了肆意的喧嚣和打斗的呼叫、被征服的哀鸣与胜利的欢笑。睡得最沉的人也被吵醒，爬起来不停地摇头，光秃秃的灯泡，以疯狂的速度明明灭灭。陷于这样恐怖的气氛之中，我看到父亲巨大的身躯，吓得我心脏麻痹。他作为教师和家长的身份压倒了他作为父亲对我做出的承诺，他翻身下床站在房间中央，他一边走

---

① 俄罗斯军队，尤其是哥萨克人经常戴的羊羔皮或类似皮毛的高耸的圆筒状帽子。

② 廉价的马合烟，由抽烟者自己手工卷制。

③ 一种传统的乌克兰弦乐器，可能源于罗马尼亚和摩尔多瓦，类似于曼陀林的四弦乐器。

一边跺脚，跪倒在地，躺在那里，翻过身来——“耶和华必兴起，像在毗拉心山，他必发怒，像在基遍谷，好作成他的工，就是非常的工，成就他的事，就是奇异的事。”①他站在那里，被手电的聚光和闪烁不停的灯光照射着，穿着长大的内衣，黑乎乎的大腿根部透过短裤的开口处显露出来，他挥手指向横七竖八躺在地上、溃不成军、乱成一团的人们，走火入魔地把自己想象成一只在水塘里的鹭鸶，背负着难以忘怀的负担，在那片河谷的景象中唱着几代学生都会传承的小调：

关掉所有的灯光。
明天还要工作，紧张而且匆忙。
无论黑玛丽还是白玛丽，
反正不是我，也不是什么异邦的怪人。

非常短暂的休止之后，用那千年不变的话语，结束了他的训诫：

一堆无赖混蛋的大窑子。

很多年以后，在伦敦，父亲再次呈现出很多年之前在拉马鲍瑞亚山区的那个夜晚，他坐在石墙边，背靠死一般沉寂的肯纳瑞特湖，借着月光呈现的那个形象，可是这一次是太阳光直接投射在他身上，使他金光闪闪。那天是塔穆兹月末的某一天，是他忌日的周年，我想寻找一座犹太会堂诵读卡迪什，以超度和提升他的灵魂。我在这陌生的外国街道里奔波与跋涉，这座城市的地图在我手里已经揉搓得不成样子，可是所有的犹太会堂一律都关门。那天是星期日，很显然，伦敦的犹太人都离开这座城市去度周末了，于是所有祈祷的场所都关门上锁。

① 参见《圣经·旧约·以赛亚书》第28章第21节。

下午，我信步走去，来到伦敦国家美术馆，在各个大厅转来转去，薄暮将至，当走到第19号展览厅，伦勃朗的自画像面前，我停下了脚步看着他那六十三岁的面容，奇迹出现了。

透过点缀在皮肤上的老年斑，极度疲惫与萎靡无处不在，覆盖着双眼，隐藏在稀疏的头发之下，松弛的嘴唇下坠，掩护着脱尽牙齿的老嘴，爬满垂落的眉毛和瘫软的鼻子，苍凉与悲哀——我发现这就是父亲最后的岁月。一个与世隔绝的男人，独自陷入衰老与死亡。每星期，坐在秃顶理发师的椅子上，脱毛的油膏使他脸面憔悴，拔掉为了庆祝安息日蓄起的胡髭碴儿，他从镜子里面看到一个蒙受耻辱失败的男人。曾经雄心勃勃，可是至今壮志未酬，身心疲惫，远大目标半途而废。临终前的几年，他一再表示要埋葬在纳哈拉附近的西姆伦山上，紧靠他的母亲。夏季的一天，他到乡村去看望他的兄弟得了病，赶紧送到海法的染版医院，不久便陷入昏迷状态，他一直用俄语不停地喊叫，述说着什么事，为他自己的生命抗争与辩护，用的完全是莱蒙多夫的语言、普希金的语言、贝利亚①的语言、斯大林的语言。一周后，他去世了。由于村委会坚持必须把他送回耶路撒冷，那座对他毫无感情的那座城市。“阿弗洛姆，阿弗洛姆。”母亲一直呼喊着他的名字，可是那张没有牙齿、无法闭拢的嘴喊出的俄罗斯言辞话语究竟是什么意思，我们永远也无法知道。

巴基斯坦卫兵在入口处踱来踱去。一位业余的画家试图把油画《伯沙撒盛宴》②临摹下来。天使的手指正在书写“弥尼，弥尼，提客勒，乌法

① 贝利亚（1899—1953），长期担任苏联国家安全与警察机构主要负责人，苏联历次大清洗、大迫害几乎都有他参与，斯大林死后，在共产党体制下必然出现的继位斗争中失败，就像他自己曾经处理的图哈切夫斯基元帅的案件一样的方式，未经任何法律程序就被草草枪决。后来图哈切夫斯基等四位元帅恢复了名誉，而贝利亚案件却无人过问。

② 《伯沙撒盛宴》，作者为丁托列托（1518—1594），意大利画家，他在威尼斯画派中别具一格，他的理想是“把提香的色彩和米开朗基罗的形体结合起来”。

珥新”，恰好写到最后一个字母，国王惊愕地伸出一只手，侍女将美酒倒在地上，老人和青年人惊恐万状。

人们从这里走过，对比伦勃朗的两幅自画像——三十四岁的和六十三岁的，紧紧相邻，都悬挂在那里——年轮破碎衰老无力，却呈现出宁静的微笑，就像无形天使的手指书写在墙壁上的字，观众参悟不透这究竟是什么意思。没有哪一位艺术家像伦勃朗这样，反复记录和描绘自己——后来我在博物馆的商店里看到一本书，序言里介绍说，这位艺术家有大约一百幅自画像，目前仍然保存在世界各地的若干个博物馆里，如果把所有这些自画像搜集到一起，就会构成一套图形的传记，或者说，构成全部人生周期完整的回顾。

一个小伙子身穿一件披头士衬衣，他父亲指着画像对儿子说："匠心独运，技艺高超。"一个身穿虎皮条纹紧身装束的女士对她的朋友说，她在佛罗伦萨看到的油画比这里还好；一个日本人手拿微小型照相机，对着悬挂在旁边的《萨斯基亚·冯·阿兰勃格夫人》拍照。

我目不转睛地盯着伦勃朗的自画像。越看越觉得画家看着他，就像宽容谅解的父亲关注自己的儿子——正像母亲晚年日渐衰弱的日子里所说的那样，充满诚挚与爱心。在周围人际关系中，要将两者结合到一起，是最为困难与复杂的。特别是没有其他手段与媒介，只能用眼睛看，做到两者结合，比起单纯诚实与公正地看待事物，需要更大的勇气；比起单纯出于爱心看待事物，需要更为经心、雅量、宽厚与仁慈，出于爱心往往偏颇，损害和牺牲了公正，模糊和掩盖了阴暗面，甚至邪恶。单纯的爱心与诚实正直的结合体丝毫也不夹杂怨恨与怜悯，几乎是难以达到的境界，或者说极少达到。作为与确定无疑长久难以释怀的怨恨与恶意相对立的反面，宽容与谅解被认为是意识清醒、思想成熟的处世态度，足以造成值得称赞的良好效果，可是它显得那么难以捉摸、转瞬即逝，实质上触摸不到、把握不住。以这样的恶意感觉为基础，从过去鬼蜮王国中冒出来的青年人，在一种想象不到的环境里，重新出现在陌生的路径上，想要从经验丰

富的成年人那里得到满足，那些人忽略他的存在，以牺牲他的向往为代价，在他们相互之间达成的严肃协议中，将他排除在外。

一阵连续绵延的震颤，稀奇古怪、各式各样气味的交织，心脏阶梯式粗暴的节奏——这些就是大脑活动产生错乱的警钟与信号，它们把年年岁岁、日日夜夜揉搓到一起，纠缠成一团团、一束束的痛苦，撞击到睡梦界定的围墙上。这就是那天晚上，那个青年人仍然在雅博河①的浅滩里，单独一个人与那个身穿大裤裆、把裤腰提到胸部的男人挣扎，不让他坐待破晓天明，在耶路撒冷自家的厨房里争斗，把他推进大房间里。他用"路拉福"②抽打这个小伙子。枣椰棕榈状枝叶被挥舞着，摔打得四分五裂，突然飞出一只猫头鹰，把人吓了一跳，它围绕着枝形吊灯盘旋，最终落在桌子的边缘。桌面上铺着漆皮台布，半条面包和一个洋葱头就放在中间。"啄他的眼睛，"小伙子呼喊求救，可是猫头鹰一动也不动。他追逐我，我把他抵到桌子边。猫头鹰掉落地上，七零八碎，吱吱作响。桌子分裂成两半，父亲高声喊道："赶紧离开房间。"

"你做梦总是返回到这里。"母亲说，仔细地把我睡觉的枕头拆开一条窄缝，我捏住那个硬硬的东西，不让它脱手。就在父亲匆匆忙忙离开俄罗斯的时候，他把一包金币藏在这枕头里。

到达以色列土地之后，绝大多数的金币立即从中取出，可是过了很多年之后，这笔偷渡的财宝，仍然有一些"漏网之鱼"时不时地被发现。通常都是母亲觉得有小小的圆金属片，咯到她的脑袋或脸颊，整个房间都被惊醒，庆祝沙皇俄国的钱币重见光明。我所谈到的那个晚上，轮到我第一次触摸到有金币。母亲跳下床，点亮了所有的灯。父亲仍然躺着，被亮光照得还没有睁开眼，说他刚才还在欧泊茹奇爬到河岸边的一棵桑树上，肚

---

① 雅博是"倾泻而下"的意思，该河源于阿曼，流经荒野与山谷，自东侧注入约旦河。

② 路拉福指住棚节四样植物，分别是枣椰树枝条、番石榴枝条、柳树枝条和香橼。

子里填满了桑椹,可是现在,立即就回到耶路撒冷,嘴里仍然余留有苦涩的味道。母亲用手翻遍了枕头的深处,一边笑一边说,她在梦中也是一次又一次地回到米阿社瑞姆市场、她的出生地、那座长长的门廊。当她把手缩回来的时候,沾满了鹅绒和鹅毛的指尖捏着一枚硬币,她说我跟他们不一样,我将返回到这里,“因为,对你来说,这个地方永远是你的家。”

7

几年以前，在艾伦比大街和郭增堡大街拐角处那个昏暗的旧书市，在尼斯姆先生的一个书摊上淘书时，一本薄薄的小册子吸引了我的注意，作者是约瑟夫·摩西·柯茹莫，书名毫无创意、虚张声势——《以色列社团调查——为我们民族敲响警钟》，夹杂在一叠旧书之中。这是一批愚蠢至极的信件，这个角色，在二十世纪30年代初期，写给德国的高级官员、报纸的编辑，主要是柏林犹太社区领导者布鲁斯劳尔博士。大致浏览一下，就可以看出，前面提到过的这位柯茹莫，真心实意想赢得犹太社区信任的种种努力，终究化为泡影——"一个吃奶的孩子会认得谁喂它奶，一个小雏鸡会知道谁给它喂食，只有犹太社区组织不知道谁是自己的上帝"——出于极大的悲哀与无奈，他被迫向德意志总统冯·兴登堡①建议将政府的权力移交给希特勒。"因为希特勒，"按照柯茹莫的意见，"是足以促使希伯来民族进行忏悔，最好的警钟……一句话，希特勒已经'恪守礼仪'，当我们遭遇不幸时，正是这个人告诉犹太人，非犹太人禁止与犹太人通婚。"可是，当他的建议被采纳之后，柯茹莫在1934年迁移到以色列土地，向当地犹太居民宣讲伦理准则，"在特拉维夫和以色列的其他城市的街道上，带刃口的剃刀都在公开出售，使得这个民族误入歧途，公然违反神圣的《妥拉经》明文禁止的行为。如果你打算坚持如此，我向你保证我所写下的，'这一次你不会被放逐，让你离开以色列土地——可是

你们自己将会主动逃离'，完全会成为现实。”

从逻辑上讲，我应当干脆不理会这样的胡说八道，可是带点儿灰色的纸张、闪着金属光泽的字体，印刷字形比通常的稍微瘦长一些，就像从已经遗忘的记忆里突然跳了出来，让我不能一甩手就离开。我再次审视了这种以前从来也没有见过的字形，那个身材瘦长默默无语的排字工人，用夹子把字盘里的铅字一一放置到位，那些把脸贴在窗户上张望的儿童看来，这一排排的字序，竟然需要倒过来阅读。就在标题页的底部，我看到一行米瑞阿姆字形的小字："耶路撒冷以色列土地印刷所"。这个小印刷所离我们家不远，就在安息日广场"埃茨·哈伊姆"②经学院下面的一个店铺里（在吊灯商店、缝纫用品商店和药店之间。我家的蜘蛛形吊灯就是在所罗门的店里买的；缝纫用品店的店主、小个子的郭·哈西德缺少一只手，是去梅隆峰拉氏璧拉比墓地举行数麦束节营火晚会途中，把手伸出车窗外撞折的；药店是莫洛科维奇先生开设的），我的成人礼请帖和父亲的讣告都是在那里印刷的。

有意思的事情还不仅限于此。像耶路撒冷通常出版的书籍一样，在小册子的最后一页、在具有特征性的圆形签注"寒舍生辉"之下，是作者的地址：耶路撒冷，葛优拉，贝特·寇密尔。

贝特·寇密尔。

在二十世纪50年代初期，当我开始注意周围环境的时候，我们所住的房子就叫贝特·寇密尔，只是产权交由亚历山大·阿姆杜尔博士代管。

一年一次，到了十二月底，父亲总会戴上只有安息日和节假日才戴的勃萨里诺冬装大礼帽，穿上合成马海毛的夹克，这是从艾萨克叔叔寄自美

---

① 保罗·冯·兴登堡（1847—1934），德国陆军元帅和政治家。在魏玛共和国时期是第二任总统。

② 埃茨·哈伊姆意为"生命之树"，犹太喀巴拉教义中，解释现实的核心结构图。

国的几包袱旧衣服里挑选出来的，领着我去锡安广场叁叟尔大厦的阿姆杜尔博士办公室。我走在父亲的身边，他牵着我的手。

年复一年，我们在这座宽敞的办公大楼环形的走廊里转来转去，走过一个个的门口，有律师的、进出口公司的、修理电动剃须刀的小隔间、打字员的小隔间，最后发现又回到原来的出发点。在转了两三圈之后，父亲终于打破沉默，敲开一个关闭的门，伸进头去问问是不是他要找的那个房间。后来，当他转过脸来慢慢关闭上那扇灰色的门时，从对面窗户射出来的光在他头部周围形成了一圈光晕，他笑一笑说："跟去年一样——又走错了楼层。"

当我们站在律师兼公证人亚历山大·阿姆杜尔博士办公室门前时，父亲总要整理整理夹克外套，别让里面的卡其布衬衣从夹克下面露出来，摸摸口袋里的钱是不是还在原处，然后敲敲门。"来的是谁呀？是不是从贝特·寇密尔来的绅士？"这位矮胖敦实的代管人向父亲问候，他脱下礼帽拿在手中置于胸前，迈着细小谨慎的步子进入房间，走在破旧的波斯地毯上悄然无声。

"想想看，"阿姆杜尔博士从两片肉质丰厚的嘴唇之间唏嘘地发音，"真是光阴似箭哪，一年又过去了，您又大驾光临来此续约了。财务主管先生，您说是不是啊？"他转身对那位伊拉克职员说，他的头发梳理得整整齐齐、光滑顺畅，前额闪着光。"照章处理，我们是不是应该批准租户的申请？""照您的意思办，先生。"财务这样回答，他的小桌紧挨着托管人的巨大办公桌，桌上排满了文件。"那么，拿出这位绅士的文件。对不起，请原谅，您的尊姓大名是……"

年复一年，事情重复得如此精确，我开始怀疑时间是不是就沿着一成不变的模式反复重演。父母一年来节衣缩食、精打细算存起来的钱，就由父亲全数缴到律师兼公证人阿姆杜尔博士手中，他像触碰到什么虫子或牛粪干似的，用手指尖转交给财务，他就像巴克莱银行①耳朵上长满毳毛

① 巴克莱银行是英国最大的商业银行之一，1862 年成立，全名为"巴克莱银行有限公司"，1917 年改用现名，总行设在伦敦。

的出纳员一样，以令人目眩的速度，飞快地点数钞票，并把它们放入一个长方形的金属箱子里，盖子上写着“贝特·寇密尔”。

然后这位律师兼公证人阿姆杜尔博士，会捏一把我的腮帮子问我的名字，问我学到《塔木德经》里“筑房建屋”这一章没有，紧接着就评论起现在学校教育水平如何严重下降，造成了我们这一代无知、可怜，违反教规的状况，还说他像我这个年岁的时候——从我四岁到十四岁他都这么说——他已经能够背诵拉什评注的《拔坝罢辍》①第三章，罗什②写的“拓撒复特”③还有“马哈尔斯哈”，以及“拉斯哈什”，甚至还有《所罗门的智慧》。

办公室的墙板格是深栗色的，这位律师兼公证人阿姆杜尔博士所有的许可证、执照和资格证书都镶嵌在闪闪发光的镜框里。临要离开他问我：“长大想当律师？”他并不听我回答，径自以这样的话结束每年一次的会面：“干什么都行，就是不要写书。尽管作家已经太多了，可是贝特·寇密尔还是出了一个作家。”

当我们走下楼梯的时候，要小心不要撞到青铜立柱上，在叁叟尔兄弟荣耀辉煌的时候，这是防止铺设在大理石台阶上的地毯滑动而安置的，现在兄弟俩在境外当了难民，从那时起，大理石踏面已日渐磨蚀零落为尘土。父亲戴上礼帽警告我：“千万别当律师，听见没有？”又说：“别学法律，听见没有？一定不能学法律，哈里路亚！”

父亲不理解阿姆杜尔博士说的贝特·寇密尔出了个作家暗指的是什么意思，过去有个圣诗班领唱者拉丕达斯经常来我们家，吃完犹太泡菜（酸黄瓜）、吞下几个生鸡蛋后，就唱平奇科的“安息日的奥秘”。有一次他跟我们说，二十世纪30年代，有一个疯狂的柏林人就与他住在同一个公寓里，写了几本索然无味的书，没有人愿意要，即使逢人免费赠送人家

---

① 犹太教经典著作。

② 罗什，著名的《塔木德经》注解者。

③ 音译，意为《塔木德经》的“补充内容”。

也不要，最终在特拉维夫投海自尽。对于这个神秘的寇密尔究竟是什么人，拉丕达斯有自己的看法。很长一段时间，我一直认为，每当母亲感觉嗓子疼的时候就喝的那种甘菊泡的茶，采摘前，开着棕色和黄色小花，就是按照他取的名字称谓的。这位领唱者说，他到国外演唱时，在寇密尔先生家开过一个演唱会，他是离散到美国的犹太人社区领袖之一，他拥有两个巨大的工厂，一个生产椰子油，另一个生产蓝色染料。当他们在聚会上尽情享受美味佳肴的时候，寇密尔先生告诉他，他在耶路撒冷有一所房子，就在"葛优拉街区"。母亲有充分可靠的证据否定他的说法，可是父亲不让她说，请这位领唱者再唱几首司若塔①和寇瑟夫斯基②写的圣歌。母亲非常不满，站起身出了门，走到小小的前院里。

"一道门通向街道——一扇窗通向天空。"每当母亲站在人行道上总是这么说。一清早，太阳升起之前，她出神地凝视着一群群的狗，那是贝都因人③的牧羊犬，脱离文明的流浪人群，他们聚集到一起，住在沙漠边缘的岩洞里，越过边界，从北到南，穿过沉睡的城市。她在等待姑珥哈西德教派的若伯，那个长着娃娃脸、棕红色头发的人从她眼前匆匆走过。这位老若伯会按照博士的指令向外走去，两个陪伴的学生常有难以跟上他快速步伐的感觉，在昏暗的街道拐角，有列队的哈西德派教徒等待他的到来，接受他的祝福。母亲守寡之后，有一天早晨，母亲到门外拖动配货人送来的沉重的牛奶大桶。此刻，这位若伯看到一个妇人困难地搬动大桶的情景，赶紧过来帮忙。从那天以后，每天清晨，她都发现牛奶桶已经搬到紧靠店铺门口了，这是哈西德门徒学着他们若伯的榜样主动做出的善行。

每到星期三，母亲渴望我家附近的施奈勒军营开出的老式装甲车队

---

① 利奥·司若塔(1885—1965)，著名犹太裔钢琴家。

② 寇瑟夫斯基(1874—1951)，出生于俄国的犹太裔指挥家、作曲家，1924年至1949年担任波士顿交响乐团音乐指导。

③ 指居住在阿拉伯、内格夫、西奈沙漠中的游牧民族。

列去斯高帕斯山区,下午她又等待他们回来。在安息日早晨,她听着哈热迪(哈勒定)教派①乐队送新郎去犹太会堂的伴奏歌曲,她说,从甜蜜的非犹太人旋律里,她听出来这是喀尔巴阡山牧羊曲。"不是牧羊曲,"父亲常纠正她,说,"这是天使的仙乐,他们一路伴送我们的先祖雅各去巴丹纳兰相亲娶妻。"

五一节,母亲关闭了百叶窗,通过窗户上的缝隙,羡慕地看着游行人群挥舞着红旗,在他们身后留下了种种宣言与声明,还有无数红色的菊花。在春季傍晚,她试图数清楚巴克尔先生有多少只山羊,这位牧羊人是五个毫无虚饰纯真处女的小弟弟,从科瑞姆附近橄榄林中的草场回来,在地面上遗留下一层小小的黑色和棕色的坠落物,圆圆的颗粒。羊群杂乱无序地前行着,后面是愚蠢的公驴,母亲就是这样来称呼他。

至少一天一次,远远看去,不过像人的拳头那么大黑压压的一小块,从东边米阿社瑞姆街区云一样地飘过来。母亲会说,"列维雅②,出殡的,送葬的。"并赶紧把顾客们都请到店铺外面,关上铁门,跑到大街上。父亲甚至会加入到送葬的行列,母亲把我抱得紧紧的,贴着她的围裙,一股奶酪羊膻气、哈拉瓦③甜味和鲜牛奶混合到一起的气味。"他建造房屋如虫做窝,又如守望者所搭的棚。"④母亲喃喃地念叨着《圣经》中约伯的话,我惊恐地望着超现实的噩梦般的景象一个个在眼前变幻——一团黑色的东西,带有白色的带子位于中间,这团黑色的东西垂直运动,这条白色的带子沿水平方向拍打撞击。

"一道门通向街道——一扇窗通向天空。"就像我说的,是我母亲唯一称赞我们这所房子的话。在她看来,天花板过高,最困难的事情就是清

---

① 哈热迪(哈勒定),犹太教激进正统教派,是现代犹太教中,正统派的突出代表,以美国叶史瓦大学为理论和学术中心。

② 意第绪语音译,意为"殡葬"。

③ 土耳其的碎芝麻蜂蜜糖。

④ 参见《圣经·旧约·约伯记》第27章第18节。

理那上面的蜘蛛网。墙面她也不满意,因为塞浦路斯金斯勒的杰作,满墙的鱼鳞经常会掉落到家具上,甚至掉到饭桌上的汤里。最令她苦恼的是那些巨大的木麻黄树根,延伸到房间的地板下,顶翻了地板格,使每周清洗地板的工作变成一场噩梦,即使再小心翼翼,仍难免被坑坑洼洼绊倒,摔个嘴啃泥。

母亲想搬迁到贝特·马兹密尔去,按照梅厄夫人工程项目新建的住房。那里的天花板比较低,自从访问了住在克亚特优伏尔经济适用房区阿胡瓦·哈瑞斯的家之后,母亲就一直核计着这件事,那里的电线全部都封闭在墙内,地板砖横平竖直。可是父亲坚决不同意,他就想住在耶路撒冷,不愿意搬迁到特拉维夫东部的边缘地带。就是这样一所房子——用耶路撒冷带有粉红色调的石头砌成的两层楼,一场雨过后,变成晶莹透明的——在一个大雪纷飞的星期五,母亲把我从斯高帕斯山妇幼保健院抱回家里。墙与墙之间覆盖着支撑板,就在这里我第一次睁开眼睛看世界,现在这些实物已永远毁掉,我试图再次触摸它的秘密。

只有在我们永远离开了这所房子的二十年之后,我承认,才产生这样的感觉,或许可以称之为"故里之感"。沿海平原湿热,树木繁多,与这样温柔的风景相比,耶路撒冷和贝特·寇密尔开始出现"形态僵化和梦幻的"现象,从此越发想把它记录下来。

若干年前,我回到贝特·寇密尔时,毫无人们常说的那种"晚年归乡"之感。我似乎有难以推脱的职责,必须去认识生动现实的世界,我知道奇迹或许不会再次发生,我明明知道出于某人所积存的痛苦,想要把儿童时期所看到的与当前的情景加以对比,我不但不害怕痛苦,而且试图反其道而为之——保持成熟和清醒的头脑。我已多次重复,我所做的一切,就是诱使记忆出来说话。可是这样看似并不过分的要求,偏偏困难重重,噩运不断,就是达不到要求。我站在曾经发生过种种事件的地方,尽管如此,那些躲闪不定、处处规避、无从探查的状况依然占据优势。可是在这里,完全是出于偶然,就在特拉维夫的院子里,那棵从衰败转而茂盛的无

花果树旁边，被空调滴水洇湿的水泥裂缝中，冒出一股压抑不住的来苏儿水和霉烂纸张的味道，周围都是旧书，我再次闻到拉丕达斯口吐珠玉的嘴中那狼吞虎咽犹太泡菜的气味，听到天使伴送雅各的歌曲，听到喀尔巴阡山牧羊人的歌声，感觉到父亲外套的厚重毛糙，看见贝特·寇密尔重又返回到现实生活中。

我经常陷入沉思，为什么这些石头，这些屋顶的砌板，这些装饰着棕、黄、绿色的地板格——所有这些细节，究竟有什么可爱的，值得怀旧者那么念念不忘？正是这一切造就了故地乡里之感。之所以成为贝特·寇密尔，难道就因为粉红色调的石头雨后变成晶莹透明？就因为房前有一道栅格篱笆，使房屋与街道隔离开？就因为屋顶是橘红、深棕色的马赛砌板？之所以被毁掉，难道就因为房屋丑陋糟糕的后墙（母亲说那是大肚子）？就因为地板格被树根顶翻？就因为在高高的铁百叶窗上被阿拉伯军团炮弹片打了一个洞？从整体时间看，贝特·寇密尔就是我们的家，我的眼睛好像被这一切蒙蔽，像所有其他地方一样，贝特·寇密尔似乎只属于生活于其中的人们，父亲、母亲，还有在我周围的其他人，他们的存在划出了我们这个世界的疆界。

所罗门先生，你在哪里？黎明之前，你在鸽房前用面包屑蘸了牛奶喂你的鸽子，下午，你用水蛭和拔火罐给予请求你的人帮助，现在你在哪里？希尔达·祖克曼夫人，假发沙龙的业主，你的店铺后来成了吸引哈热迪妇女聚集的场所，一个在老城圣地监管的圣方济各会的修道士，在夜幕掩盖之下，跑到你这里做了一套用匈牙利老屋处女的头发制作的假发，藉以掩盖他那个秃头顶，希尔达·祖克曼夫人，你在哪里？那个阿润－巴恩，啃掉巧克力猫的舌头，大把大把吃奶油饼干，从阳台上向过路人撒尿，他父亲吓唬他，再敢尿就啐他，把他拉到楼下去，吓得他再也不敢了，现在他在哪里？

有些人已经过世，还有好多人天南海北、各奔东西了——比如我，比如耶纳·阿克曼若比。几年前，我碰巧遇见过他，他坐在艾伦比大街老年之家犹太会堂的台阶上，出售来路不明的半导体收音机，谁会知道你的生

活是什么样子！你过去不是经营过大生意吗？进口意大利苹果运到耶路撒冷。在马哈讷·耶胡达市场的主要街道上，瑞哈维亚和塔勒比阿哈的教授夫人和高级官员夫人来到这里排队买味美香甜的罗马苹果。可是在台阶下面，你的小棚户里，你生活得像一条狗。所罗门医生说："他嘴里一颗牙都不剩了。"他的卖纱线的妻子接着说："他那个门洞里，连电也没有接通。"每月一次，阿克曼停业一天，清理打扫房间。到了傍晚，一天的活干完了，他从上面邻居那里引来一根电线，使小门洞里灯火通明。祖克曼先生，依靠妻子帕尼的手工劳动生活。他有的是空闲时间，可以阅读德国期刊，可以和小孩子们交朋友，可以和无所事事、游手好闲的人交朋友，此时他正躺在那里，盯着耶纳的门口想要看个究竟。"新闻广播过后，九点整，"第二天早晨，他会嘴角流着淫欲的口水告诉我们，"一个穿着高跟鞋的女子来到他这里，一直待到夜晚十二点三十分才离开。"毫无疑问，耶纳召来个妓女。父亲和母亲都相信他所说的，可是几年以后，一次偶然的机会我们才发现，那个女人原来是他的女儿。

当定量供应的配给制结束后，加利利果园开始出产自己的水果，耶纳没有及时调整业务，生活来源断绝了。有一天，他起床后锁上房门，就再也没见到他的踪影。

当我在老年之家台阶上看到他，就问他，"耶纳若比，近来可好？"

他根本不搭理我。

"你不认识我了？"我问道。

他没有说话。

"就在葛优拉街区，贝特·寇密尔，我们是邻居，住得很近。"

"贝特·寇密尔，"他挥动手杖，赶我走，"没有这事儿。"

一年一年过去了。贝特·寇密尔后来的新住户也纷纷搬迁到别处。空闲出来的寓所，在闭锁的门上不知道什么时候被人钉上木板条。窗格破碎，百叶窗被耶路撒冷冬日的寒风摔打得所剩无几，残存的居然还奇迹般地吊挂在单独一个折页上。凄风苦雨穿透破损的屋顶石板，湿透厚厚

的墙壁，长满霉菌。我经常乘公共汽车经过这里，总会情不自禁地看一眼自家原来的店铺，充满苦楚。在六日战争前几个月，母亲把这个店铺出卖给了艾萨克·卡申提，他还在那里孤零零地坚守着，在冷藏库光鲜展示的正立面背后等待顾客上门，店铺与顾客一起日渐衰老。

1988年的夏天，有人在行将倒闭的房子前面贴出一张彩色的告示：

此地工程项目

米兹腊希金融有限公司与豪华购物中心

葛优拉中心

"他们要拆掉你家的房子。"一年以后，有几个耶路撒冷人告诉我。他们打电话跟我说，建筑的正立面准备保留，这是建筑承包商的一个策略，为了节省一部分建设经费。可是这样一来，就成了掏掉内瓤的空壳。

在母亲去世十三周年的时候，我去看了一下我们房子被拆除的最后场面。

在那些木麻黄树上，伊坦·文尼斯坦和我用打字机色带构建的游戏升降机，已经沦为斧头下的牺牲品。

我家的天花板，那高高的顶板，曾经在炮战洗礼下灰浆碎屑纷纷散落，一个孩子由于恐惧与惊讶，曾流着眼泪称之为"瓦伊斯－莫让石克斯"，现在眼看着推土机将其铲倒，坠落坍塌。

那高低不平的地板，每当准备过安息日母亲清洗房间时，我会观察地板上缓慢移动的水流，现在同样在劫难逃。

只有正立面仍然矗立在那里，和从前一样，像是在这片废弃场所故意留下一座供人们照相的舞台，背后有父亲和母亲的"努瓦分店"。艾萨克·卡申提还没有与开发商达成满意的协议，就像马槟榔依附在衰败的店铺上。

在店门入口处，右侧窗前是那块灰色的标牌。用巨大的字体写着店铺的地址，葛优拉大街12号。在我出生前几个月，父亲已经把它安排在那里，以保证来自乌克兰基辅的信件能准确投递，这是他弟媳仍然活在世

上的标志，在以犹太复国活动为罪名，将他兄弟执行死刑后，她带着小女儿仍然待在那里。这封信，毋庸讳言，永远也没有到达，经风吹日晒雨打，这块招牌慢慢褪色模糊，直至完全消失。

艾萨克·卡申提高兴地欢迎了我。他没有停下手来，而是使用我父母曾经用过的餐刀继续将奶酪切成片，磅秤仍然放在原来的位置，放上哈拉瓦糖果，仍然是那样上下摇摆渐趋平衡。不经意间，我抬眼望了一下屋顶的东南角。在出售商店几年之前，母亲找了一位电工考夫曼先生，给门前的招牌打上灯光。这位粗心大意的电工先生没有把墙角的电线伸直、固定，居然多出一截，就那么悬在空中。

"考夫曼先生，浩特－尼斯特－开恩－法瑞宝，打私－外特－尼斯特－浩乐腾。"母亲是用意第绪语说的，意思就是"考夫曼先生，您可别不愿意，这能牢靠吗？"母亲不满意他干的活。

"哇斯－浩特尔－莫伊尔，打私－外特－约－浩乐腾。"（"别害怕，挺牢靠。"）电工先生用意第绪语让她放心。

"篾口阿克－哇斯－外特－爱斯－浩乐腾？"（"怎么能保证它牢靠？"）母亲仍不放心。

"篾口阿克－哈科茨。"（"怎么会不牢靠，"）考夫曼笑了，他继续用意第绪语解释，因为剩的那段电线不长而且绷得挺紧。

从那时起，几十年过去了。父亲、母亲都不在了，考夫曼先生正步入老年。贝特·寇密尔已经遭到破坏。只有那截电线，作为把现在与过去连接到一起的线索，仍然悬挂在屋顶的角落里，不过总有一天也要被切断。艾萨克·卡申提经受了种种磨难与压力与开发商谈判，做出某种安排，迁移到其他地方，为工匠们清理出道路，他们很快就把父母的"努瓦分店"转变成"葛优拉光学眼镜中心"。

"经过这么长时间，我总算又能看清楚木麻黄树上的尖刺。"母亲戴上她新配的眼镜，抬起头来，望着这些古老的树，凭借着这些树木，把我们的院子与街道隔离开。"现在，所有的一切看起来都是那么明亮。"

不停流动的空气

1

母亲厌恶浪漫主义。

自从小女孩死了、第一次婚姻失败后，她采取理性主义态度，内心一直受理智所掌控，以冷静和清醒的逻辑规划自己的人生走向。她反对浪漫主义，并不仅仅是因为她封闭自己的心灵，不再追求兴高采烈的爱，不再让自己的灵魂经受感情与想象的狂风暴雨，还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一种不妥协的尖锐批判本能日趋成熟，针对看不见的祭坛上所存在的，她认为是对于死亡漫不经心、轻而易举、玩世不恭、浪漫主义的危险态度，发动了一场战争。

“那个音乐家，他正在玩火。”有一天傍晚，她满脸通红，从桌子旁边跳了起来，凶狠地关闭了收音机。从那一周开始，母亲什么家务也没心思干了，也不再过问我的课程和作业，店铺到了半夜，甚至更晚才关门，而是专心致志沉浸于阅读她从必奈必瑞斯图书馆借来的两卷《魔山》①。天刚黑的时候，父亲就在听新闻，收音机没有关闭，径自去了犹太会堂做每日例行的《塔木德经》课程，让神秘隐晦的弦乐四重奏的旋律在房间里回荡。起初，母亲并没有十分注意一系列的情感波动与旋律变化，可是当静谧之中升起缓慢行进的送葬曲调时，她把那本等待了很久才借到的书放到一旁，仔细聆听死亡恶魔诱惑的抒情曲调与绝望生命恳求饶恕的呼叫，两者之间的对话最终使她站起身来，关掉了收音机。

“为什么关了?”我表示抗议,“多么优美的音乐。”

“我讨厌它!”母亲十分不满,砰的一声合上了书本。她说,舒伯特凭着狂傲不羁在与死亡的遭遇中,他把丑陋的悲情与苦难删除了,其实死亡并没有放过这些受难者,而是用奉承讨好的语言哄骗他们,把手伸给他们,让他们跟他一起去。对于少女乞求生存的恳切与倾诉,对于这样丑恶的场景,竟然还漫不经心地赋予优雅的旋律。“追求优美驱使他失去理智。”她想要说服我,她说,像所有他那些浪漫主义艺术家朋友一样,舒伯特欣赏死亡,他居然把它视为兄弟和朋友,把它们任何的意图都当作是纯洁的。

像以前一样,母亲用眼光在我脸上搜寻,试图辨明我是否诚心实意地接受了她的话。她说,此中有一件令她担心的事,这就是罗曼蒂克有一种把死亡涂抹上一层掩盖真相的黑暗魅力、迷惑青春少年的魅力。这些愚蠢的小家伙,生性倾向于自我毁坏,甚至自我毁灭,却都向往这样的黑暗魅力。“我必须把你们这帮小家伙都送到停尸房里干上一个星期。”她擦掉镜片上的雾气,“你必须有条不紊地从死亡的儿童身上剥掉他们的衣服,一旦你干过这样的活计,这辈子你再也不会想着到什么死亡的黑暗魅力那里凑热闹了。”

母亲把那本书从一只手倒到另一只手。犹豫片刻之后,她打开书本,找到用汽车票作书签的那一页,决定还是让《魔山》作者托马斯·曼出来替她说话更好。因为她自己曾经失败之处,正是托马斯·曼毫不妥协的人道主义成功的所在,他最终摘掉浪漫主义授予死亡的单纯无辜的假面具,揭示出它的真正面目。就像书中的角色约阿希姆②一样,休息时间睡着了,没有听到召唤疗养院同伴去喝午茶的铃声,我们也晚了一刻钟,才

---

① 《魔山》是德国作家保罗·托马斯·曼(1875—1955)的著名小说。托马斯·曼是1929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② 《魔山》中的人物,包括下文提到的哈菊丝和汉斯·卡斯拖普皆是。

退到空空荡荡寂静的走廊里。远处有三个人向我们走来，穿着束带花边衬衣——金十字架在前面引路，祭司紧跟其后，鼻子上架了一副眼镜，表情严肃，手握圣膏油置于胸前，端着香炉的男童殿后。我们文雅礼貌地站在约阿希姆一旁，微微向临终者所需的圣物鞠躬致意，正好在哈菊丝小女孩的房间前面，第28号房间。当男童拔开插销、祭司踏足门槛时，一阵绝望的哭喊、吵闹的叫嚷与哭声从房间里传出，我们从来也没有听到过这样的叫喊，在一片嘈杂中，三次或四次，随后是持续的尖叫，中断与停歇，像一张嘴大大张开着，如此的悲惨、恐怖、无奈与抗争，实在难以找到什么词汇加以描述，混合着一种濒临死亡鬼蜮般的乞求，突然之间，空洞无音，销声匿迹，隐隐约约，似有似无，仿佛沉入到地下，发自一个深埋的洞穴里的一丝回音。“可是为什么发自一个深埋的洞穴里?”我听到汉斯·卡斯掩普愤怒地质问他的表兄弟。“她在毛毯下面蠕动。”约阿希姆显然以警惕的口吻在回答。执十字架的人和执移动圣坛的男童在门前止步，没有进门。透过他们之间的空当，能够窥视房间内部。约阿希姆说，这个房间就和你的、我的房间一样，没有什么区别，在床头，站着她的家人，当然包括她的父母，安慰的话语传送到凌乱无形的那摊东西，令人惊恐地哀求和抗议，双腿乱踢乱蹬。就在携带圣物的人进入房间、顺手关闭房门的一瞬间，我看到那个女孩的头、零乱的淡黄色头发一闪而过，她睁大眼睛，目不转睛地盯着祭司，两眼如此苍白与虚幻，根本没有一丁点儿颜色，重又缩回到毛毯里。

这种恐惧，给这个消耗殆尽行将死去的女孩注入了如此巨大的力量，颇能触动神经，是具有感染力的，可是母亲对我拨弄衣柜门、忽开忽关发出威胁性的哀鸣和摔打的砰砰声响毫不在意。她说，大多数的人就像在遥远的阿尔卑斯山中小镇疗养的病友，即使一切都已经命中注定了，他们仍将在那里打发日子、消磨时光、饮午茶、聊闲天，让所有的这一切故意地掩饰、遮盖、淹没附近房间里爆发出的黑色死亡嚎叫。母亲抚平桌布，抻直看不见的皱褶，说只有当你的双腿把你送到痛苦的走廊里，那里没有活

着的灵魂，在那严酷的时刻，你才会看到，在紧锁的门后所发生的挣扎与毁灭的景象。

母亲一页一页地翻阅这本书，它们已经被无数不知姓名的读者用他们的手触摸过。她像是在自言自语反复地说，当无所顾忌的浪漫主义艺术家坚定地关注着那群可爱的傻瓜，不断地让那些惊恐的灵魂感到新奇，不断推出他们辉煌而突破礼教约束的创作，不顾一切坚持用风格新颖、装饰华丽的赞歌描述死亡的形象时，他们所说的艺术家忠于现实也只不过是来自那些与众不同的个人，并没有什么人指派他们，他们就是愿意执行受诅咒的使命，这样一来，他们就可以自行返回，记录下这些历程，其中并不包括令人傻笑的字眼和虚假的热情，其实这些东西，他们已经在黑暗的内核里亲眼见到过了。

我对母亲的这些思想并不感到惊奇，她经常絮絮叨叨地向我灌输，只不过随着不同的条件与环境的变化变换一些词句罢了。我回想起从前第一次听她攻击浪漫主义的说法，是很早了，是在我就要进入二年级，暑假快要结束的时候。

我说过，我家的房子正好位于标准的送葬路线上，他们总是从这里步行去马哈讷·施奈勒军营，大巴士车就等在那里，他们租车去吉甫提－绍尔。在那个遥远的下午，古老的贝特－以色列街区，一个孤独的老妇人的送葬行列从我家门前经过。当看到吵吵嚷嚷的报丧信使出现在街道上，宣告送葬行列就要过来时，母亲照例关闭商店的百叶窗，与父亲和几个顾客一起到街面上，向死者致哀。除了给棺材抬杠的人以外，送葬者都是临时加进来的，当送葬者觉得已经尽到义务之后及时退出了行列。正常的送葬行列，尸体隐藏在众多送葬者队伍的后面，交替着出现，人少时出现一会儿，人多时隐没一会儿，这个老妇人的尸体用白布缠绕包裹起来了，因为送葬人太少，无论什么时刻，一直都能看得到。看到小小的尸体颠簸摇摆着，极力赶上不多的几个沉默无言、满心恐惧的送葬人，抬杠的人也感到害怕，有的溜走，有的加进来帮忙，频繁地更换，吓得我溜回屋里躲在

床铺下面，就像独立战争期间炮弹轰鸣时那样。

我躺在床下，闭着眼待了好长时间，裹在布满尘土的黑暗之中冷冷清清，一阵阵冬季室内拖鞋的臭脚味，前前后后传来，从踏垫上生出一股一股腐烂海藻的发霉味浓浓淡淡，为了让自己平静下来，我当时就在现场编了一个亚当和夏娃的故事，大声对自己讲述。我没有让他们吃智慧树上的果实，而是诱惑他们去吃生命之树上的果实。外祖母总是经常反复地讲述凤凰的传说，受到外祖母的影响，我不让夏娃跟蛇凑在一起，而是让她与希伯来凤凰在一起，凤凰向她唱歌，赞颂千年的长寿，怂恿她吃这样的果实，吃了以后就能保证她长生不老。上帝走在伊甸园的路径上，恰好抓了一个现行，便召唤天使来商量一下看看怎么办。迈克尔天使长①回顾过去，把地面上最狡猾的动物蛇派到夏娃和她丈夫那里，诱惑他们夫妇吃智慧树的果实。可是上帝却坐在他的宝座上，咬着自己的胡髭很不耐烦地制止他，说不要再说了，木已成舟，覆水难收，说那些废话已经毫无意义，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到哪里去找那么多数量日益增长的食物去喂饱几十亿傻瓜，这帮家伙会像苍蝇一样大量繁殖，而且永远不会死掉。

“你简直像你外祖母一样。”我听到母亲从老远的地方冲着我说，她的声音充满痛苦与失望，令人惊讶地压过天使的感叹话语和制止他讲话的那一段。她静静地靠在床边站了一会儿，愉快地听我讲述夏娃与凤凰的对话，特别仔细听上帝懊悔的独白。当我满脸羞愧、满身尘土从床底下爬出来时，母亲居然赞许地向我致意，这简直是至高无上的幸福，她接着说，尽管故事思想原始，甚至过于大胆，我的老师肯定不喜欢，不过她也不否认我的故事令她失望是因为显示出我受外祖母的影响有多么严重。“她把杂草栽种到我的花坛里，”帮我把身上的尘土清理掉，母亲说，“对于在你自己花坛里开始冒芽儿，我只有凭借大量的劳作和持续不断的努

---

① 迈克尔天使长是最高级别的天使，常常以仗剑和手执盾牌为象征，帮助人们解决问题、克服困难。

力，才能成功地把它们连根拔掉。”

下午，尽管事情已经过去，可当她进屋来吃午茶时还说：“死亡本身实际上是能令人惊恐至死的。”她不让我对这个事件的印象消退。她说，今天当我第一次看到死亡景象的时候，或多或少，我会理解她所讲的某些意思，可是我应当知道，我实际上看到的只不过是相距很远被遮盖的折射映像。这一次，母亲花费白天的休息时间，严格按照市政当局的规定擦窗户，从房间最高处开始，站在窗户框上擦拭最高处的窗格。她说，一个人出名并不是依靠世界如何看待他，并不依靠七嘴八舌如何讲述对他的种种意见，而是依靠对他内心深处的观察，全凭他自己与死亡的毁灭性恐惧周旋与较量。永远会有人敢于公开地向死亡挑战，冒着生命的危险抗争，正是经受勇气的考验，经受是否敢于挑战的考验，赢得人们的赞许与敬佩，赢得最终胜利的桂冠。“有一些人在我的眼里，他们根本就不是英雄，最多不过是一群傻瓜。”母亲抓住窗框说，她小心地变换方向，问我是不是还记得在西班牙兴奋的拥挤人群中显现出来的眼神，人们挤满了大街小巷，站在惊恐动物奔跑的路径上，跟着它们冲向斗牛场，对公牛进行挑衅。在暑假开始时，我跟母亲去猎户座影院看下午的一场演出，正片前加演的新闻令周围的观众兴奋不已。当不幸的群众受伤流血或被公牛踩踏时，人群对于那个与人争吵、惊恐喊叫的男子汉的匹夫之勇欢呼雀跃、吹口哨。当时，她缩在座位上评论说，这样虐待无辜的动物令她憎恶，现在她说，这样的行为只不过是一种人类惧怕死亡的表现，转化成为挑衅行动和不必要的冒险。她向下看看我，把当抹布的破旧内衣衬裙扔下来，让我递给她几张报纸，她说这些业余的斗牛士与“黑鹰”赛车队员和他的朋友们一模一样、毫无区别，那些在沙阿瑞－赫瑟德赛车场倾斜的跑道上驾驶着危险的摩托车的，或者那些登上珠穆朗玛峰顶的，横渡大洋的康·蒂基号木筏的，他们应当受到海涛中丧失生命的惩罚，简直是一帮精神病，她竟然把跳伞队员也纳入此类人中。

令人作呕的氨气味和湿报纸味融合成烂泥的尘土味，在屋里凝滞不

散。母亲对着一块窗格哈气，试图把一块粘在玻璃上的斑迹去掉，她说，大多数人都倾向于藏匿起来，不去正视死亡，闭上眼睛。这简直太幼稚了，你以为看不到死亡，死亡就看不到你。可是，这个要人命的家伙长着一千只眼睛，就像孔雀开屏所展示的样子，我们这些人，它一个也不会漏掉的，一直追寻到我们中间的最后一个人，任何人，无论是谁，一个也溜不掉。

母亲注视着以色列特医生家质朴的石头房子，现在窗格已经明净透亮，可以看到街道对面，实实在在、确定无疑。她说，有才能的作家不应当满足于像其他人一样闭上自己的眼睛，惊恐万状地爬行到秘密隐蔽的地方，而应当坚持不懈，发自内心深处编写令人愉悦的故事，消除众人的恐惧，就像一个走夜路的孤独者在黑暗中吹起口哨来。

"你外祖母，一辈子就是这么干的，现在你追随她的脚步，我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母亲说着，从窗户上下来。她说我或早或晚总得有面对考验的时刻，她希望我动员起全身心的力气，不能在考验面前，低下头。

大约八年以后，母亲命令我"站着，别走"，同样是清晨时刻，我们被父亲的呻吟声惊醒，认定他得了轻度中风，这是此后一连串中风发作的第一次，预示着命悬一线的死亡已经逼近，我们请以色列特医生过来，开始给他做检查。我想离开，母亲把手放到我的肩上，说，这正是他特别需要我们的时候，无论如何，你绝对没有任何理由和权力离开父亲，而且，这也正是她跟我讲述过的需要我拿出勇气、直接面对的时刻。

父亲在"电子扶手椅"里无助地伸展着四肢，睁大眼睛在我们与邻居医生之间往复察看，医生用一把小锤轻轻敲打他的膝盖，凝视他行将熄灭的眼球，在测试他赤裸的只剩骨骼的胳臂之后，不停地摇头，以色列特医生要求他跟着自己的话复述："迦得必被敌军追逼，他却要追逼他们的脚跟。"①父亲尽量按照医生的要求他所重复的祝福以色列的话，他自己振作一下后坐

① 参见《圣经·旧约·创世记》第49章第19节。

在床边，他那些唱圣诗的孩子们，在他即将离去之前都聚到他的周围。他突然流下眼泪，说他自己从来也没有成为一个犹太会堂领唱《妥拉经》赞美诗的人，因为他说话口吃，至今所有各种场合与机会，都像一根路拉福一样被折断（他所选取的形象，“一把路拉福竟然被折断”，每年住棚节前夜，当我走过出售这四种枝条枝叶的摊位时，都会浮现出来），主考者要求我像喀别茨基那些唱诗班的男孩一样，必须通过入门的考试。以色列特医生尴尬与无奈地笑了，饱含深情地拍拍父亲瘦弱下垂的肩膀抱歉地说，但愿此事从未发生，他无意冒犯他。他这样做完全是为了弄清病人的说话能力是不是受到影响，现在已经为自己做了出色的辩护，像雅伯·伊班①一样雄辩的口才，当然，事实上根本没有必要进行这样的测试。

我把医生送到庭院的门口，当我问起应付多少出诊费时，母亲也来问诊断结果，探问父亲今天早上的中风是否会再次出现更为严重的情况。“我看这位夫人已经是半个医生了。”我们这位邻居暗自在笑，把手里的提包从一只手换到另一只手，同时冲着我点头示意。“不要有什么顾虑，尽管坦率地跟我们说。不必担心向我们两人说出诊断的结果。”母亲坚定地说。她顺手指着邻家老妇人沃尔曼院里满地跑的小鸡，谁也没有您当医生的明白，死亡只不过是我们都要在它上面啄食的大垃圾堆，当那一刻来到的时候，我们任何一个人也逃脱不掉，他总会找到自己的那些虫子。

大约两周以后，父亲好像从中风症状里缓解过来，我们的生活渐渐恢复正常，母亲再一次解释了那天早上的痛苦事件，它令我感到的苦恼担心，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一天晚上，当我学完私人补习的数学课回到家中时，一种模模糊糊的寂静笼罩着房间，只有父亲的愤怒和不顺畅的打鼾声搅扰了这样的宁静。按照医生的处方与指示，他要尽量多休息，早早上床睡觉。母亲像平常一样坐在前厅通常的位置上，她阅读的时候总是那样

① 雅伯·伊班（1915—2002），以色列著名的外交家，雄辩的演说家。

挺直腰板聚精会神，可是平常阅读时使用的照明台灯并没有打开，她迷茫的双眼里充满了泪水。

“父亲！父亲出什么事了？”我吓了一跳，压抑着没敢大声喊出来，我踮着脚尖走进父亲睡觉的房间。由于吃了药，父亲正在沉睡，微弱的光束照在他的脸上，似乎仍然显出由于愤怒而遗留的痕迹，脸上所有曲折扭转的纹路，都汇聚到深陷的嘴边。

“不要担心，”当我从他的房间走出来后，母亲安慰我，并尽量让她的声调显得乐观一些，“你父亲现在好多了。”

“那你为什么哭呢？”我怀疑地问道，我坚持要解开这个秘密，她谈起来如此痛苦，却为什么要向我隐瞒。

母亲破涕为笑，说她自己刚刚参加郭洛宾①先生的葬礼才回来。

“难道这又是父亲的一位俄罗斯朋友？”我很奇怪，极力在自己的脑海中查看从乌克兰基辅来的那几个人，帕霍德尼克、索罗金、格林卡，他们都曾经介入过我们的生活。

“伊万·伊里奇·郭洛宾八十年前就死了。”母亲暗自好笑，以一种忧郁的声调说。如果我的教师，从那冷漠乏味的眼神里就可以看出那不可救药的愚蠢，能够把我们从大量死记硬背里释放出来，不要记住那么多各式各样的祭器、祭品，还有随带的大量用油搅拌的面粉，或者美国四十八个州和首府的名称，而是激励我们阅读世界文学的不朽名著，我就不至于显得那么尴尬无知，就不仅仅只知道这么一个托尔斯泰的名字，而是能够对他所写的这些令人敬畏的故事心悦诚服地表示感激，要知道，这是世界上最辉煌、最赋有才华的创作的一部分。她所十分关注的伊万·伊里奇是一个被人遗忘的俄罗斯人，不是犹太教徒，是一位基层法官，由于多次得到怜悯与同情，获得提升，领受了五千卢布的薪金，在沙皇统治下的一个外省的小城就要死去。起初，她对于伊万·伊里奇单纯普通的正常

---

① 伊万·伊里奇·郭洛宾是托尔斯泰小说《伊万·伊里奇之死》中的主要角色。

生活，并没有表示任何的同情。然而他得了肠癌，备受折磨，由于讲述故事的坦诚，演变为悲剧、具有震撼力，似乎未加任何的艺术渲染，这个绝望的灵魂便完全征服了她，没有任何一个人同情他，给予他希望得到的同情，在长期的痛苦折磨后，在很多时刻需要同情，他甚至于难以启齿承认这一点，正像一个有病的孩子需要同情与爱护，他需要有一点娇惯与放纵、需要抚摸与关爱、需要亲吻、需要悲叹、需要哭泣，就像母亲娇惯与安慰她的孩子。他意识到他是一个重要的人物，他的胡须已经灰白，因为周围没有任何的人，他的妻子不在、孩子不在，特别是没有与其共事的法官，没有人会把他看待成一个孩子。然而他迫切需要这些。只有格拉希姆这个健壮的俄罗斯小伙子、他的仆人伺候他，并以一种纯朴、自然、毫不做作的感情对待他，能够缓解他的痛苦。格拉希姆愿意把病人的双腿放到自己的肩膀上，似乎这样能使伊里奇的痛苦消失。他们两个人坐着谈话采取这样奇怪的姿势，这位健康的农民之子支撑着法官的双腿，似乎能微微减轻他肚子里肿瘤的扩散，母亲小声地说着，她的眼睛里再次充满了泪水。她从来也没有见过人与人之间的这种场面。

她把书紧贴在胸前，以一种让人感到窒息的语调接着说，在他那难以承受的沉重思想中，他被绝望征服，他十分确定自己即将死去，但他难以适应，实在不理解，也根本无法理解，面对这种感受，她与伊万·伊里奇一起受到折磨与煎熬，她分担伊万·伊里奇的担心与恐怖，并不是唯一的事。她同时也清楚，在我们每个人的内心，都注定会遭到同样的困境，承受难以解脱的恐惧；伊万·伊里奇耗尽自己痛苦的身躯，清算了自己的一生。她也与伊里奇一起清算了她自己的世界，而且通过他的死亡，她也想象到自己的死亡、自己的终结，未来在某个角落里，寻得一席之地，躺在那里等待自己的死亡。

父亲屋里的打鼾声停了下来，一片寂静，似乎是凶兆，我们警觉起来。我站起来好几次，但都犹豫片刻后又坐下来。终于，母亲说最好还是过去看看。她疲劳已极，拖着艰难的步履走到门口，一只手扶住门柱，转过脸

来，先是看了我一眼，随后看了看桌上的几本书。“那天早晨，以色列特医生过来给你父亲看病的时候，你第一次驻足于伊万·伊里奇的房间。那个房间将会永远承载着那个俄罗斯法官的名字，只不过之后会有一系列的租房户，我们并不知道他们各自遵循什么样原则。”她又说，几年以前外祖母大限来临，那时我还是个孩子，站在旁边偷偷窥视到自己并不归属于其中的一个领域，可是，这一次事情完全不同了，我必须做出自己的决断，是勇敢地与她一起迈步进入，还是仍然选择独自留在外面。“你必须决定，你要像格拉希姆一样进入这个房间，并且以一种自然的质朴再走出这个房间，或者像伊万·伊里奇的儿子、可怜的小小预科大学生瓦西里一样，一次、两次蹑手蹑脚，迟疑再三、神秘兮兮地偷偷走近父亲床前，心怀恐惧地看着他，心里十分害怕，只见丑陋不堪的深蓝色阴影遮蔽在他双眼之下。现在你就要做出艰难的决定，这样的决定将要永远伴随着你，在你此后的一生中永远不会摆脱。”母亲陷入沉默，因为我以一种似乎是心怀恐惧的表情注视着她。

“父亲情况还好，”她从那个房间走出来，语气中再次透露出平和与宁静。“他睡得很踏实。药物起作用了。”她把挂在床头镶在镜框里的那幅画——埃尔·格列柯给托莱多天空配饰了蕴涵暴风雨的乌云——摆正，擦去上面的尘土，返回到自己的座椅上。她就像正在接受判决似的小声说，每一个人都是他自己命运的主人，每一个人都可以选择什么样的战斗值得自己以生命去冒险，什么样的战斗可以不参加，而置身事外。

母亲心不在焉地翻动着这本书，突然间她抬头看着我说：“我可以问你点儿事吗？”

我点头同意。

“你真想成为一个作家吗？”

“当然，有什么问题吗？”我急不可耐地回答。

“你要写什么？”

“小说。”

“关于哪方面的小说?”

我耸耸肩。

“我想象得到,你会写有关生活的小说,”母亲大声地表达了她的想法,“每个人都这样做。”

当然了,这话在某种程度上是有道理的,可是对我而言,阻隔在我们之间积怨的幕布太厚了,使我难以启齿回答她。

“所以你必须懂得生活。只具有出色的想象力和懂得语言技巧还不足以做一个有才能的讲述人。你还必须从各个方面理解生活,从美丽的方面理解,从丑陋的方面理解,你必须透彻地理解生活,学会精致的技巧,它能激起残酷与怨恨、嫉妒与怜悯。你不能凭着才华与敏锐的感觉侥幸混过去。”母亲这样说,这样有组织的演讲显然是花费过很多脑筋甚至加以条理化后,一直等待一个合适的机会到来,以便讲给我听。她说,很多年以前,那时她在毛毯厂工作,在以色列全国总工会图书馆一间小小的昏暗阅览室里,花费大量的时间,孤零零一个人沉浸于书籍之中,碰巧读到一位来自乌克兰敖德萨的犹太作家伊萨克·巴别尔的回忆录,是在一卷《犹太青年卫士》中发表的,其中有一章谈到,他青年时几乎每天都到高尔基那里把自己最初的习作拿给高尔基看。高尔基仔细地阅读了这些小说,鼓励他继续写作,但是他也清楚这些东西是多么的不成熟,于是他告诉巴别尔,到人间去,从生活中学习,像他自己从前开始写作时一样。

“到人间去,”母亲重复着这位经验丰富的作家的劝告,“如果你脱离生活,如果你蜷缩在一个角落里闭上眼睛,你永远也不会写出任何有价值的作品。”她示意另外那间屋子,又说那里就要发生的事对我来说非常重要,不仅是作为儿子,而且是作为一位作家。“艺术家使用生活的脓水与血液进行创作,此外没有任何其他材料。”当她从我眼睛里看到恐怖的神情时,毫不怜悯地说,“你听起来或许觉得不道德,然而这就是艺术的秘诀,谁要是以挑三拣四、挑肥拣瘦的眼光观察事物,有些事物令他厌恶,那最好不要从事文学写作,最好去研究哲学。”

很晚了，父亲再次开始在睡梦中呻吟。母亲关掉读书的台灯，昏暗不清、虚无缥缈的环境和气氛霎时间笼罩了我们。她说，作家必须张开眼睛观察生活，可是很遗憾，从来也没有哪一所学校传授观察的艺术，教导你如何使观察力臻于完善，而只有求教于那些真正堪称艺术家的作家们所写出的不朽巨著。“就我个人的考虑，用不着高中毕业，不用报考，也不一定非进大学不可。最主要的就是读书。”

2

作为一个儿童,天生就喜欢追根问底,可是如果是出生在一个没有任何书籍的家庭里的孩子,那简直是一件可怕的事,我就是这样。

在基辅,父亲拥有一个藏书室,收藏了所有俄罗斯最优秀的古典作品,正像他的一位朋友后来告诉我的,青年时期,他阅读了其中大量的名著。可是自从布尔什维克在契卡①的刑讯室里杀害了他的兄弟后,他便开始鄙视书籍,让它们在胡桃木书架上自己烂掉,他深感对不起他的前妻,他妻子认为自己的丈夫太愚蠢了,为了报复臭虫,竟然会把自家的房子从上到下彻底烧毁。当他们去以色列时,便把绝大部分的书都留在了那里,柳芭坚持带在身边的几本书,在她死后也就散失了。母亲在第一次婚姻时收集的大多数藏书,都依然包扎得整整齐齐地存放在外祖母的家里,作为过去不公平遭遇的见证品,母亲希望从记忆中抹掉这一切。

这样,在我童年早期的记忆中,我感到缺少书籍。

一个冬天的夜晚,父亲打开收音机,电台里传出施洛蒙·巴托诺夫每日阅读一段《圣经》的节目,他的声音庄严。以色列古代辽阔的土地,《底波拉之歌》②滚滚急流令收音机键盘的绿色猫眼闪闪发光。主宰以色列的上帝从西珥出发,从伊甸平原大踏步向前,大地震颤,天庭摇摆,云层落雨③。一部全新的《创世记》令人敬畏,倍感辉煌,我感到从未体验过的

身心愉悦，禁不住睁大了眼睛。

阅读结束，羊群消失了，河流不见了，掠夺者颈项上的彩巾消失不见了，我问父亲，有没有可能重新阅读这样的段落与章节。

“只要有一本《圣经》就可以。”说罢，父亲转过脸去。

“一家子，太丢人了，”母亲说，“一家子，太丢人了。”由于居家的赤贫，我们三个人度过日日夜夜的这间屋子充满了痛苦与无助。

父亲站起来一句话也没说，走出屋外，进入茫茫黑夜。当他回来时，带了一本破旧的《士师记》，是从“阿克瓦”犹太会堂财务主管施列姆·若特曼先生那里借来的。当天晚上，上帝再次从伊甸平原出发，踏上他的行程，走向迦南的土地，所有爱戴他的人，就像太阳升起一样，势不可挡地兴起。

当我着迷于印刷文字的魔法，开始驰骋于这些印刷字母之间时，母亲带我来到约纳大街耶胡达·马尔克斯先生不大的街区租书室。

街道对面，我的朋友们都聚集在阿哈隆·卜饶伊德出售冰块的商店里。卜饶伊德，一个没有孩子、粗拙的男人，他站在小小店铺的高处，像罗马的司令官一样，他的顾客们在路边等待着，他从储冰柜又高又厚又重的门里拉出一方接一方的大冰块，把它们一个挨一个地放到大理石板上，用冰镐把它们劈成两半、三瓣或四瓣。然后把完成分割的冰块钩到旁边包有铁皮的木头滑板上，成品冰沿着这条倾斜的滑道下滑。顾客们已经拿着专门夹冰块用的钳子等在滑道末端，冰块正好溜到他们的手中。孩子们全神贯注盯着冰块的销售，祈盼着操作中略有不当，冰块撞掉一个角，这样他们就能获得“配给的冰激凌份额”。店主的兄弟泽厄夫·沃尔

---

① 契卡，肃反委员会俄文缩写的音译，即全俄肃清反革命及怠工特设委员会(1917—1922)。

② 参见《圣经·旧约·士师记》第5章第12节。

③ 参见《圣经·旧约·士师记》第5章第4节。

夫·卜饶伊德若比随时都在吟诵类似《圣经》的词句:“他撒布冰的结晶像面包屑,他送出寒冷,水仍然冻结。”他也是从俄罗斯逃难至此的一位拉比,自己拥有一家破旧的商店,时常把店铺撂在那里一会儿,到街上逛一逛,看着这群傻孩子长时间地等待高台上掉落的残渣剩屑。

与他们不同,我去马尔克斯的图书室——附近的老处女们、闲极无聊的退休者和少数的青年知识分子聚集的地方,后来我发现,阿摩司·奥兹①也到这里来。我一天往这里跑两三趟,说句过分的话,这里几乎成了我的第二个家。

其他读者一周只能借三次、每次借一本书,而我则被允许借书不受数目限制、不计次数,我随时都会去那里。在那里我还有一个优势,马尔克斯先生准许我爬上登高的梯子选择任何我喜欢的书。我站在梯子的顶部,顾不上尘土与流汗,就像路易吉·皮兰德娄②小说的主人公、图书馆管理员马蒂亚·帕斯加尔③一样,钻进书堆里。有时不知因为什么,一本书突然掉到地上。整个图书室为之一振,一道尘土腾空而起,两三个蜘蛛惊慌失措地爬出来,室内的人拿着书本当武器追打它们,要杀死它们。

幸亏我获得了这样的特权,使我在那两年里摸索出一套系统阅读的方法。我想,大多数马尔克斯的书我都读过了。因此带着一种欲壑难填的渴望,凡是落到我手上的书籍,我不加选择,什么都看:冒险故事和通俗

---

① 阿摩司·奥兹(1939—)是当今以色列文坛著名的作家,迄今已发表了十二部长篇小说、多部中篇小说集、杂文随笔集。希伯来大学文学与哲学学士,牛津大学硕士和特拉维夫大学名誉博士,本-古里安大学希伯来文学系教授。

② 路易吉·皮兰德娄(1867—1936),意大利小说家、戏剧家。一生创作了四十多部剧本。主要剧作有《六个寻找剧作者的剧中人》、《亨利四世》、《寻找自我》等。1934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③ 马蒂亚·帕斯加尔是皮兰德娄自传体小说《已故的帕斯加尔》中的主人公。

小说、儿童读物和一系列的侦探小说。

起初几年，我一直不知道为什么我能赢得这样的特权；马尔克斯先生为什么独独青睐于我，待遇远超过其他读者。若干年后，马尔克斯先生在本－耶胡达大街拥有一家著名的书店和一家专门出版瑜伽书籍和垮掉一代流派诗歌的出版社，他同意一家耶路撒冷地方报纸对他做采访时说，在五十年代初定量配给的日子里，他与"努瓦"分店的业主拉克列夫斯基夫人、我的母亲订了一个秘密协议：他允许她的儿子任意借阅他想要看的书，而她在规定份额之外多给他一些鸡蛋和奶油。"还有，"他对丹·欧默说，"看看人家孩子柴姆客，再看看我家孩子萨姆森，他们都是一般大的孩子。"（就在不久之前，那些人物、母亲和来访者、耶胡达·马尔克斯和他的儿子萨姆森·俄拉姆，还都出现在我的小说里，萨姆森·俄拉姆在临终时作为一个献身宗教的人士，满脸闪着"舍己那①"的光芒回归于尘土，而我，仍然在讲述着他们的故事。）

那个星期五，我几乎快要读完《人猿泰山》系列、卡尔·麦②、儒勒·凡尔纳和杰克·伦敦的全部作品，马尔克斯先生从梯子上下来，递给我一本厚厚的书，并说谁要是有一本阿格农为安息日写的书，就没有必要在生活困难时期从可怜的份额中、从嘴边省下的食物里拿出双份的定量来换取这本书了。他说，这书在他的图书室里多的是；还说，这位西班牙加利西亚出生的聪明绝顶的作家会向我引见我母亲的那些先祖、那些来自古老"伊休夫"空话连篇的狂热宗教信徒，对我来说，十分万幸，我的父母早已及时地脱离了他们。

星期天去学校之前，我赶紧到图书馆归还了《就在昨天》③这本书，

---

① 意第绪语音译，意为"神的存在"。

② 卡尔·麦（1842—1912），德国著名探险作家、小说家。在撰写异域或探险故事时，他虽然并未亲临过书中提到的国家，但他所描绘的却使读者感到他对这些国家非常了解。

③ 《就在昨天》，以色列作家萨缪尔·约瑟夫·阿格农的著名作品。

又借一本新书,找个完全舒适的隐蔽处,以免遭遇班上那帮流氓无赖罪恶的黑手。

“你怎么看待阿格农嘲笑必奈必瑞斯图书馆这件事?”图书管理员急不可耐地问我。谁都知道,必奈必瑞斯图书馆就在哈-哈巴席姆大街的入口处,那是马尔克斯先生势不两立的死对头。附近的读者一个接一个离开了他那里,到大型的公共图书馆去浏览,因为公共图书馆拥有丰富的藏书并且收费低廉。

“我不记得有这事。”我实话实说。

“那好,把这本书拿回去重读一遍,什么时候你觉得能够通过考问,什么时候再来换书。”从我当初跨进他图书室的门槛,这是第一次,马尔克斯拒绝为我更换新书。

到了这个星期中间,我又去到他那里,他让那些聚在书架子周围的书虫子们安静下来,让我大声朗读阿格农描写必奈必瑞斯图书馆那一段,好让大家都能听到《就在昨天》的作者如何评论那些坐在图书大厦里的家伙,如何对企图施加于他的恶劣行径决不宽恕与懊悔。

最后我还是背弃了善良乐天的马尔克斯,这里曾是母亲让我随心所欲享尽图书魅力的地方。最终,我还是离开了这间拥挤的充满杏仁软糖味、尘土味道和发霉纸张气味的图书室,转到他竞争对手的图书馆去了。到了新地点,我这个借阅者依然如故,自由地进进出出,显然,母亲与这位性格内向的管理员也签订了附加的协议,她老是退到一个角落里坐着,双眼总是朦胧地遮盖着一层永不消褪的哀伤(在一个纪念日,母亲告诉我,她结婚不久,丈夫就为了保卫谷实-埃齐安①牺牲了,那里是最早的居民点之一。从那时以后,她再也没有重组家庭,她租赁了耶胡迪·曼努勤的姑母、霍迟斯坦夫人家的房子,独自居住)。朱蒂斯·罗宾逊允许我在新书里翻检,有的是尚未分类编目的书,有的是从装订部门整旧如新后刚送

---

① 犹太定居点,1927年建立,1967年六日战争后,以色列控制了该地区。

回来的，还允许我打开稀有书目的藏书柜。据我记忆，那里面都是蔡林诺赠送给耶路撒冷图书馆和纪念他婚庆典礼的礼品，我因而能抱着大批的书籍回家，包括科学普及读本和手册、游记和地理书籍。

我从书里看到有价值的有体会和有感悟的故事，日常一有机会我都会进行宣讲。天色渐晚，父母正在店里清理账目，收拾与整理货架，用破损鸡蛋的蛋清给货物粘贴配给总署下发的标签，我就会爬上梯子，宣讲最近的收获。

爬到商店的最高处，离天花板那么近，离地面那么远，与以前看到的情形迥然不同，甚至可以说，产生了一点畸变，着实令人惊奇。穿插交错的一些支架都在我的下面，上面布满了密密麻麻的苍蝇屎，原来我够不到的高层货架，现在看得清清楚楚，那里积满灰尘，这么长的时间了，我终于弄清楚设计在地板格上的复杂图案到底是什么样的纹理与脉络。父亲和母亲也发生了变化，看起来那么瘦小和无助。

父亲赞赏地看着我，对于我具有这么丰富的专业知识感到惊讶，我能解释太阳系、银河系、遥远的星系，一一说出一些非洲和澳洲遥远部落的名称，我记得住那些旅行家、探险家、新地理位置发现者的名字，能脱口而出，如数家珍。父亲用拳头侧面的肉按住不易粘牢的标签，并且说这孩子将来会成为像古希腊德摩斯梯尼①那样雄辩的演说家。母亲把眼光从账本移开，抬头说“先别想那么远，首先是让他成人”。这账本是利用党派选票的背面做成的，它们都是父亲在选票亭里随手塞进口袋的。选举过后，我们可以使用好长时间，用来写一些东西。铺设着彩色纸张的柜台就像是舞台背景，他们两个人的头，就像木偶剧里木偶的头一样，一会儿靠近、一会儿分开，一会儿靠近、一会儿分开。

父亲本来希望我有朝一日会成为一个圣诗班的领唱者，以继承科瓦

---

① 德摩斯梯尼（前384—前322），古雅典雄辩家、民主派政治家，早年从伊萨学习修辞，后教授修辞学。积极从事政治活动，极力反对马其顿人侵希腊。

尔亭①和品齐克②的辉煌传统，可是当他认识到我天生不具有灵敏的音乐听力、也没有甜蜜的嗓音后，于是改变意向，希望我至少成为一名演说家，能让言词和声音传播得更远。为此，每到星期五，他都带我到兹克荣－牟舍犹太会堂，聆听首兰·施瓦卓恩拉比布道，学习发音洪亮、语言铿锵的诀窍与秘密，以便赢得听众的心悦诚服。

“邪恶本能之全部力量，只寓于想象之中，仅此而已。”首兰拉比的声音，虽已久远，可至今在我耳边回荡，就像所有伟大的布道宣讲者一样，具有词汇表达力强的本能，宣讲通俗、初级、原创，深具说服力。“我讲一个寓言故事。有一个村民，一个俄罗斯农民，以前从来也没有看过电影。来到一座大城市后，听人说，有些大厅里所有的窗户与大门都是黑洞洞的，墙壁上有些图画，就像行家说的来来回回地移动。他想看看究竟是什么。人家告诉他，需要买一张票。他买票进去，向墙壁越靠越近、越靠越近，最后走到墙壁前。啊哈，你们当然明白，他什么也看不出来。怎么办呢？他口袋里装了一个大手电筒，他把电筒点亮，结果还是什么也看不到，只是一片空白的墙壁，既没有图画，也没有任何东西。众人都冲着他喊叫‘你这是干什么？’他说‘怎么了，我干什么了？我只不过是希望看得更清楚一点儿。’众人说‘你所干的都是无济于事的蠢事，在这里，要想看到东西，只有在大厅漆黑一片的时候才可以。绅士们、先生们，你们明白了吧，当灯光点亮的时候，墙壁上一片空白，毫无变化，你什么也看不到。邪恶本能之威力只是一个幻影，苍白无力的想象……’”

首兰拉比从身后窗台上取过暖壶，自己斟了点茶水，向挤满人群的学习室内扫视了一下。因为停电，点了一盏小油灯。“有一次，我去伦敦。

---

① 科瓦尔亭（1874—1952），出生于乌克兰诺夫－阿尔汉格尔斯克。自幼在犹太会堂学习音乐与歌咏。1896年，被正式任命为犹太圣乐领唱者，从此开始了圣乐生涯。

② 品齐克（1900—1971），基辅犹太会堂的领唱者，在乌克兰全境及俄罗斯各地演出几年后，取得欧洲圣乐演唱方面的重要职位。

大约五年以前。我同其他几个人一起去的。他们想让我开开眼界，跟我说：‘首兰拉比，这里是皇后的城堡，那里是身穿红色军装的国王卫队巡回演练的地方。这里是一个博物馆，那里是一个博物馆。’我们逛了不少地方。他们跟我说，另外还有一个博物馆。这个是什么博物馆？他们告诉我，那是一个法国女人开办的博物馆①，制作了所有的国王塑像，从法老到乔治五世的国王都在内。她把它们制作出来，当然了，是用蜡做的，四世法老、五世法老是什么样子——我不知道这段历史。不管怎么说，她造就出一种幻象，他们看起来是这个样子。这顶帽子应当像这样，还有衣服的式样，还有佩剑挂在身体侧面，就这样坐在宝座上。那里有许多国王，还有首相、大官们，据说有二百五十位，说多了，也许有三百位。在伦敦，我还有约定的任务，就是在经学院做一次宣讲。我忽然想起一件事、一段诗文，缘起于‘格玛拉’的引文，一件奇妙的事，记住，千万要记住，的的确确很奇妙，这段诗文说（他故意抿了一口茶水，吊吊听众的胃口）：一座小城，格玛拉中这样说，就像一个人的肌体，这个肌体有多大呢？里面住的市民不多，可是机构不少，就像人体器官一样，有二百四十八个之多，一位伟大的国王大兵压境，这就是邪恶的本能，构筑堡垒，封锁禁运，这些都是罪恶，来了一个微不足道、默默无闻的小人物，这就是善良的本能。这个人境遇悲惨而贫穷，可是聪明，具有智慧，他用他的智慧给这座城市解了围，把整个城市从伟大国王的手里挽救了出来。我不禁奇怪：城市这么小，为什么国王还要御驾亲征呢？他只要派出三个士兵，就可把这个小小的城市看管起来。为什么还要动用坦克、步兵师，再加上飞机呢？从另一方面考虑也有问题，一个贫穷无助的小人物，即使他再聪明、再有智慧，怎么能挽救这座城市呢？要饭用的打狗棍怎么能与师团、坦克和飞机对抗呢？当我看了那个博物馆，我心中突然升起一个念头，才恍然大悟。我要告诉你们的诗文，是金，是银，正像《圣经·诗篇》说的：‘都比金子可羡

① 即指“杜莎夫人蜡像馆”，里面不只是有国王，还有各式各样的世界知名人物。

慕，且比极多的精金可羡慕。比蜜甘甜，且比蜂房下滴的蜜甘甜。'①"对此，我们可以说，国王蜡像博物馆，那个女人制作……（首兰拉比陷入沉默，仿佛忘记了这次布道的意图究竟是什么）今天剩下的只有娱乐，任何人都想要娱乐，在伦敦也是，在博物馆也是，他们是在娱乐。一个高高的英国卫兵站在那里，足有五英尺那么高，戴着大帽子，肩章标识一应俱全，有人走过来，问他应该朝哪里走，他不回答。为什么？因为他也是蜡做的，不能回答，所有的一切都是用蜡制作的。这样一来，我所产生的疑问，就有了统一的答案。邪恶本能的本体就是用蜡制作的，是幻影，他的一切武装力量都是用蜡制成的。他戴着蜡制的王冠，国王自己也是蜡制品，就像那个卫兵一样。所有的一切都是用蜡制作的。蜡料的红色面颊，蜡料的佩剑。吓唬人。国王吓唬谁，吓唬那些人。蜡坦克、蜡飞机、蜡士兵。一切都是蜡做的。可是——谁也不知道。这么说来，那个小人物采取什么行动呢？他很聪明。他知道这些都是蜡做的，他知道这个秘密。他只要弄到一盒火柴，一切都解决了，别的什么都不需要了。他在国王的帽子上点一根火柴，在'芒德'②装束上点一根，再在勋章上点一根火柴（引得听众轻松地大笑），所有的勋章纷纷落地。一个勋章也没有了，一个国王也没有了，什么也没有了。他只耗费了几根火柴，就把事情办成了，天下太平、万事大吉。"

"就凭开场白和讥讽故事，来学习室这一趟就值得，是一种荣幸，还可以从犹太老人那里学习到好多东西。"沉浸于刚刚经历的满意心情之中，我们走入冬季的寒夜，父亲骄傲地这样说。面对被强风吹打的树木，他奋力模仿宣讲者的神态与模样——带着讥讽的神态，眯缝着一只眼，声音柔和甜美，就像果汁软糖，挥动胳臂，一副预言家的姿态，把精灵鬼怪都驱赶到《妥拉经》幔帐的后面。当他再也没有力气模仿的时

---

① 参见《圣经·旧约·诗篇》第19章第10节。

② 意第绪语音译，意为"军装、制服"。

候，他说，不管什么人，如果他想成为一个现代的演说家，就必须学习首兰拉比修辞的才能，把这种才能与广泛的教育、新的科学知识结合到一起。明天不能去看望祖母了，我们两人到市政大厅，去听知识讲座，拓宽视野。

二十世纪50年代，耶路撒冷市政厅为居民们安排了文化讲座，每到星期六上午，经常总是同样一批听众，作为常客聚集到雅法大道普尔曼大厦二楼那间通风条件恶劣、布满尘土的大厅里。那些无家可归的大屠杀幸存者，受痛苦记忆的驱使坐在那里；还有退休的老夫妻，来这里算是每周仅有的娱乐；为了表示庄重，穿上配给制度实施前节日的盛装，这些人大部分是独自谋生的妇女——厨师、服务员、修理丝袜和修理雨伞的——她们不幸在这愚昧的地中海东方，为生存而挣扎，渴望获得一点文化知识。几乎是一成不变的模式：掏出手帕，掸掉椅子上的尘土，这个座位，若干年来几乎成了固定不变的位置，在座位上铺一张旧报纸，礼节性地向邻座打个招呼，全神贯注地盯着空空荡荡的讲坛。

这些讲演者都是来自各个大学，他们需要一些额外的进项，所以愿意用通俗的语言，向听众讲述各种知识：有关新近引种到以色列土地上的热带水果，有关自从十九世纪早期人们经历了这种自然灾害的地震；有关最近考古挖掘的新发现。那些怀着锡安主义精神的拉比们，也愿意来到社区中心，通过宣讲教义，赢得更多的灵魂。那些在特拉维夫的编辑们、当地的新闻人士，都非常羡慕有机会发表讲演的人。他们在报纸上，得不到充分表达自己的机会，极力想进入这个讲坛表达他们的政治观点和对形势的评估。

在所有这些听众中间，我是年龄最小的，满怀着刨根问底的心态，是一个早熟的儿童。我出现在此处，显得格格不入，比任何其他人都更能说明此处的悲苦之情。我总是设法挤到第一排，面对讲坛。我决心在这段时间里，不让讲演者吐露的任何一个充满智慧的字漏掉，可是，用不了多长时间，我就像听《塔木德经》老师阿伯拉罕·达伽尼讲课一样，开始走

神了。我神魂出窍，跟随着阿迪勃·施沙科里①这个叙利亚军事独裁者，不知跑到什么地方去了。还有跟着从泰尔盖泽②或者哈特索③挖掘出来的体态丰满的泥像，一起被大水冲走，沿着国家的供水管线，一直冲到内格夫，冲到我的故乡那片荒芜贫瘠的沙漠。我满脸神色迷离不定，游走于讲演者抖动的讲稿之间，游走于他由于失望而扭动的嘴唇之间，游走于他那副一下子推上前额，一下子回落到他那近视眼前的眼镜上。一些人正享受安息日上午的小睡，另一些人在实施职业疗法，利用在社区中心入口处捡来的蜡版纸在折叠拿破仑头巾、望远镜、小帆船。

总有一天，他们会谈论到我，我要尽量做好准备，说不定哪一天会点到我的名。按照父亲的指导，我阅读了二战时期丘吉尔的讲演，吞下生鸡蛋，喝下蜜水，站在镜子前面，练习蹙眉展目，做出戏剧性的手势，最主要的是要点燃起即将消失的雄心，鼓舞起心中存留的斗志。因为按照父亲的说法，将军的实力隐藏在每一个士兵的背包里。

我沉闷地坐在教室里，远望窗外尽头处的斯帕高斯山，我做起了白日梦，把自己想象成贝尔福勋爵，站在大学成立典礼的讲台上，穿着天鹅绒的大氅，垂下宽大的袖筒，对这个回归自己故土的民族发表演说。在我面前的一片变成白色的山坡上，在那些橄榄树林丛中，听众们拥挤在那里。来自加利利的先驱者们，刚刚从脚手架上爬下来，头戴安全帽的工人们，在初春的日子里身穿毛皮外套的贵妇人们，还有经学院的学生们严肃地交叉两臂抱在胸前，所有这些人都在专注地听我嘴里会说出一些什么。

在我身后讲台的栏杆内，都铺设着地毯，从耶路撒冷富有而又有影响人物的休息室内，一直铺设到讲台上，上面坐着英联邦高级专员哈伊姆·

---

① 阿迪勃·施沙科里（1909—1964），叙利亚职业军人，独裁统治者，叙利亚共和国总统（1953—1954）。

② 泰尔盖泽是耶路撒冷以西大约三十公里的一个考古发掘地。1971 年，挖掘出所罗门王的城门，首次证实了《圣经》叙述的真实性。

③ 哈特索，靠近地中海，曾是以色列考古地点，现为以色列空军基地之一。

魏兹曼①博士，左手托着下巴；拉夫－库克②戴着安息日专用的帽子实垂弥尔③，是第一位首席阿胥肯纳兹大拉比；另一位拉夫－雅各·梅厄，是瑟法迪教派首席拉比，具有“里雄莱锡安”称号，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理应得到的荣誉；还有比亚利克，满脸散发出精神愉悦的光彩，与这样的场合十分相称，他以钦佩的眼光注视着我的后背，等待我回转身来，面向着他们。我的思想和言辞顺畅地流淌，无拘无束、自然而成，为了回应这片土地上高贵和伟大的人士的期待，我时不时地、谦逊地向他们鞠躬致意，眼光久久地注视着犹地亚沙漠和莫阿布山脉④，继续远远延伸到他们的背后。到处充满了落日的粉红色余晖，甚至最为迷人的巅峰绝顶，也在注视着我，对我感到惊讶。

我通常会大梦突醒，走出教室，站到走廊里。走廊的窗户面向高斯耐家的汽车修理厂，因此我们学校始终处于橡胶轮胎味和汽油味的包围之中。楼梯下面，在波纹镀锌铁板围成的修理厂院子里，青年工人忙忙碌碌，在工头不停的呵斥与喊叫声中暗自抱怨；懒惰和心地单纯的青年人，禁不住离开教室，掺和到注油、抹油、灌油的生活中。

政党集会通常总能在我心中引起反响。在没有电视的时代，他们总是聚集到电影院里，虽然母亲不同意，她痛恨政治，尤其痛恨政客，可是父亲总是把我带到那里，特别是专门从事党派政治活动的集会。人们挤在

---

① 哈伊姆·魏兹曼（1874—1952），化学家、政治家，犹太复国主义运动领袖，曾任世界锡安主义组织 WZO 会长，第一任以色列总统（1949—1952），魏兹曼科学研究所的创建人。

② 拉夫－库克（1865—1935），英国托管时期巴勒斯坦第一位首席阿胥肯纳兹大拉比，宗教犹太复国主义摩喀兹·哈瑞夫经学院创办人，犹太思想家，著名的犹太教律法学者。

③ 音译，指来自加利西亚、罗马尼亚、匈牙利的哈西德教派人士中成年已婚男子所戴的宽大毛皮帽子。

④ 莫阿布山脉在死海东岸，约旦境内，呈现紫红色。在古代，形成一道天然的屏障抵御东方的腓尼基人。

各个门前，一旦开门，蜂拥而入，抢占第一排座位，以便能够看到本－古里安卷起袖口的激情，或者看到梅厄夫人的香烟盒，直接感受激烈紧张的气氛。考虑到后来问题得到解决，所有这一切应当视为一种进步，当时无事可做、到处游荡的盲流，越聚越多，他们知道各自都经历过什么，他们愿意对简单的号令做出积极响应，全心全意奉献给绝对的真理。突然间，有一个人站起来，感觉民族就如一人，就是自己，便开始举步前行，巧妙地利用某种力量，就像歌中唱的，经过长时间最终会发现，他们并不孤独。社区中心落满尘土的座椅上，那些雅各的可怜虫，还有从讲道人的寓言故事中得到暂时安慰的听众，那些被老爷管束、感到恐惧和被人看不起的犹太人，形成一个巨大的躯体，它是坚实可靠的有机体，它有头脑。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站在讲台上讲话，这些话不是凭借一堆颤抖的讲稿，不是出自破碎的卡片，不是枯黄干枝抖落的残叶败絮，更不是摘自陈词滥调里的片言只语，而是来自聪明绝顶、智力超群、经验丰富、鸿儒云集的领导者们的内心深处。

后来在家里，我重复着传播毒化社会的主义和理论，传播令当局瘫痪的邪说和那些妖言惑众的窃窃私语，重复着那些对怀疑和不信任作坚决斗争，对议论不合逻辑进行反驳的高声喊叫，为自己能在学校操场上展示讲演才能做好准备。有那么一两次，我试图在篮球场边召集同学，宣讲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谴责比例选举制，鼓吹废除死刑。可是同学们都从我身边溜走，而被艾蔡克·萨姆海尔夫那千变万化的双腿盘带足球的奥妙所吸引，被丹科纳在埃弗瑞姆·基尚①幽默小品中勾魂摄魄的专业化精彩表演所俘虏。

有一天，当父亲再次重复他的预言，说我会成为德摩斯梯尼第二之后，母亲抱怨说，别说德摩斯梯尼，人家有自己良好的私人图书馆，就是西

① 埃弗瑞姆·基尚（1924—2005），以色列作家、讽刺小品作家、戏剧家、演员、编剧和导演。

塞罗①也是如此，更不用说亚博廷斯基了，为什么咱孩子就不能凑合着多少买点书。在我们家，既没有电冰箱，也没有煤气灶，更没有洗衣机，可是第二天放学后，父亲带我去贝特·哈－玛阿洛特图书艺术品市场，为我的私人图书收藏做了开创性的奠基。我们来到一座高层大厦——后来母亲跟我说，她曾想从这座大厦坠楼寻死——出版社经理克瑞亚特·瑟佛的办公室就在这座大楼里，我父亲认识他们东家沙洛姆·斯望先生和他的父亲，他们是乘同一条船来到这片以色列土地的。

"今天，你可以选择你想要的一百本书，"当我们站在楼梯口的时候，父亲这样说，"财务事宜我来处理。我自会与斯捷潘斯基先生办妥。"

我被如此丰富的书籍宝库吓傻了，在这些满载书籍的书架之间转来转去，沉湎于书籍的芳香之中，这是在借书室里从未体验过的——印刷油墨、抛光的纸张、尚未干透的糨糊混合的气味——以一种难以压抑的渴望与放纵，拉出一摞摞图书。我选择的书里有埃兹拉·齐安·米拉姆德②的《希伯来传说》、瑟伽尔的《圣经详解》、纳尔逊·格鲁克③的《古代约旦揭秘》。出版商的太太瑟佛夫人把我父亲拉到一个角落里，问我们是不是神志不清了，这个孩子怎么净挑选一些老头子们爱看的书。

"皮尼娜，他已经不是孩子了，"尽管我只有十岁，父亲偏要这样说，"想拿什么，就让他拿吧。"

回到家，我的手指头被包扎书籍的线绳勒得发红，都变了形。母亲已准备好一份送给我的礼物——一枚橡皮印章，就像古书封面上的那种样子，上面刻着我的名字。

在五年级升入六年级的暑假，我决心已定，自己也能写一本书的时刻

---

① 西塞罗（前106—前43），古罗马著名政治家、演说家、雄辩家、法学家和哲学家。

② 埃兹拉·齐安·米拉姆德，1904年出生于伊朗设拉子城。起初做教师，后来在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取得文学硕士学位，编撰有多种词典。

③ 纳尔逊·格鲁克（1900—1971），美国考古学家和教育家。

终于来到了。我买了一个加厚七十二页的笔记本，在封面上画了一个清真寺的螺旋形塔楼，还有一些圆形拱顶，周边仔细地画了一些新月形，中间交替地用红色和蓝色字母写上我的名字和书名《拿撒勒小巷》。

我用了不到一个小时，就写完了第一章，具体细节已记不清，大体是描写阿拉伯咖啡屋里坐着两个留小胡髭、头戴红白颜色相间缠头裹脑的卡飞亚斯，在策划种族复仇行动。这本书以后的故事情节会怎么样——说实在的，连我自己也不知道。

下午，我想把这个创作读给父母听，母亲拒绝了。她说，“傻乎乎的，还没写完有什么可看的，只有那些寓意含蓄、不是明睁眼露的东西，才是值得赞许的。”就在我刚要开口说出我写的那些东西的瞬间，那些东西的魔力消失了，它们看起来那么糟糕与可怜，没有丝毫价值，幸亏没有念出口，这的确是让我讨厌的东西，短时间内我再也不会做这种傻事了，或许永远也不会了。

父亲不同意她的说法，鼓励我念出来。

“玄妙无比之上品，”他咂着嘴重复道，“玄妙无比之上品。”当母亲离开房间的时候，他说他想把我的创作拿给行家和有欣赏品味的排字高手看看。

第一位批评家就是安舍尔·兰卡特拉比，一位加利西亚的学者，他多年从事文字校对与印刷出版《圣经》及犹太经典的工作。从父亲访问他家，看到他那丰富的藏书——有关各地犹太宗教与犹太文化的几千册图书——父亲就充满喜爱地缠着他，不断地用令人难堪的问题打扰他，问他为什么自己不写书，而只是关注、整理、校对别人的书。“我只知道如何删除文字，不知道如何写。”安舍尔·兰卡特拉比这样说，并把写书的事说成是多余，说万物自有其理，就顺其自然。那你还要问，为什么弥赛亚王降临时，森林里的树木都会欢欣鼓舞。树木们都很高兴，安舍尔说，因为人们再也不写什么废话连篇、胡诌八扯的东西了，再也不用砍伐树木制造纸张了。还有一个说法，或许是他听泽闻拉比说的，寇茨克若伯为什么

不写书:“假定我已经写了一本书,人们有闲工夫去读吗?比如说在安息日祈祷之后,食物饮料填了一肚子,这个人在床上四肢舒展,拿起了我的书。可正要打开看时,一下子又睡着了,这本书就掉在地上。就为了这个,我应当写一本书?”

安舍尔拉比是我家商店的常客,那天下午来了,父亲把我写的《拿撒勒小巷》递上去,请他发表专家高论。

这位校对老手从口袋里掏出一支笔,改了一个字,加了几个逗号和句号,然后说,每一个读《舍玛经》文①的人,都是一字不差读的,需要有准备下地狱一样的平静与冷酷。至于说到内容,拒绝发表任何意见,在父亲的一再追问下,他说他同意乌克兰别尔季切夫②的列维·艾萨克若伯的意见,他说,羊皮纸神圣典籍的空白,是其中伟大的亮点,因此《妥拉经》卷如果是一个字母紧挨着一个字母,就是无效的,因为羊皮纸的空白被覆盖了,而亮点恰在空白之中。父亲笑了,安舍尔拉比又说,然而,世上永远达不到空白之中闪亮发光的境界,除非我们公平正义的弥赛亚降临。

天快黑的时候,泽耶夫·伊利尔谢夫先生来到我家商店。他是邮局的高级官员,父亲把他视为西方文化的代表,因为他订阅《哈阿瑞兹》(英文版以色列《国土报》),一天两次更换白衬衣,会吹长笛。父亲把他请到我家的内室,我说过,就在店铺的后面,请他对开头第一章发表意见。他开始阅读,嘴唇扭曲,显出厌恶的表情,然后跟父亲说,作者不忠于现实。“每一个知识圈子里的人都知道,拿撒勒已经是基督教徒定居的城市。”说着,傲慢地朝我这边瞥了一眼。“那里一个清真寺也没有,只有教堂。”

户外,商店门前的广场上,父亲的朋友们、单纯的俄罗斯犹太人坐在那里,无休止地谈天说地,谈论生命与死亡,谈论政治与传言,回忆过去,

---

① 舍玛的意思是“你要听”,这段信经的开头是“以色列,你要听”,所以舍玛就成为经的标题。

② 别尔季切夫是乌克兰西北部城市,在日托米尔州。

遥想未来,一种典型的斯拉夫式的闲聊。父亲跟他的朋友们说了那天的情况。摩申斯基先生他拥有一座供应商品货物的大楼,便招呼我说,伊利尔谢夫,那位“豪普特宾特①”、邮政局的官员说的话,让他想起了一个移民到美国的犹太人的故事,他找到一项活计,充当“来自天庭的回声”。父亲的朋友郑重地对我说:“小伙子,仔细听着,说不上哪天,这个故事会对你有所帮助。”

“一个声音……一个来自天庭的回声……”在场的人都咯咯地笑了起来,这位供货大楼的业主对大家说,要保持安静,说他们要是少花点时间闲聊胡扯,多花费点时间读一读摩西·内迪尔②的《犹太人生活状况》就不至于在街面上处处表现出他们的无知。他当时说的是一个找不到工作的犹太人,被一个农场主雇佣,让他站在桥上,整天的工作就是充当回声。

“你要弄清楚这是一项什么工作,明白吗?”农场主对雇工说,“有些人,他们非常热爱大自然,他们喜欢听到回声。去年,一个与我竞争的人雇了一个人,躲在他的农场深处,制造回声,今年我在报纸上打了广告,在我的农场里,回声的动静比别的农场都大,你就放开你的嗓音,充当我的回声。”

缓了一口气,摩申斯基继续说,这个犹太人隐藏到桥旁沼泽地的草丛中等待着。有人到处游游逛逛,表现出捕捉蝴蝶和蜻蜓的样子,这显示出他热爱大自然,很想听到回声。

起初一切顺利,没有任何穿帮与露馅。游玩的人呼喊了一次、两次、三次,都有适时的回声响应,他的声音在农场里反复回荡。过了一会儿,一片寂静。装作回声的人点了一支烟,这个人喊了一声“你好”,回声回答“谢谢”,并说“我还不错,你可好”。

---

① 德语音译,意为“首席官员”。

② 摩西·内迪尔(1885—1943),美国的意第绪语幽默作家。

半个小时以后，喊回声的人手持两美元四十美分，这是他的工资，农场主指给他去火车站的路。

摩申斯基看看我、看看父亲、看看这群人，他们正在喝着母亲给他们斟的热茶。他问我懂得这个故事是什么意思吗。

我摇摇头。

父亲的这位朋友笑了，他说，伊利尔谢夫有关作家忠于现实的话肯定不会使我丧失信心，幸好没有那样，因为我必须懂得，只有回声才是一点儿也不差地忠于现实。

母亲站在旁边微笑，垂手侍立，对男人们的谈话并不插言。可是随后她特意指出，我如果不理会伊利尔谢夫先生的批评是错误的，会被摩申斯基先生的话引上邪路，他们这些人只知道螺钉、螺帽、大木钉，没有任何一个人对于行业以外的事务，能够总结出一套可靠的规则。文学的确是编造的，然而是以现实为基础，越是准确地反映现实、忠于现实，创作者就越能够凭借海阔天空无拘无束地想象，开拓、发掘、弘扬出难以预料的情节。“无论怎么说，”她说，“一个作家必须忠诚，忠于现实，至少要忠于自己。”

3

说起来好像很奇怪，只有当我回顾往昔的时候，我才意识到对于我作为一个作者，母亲对我的影响是多么大。（“永远也不要试图自称作家，”当我的第一篇文章在一家报纸的文学副刊登出之后，母亲对我这样说，人们开始在我的名字前面加上他们想要的头衔；“你最好称自己为作者，就足矣了。”按照她的意见，这样不仅仅是出于谦虚，而且首要的也是因为那些吹嘘你是作家的人，自己也想到处趾高气扬借以抬高他们自己的身份，就像一个警察，步点铿锵，那身制服显得过于招眼，结果他应当看到的东西没有看到，可是谦虚的作者悄悄地进来，谁也没有注意到，就像一个秘密警察，什么东西也逃不出他的眼睛。）母亲并不能把她坚持不懈塑造我文学见地的意图完全彻底地隐藏起来，她相信，只有高明的见地才能保证我稳稳地立足于现实，使我从现实获得的立足点要比从科学获得的立足点还要更加坚定（她把宗教视为一种空洞无物的魔术，相形之下，显得十分渺小），尽管她挖空心思，终究无法完全掩饰这种干预，总是把她的想法强加给我，以至于我毫无觉察地就把这些东西融入我的意识之中。

仅仅到了她逝世前三年，这一切仿佛在无意之间才显露出来。我发现她站在关闭的门厅里，翻看格雷茨①的一本散文集，这个门厅平常就是我的书房，这是她碰巧在桌子上看到的一本书。母亲默默地念着这位德国伟大历史学家那些拗口的长句子，好像她犯了什么事被别人当场捉住，

那是一些远离她的人们，收信人是把他的文学作品翻译成希伯来文的那个人，可是这封信，使她感到惊讶和震颤，因为看起来这封信好像是专门写给她的。母亲把那些表明格雷茨信念坚定的话读给我听，上帝之手掌控着犹太人的历史进程，然而这只手不能总是公开地显露出来，而历史学家只能做出暗示，这不过只是上帝的一个手指头，就像《圣经·旧约·以斯帖记》的作者，他展示出救助奇迹，可是丝毫也没有神进行干预的痕迹。她说，她就希望能够这样做，在我的世界里，她尽其最大可能处处存在，处处作为，却又处处看不到她。母亲承认，在她一生中，她始终佩服具有克制力的人，正是凭着这种克制力，当米利暗站在尼罗河岸上，眼看着一个婴儿，她的小弟弟被抛弃到水中时，②她的心像一根紧绷的弦，能够尽最大的努力，克制住自己的本能，不加任何的干涉，眼看着那个漂浮不定摇摇欲坠的蒲包，被芦苇丛阻挡住，那地方，我放流了我心灵上的第一个婴儿，他们对我竭尽了意料之外的努力，小心谨慎不要惊扰了可能遇到的机会。“法老的女儿到河边来洗澡，这是极难出现的机遇，”母亲总结说，“出于好奇的本能，她必然会伸出援手救起这个孩子，把他带回宫中。”

现在，我的心思在记忆的荒丘野岭之间徘徊不前，怀着毫无意义的企图，极力捕捉她那飘忽不定的形象。我看到她就站在旁边，斜靠在门框上，专注地望着父亲对他那帮朋友们大肆吹嘘我写的那篇文章，描写近海钻探喷出的第一股原油。那位校对员安舍尔·兰卡特若比从父亲手里拿过这篇文章，把眼镜向上推一推，把纸面凑近他的近视眼，带着轻蔑、渴望、好奇的心情，那种架势就像老拉比们察看女人紧身短衬裤上有没有略带红色的斑点，以证实她们是不是清白一样。他吸着鼻子，嗅出一行又一行句子，然后，嘴唇一撇，说，这一次他不会压抑自己心中的真情，要把想

① 海因里希(赫希)·格雷茨(1817—1891)，德国历史学家和圣经注释家。

② 参见《圣经·旧约·出埃及记》第1章第22节。

说的话说出来，因为上次，两周以前，当他读到《拿撒勒小巷》的时候，只不过表达了一些比喻与暗示。“对不起，请原谅，拉克列夫斯基先生，并不是谁想拿起笔来都能写出文章的，”说着，他非常缓慢地抚摸着络腮胡须，“要想成事，这犹太人不仅要掌握神圣的希伯来语言，正是凭着它，创造了这个世界，写出《妥拉经》，而且要能区分阳性、阴性、单数、复数，更不用说，还得把自己的手指训练灵活，能够书写，那些《塔木德经》的圣哲把它称之为书法，不能把二十二个神圣的希伯来字母写得跟苍蝇屎似的，上天保佑，可别写成那样。”

父亲的朋友施洛蒙·泰陵陀尔若比一直安静地坐在那里，一言不发地摆弄着他的鼻烟盒，这时，他打断了那些存心伤害人的俏皮话。这位老者，是重要的哈西德教派褒扬教廷的一员，依靠在阿克瓦街区开设一个很小的擦皮鞋、修鞋作坊维持生活，他轻轻敲打着这个银质盒子上浮雕的斯芬克司的双翼，开口说，凭借上帝的帮助，他也曾出版过几本书，所以他确信，安舍尔若比数落我的那些缺陷不过是微枝末节，不足为奇，很容易改正。说着，他抓了一小撮鼻烟吸进鼻孔，又说，至高无上的尊者把这些缺陷降到世界上，就是为了给那些校对员和编辑们找点适合他们的出路，否则他们早就饿死了。

安舍尔若比像父亲一样涨红了脸，转身冲着发话的人说，是不是你的鞋油不够擦鞋的了，他还想当众用那些鞋油给对方抹个黑脸呢。施洛蒙若比毫不示弱，他说，即使安舍尔若比受到异教徒的传染，成为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的锡安主义者，他也不可能摆脱哈西德聪茨教派的无知，把上天赋予我神启的创造精神压制下去，“如果这个青年人的精神堕落、萎靡不振，并对写作绝望，幸好上帝不会让这种情况出现，也不会着手阻止他灵魂注定他必须要做的事。”这就是对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恶。

这位摒弃我文章的校对老手说，他对施洛蒙先生的话并不感到奇怪，他把无知赞扬得上了天，因为它所属的教廷的老祖宗、儒震的以色列先生纯粹就是一个文盲，根据可靠人士书商李帕·施威格先生的说法，儒震若

伯甚至不会签名,他的财务主管代他为往来信件签名。

父亲惊恐不安地瞥了这位哈西德教派的成员,可是施洛蒙先生反而笑了,他轻松愉悦地说,遍及东欧布罗德地区①,这早已是一个众所周知的秘密,那个施威格是哈西德教派·哈西亚丁教廷的成员,他是从费布什·莫德凯先生那里听来的,费布什·莫德凯先生是儒震若伯的儿子,费布什·莫德凯先生本人在他的著作《以色列的荣耀》中,已经明明白白、坦率地告诉大家,这本书是我来到这个世界的那一周出版的,当他来参加我的割礼仪式时,把该书作为礼物送给父亲。事实的确是这样,这位开创褒扬教廷的神圣若伯很少写东西,通常,他的所有信件都是由他的副手写成的,他必须签字时,字母都写得很大,尽管那臭名昭著的学者约瑟尔·珀尔试图嘲笑他,甚至把他写的字贴到他所在的塔尔诺坡学校的窗户上,让过路人看看这位若伯是多么的废物,可是一切如故,毫无效果,照样有一帮追随的信徒。施洛蒙先生站起身来,紧紧裤腰带,闭上眼睛,凭着记忆用意第绪语背诵了这位导师的一段话:"当父亲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还是一个孩子,没有任何若伯来指导我,我只有从生活自身学习《妥拉经》(迈因-妥逸尔-哈伯-爱客-姆卡褒-该为引-范-开-哈开印-阿临恩②——他的这句话,以意第绪语原话的字句,深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上),你从生活自身学到的《妥拉经》,即使弥赛亚也不能将它改变。"

"儒震若伯是一个傻瓜。"安舍尔先生愤愤地断言,随后叫上我母亲进到店铺内,买走了他妻子一清早让他购买的白面包和低脂奶酪,转身背对着兴高采烈的人群又说,任何人想珍惜时间,就不应当与这帮游手好闲的人卷入争论,一帮崇奉无知为神圣的废物,那些人只知道跟在皇家马车后面瞎跑。

---

① 布罗德是一种常见的斯拉夫地名。

② 意第绪语音译,意为"我只有从生活自身学习《妥拉经》"。

当他走出商店的时候，他连瞥也没有瞥一眼这群人，径自从他们面前走过。泰陵陀尔在安舍尔先生身后，喊了一声："阿－该施除伏特－伽利兹安讷。"①还说，他们那片土地一直就是荒芜破落、一堆废墟、没有人影的沙漠，只有等到儒震导师的太阳照耀到那里，一切才会改变。

商店关门之前，母亲一直在众人周围转来转去，就像一只鸽子，使劲地扑腾着翅膀，嘴唇紧闭，一声也不吭。可是一旦关闭店门，就剩下我们三个人，她的话就像卸下缰绳的马，放开闸门的水，一路冲向父亲。她严厉指责父亲，嫌他丢人现眼，一直喜欢跟那帮闹哄哄赶场凑趣的人吹嘘我的文章，他们这些人天天都聚拢在小广场的入口处。她像通常一样，一再重复只有把观点隐藏起来才能得到好运。而他，凭着那股傻劲儿，事情还没怎么样呢，已经嚷嚷得到处都知道，可是当事情真的有了显著进展，反而阻碍了成长的可能性，成功总是在秘密和隐蔽中才能办成，可他就像一个没有耐心的孩子，把种在苗圃里豌豆外面的土都扒掉了，想看看是不是发芽了，这岂不是把它们都给毁了嘛。父亲戴上帽子咆哮道，她把孩子裹到棉花里面，像一颗宝贵的爱淑老香橼试图护短，不让接受批评，这怎么能经受锻炼逐渐臻于成熟呢，说着，怒气冲冲地去犹太会堂了。

"狂妄自大的男人，只能让人看不起，"母亲冲着砰然关闭的房门低声念叨。然后，她让我帮她把一团绿色毛线缠绕起来，这是刚从马尔卡－阿布拉姆森买来的，还没来得及编织。她打开编成一股一股的线套在我伸出的手腕上，我开始节奏规律地左右摇摆，在我手上张紧的绕线迅速减少，在她手上的线球越缠越大。她说，今天下午，她听到两个顾客的争论，令她很惊异，对于被损毁声誉的若伯竟然充满了同情、慈爱与怜悯。"一个像我这样历经坎坷的灵魂，上帝保佑，幸亏没有，也不会被怀疑为具有哈西德倾向。"母亲笑了，然而他同情怜悯这样一个苦命的孩子，父亲死后，仅依靠母亲的照顾，动员他灵魂中所有的力量，把降生以来就不断折

① 意第绪语音译，意为"这个该遭惩罚的加利西亚人"。

磨他的缺陷——足以将他制服和压倒的缺陷——转变成一种有效的手段,构建成他的精神力量,从而赢得远近闻名的声誉与赞佩。“把弱点转变成优势,这是人生中最为重要的技能。”她把下午学到的内容总结为这样的警句,把线头塞进缠好的线团里。

所有毛线全部缠完之后,母亲温柔地说,明天这帮聚集在店门前的闲人,让他们矫情、抬杠去吧,咱们俩不听了。这段时间,她打算带我到邮政中心旁边的维恩斯坦办公用品商店去。她继续说着,仿佛在揭开一个秘密,有半年时间了,她一点一滴零零碎碎地积攒起一些钱,想给我买一架打字机,没让父亲知道,怕他来火发脾气。“对于一个职业写作人,这不应算奢侈,”看到我惊讶的表情,她这样说,“这是不可或缺的工具——就像木匠的手锤和锯子,就像管工的橡皮揣子。”她的手在空中挥舞着,就像一只急不可耐的鸟绕着柳条篮子转,那里面的带有黑色斑点的绿色线团,就像是新下的蛋。她的表情逐渐淡然,她说,作为匈牙利老屋的一个女孩子,她时常离开父母家,跑到提考夫人的画室里,观察艺术家的工作状态。她注意到,这位邻居时不时地离开画架上铺开的纸张或帆布,退后几步,审视这幅画。“一位艺术家必须对他手头的作品离开片刻,才能获得恰当的视野、适当的视角,”她引述画家情况说,直到后来,她才理解距离这个维度不仅对于画家至关重要,对于所有从事艺术的人,都同样至关重要。写作也是一样,需要把作品放置一段时间,才能客观地审视事物。“当你看到写出的故事打印整齐,不像手稿那样到处都是改错和附加文字时,你就可以更敏锐地做出判断,就像一个陌生人在阅读它。”母亲做出结论。忽然,她好像一下子回忆起什么重要的东西,当初由于某种神秘的原因曾被遗忘了。她接着说,一年以前,那时候还没有想到使用打字机的好处,她偶然发现了这种工具的秘密品质,它能够产生神秘的诗歌韵律。

那是初夏,我想,可能是在数麦束节,她去看望住在拉马特甘的姐姐,碰巧米瑞阿姆姨妈不在家。母亲说,为了消磨时间,她闲逛到雅旷河,在

旧时代沉寂的街道上漫步。傍晚的宁静降临到居民中间，打字机的声响从一间平房里传出来，伴着群鸟落到树梢准备归宿发出热烈的鸣叫。击打键盘的声音令她神往，有时踯躅犹豫、进退迟疑甚至停顿，有时坚持不懈顽固执著、坚定向前。她站在树影下，悉心聆听，直到有一个年轻妇女和一个红头发的男孩从房间里走出来。她站在灯光照亮的门廊下，为了怕人家注意她，这才匆匆离开。她毫不怀疑通过金属击打的声音，她听到了一个卑微男人祈祷时的脉搏心跳，请求造物主赦免他的罪恶，为他的生命和赐予他生命的那些人祈求，他的心忐忑不安，已经破碎。

（几年以前，在一个赎罪日，母亲顽固不化的无神论，似乎出现过转瞬即逝的裂隙，她坦言，她甚至无法否认诗歌与祈祷之间的相似性。那天下午，当我从父亲的犹太会堂回到家里时，我发现她坐在那里，眼圈红红的，盯着纪念蜡烛闪烁不定的火苗。在那样的日子里，为了悼念很多死者，她总是点燃纪念蜡烛，一本外祖母古老的祈祷书放在她的膝盖上。在敬畏日，母亲特意待在家里不去犹太会堂，这使父亲很恼火，他怀疑这是母亲因为他以青年时故去的妻子命名该犹太会堂永志纪念而对他加以报复。“从道德上评估，我不需要我周围妇女的那些东西，她们浑身低劣的香水气味，熏得我远离她们，她们喋喋不休地谈论有幸买到的廉价巴黎服装和编织商品，灵魂空虚。”这就是母亲的回答，这就是当父亲把他的悲痛与伤心事与她联系到一起、当父亲告诉她看到妇女席位区的孤儿座椅令他非常悲伤的时候母亲所作的回答。母亲当时询问我，如果禁食对我来说不是过分艰难，那么我是否已经读过祈祷词“现在，让我们讲述今日神圣之伟力”，不等我回答，她就按照一本书开始朗读起来。这本书，到处都被她那瘫痪父亲的口涎侵蚀得千疮百孔。她的声音嘶哑、拘谨，毫无悦耳的音调与节奏：“男人起源于尘土，命中注定回归尘土，冒着生命危险，赢得生活所需；他就像一块破裂的碎片、枯萎的草地、凋谢的鲜花、过隙的阴影、飘散的浮云、吹拂的清风、飞扬的尘土，一个逝去的迷梦。”按照我们家族的传统，我以前说到过，这些话语是我们的先祖蔑舒蓝导师之

子，喀楼尼莫斯拉比按照阿姆农拉比的话写下的，是在阿姆农死后三日，夜晚梦境向他显灵所说的话。在朗读这些古老话语之后，没有任何的停顿，她接着又说，凭着这些无声的文字，一个人想要穿越延伸在他面前无边无际的原野，去迎接他自己心中的上帝，正像被痛苦折磨的人夜晚在床上辗转反侧，然后他起身捡起一本书，一页一页地查找，直到他突然找到了这些句子，恰当地表达了他当时的处境，他低声念给自己听，他想，他已经成功地跨越了张着大口的孤独深渊。"可这一切完全是空洞和虚幻的。"母亲带着怀疑的微笑加以评论。至于现在，她已经恢复到她传统的立场上，她说，出于天真幼稚或者是愚蠢无知，宗教礼拜者和诗人都认为语言足够强大有力，能使世界和现实产生变化。随后，她告诉我，因为我还不到十三岁，没有必要参与禁食仪式，我应当溜进厨房，利用食物和饮料加强我的心脏。）

母亲把成卷的丝线带子围成一个圆筒形，放到一只眼睛上，闭上另一只眼，通过圆筒看着收音机上不断伸长和缩短的绿色猫眼，说就在一周前，她偶然发现了那个隐秘的使用打字机的祈祷者究竟是谁，她指的是她在旧时代的街区闲逛时听到的打字机声的原主。"不是别人，正是犹睿·泽维·戈锐博格①，那位诗人。"她很难掩饰对自己敏锐观察的骄傲。那是星期三的清晨，她像往常一样，仔细地翻阅哈尔拉普先生的那几摞报纸。我们邻居的这家小杂货店开门比较晚，送报的人就暂时把他的报纸放在我家店铺保管。正好趁着几个顾客随心所欲顺手翻看报纸的机会，她也看一看，这是绝佳的途径，可以同时在多家报纸上看到对某些事件的评论来形成她自己的认识。这些报纸有：共产主义的《人民之声》、右翼修正主义的《自由报》、进步报纸《时代》和阿鼓姐②协会的《眷顾群》

① 犹睿·泽维·戈锐博格（又译"格林伯格"）（1896—1981），以色列诗人、作家和政治家。

② 阿鼓姐，以色列男女同性恋、双性恋和超越性别协会。

等。那天早上，在一堆《当今世界》旁边，有最初几期的新杂志《石榴树》。之所以这份杂志吸引她的注意，主要是因为其中有很多彩色照片，以前只有外国杂志才有这种装潢，更招眼的是一篇文章，说有个男人长出像女人一样的乳房，是由于长期食用注射激素的鸡肉的后果。这篇文章，她看了很高兴，那上面提出一些新颖、具说服力的论据，证实她所奉行的素食主义十分正确。当她一页一页翻阅这份杂志时，她看到一篇介绍犹睿·泽维·戈锐博格的文章，有几幅照片。她记得20世纪40年代的时候，那是个精神抖擞红头发的单身汉，当时他转租了斯卓寺大街伊文思家的一间小屋。她特别留意之后嫁给他的那个女人的照片，那个青年妇女身穿带条纹的夏装，在院子里晾晒洗过的衣服，或者给儿子读一篇故事。突然间，她认出这个女人就是那天傍晚在拉马特甘旧时代的街区带着孩子出现在明亮门廊里的那个人。"甚至我跟你说过的那个秘密祈祷者的平房，在文章中也是十分追念和永志不忘的，"母亲向我挥动着手中的杂志，声称这是伟大发现。她把这本杂志放平后，翻到那篇文章，可以看到诗人坐在沙发上，俯身向着矮桌上的打字机，周围是轻便婴儿车、尿布和玩具。"明天，我就去给你买一架这样的打字机。"她这样宣布说，随着咯咯的笑声，她又说，"你看，诗人首先是、而且永远也是人类普普通通的一员。"

当父亲的俄罗斯红颜知己奥尔加·帕霍德尼克夫人在我们家现身，把一沓扑克牌放在我的病床上时，关于作家和诗人事实上也是动物这样令人耻辱的想法，牢牢地植入我的心间。"我们国家所有显赫的人物都来探望你了，泽斯克伊特①。"奥尔加姨妈巧舌如簧，说罢，转向父亲，利用他妻子不在家的机会，在他嘴唇上给了一个充满汁液的湿吻。

---

① 意第绪语音译，意为"尽享美好时光"。

赫茨尔、诺尔道①、平斯克尔②,这当儿,看起来像是经学院的头头儿屈服于腐败堕落的行为,而此时,亚博廷斯基和特鲁姆佩尔道③戴着头盔,表情严肃,像两个救火队员舍不得放下手中的斧子和水龙带,呆呆地坐一会儿,让画扑克牌的人给他们画像。另一方面,作家的四人组合,像一群困在笼中要马戏的野兽。过了好长的时间,儿时我那场猩红热大病的红色迷雾消散以后,费耶尔伯格那副面孔像一只筋疲力尽的麻雀,博尔蒂切夫斯基抚弄他那副尼采式的海狮胡髭,切尔尼科夫斯基④表情像狮子,怒容满面的伯伦纳像一头脂肪耗尽的棕熊——所有这些人,在我无边无际想象的原野上,继续漫步游荡。

在第23届锡安主义大会开幕的傍晚——这是第一次在锡安的沃土上召开——当母亲递给我第一期《石榴树》的时候,她所暗示给我的天真稚嫩的儿童形象遭到了破坏,让我直接面对现实。像我以前提到过的那样,父亲认为,作为一个犹太人的父亲,在我们国家重大事件发生的场合,有责任让他的孩子亲眼目睹。他不顾母亲的担心,带着我到城市的通衢道口的会议大厅。

1951年8月傍晚,距离广场中心老远的地方,一排排的国旗呼啦啦地相互拍打着,我们站在旗杆下面等了好几个小时,失望地看着各个毫无差别的官方代表穿过石头广场。风在劲吹,吞没了一扇扇入口大厅的门,大厅的天花板布满明亮的灯泡,这种庄严的场面我们却没有资格进入,里面也没有我们的席位。父亲毕生都在研究,他根据报纸上模模糊糊的照

---

① 马克思·诺尔道(1849—1923),出生于匈牙利的德国医生、政治家、作家,被西奥多·赫茨尔转化为犹太复国主义者,并在这个运动中成为杰出人物。

② 莱昂·平斯克尔(1821—1891),同诺尔道一样也是医生,锡安主义运动的先驱。

③ 约瑟夫·特鲁姆佩尔道(1880—1920),早期的锡安主义运动者,他帮助建立了"锡安骡子军团",还把犹太移民带入巴勒斯坦。

④ 绍尔·切尔尼科夫斯基(1875.8—1943.10),出生于俄国的希伯来诗人,被认为是最伟大的希伯来诗人之一,他的诗歌深受古希腊文化影响。

片，捉摸我们国家这些伟人的面孔，研究他们的讲话和习惯，每当他成功地辨认出某个人时，都会感到庆幸。

“这是亚伦·基斯陵，”父亲显得兴高采烈，斜靠在警察设置的路障上，看着这个经过暴晒皮肤黝黑、身体强壮的男人，就仿佛刚刚从埃因哈罗德农田里放下犁铧直接来到了会场。“还有这位，施拉盖市长。”他看到这个米兹腊希积极分子自鸣得意地走了过来，便捏了一下我的胳臂，让我精神点儿。“暑假过去，开学后你就可以跟他们夸耀，你亲眼见到过这些名人。”在渐渐冷清的广场上，三个人影突然向我们走上来，银色聚光灯的光晕围绕着他们。中间那个男人满头浓密银发，在西风中飘拂，两边的人搀扶着他，认真护送，与他步调一致。他挥着手，就仿佛他掌握着主的言辞，那两个同伴就像捧着看不见的盆，生怕他嘴里吐出的任何一颗珍珠掉落到地上。“这位就是诗人施隆斯基①，”父亲断言道，显得见多识广，“那两位是雅阿瑞②和哈赞③，马帕姆④的领导者。”可是事实上，我相信他们是亚伦和户珥⑤，爬上利非订山与亚玛力人战斗，中间的那位就是预知未来的大师，手执上帝授予的权杖。

幸亏由于母亲，我第一次有机会见到现实生活中的诗人，甚至能够跟他谈话。

每到星期四，她去马哈讷－耶胡达市场买海鱼或鲤鱼，以满足父亲对肉类食物的渴望，数量并不多，母亲总是先到附近的泽拉·哈－列维的白

---

① 亚伯拉罕·施隆斯基（1900—1973），出生在乌克兰一个犹太哈西德教派的家庭中。1922年移民到以色列，起初从事农业，后来做记者、编辑和翻译工作。他把很多世界文学名著翻译成希伯来文，包括《哈姆雷特》和《李尔王》，以及大量俄罗斯古典名著。

② 梅尔·雅阿瑞（1897—1987），以色列政治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莫哈维亚基布兹成员。1948年成为马帕姆创建人之一，任秘书长。

③ 亚科夫·哈赞（1899—1992），以色列基布兹运动的创始人之一。

④ 以色列统一工人党。

⑤ 参见《圣经·旧约·出埃及记》第17章第10节。

铁作坊，把我放在那里，以免让我儿童敏感的双眼看到我父亲的朋友，看到马休兹大祭司的渔网中挣扎跳跃的鲤鱼，看到他的伙计爱泼斯坦班长布满鱼鳞的手挥舞着宰割活鱼的快刀，避免随意杀戮的欲望侵入我的头脑。

泽拉·哈－列维先生的作坊黑暗而神秘，就像卡梅尔山上先知以利亚的岩洞。擦菜板、水桶、大盆、灯架、修殿节灯具都是铁皮制作的，分门别类地挂满了墙，遮住了整堵墙，他就坐在这些产品中间，他的眼睛从烟尘和无尽昏暗中射出历经痛苦磨练的光芒。

“泽拉先生是一位诗人，”当我坚持要跟她去鱼店时，她会这样哄我，“他的诗曾经在报纸上发表过。”这个矮小的钣金工，从小就认识母亲，他会给我拿来一个修殿节灯台和一把刷子，沾一点银粉涂料，带着羞怯的微笑跟我说，不能刷得过多，也不能刷得太少。

当我怯生生地把涂料刷到罐头食品厂的名牌标记说明铁皮的原出处时，此时泽拉若比会鼓动皮老虎吹旺炉火，或者从整张的铁皮上剪下大小不同的圆圈或方块，随口讲一些故事，时间和地点都距今非常遥远，一段一段的故事飘落在这间店铺里，就像从他大剪刀下坠落的一块一块铁皮碎片一样。

根据他的记忆，他勾画出他祖先的概貌：他外祖母，活着的时候以销售牛奶维持生活，另外还要清洗死尸增加点收入；她的父亲，泽拉·伊萨克先生，绰号“弥赛亚”，因为他关注神秘主义，他在玛兹克瑞特－牟舍制作的住棚节小屋辉煌壮丽，能感触到依照《圣经》所做出的四种解释，一片持续不断的平原、象征主义、说教与布道、深奥的秘教；他的祖父，青年时代曾被沙皇军队“抓差”，真可以说是历尽劫难九死一生，终于进入基辅大学的预科，后来移民到以色列土地，给穷人书写申请舍粥厂施舍的信件，给耶路撒冷青年人教外语维持生活，临死的那天晚上，他编写了一份对于“奏哈尔”新的解释——这份手稿里，画满了神秘的线条与符号，原先放在他的叔叔、市政厅著名官员、代理人和商人伊萨克·列维先生家里，结果赶上索勒尔大街发生的爆炸，被烧毁了。

铁作坊，把我放在那里，以免让我儿童敏感的双眼看到我父亲的朋友，看到马休兹大祭司的渔网中挣扎跳跃的鲤鱼，看到他的伙计爱泼斯坦班长布满鱼鳞的手挥舞着宰割活鱼的快刀，避免随意杀戮的欲望侵入我的头脑。

泽拉·哈－列维先生的作坊黑暗而神秘，就像卡梅尔山上先知以利亚的岩洞。擦菜板、水桶、大盆、灯架、修殿节灯具都是铁皮制作的，分门别类地挂满了墙，遮住了整堵墙，他就坐在这些产品中间，他的眼睛从烟尘和无尽昏暗中射出历经痛苦磨练的光芒。

“泽拉先生是一位诗人，”当我坚持要跟她去鱼店时，她会这样哄我，“他的诗曾经在报纸上发表过。”这个矮小的钣金工，从小就认识母亲，他会给我拿来一个修殿节灯台和一把刷子，沾一点银粉涂料，带着羞怯的微笑跟我说，不能刷得过多，也不能刷得太少。

当我怯生生地把涂料刷到罐头食品厂的名牌标记说明铁皮的原出处时，此时泽拉若比会鼓动皮老虎吹旺炉火，或者从整张的铁皮上剪下大小不同的圆圈或方块，随口讲一些故事，时间和地点都距今非常遥远，一段一段的故事飘落在这间店铺里，就像从他大剪刀下坠落的一块一块铁皮碎片一样。

根据他的记忆，他勾画出他祖先的概貌：他外祖母，活着的时候以销售牛奶维持生活，另外还要清洗死尸增加点收入；她的父亲，泽拉·伊萨克先生，绰号“弥赛亚”，因为他关注神秘主义，他在玛兹克瑞特－牟舍制作的住棚节小屋辉煌壮丽，能感触到依照《圣经》所做出的四种解释，一片持续不断的平原、象征主义、说教与布道、深奥的秘教；他的祖父，青年时代曾被沙皇军队“抓差”，真可以说是历尽劫难九死一生，终于进入基辅大学的预科，后来移民到以色列土地，给穷人书写申请舍粥厂施舍的信件，给耶路撒冷青年人教外语维持生活，临死的那天晚上，他编写了一份对于“奏哈尔”新的解释——这份手稿里，画满了神秘的线条与符号，原先放在他的叔叔、市政厅著名官员、代理人和商人伊萨克·列维先生家里，结果赶上索勒尔大街发生的爆炸，被烧毁了。

习。他从叔叔家逃出后,参加希伯来战斗旅(犹太旅)服役当兵,那是他人生中重要的篇章。在卡梅尔山脚下延伸的帐篷形成一道风景,反复出现,在海法海岸划着小艇,有一次几乎翻了船;保卫泽科隆亚阿科夫,在埃特里特举行的一次数麦束节营火会上,来了一个老农民,对他们唱道,“锡安,锡安,美艳-黑丽质-兰达①。”还有班长在泰拉②水域被淹死的一幕,就像一个溃烂的伤口,反复发作——幸福结束了,只剩下了悲伤。

有一天,他放下皮老虎,解下围裙,戴上帽子,仿佛准备祈祷。我坚信我们之间的相互理解,毋庸置疑。他用那黝黑受伤的双手从他工作服口袋里掏出几张纸,给我读一首经过彻底润色修饰的诗,有关一盏神奇的枝形吊灯,在这座城市黎明前的黑暗中,他望到那支天国圣王的火炬,那一支支燃烧的蜡烛,组成一丛丛火花,闪烁着明亮的火焰,荣耀光芒在喷涌生命的源泉。突然之间,这个店铺转变成一座天上的帐幕、祈祷的圣殿,那些铁皮打造的器皿、穷人家桌面上的用具,变成了金光闪闪的铜管乐器。经过战争洗礼,不辨东西南北的小青年,所有的渴望、所有的痛苦、所有的贫困,一天之间都被他父亲冲散,迅速地教会他钣金的技艺,原本是他恨之入骨、异常辛苦的技艺,竟成了一种突破性的技艺,现正小心翼翼地叩开他叛逆性格与怜悯言辞的大门。

他拒绝读其他诗人的作品。“对我来说,《圣经》里的诗篇已经足够了,”说着,他用皮老虎吹旺快要熄灭的灰烬,“如果还需要一些新东西,会很容易地得到耶胡达·哈-列维③和伊本·伽维若尔④的支援。”当我

① 意第绪语音译,意为“我辉煌的国土”。

② 泰拉是海法附近的小城市。

③ 耶胡达·哈-列维(约1080—1141),犹太医生、诗人和哲学家。出生于西班牙纳瓦尔,他是使用阿拉伯语和希伯来语写作的多产作家,诗歌体裁多样,描写爱情、友谊、宗教奉献、希望、聪明智慧与悲伤。

④ 伊本·伽维若尔(约1021—1058),伟大的希伯来诗人和哲学家,出生于西班牙。早年丧父母,然而继续学习《塔木德经》,从中获得仅有的安慰。他勤奋好学,精通希伯来文和阿拉伯文及语法。他还研究天文、几何与哲学。

一再追问他，喜欢什么类型的诗歌，他反复地说，他追求原创性，尽最大的可能避免他人的影响。为了扭转他顽固的傲慢与无知，我带了具有实力的《她握住一根杏树枝》和《温暖的人类之声》强制他听一听耶茨哈克·沙列夫①写的几首诗。在当时，他的诗赢得无数诗歌爱好者的心，获得狂潮般的喜爱。不料，这却成了我们最后一次会面。他蜷缩在一个角落里，手伸到围裙下面扶住膝盖，扭曲的脸上任何一束肌肉都没有丝毫的移动。

我本来想把这两本诗集留给她，可是他以反感的态度用下巴颏指指那些书，从牙缝里透出几个词，“这是鱼的诗歌。”并说如果我去拉坡泡特鱼店，它就在我们墙后面，就能就近看到池子里的鱼在游泳，我看到过鱼的嘴唇就是不停地一张一合。“问问马休兹若比你父亲的朋友，他也会告诉你鱼的状态，就像所有的动物一样，它们也在吟咏诗歌。”这位老钣金工用手背一再擦拭他干裂的嘴唇，好像是说给自己听：“不过，它们的话，我们听不到。”

泽拉·哈－列维的话激怒了我，从那以后，我避免见他。有时候，中午能看到他佝偻着身躯，推着一辆装满铁皮器具的老式的童车，从我家门前经过。我躲起来不见他。有一次母亲偶然见到这个情景，我从眼角边看出了她的惊讶，可是还没有说出话来，这种惊讶就消失了，仅仅留下一丝痛苦的扭动。那天之后，我感觉到她总是忐忑不安地审视我，显得超常紧张，就像一个人发现了什么新东西威胁到她早已了解透彻的人，可是她又克制住自己不去问我和我的这位诗人朋友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

大约一周以后，我以为此事早已被遗忘，可是在父母相互交换意见当中，不经意间又被提了出来。父亲发现母亲已经悄悄地与阿胡瓦·哈瑞斯私下里重新修好，他蔑视她们之间的那场恶战，取笑她言行不一、说了

① 耶茨哈克·沙列夫，以色列诗人、小说家，他是小说《蓝山》的作者，诗人梅厄·沙列夫的父亲。

不算，不遵守自己的誓言：不论今生与来世，都不会再与这只蠢鹅说话。

“少管闲事，与你无关。”母亲不让父亲说，然后，她转向我，说她真不知道对现在的青年人应该发怒呢还是应该羡慕，对于以前的朋友现在不需要了，竟然可以背离，没有任何的失落感或者负疚感，竟能从生活中把他们抹掉，好像从来也不存在这些事。

4

母亲第一次读我的第一篇东西，仅仅是在报纸发表以前几天，因为限于当时的具体情况，如果我没有要求她做什么，她仍将一如既往，不干涉、不参与。回顾往事，我真不能理解，她究竟怎么能够克制住自己的好奇心长达八年之久，可是，事实上，自从我抱着那架全新的雷明顿牌打字机走出维恩斯坦办公用品商店、踏着庄严凯旋的步伐行进在耶路撒冷的大街上时，母亲就做出果断的决定，她将撤退到幕后，仅仅止步于聆听经常从我工作地点传出的打字机键盘怯生生的回响声，从来也不过问我究竟在写什么，当然了，更不会要求阅读我的作品。

在那样一些日子里，某些人，比如她姐姐米瑞阿姆，曾打算小声地跟我说话。母亲想，她应当竭尽全力紧紧纠缠着她的姐姐，让她离我远远的——但愿她们的记忆，被永远删除，抹得干干净净——当我们坐在贝林森医院肿瘤科的走廊里等待放射治疗的时候，趁着死亡在我们之间隔下一道屏障、造成互不相通的两重天之前，她急于想告诉我一些事。她说，她对于我的写作故意表示出的漠然与冷淡，实在是为了保障我的创作自由。她把血液检查结果的化验单，紧紧贴在胸前，说任何外部的干扰，即使是非常微小的，也有可能打乱我寻找自己表达方式的思路，甚至将其葬送。她说，通常她总是害怕我对于她的做法，错误地向相反方向理解，把它看成是缺乏兴趣的一种表态，甚至以为是有意疏远。从感情上讲，即使

得不到理解，她也愿意接受这样的局面，可是令她十分意外，我对此既没有表示不满，也没有提出异议，恰恰相反，十分自然地认同这种状况。

“我想让你知道，那时候与其浪费了我的时间和精力，做些不必要的干扰，不如干脆让你获得尽可能多的自由支配的时间。”说着，她用几近透明的手指小心谨慎地触摸她的秃头顶、两鬓和眼窝凹陷的眼睑，指着放射科医生用十字叉标出的四个部位，这都是需要完成适当放射治疗的重点；她接着说，一个人只有摆脱了别人给他安排的杂务，具有不做任何其他事情的优越条件，才能最终领会宇宙和人类的奥秘。的确，那些年里，母亲真是发挥了她创造性的才能，利用各式各样无关紧要的病症、疫情和家庭琐事，给学校领导写请假条，使我多次反复找到借口不去学校。

我把这些来之不易、她所争取到的幸福时光，都按照自己的意愿分配到写作、阅读上面，以及频繁地走访那些旧书店，套用俄国大文豪高尔基的一句话，那里就是我的大学。这里，介乎创作者和研究者封闭的私人工作室与图书馆和大学讲堂冷飕飕的公众空间两者之间；这个地方有相当的亲密性，我感觉得到呼吸文化气息的颤音。到这样的地方不仅得到母亲言辞话语的鼓励，而且她还敞开我们店铺收入微薄的钱匣子，给与物质鼓励，购书和活动需要多少钱，全数支持。

我的理想处所是邦博格和瓦尔曼书店，就在英国人离开这片土地之前不久，米歇尔·拉宾诺维奇若比逝世，在本－耶胡达大街发生的爆炸，毁掉了他的“南方书店”之后，邦博格和瓦尔曼书店声名远扬，成了耶路撒冷所有的伟大人物会面的地点。有几次，我去过位于索勒尔大街紧靠《耶路撒冷邮报》印刷所的这家书店，可是坐在门口的值班者手里握着一把开启信件的裁纸刀拒绝我入内，说是这里不卖预科学生的教材。当我一再解释我非常熟悉和懂得这里出售书籍的相关内容，他对我报以不齿的嘲笑，断言就冲我这副穿着打扮，就不像有钱买得起稀有版本书籍的样子。对于如此无礼和势利眼，我没办法，只能透过尘封的窗户窥视里面，带着失望的眼神，我看到里面有一位学者站在那里陷入沉思，眼镜向上推

到前额处，埋头专注于一本古旧的书里；有时看到一群贤哲聚在一起低声细语，道出一些秘密和奇迹，远远超出千变万化的火焰剑①所涉及的范围。这里的景象我是看到了，可是它是什么气味，只是若干年之后，我读了阿格农的《诗而让》②后才知道："古老书籍的味道来到他的口中，积久灰尘、古旧纸张、陈年皮革、过时布片的气味，再加上曾经翻检阅读过这些书籍的几代人的气息。就像是一种渴望精灵转变成一种贪欲精灵，追逐全世界所有的书，由满足到厌倦。"

古旧稀有书店不让置足，只能离开，我满心怨气、满腔怒火，拖着沉重缓慢的步子走到了"光明书店"。我前面提到过，他的店主是阿伯拉罕·茹宾斯坦拉比，他热情地跟我打招呼，从他的书店继续向西，到其他书店。过了萨尔-沙洛姆·蹈伊弛的药店就是舍因博格的书店。根据外祖母的说法，萨尔-沙洛姆·蹈伊弛发现了希西家王③收藏的医疗秘法秘方集；舍因博格是已故喀塔④教派"外交大臣"沙雅·舍因博格的弟弟。舍因博格的满头红发已变白，身穿黑色卡夫坦，侧分的头发乱蓬蓬的。他坐在书店中央，店里既没有书架也没有柜台，围绕在他四周的都是一摞一摞的书籍，就像一群刚孵出窝的雏鸡偎依在老母鸡的身旁。任何人都不得进入书店里，只能站在店门口向他喊要什么书。他态度冷漠，销售自然惨淡，不过有的时候，我新剪了头发，不像那些世俗人士耸立着高高的傲慢发型，他对我还是很客气的。因为他认识我的外祖父，他会考察和询问我是否还遵守安息日的规矩，每天祈祷时是否还佩戴太菲临经文夹，是否背弃宗教，然后，从一大堆书中抽出一本，通常都是耶路撒冷印刷厂的首印

---

① 参见《圣经·旧约·创世记》第3章第24节。

② 《诗而让》系阿格农去世后出版的长篇小说，以耶路撒冷德国-犹太学术界为背景。

③ 参见《圣经·旧约·列王纪下》第18章第1节。

④ 喀塔是奈邱瑞喀塔的简称，是哈西德教派中最为保守传统的极端正统派，他们认为犹太复国主义理念本身就是一种大罪。

书籍,说这是今天重点销售的图书。

我认为所有这些社会大学里,最为严格的要算约瑟夫·达弗·施提兹伯格和他的儿子泽利戈的书店了,位于米阿社瑞姆大街头上,紧靠葛优拉邮局。从外表看,这家父子书店并不起眼,破破烂烂的。展示橱窗上仍然粘贴着十字交叉的布条,那是独立战争期间为了防止阿拉伯军团的炮弹震碎玻璃贴上的,那上面还乱七八糟地贴了一些小广告和各种通知:到圣徒墓地的旅行、无污染无有害添加剂的葡萄、某位圣者来访本市,等等。店门紧闭,很难推开,推一下吱吱嘎嘎作响。可是一旦进入,你就会感到这里是以色列土地上安排最妥当、寻找最方便、摆放最整齐的书店,我当时看到的情景,只有若干年后在大英图书馆附近的街道上重新见到。书架沿着墙壁一字摆开,一个挨一个十分紧凑,一直顶到天花板。这个房间特别高——大约有十五英尺。旁边,泽利戈坐在那里,斜靠着图书目录卡片。那是个矮个子,留着两撇尖尖的灰色胡子,一双目光锐利、敏于观察的眼睛,身穿哈西德姑珥教派的长袍,戴一顶圆盘形的黑帽子,裤子裹在长筒袜里,穿一双套脚黑色皮鞋。说话声音柔和而有礼貌,就像战前类似华沙这样的大城市里,受过礼仪教养的人说话的方式,可是行为方式却像受过严格训练的银行经理对于申请贷款的人,要求提供清晰明确的证据,说明他们具有偿还能力,能够从容应付。小施提兹伯格对他预期的顾客,也要求能够证明对所选书籍具有专业方面的知识,然后才肯卖给他们。他所提的多是很有学问和尖锐的问题,他的考察与询问持续不断,直到令他信服才算罢了——让他信服,那简直太难了。当某一天他发了慈悲,没有问我关于该书的任何内容就"施舍"给了我三本书。这时我心中有数,我已经完成了他所要求的各门课程达到最高级别,照这样下去,学位正在向我招手,早晚准能取得博士学位。

正像上课时间为了躲避瞪着眼死乞白赖打听的那些校领导们,母亲设法不让我去学校一样,我对于安息日越来越频繁地缺席,即使父亲不能容忍,大发脾气,母亲仍然采取同样护犊子的态度,坚持反对父亲的说法。

有一个安息日，我在进餐中间溜了出去，我听到父亲模仿《圣经》式的语言，极力在向上帝抗议："上帝，我的主啊，您赐予我的是什么，您眼睁睁地看着我失去自己的孩子，而我家这个胆小的浪子，是老夫子、学究、那赞·沃舍曼①导师的孙子。"他克制住自己的眼泪问我母亲，是不是他的不平等态度过于严重，以致我背弃了他，不仅不去犹太会堂，还在吃饭时溜走了，进一步伤害了他，留下年老的父母孤独地寂寞相对，可是还算幸运，父亲在会堂里从《沙克瑞斯》作者的后裔那些孩子们那里获得安慰，孩子们都聚在他的周围，因为他口袋里装满了水果太妃糖，使他们的高兴转变成颂扬。

"不要干涉他。"母亲申斥他，拒绝他想让她站在同一立场的企图，并且说，作为父母必须承认孩子有权力，什么时候想离开他们，就离开，没有必要向家长详细说明原委。

"安息日才过了一半就没影了，就算知道上哪儿去了也说得过去呀。"父亲抱怨说，母亲给他添了一碗汤，以一种不可动摇的信任说："去了他爱去的地方，走到哪儿算哪儿。"

对我来说，几乎就是沿着大道信马由缰走下去，走到贝特-司马-巴力里尔斯以外，走到纳比基默向里面窥视那阴暗发霉、浸泡在发绿雨水中的惨状，这是一个掩埋在地下的世界，那些传奇式的穆斯林英雄们，在抵抗十字军的战斗中被打败，永远长眠于此。走到哈-奈威伊姆大街，热浪能把人烤得晕过去，我还走到辽阔荒凉的空地、俄罗斯社区。

在阳光的照射下，用黄色斧剁石建成的古老俄罗斯东正教女修道院，闪烁着柔和的色调，它曾经被令人厌恶的警察占据，作为监押囚犯的牢房。透过微微开启的门缝，我偷偷瞥了一眼，看到前厅内的入口上部有一幅神像，霉蚀的斑点布满了覆盖它的玻璃。一股犹太教禁止食用品的味

---

① 那赞·沃舍曼是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亚述学的研究学者，能解读古巴比伦楔形文字泥版，研究古巴比伦文学。

道——在内室的炉灶上，炖了一整夜的猪肉，还加了面包和卷心菜——已经被厚厚的墙壁充分加以吸收。在宽大的石头窗台上一个展示的玻璃花瓶里面插着阿拉伯胶树和松树的树枝，我在此略作徘徊。几年后，我看到《欧也妮·葛朗台》标题页上写着奉献给玛丽亚，并有她的肖像，巴尔扎克说这幅画像"就像神圣经匣的一部分，从一棵不知名的树上摘下一段枝杈，被宗教奉若神圣，用虔诚的手维护它，经常保持新鲜和碧绿，使这座房屋也为之神圣"，我这才领悟，那个安息日的下午，在那个窗台上所看到的情景，即那幅落满尘土破旧的窗帘挂在那里，就是为了不让过路行人看到幕布背后究竟在做什么。

从那里，我转向小松林，林中所有的树木都向东边倾斜，山坡下面通向姆斯拉拉地带的路上，有很多没有棱角、被截断的水泥棱柱，就像我们邻居哈尔-舍列格把那些阻挡坦克的路障叫做"海神小龙的牙齿"一样，这里也可以这样称呼。那些坦克路障，仍然留在别温格拉德①安全区那些防御工事之间，那里遍地都是甘菊，开着小花，一股药房味道，我捏弄这些花草后，闻闻手指，都是这个味道。

独立战争之后，希伯来大学实验室整理后重新启用，战事期间，就在施福特-以色列大街起点、俄国领事馆附近靠近托管政府设立监狱的地方，费恩斯坦和巴尔扎尼在胸前握着手榴弹自我引爆，我在希伯来大学实验室的后窗户前徘徊，领略孤独的滋味。我闻到一股小豚鼠的气味，一层锯末垫在饲养笼的底部，气味中混合一股凤眼草刺鼻的香味，这种野生的灌木具有长长的叶子，它们在庭院里大量繁殖，与中央监狱的铁蒺藜网纠缠在一起。我真不知道，这些在光线和气味中、在痛苦与美丽中散发出来的能量，在那些精致和飞逝的瞬间聚集到一起的能量，究竟到哪一天会表

---

① 欧内斯特·别温（1881—1951），是英国工党领袖，二战期间，参与丘吉尔组阁的联合政府，战后，成为工党政府的外交大臣。反对锡安主义，主张建立一个排他性的阿拉伯联合政府。任内，处理巴勒斯坦问题，在耶路撒冷划定一个安全区，命名为"别温格拉德"。

现出来。

在毫无目的漫游结束时刻，我总会来到边界。一个世界的尽头，那里布满了古老的交通壕，锈蚀的铁蒺藜乱七八糟地纠缠在一起，任意穿插和切入荒凉的庭院、废弃建筑坍塌破落的侧翼或者破旧不堪的道路，恣意蔓延的霉菌拱开了沥青路面，我不得不止步于此，出窍的灵魂注视着前面，那是另一个世界的尽头。一种危险的感觉油然而生，我感到埋藏的地雷就在近前，感到隐蔽的狙击手、头戴红白相间缠头布的卡飞亚斯就在到处堆积的防御沙袋后面暗中窥视，种种危险愈益增强了我接近违禁城镇的渴望，它们就坐落在无人区废墟瓦砾堆的另一边。遥远的市场上，汽车的轰鸣声、小贩的叫卖声搅乱了安息日的宁静，在我听来，就像是另一世界渴望的呼唤声，可是，正像白俄罗斯教廷纳赫曼说的，我们现在正处于以色列的边缘和尽头，也就是以色列的边界，我无法到达母亲先祖的那个城镇，因为所有的事物都有各自的边缘和尽头。

在那些岁月里，母亲如何为我争得一段一段的时间，如何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我只是在母亲病症短暂缓解、她的头疼症状稍微减轻、她又恢复了阅读的习惯时，才偶然得知的。她一页一页翻看文献学专家哈伯曼编辑出版的一本新文集，其中一章引起了她的好奇心，这一章包括了大篇幅的引文。各篇文章的作者都说，这些文章曾被禁止，从而被隐藏起来或者销毁。她对这些人灵魂的挣扎与奋斗感到好奇，一方面，他们悔恨、抑郁、谦卑，说出“我们算什么，我们的生活是何等状况”；另一方面，又趾高气扬、傲视一切地诉说“为谁辛苦为谁忙”和“这一代人，不值得我们这么辛苦”。她独自在我的书房里坐了很长时间，她的一只眼在两种景象之间往返，一种是冒烟的篝火，成堆撕碎的纸片，另一种是尚未封土的墓穴，遗体和手稿都放在里面，试图解开黑暗的秘密，他们自己的创作，为什么被自己销毁扼杀。一阵得意的笑声打破了宁静，她让我仔细听听作家雅戈·拉宾诺威茨怎样处理他所面对的状况的。母亲说，拉宾诺威茨断言，要求一个作家每天都写作，甚至安息日也不能停，他就照干不误。可是第

二天的星期日早晨，他把所有在安息日写作的文稿全部烧掉，这样一来，他就无法享有安息日的作品。母亲在各处转来转去，看看有没有旁人，就像摩西打死埃及人并把他埋进沙里之前观察环境①一样，当她看到除了我们两个没有其他人时，她就说："还算幸运，你父亲死后一年，对那些安息日的作品，你没有像拉宾诺威茨那样处理，所以至少保留下一些关于你父亲的诗歌，如果你把那些东西都毁掉了，你这一生有多少时间都不够后悔的。"尽管这么说，我亵渎了安息日神圣规则的事还是暴露出来了。我试图加以抵赖，故意愤怒地提高嗓音，她毫不客气呵斥我不要大声喊叫，她说，在大限到来之前，或许现在还有一些时间，来得及把我们之间关系上所蒙蔽的灰尘清理干净，以辨明哪些是正义坦荡的，哪些是矫揉造作的。她把那副墨镜重又戴上，说虽然已经过去好多年了，即使今天，她仍然能够看到我极度疲惫地走回家来，虽神情专注，但内心张力仍未消除，凡此种种都挂在脸上。"我猜想，我当时亲眼见证了一首新的诗歌即将诞生了。"她像是在自言自语，在照见人的镜片里，有两个影像注视着我，惊吓而恐慌。沉默片刻之后，她又说，她要赶紧找个借口离开房间，如果我想立即写下这首诗，她就不在那里碍事了，就算那天是安息日也照样如此。"我知道，那种时刻尽管我从来也没有写过，不过，一首诗的诞生与流失之间，的确只有毫厘之差。"

1964年的冬天，那个安息日，在父亲以他前妻的名字作为纪念的小犹太会堂里，我坐着感到陌生与疏远。在他走后大约半年的时间，所有那些东西，仍然保留着他的心意，桌布用柳芭的床单改制的；花饰的灯泡已经斑斑点点，布满苍蝇屎，那是对他父母不朽的记忆；还有新的带轮子的约柜，是母亲和我为了纪念父亲的逝世所捐赠的。

由于在第四训练中心，那低三下四、无法推卸的责任熬得我疲惫不堪，也得不到尊重。沙洛姆·伽德·布润克尔的音乐和声音充满了瑟法

---

① 参见《圣经·旧约·出埃及记》第2章第11、12节。

迪男童学校的教室，每到安息日和假日，这里就成为临时的祈祷场所，他用甜蜜的声音讲述做梦者被扔进多坍的坑里①，父亲给他做的彩色斑斓的衣服沾满了血迹，我愈加感到筋疲力尽，盼望着赶快结束祈祷，念诵最终的孤儿卡迪什，突然间，塔玛戴着面纱出现在我面前，全身包裹着，坐在通向廷纳的路旁的一片开阔地内。

"这个开阔的地方"②，令我陷入迷茫，不知所措，压抑不住的狂热令我极度兴奋。"这个开阔的地方"——多么独特无双的短语！——我立即求助于拉什的注释，发现我们的拉比把它解释为"亚伯拉罕的一片开阔地"③，他是众人仰望的伟大人物。突然之间，父亲的形象在我心中升起，他那些熬尽一切残留的骨骼，仍然要经受狂风暴雨的洗刷，浸泡在雨水中，到了春天，从他的墓碑和静山④苍白的泥土之间的裂缝，野草冒出了芽。我看到他像耄耋之年的亚伯拉罕等待难产的儿子⑤，坐在自家店铺的门洞里，无助与无望地等待顾客到来。这家位于葛优拉大街的店铺，就在马哈讷·施奈勒军营的入口处。

还没有等到祈祷结束，也没诵念卡迪什，我就逃了出来，在大街上毫无意识地到处乱逛，像一个疯子，口里念念有词，把一个一个的词连接到一起，凝聚成一首诗。下午，当我疲惫得再也走不动了，就回到家里。

窗台上，在一个深深的、就像海底那么深的陶瓷碗里，放着几个石榴，经过夏天，已经干瘪收缩了。那是父亲死前几天母亲买来的，现在没有一个不是烂透了的，我越看越生气，便狠狠地用小刀扎下去。

下午祈祷时，出现了一种创作原始冲动、寻求和谐的自我启示。这种

---

① 参见《圣经·旧约·创世记》第37章第17—24节。

② 参见《圣经·旧约·创世记》第38章第13—14节。

③ 亚伯拉罕是摩西之后，犹太人的第二代先祖，上帝将他的名字改为"亚伯拉罕"。

④ 静山系耶路撒冷的一处墓地。

⑤ 参见《圣经·旧约·创世记》第21章第5节。

状况，娜杰日达·曼德尔施塔姆①描写得非常恰当，她亲眼见证了她丈夫，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写作诗歌的过程，那种冲动并非装模作样，既不是匆匆忙忙，也不是慢慢腾腾，而是自然而然，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任何东西都难以抑制我内心话语的流淌，即使安息日不让写作的禁令，也难以阻挡。在祈祷现场，我内心坚持不懈地祈求"在天的父，以您的镇定和鼓励，保佑我们吧"，毫无掩饰、频频召唤，像太阳发射并不炙人的柔光一样，我坐下来，写出了《就像亚伯拉罕》。

就像亚伯拉罕
父亲在那遥远的日子里
天天清晨早早起床
等待天使们来到
这个开阔的地方。
他知道他们
会给他带来消息
作为父亲养育儿子
一生一世一直在忙。
白天已经钻进大山
夜晚悄悄爬上山巅
就像未曾到来的三位天使。
光芒的种子
播撒在他两颊的垄沟上。
又有一个紫色颗粒
长在额头
就像一颗石榴籽在闪光。

---

① 娜杰日达·曼德尔施塔姆（1899—1980），苏联女作家，丈夫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是一位诗人。

母亲把哈伯曼的书放回原处，放在书桌上的一大摞书的上面。她说，虽然若干年来，她对宗教的敌意已经有所缓和，可是，没有任何理由就此得出结论，对于艺术自由准则的根本立场会有任何改变。按照她的意见，作者没有必要服从任何其他人，当然，更没有必要服从拉比和哈拉卡①教师们的意愿，唯一需要服从的，就是自己内心的命令。为了故意显示她的不耐烦，她用手指快速地在桌边敲打着，对我说，千万不要忘记是我、不是别人，中学毕业时跟她说起，阿历克山德尔·尤瑞那些勇敢和怀疑主义的言词，这位圣人，长着一双精灵的眼睛，他的工作就是给华博士医院看大门。那天，我正准备穿过邱瑞姆大街去征集办公室，恰好遇到这位父亲的老熟人。他在青年时代，是哈－寿莫·哈－察伊尔②成员，他跟我谈论起文学与作家，因为我在关于比亚历克、伯伦纳和阿格农的一本书里详细地讲述过这些事，他就说，总而言之，阿格农是最伟大的艺术家，他心中没有上帝，只有一个进行创作的主宰。

"他心中没有上帝。"母亲深受感动，开始整理我书桌上的书籍，并嘟嘟囔囔地说，就像是命中注定，她持续不断地为我争取时间写作，从一开始就是与另一场斗争交织在一切，她要设法把我从信仰的束缚中解脱出来，而我，一而再、再而三愚蠢地给自己套上枷锁，还必须设法从那些至高无上神圣恩宠的各式各样的代理人巧妙变化的反应中走出来一样。因此，她为了减少父亲带到家中的那些经学院的学生带来的危险，略施小计，把我从一个具有巨大吸引力的集团中分离出来——半地下半公开的建制——哈热迪建筑承包商建立的，后来他成为一个重要的政治人物。如果没有母亲的努力，我不仅会卷入他们组织的反对基督教会的暴力斗争，而且还会受他们的哄骗，离开学校，进入他们的经学院。为此，自从住棚节那一周访问基普尼斯拉比之后，她甚至禁止我踏入他的家门。在那

① 哈拉卡，意为犹太教律法、通俗法。

② 哈－寿莫·哈－察伊尔是一个犹太青年卫士组织。

次访问中，父亲向他尊敬的拉比吹嘘说，我写的一首诗就要在儿童报刊上发表。拉比厌恶地撇撇嘴，问父亲是不是记得欧泊茹奇的霍诺斯塔普里犹太会堂就在肉店大街的尽头、古老墓地的边缘处。父亲点头，希望他继续回忆往事，可是拉比并不想陷入怀旧乡愁之中，他说，按照老一辈的说法，那里本来有一座古老犹太会堂，已经有大约三百年的历史，那是定居于该地区的第一个犹太人建立的。基普尼斯拉比说，有一个青年人晚上就坐在这个会堂里，他是一个非常博学的青年人，在《塔木德经》的页面上写了一些异教的言论，终于有一天晚上，蜡烛烧了约柜的《妥拉经》幔帐，从而烧掉了整座犹太会堂。"一旦写一些不三不四的东西，作者就会把莫名其妙的火焰带进犹太的圣幕之内，把火苗带到以色列的家舍之中。"拉比说着，同时责令父亲不要让我白白地把自己的才能浪费掉，让我把功夫运用到《妥拉经》上，以便日后能写出"斯弗瑞姆"①而不是"彼坷垃客"②。

"这个故事纯粹是他再次编出的瞎话，借助神圣虔诚的名义，把对上帝的畏惧，强加在我们头上。"母亲满脸涨得通红对我说，"等到有那么一天，我必须得揭开那帮家伙的假面具，他们到处鼓动，以最卑鄙无耻的流氓手段抵赖战争罪责，所以我不得不驳斥这些哈热迪神话与传说。"现在回想一下，我发现基普尼斯拉比说的是真的，1850 年，在欧泊茹奇肉店大街的犹太教堂是被大火烧掉了，雅各·萨缪尔·哈－列维·绰迟曼，一位十九岁的学者逃离了这座城市，到一个农场躲避起来，在大约十三年的时间里，为他的犹太雇主做管理工作和保管书籍。他以笔名"单纯人"、"忠诚人"和"不死的雅各"写了不少文章和书籍，从十九世纪 60 年代初，在各种报刊文学论坛上发表文章，包括《哈马吉德》③、《哈密

---

① 门得理·谋客·斯弗瑞姆（1836—1917），犹太作家，现代意第绪语和现代希伯来语叙事文学的奠基人之一，被称为现代意第绪语文学的鼻祖，现代希伯来文学之父。此外借指，值得认真阅读的有意义的书籍。

② 彼坷垃客意为"恶劣、低下、没有意义、犹太教禁读的书籍"。

③ 《哈马吉德》是 1856 年在欧洲创立的第一份希伯来周报。

里茨》①、《哈卡梅尔》，甚至还刊登在耶路撒冷的《哈瓦茨列特》上，一直到九十多岁高龄、1925年逝世为止。

这场反对宗教控制一切的大风暴，正像它突然刮起、要撼动整个世界，威胁要摧毁整个世界一样，又戛然而止了。母亲重新开始搜查我那一大堆书，分寸适度、措施得当、步骤明确、规矩有方，打算从中找出赢得她自己内心世界的故事和文章。我利用这风暴的间歇时段，问她怎么知道我亵渎安息日、违背宗教规定写出的那首诗是有关父亲的。

“那些石榴把你给出卖了。”她小声解释道，安息日回到家里，她看到过这些水果，在这首诗里，重新发现它们已被剥开，自从她看到在窗台蓝碗里那些像裂开的头颅一样的东西，这种景象就一直在她记忆中翻滚。尽管经过诗歌化的变形与改造，它们永久不变地被封存起来了，可它们变得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加光彩夺目。可是，说实话，肉眼直接观察到的样子，丝毫也不会改变的。

“如果我猜得不错，福尔摩斯之所以能够抓出最心思缜密的谋杀犯，也只不过是因为凶手在现场无意间错误地遗留下一根头发，或者一个烟蒂而已。一切都归结为对于细节的敏感，其实这你也知道。”母亲暗自在笑或者带着胜利的欢快说明原委，而当我听到她的分析，便驱散了自己脸上惊异的表情。她接着说，尽管这首诗显得苍白，而我决定把这首诗收入我的诗集中的确很明智——“算了，我们别糊弄自己了，其中出现软弱无力、含糊不清的尴尬，就像雨后的阳光照射在潮湿的树上。”母亲宣称，如果青年时代可爱的诗篇从被遗忘的首刊杂志的页面上霉烂消失掉，那么，我的诗歌形象真的会有益于人，可是如果不在重印时纠正错误，出于人的本性，我仍然会带着母性的奉献精神，继续哺育这首诗内让人厌恶之处，这种情况仍会延续很长时间。

---

① 《哈密里茨》创刊于1860年，最早在敖德萨发行周刊，目的在于沟通“犹太人和政府”以及“宗教信仰与启蒙运动”之间的关系。

还真是这样，为了完成第一批诗歌的写作，几年以前出版时，这首诗真的令我心碎。那时，我用颤抖的手一页一页翻看这本新出版的杂志，我警觉地发现，编辑大笔一挥，砍掉“开阔的地方”，妄自改成了“敞开的家”。我说过，正是这个短语激起我写作这首诗最初的冲动。这种让人厌恶的肆意妄为，逼得我魂不守舍。我顾不得把被抠出的眼珠临时复位，竟然凭着愚蠢幼稚的怒气自我惩罚、自我戕害，无论我的名字出现在杂志的任何地方，一律抹掉——从扉页上抹掉，从目录里抹掉，从诗篇里抹掉，总以为删除了这首诗，就能删除这个让人难以理解的天外横祸铸就的耻辱。无论从哪方面看，即使悲痛替代了愤怒，抱怨替代了哭泣，我对自己死亡的哀悼都太过分了，我难以相信这种遭遇，避免跟任何人提起这首诗，特别是母亲。而母亲精明而策略地离开房间，到外面享受白天的阳光。

“父亲在七重天上站不稳、坐不住，他在汗渍渍的勃萨里诺礼帽的衬里，在他通常不愿意让人看到的秃头顶上抚摸着，就因为你写了一首有关他的诗。”大约在这首诗发表一个半月后的星期五，当我从部队回家过周末时，母亲带着高兴的眼泪祝贺我。她摇晃着落到她手里的那期杂志，确信会让我感到意外、感到幸福。她说，透过满眼的泪水，她想象看到父亲在天上不停地走来走去，周围都是他的熟人，因为他长时间没有孩子，现在可以对排斥他的那些人吹嘘了，他的独生子不仅是诗人，而且可以把他悲切的父子之情写成一首哀痛的诗歌。

“我说的有什么不对吗?”当母亲注意到我一直沉闷、默不作声，感到很震惊。正像我说的，我不愿意让她渗入到我的隐秘之中，实在无奈，我被迫说出这首诗的出版所引发的悲痛。

“即使最为贵重的波斯地毯，也总能挑出点儿毛病。”母亲解释说，织工故意给编织物里添点儿毛病，让它出点儿错，毁掉成品的完美。她小时候，经常去提考夫人家，有一天下午，坐在艺术家客厅里等待她，她正给身为医生的丈夫蒸煮医疗器械进行消毒操作。母亲自己长时间地盯着一幅色彩艳丽的挂毯观察，发觉左右两侧有那么一点不对称。提考夫人很感

动，觉得这个小姑娘眼光挺尖锐的，还说，真的是不对称，并非光学错觉或无意之间的失误，而是故意造成的缺陷。她说，某次她访问维也纳阿尔贝蒂娜博物馆，馆长是一位亚洲编织艺术的专家，他亲自指给她看，几乎在每一件地毯展品中都能找到极为隐蔽的瑕疵，说是因为艺术家提防他们自己受到竞争者的嫉妒，躲避邪恶眼光反复的纠缠和挑剔。提考夫人接着说，在耶路撒冷，在她丈夫的眼科诊所，遇到一位来自卡尚①、经验老到的犹太编织工匠，他嘲笑馆长的实用主义说法，他说，之所以这样做更重要的来自精神层面，只有获得灵感的艺术家，才能单纯坦然解释：在织毯上留有瑕疵，这是编织艺人对上帝的谦卑，只有上帝才称得上是完美的象征，这些居住在泥土房屋中的人永远也不可能跟上帝平起平坐，永远也达不到上帝的水平，在所有生命编织出的网络中，到处散布着错误，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没有错误。

受这些小亚细亚艺术家的谦卑符咒迷惑，母亲还试图举出在布哈拉人社区里穆瑟斯家、达维多夫家以及楚菲厄夫家的例子来证实她的观点。母亲用略带几分庄严的语气宣称，那座美丽辉煌的丝绸与珍珠商品大厦，有某些地方让它减色，因为建筑师或者房产主决定故意破坏这件创作的完美，在窗户与窗户之间特意做成不平均的间隔，从而扭曲了正立面的对称性，并表达出一种信念：人永远也达不到神的完美。

“很快，又要到安息日了，我就站在这儿，用波斯地毯和布哈拉人的宫殿骚扰你。”母亲笑道，事实上，这个例子并不适合于当前的具体情况。“这首关于父亲的诗，即使经过编辑糟糕的修改，仍然很感动人。”她几乎是轻声细语、字斟句酌地说，等到某一天，出版诗集的时候，就有机会修改受到损伤之处：“跟人不一样，文字总能死而复生。”

---

① 卡尚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距首都德黑兰以南二百五十八公里，处于大沙漠卡维尔西部边缘的绿洲城市，以生产地毯、丝织品和编织品而闻名全球。

5

最近两年，我不停地叩击文学编辑的大门，我全部的资本就是一叠诗稿，而且篇幅越短越得意，正像伊萨克·巴别尔在他的回忆录中说到他青年时代的短篇小说一样。编辑的秘书们要求我把“材料”留下来好仔细读一读；不让我进入他们的内室，而且承诺会给我回信。这样一来，每一天我都要花费很多时间，等待邮递员。整个这一段时间，只有一次是寄给我的，一封来自《哈特叟弗》①编辑的信，鼓鼓囊囊的信封并不一定说明准是好事。信封一打开，那一叠熟悉的纸张令人痛苦地掉了出来，还有编辑助理的附言，说是看得出来，从遣词造句、韵律节奏，显然在做诗方面我很在行，可惜，我的诗并不适于在梅厄·巴尔－伊兰拉比②创立的刊物上发表，因为这些诗作缺乏宗教的虔诚。我立即将这封信处以四倍的极刑，把它撕碎烧掉，把那些纸灰扔进便池里放水冲走，可是“缺乏”这个词，好像怎么也毁不掉，时不时地从隐蔽暗处随着污辱人的脏水到处泛滥，浮上表面。回信的结尾，编辑助理附加了一个手写的评论，大意是这样：赞美上帝吧，谢天谢地，启蒙时代已经过去，你为什么还陪伴那些世俗人士去跳舞呢？为什么不艰苦奋斗创建壮丽辉煌的教育机构，让教师和教育家们都在其中工作呢？

七年以后，我的诗集刚刚下线印刷，我就拿去给母亲看，我知道，我对于宗教报刊的回信所做的处罚，母亲不声不响一一看在眼里。“多可惜

啊，那些东西都丢失了，可是难以忘怀。”母亲一边笑，一边呼吸着尚未完全干透的油墨和糨糊的气味一边说，如果你成功了，再回顾过去，没有任何东西能比那些青年时代接到的退稿信更能激励人的了。

然而有一天，在我自认为不可能成为公开发表作品的诗人、陷入绝望之时，从《达维尔日报》(《约言日报》)接到一个通知，该报的文学编辑伊兹拉·卒斯曼③约见我。

一个星期三的下午，我到了特拉维夫施恩金大街他的编辑部办公室，凭我虚弱的心脏，一直爬到四楼，他狭窄的办公室里堆满了书籍。卒斯曼属于那种十分高贵、严谨、深奥莫测的诗人，他在希伯来文学活动中心到处走来走去，就像一个翅膀收敛的天使。尽管当时他已经六十多岁了，但对写作要求仍然十分严格，并不急于把自己的诗作结集成书，他认为自己的作品尚未千锤百炼，没有臻于完善成型的地步。

他坐在椅子边缘处，离办公桌很远，膝盖上堆着报纸和信件——我注意到，他不时地抬一下腿，或者变换一下角度，防止这些东西滑落——他心不在焉地撕掉缠绕在《小说观察》上的灰色纸带。尽管是在他的办公室里，他也好像跟我一样是个外来人。

“我只是路人/走过这些大门/一座接一座，没有一个开门/看门人在哪里？谁来打开这些门?”几年以后的1968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在一家出版社作为一个编辑新手，协助将他的第一本诗集出版时，读到他的诗句。

当时，他说话带着俄罗斯口音，那时……他令我惊异，大而坚实的鼻子吸引了我，历经拷问的面孔和苦行折磨的身体显得衰弱，蓝衬衣的

---

① 《哈特叟弗》是以色列一家并不太有名的日报，属于锡安主义宗教阵营，超正统教派报纸。

② 梅厄·巴尔-伊兰拉比(1880—1949)，1937年，在特拉维夫创办《哈特叟弗日报》，后来在特拉维夫附近建立了为纪念他而命名的巴尔-伊兰大学。

③ 伊兹拉·卒斯曼(1900—1973)，诗人、记者和编辑。

袖筒比他黑瘦干枯的胳膊宽大得多,这是诗人和农民的胳膊——那时,他说,“我读过,还不错,就那样……”他摆弄着草帽,捡起来放在堆满文稿的办公桌上,那看起来好像不是他的办公桌,那顶草帽,当时看起来就像是法国葡萄园农场主的。“那么,好了,行,如果这样……我们将刊出。”

卒斯曼把话说给他的衬衣领口听,小心谨慎地犹豫了片刻,接着信心十足地说,就像对着一个未誊清的稿件,“这份稿件还有很多空白之处,需要思索、删改、重写、转抄到其他的纸上。”

这段时间里,不时有人进来,摇晃着一张打印的稿纸说:“伊兹拉,看在上帝的份上,怎么也不能这么干!”“让我考虑考虑,”卒斯曼说,“让我想想,”眼镜滑到嘴边上,“我写的东西在这儿,我想想……”他说着,显得尴尬和不好意思,眼镜在嘴边一上一下。经过一段时间,我对他渐渐了解之后,才明白这些风风火火、激动不安的人频繁地进来是什么意思。自从卒斯曼发现运用打字机的妙处后,他的打印稿就成了排字工和校对员挥之不去的烦恼。他把文学作品和戏剧评论打在随手找到的纸张上,有时在印刷车间,有时在编辑室,纸张宽度大小不一,每一行字的首尾并不一定正好与纸张对齐,以至于有的时候把字打到压纸的卷筒面上,并没有打到纸张上。

如此这般,卒斯曼接着说,同时在我诗稿的左下角写上一些东西。“这样就行了……我们将刊出。”

他是否理解这是一场单相思,失恋后写的一首诗?他能否充分理解其中的隐喻?他是不是能领会由痛苦与失望凝聚、结晶而成的字句?这个表情呆滞温吞水的男人能不能懂得爱情的神秘?

此后还不到一年,当我读到“这是我心灵的至爱,这是我心灵的失败,从失败中慢慢苏醒,仍然吟唱含情脉脉”时,我内心暗自请求宽恕那个羽翼未丰、初试身手的雏儿,宽恕他的迟钝愚笨、傲慢无知,他居然以为自己是天下第一人。

卒斯曼谈了很长时间,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应该说告辞,最终,我站起身来。

他说了一句"你准备走了",我不知道这是一个判断句、一个疑问句,还是一个祈使句。当我走到门口、一只脚踏上走廊时,我鼓起最大勇气问道:"这首诗……就是这首,我写的诗,您喜欢吗?"

"我读了,"卒斯曼说着,惊讶地看着我,或许是感到莫名其妙,怀疑我是不是真的理解了他的意思。(仅仅几年后,我才知道,这就是一个诗人能够从同行那里获得的,最大宽厚与仁慈。)

大约一周以后,他们召我去校对室。"菲克斯勒等着你来一趟,"他们在电话里告诉我,"有关这首诗的事儿。"

这间小小的办公室好像在声音嘈杂的排字车间上面,从出版社办公室和编辑办公室中间突显出来,早晨那一段时间乱哄哄的,就像立陶宛的经学院在举行逾越节圣餐会,时间一到,所有的学生都聚到一起,坐在一间大屋子里头,大声地与某个伙伴学习讨论。两个初级校对员正在相互阅读广告的文本(出版社主任夏皮罗有一次吼叫说,我们要把优秀的校对员用到付钱给报刊的人身上,换句话说,就是用在做广告的人身上,而不能用在报刊付给他们稿酬或版税的人的身上,也就是作者。)在两个房间之间空当处放着一架旋转木马,用作电话台。一个家伙拿出夸张的姿势斜靠在那里,留着一副沃尔夫森式的胡须,对着话筒喊叫:"告诉他,兰昂说'烛台'的正确拼写法是c-a-n-d-l-e-s-t-i-c-k-s,不是c-e-n-d-e-l-s-t-i-c-k-s,这个字经常出现。"在紧靠窗户的一个角落里,坐着一个白头发的人,戴着一副黑色的套袖,衬衣的纽扣一直系到领口,正以一种浮华夸大举行仪式的姿态,在活字盘里标注元音。

"你不懂元音的标注,"他冲我低吼。我想他一定有什么东西没有咳嗽出来,咽了下去。他克制着说,那声音仍然带有传赛尔瓦尼亚经学院学生说话音调的痕迹,"作为一个诗人必须懂得标注元音。"

伊萨克·菲克斯勒是校对室里的无冕之王，只有他有资格校对重要人物或作家的文章或来稿，比如：扎勒曼·夏扎尔①、达夫·瑟丹②、施·沙洛姆、埃里泽·斯戴因曼以及大卫·扎卡伊。这是对他的奖赏与鼓励。后来，当我与他一起工作时，菲克斯勒让我校对扎卡伊的作品《简言》，这时我意识到，他对我有了朋友般的信任。

很多人找他咨询，他从来都不信口随意回答，而一定要查找依据，包括《圣经》、马尔克斯·贾斯筹编纂的《希伯来文化综合大辞典》、保罗·阿贝尔松的《英语－意第绪语百科辞典》或者《精华宝鉴》。遇到紧急情况，他也会瞥一眼耶胡达·古尔③的词典。他亲切熟悉地称呼耶胡达·古尔“格拉佐夫斯基”。他把伊文·寿山④编写的字典归入“空洞无物小菜一碟”之类，菲克斯勒说“我不依靠我能参与编写的字典”。他故意仿照喜剧演员格劳乔·马尔克斯⑤不朽的机警巧妙的台词这样说。

就像一位天才的学者，他低声细语就足以火花四溅，他的言辞话语堆到一起就是嘶嘶冒烟的煤山，他兴致所至无所顾忌，尖锐机智地取笑政客，从中获得愉快，他取笑马帕伊的积极分子，他们无休止地在报纸上争论锡安主义和社会主义。一个党的头头曾写过一篇奉承梅厄夫人的文章，那时，她是该党的书记。有一次，这个人找到菲克斯勒，问他是不是特

---

① 扎勒曼·夏扎尔（1889—1974），作家、诗人，以色列第三届总统（1963.5—1973.4）。

② 达夫·瑟丹（1902—1989），以色列学者、政客，1965年至1969年，在以色列议会工作。

③ 耶胡达·古尔（1862—1952），希伯来语辞典编纂家。

④ 伊文·寿山（1906—1984），希伯来语言学家和词典编撰家，获得过以色列奖（1978）和比亚利克奖（1981）。他编写的最著名词典是《伊文寿山综合词海》，该辞典包括圣经中所遇到的希伯来语和阿拉米语的词根、词汇、专有名词词组和同义词。

⑤ 格劳乔·马尔克斯（1890—1977），美国喜剧演员，他的表演以机智、幽默著称。

意写过一篇文章，说他们这个党的成员，在“干净的七天”①一天也闲不住。菲克斯勒故意跟他打岔说，“就她这么大年纪?”兰昂和皮萨克·米林齐声大笑说：“什么? 说她? 我们的母仪至尊撒拉?”②这位政客记者不懂犹太通俗法哈拉卡，不知道其中对于妇女经期是怎么规定的，不知道如何计算什么时候算是干净了，满脸羞愧，溜出去想找扎卡伊问明白，这位动不动就来火的校对员说的那些意思含混的话，究竟是什么意思。

“你不懂元音的标注。”我们第一次见面，菲克斯勒反复对我这样说，并把我的诗稿递给我，上面已经用绿色自来水笔逐个把改正的元音标注出来了。

“你知道阿格农怎么说? 他说，‘诗歌需要元音标注。如果没有标注元音，就像婚礼上没有跳舞一样。’”他那带有金属声的大笑突然爆发，好像声带已经受不住了。

每到星期五，我就早早起床走出很远，到一个销售《约言日报》的报摊，用颤抖的手打开报纸，看看诗有没有刊登出来。

起初，我自我解释，之所以迟迟不发表，是因为排队等候的诗人太多了，可过了好长时间之后，我暗暗咒骂所有的诗人，不管是出版了第一本诗集的、还是庆祝周年活动的，甚至连那些洗手不干、撒手人寰已经去到“世外桃源”的也不放过。

大约每月有那么一次，我偷偷地潜入出版社，乘没有人注意，打开那个沉重的抽屉，我的诗已经排成铅字，用铁丝捆绑在一起。这篇排好铅字

---

① 所谓“干净的七天”，是指妇女从例假开始到结束的一周时间：第一天初潮，第二三天高潮，陆续减少，直到第七天才算干净，这期间如有性行为，极易招致种种妇女病。由于通常把性行为视为“秽事”，所以不能做秽事的七天，被称为“干净的七天”。

② 在犹太人看来，只有四个妇女可以称得起母仪至尊：撒拉、利百加、拉结、利亚。撒拉是以色列祖先亚伯拉罕的妻子，为亚伯拉罕生下以撒。

的诗的确就在那里，可是另外还有好多排好版的诗堆在周围，几乎要窒息我那首小诗，玛拿西统治下可怜的臣民。① 到了晚上，我就做噩梦，拴紧的绳子越来越不结实，其他排好版的诗跟我那首诗混在一起——最后就那么出版了，那是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

后来约索尔·贝尔斯坦告诉我，他最初的几首诗是怎么刊登出来的，那是在澳大利亚的一家三种文字的报纸上发表的。到了星期五，他像我一样，用颤抖的手打开报纸，结果高兴地发现，他那篇处女作刊登在上面，可是他开始阅读之后，又感到晕头转向。在他的诗行之间，夹杂着一些他根本就不认识的字句。他耐心地等待，过了周末，星期一一大清早，他就在街道拐角等待那位编辑。到了九点钟，编辑出现了，一位神形疲惫、满脸酸楚的犹太老人。贝尔斯坦拉了一下他的袖子，说明发生的情况。"我知道，庸格曼，②我知道。"编辑说着，请这位年轻的诗人到他的办公室。他说，年轻时他也写过诗，谁也不给他发表，只能悲哀地躺在书桌的抽屉里。说真的，那些诗的确不能发表，不成熟，与年龄不相符。后来他偶然遇到一位担任编辑的青年诗人，发表了他的作品，其中仍然含有几节忸怩羞涩的诗句，需要进一步的修改。

就在我做过噩梦之后的那些日子，我又到出版社去等阿瑞埃·勒讷。他是伊兹拉·卒斯曼文学副刊编辑部的助手，第一次把法国飞行员圣－埃克絮佩里的《小王子》翻译成希伯来语的，就是他，说不准什么时候会在编辑部露面，穿着一双圣经式的便鞋，一点动静也没有就溜进了办公室，背着的一个大皮包里塞了几瓶法国科涅克白兰地和几本薄薄的诗集，沉重得几乎把他坠倒。他像是一头被追捕的猎物，放眼四顾，嘴角上叼着一支熄灭的香烟，在出版社的排版间消磨几个小时。

起初，我问他我那首诗的命运，可无论我怎么关切，一切如故，毫无变

---

① 参见《圣经·旧约·列王纪下》第 21 章第 11—12 节。

② 意第绪语音译，意为"青年人"。

化，然后我请求他、祈求他。这个阶段，我痛苦地反复琢磨，是不是他和卒斯曼改变了初衷，是不是他们假装挺喜欢这首诗，其实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儿，是不是他们早把这事忘到脑后了，是不是他们心怀鬼胎捉弄我。九个月之后，我最终找到勒讷，要求把诗还给我。

"星期三一早，我给报纸排版时，你到出版社来一趟。"勒讷这么说，就是不给一个肯定的答复，这已经不知道有多少次了。

到了星期三，在出版社我发现他老老实实、规规矩矩地站在伊萨克·福尔曼旁边，这是《约言日报》的排字师傅，他用巨大、张开、几乎捧不过来的手，把一盘一盘的铅字，转移到排版框里。

"你看到了吧？我们是怎么干工作的。"勒讷说，"首先安排主要文章，然后填入小说或散文，"勒讷说着，福尔曼按他说的执行。"现在，正像你看到的，还剩下一个窗口……"我还是不明白，他们在那上面鼓捣什么。"在这个空白天窗里，就可以塞进诗歌了。"这位助理编辑指着一张棕色的卡板纸夹，上面布满各种颜色的墨渍和汗渍，里面夹了一大堆的诗稿。他说，"现在我测测这个窗口的长度和宽度，找一篇尺码合适的诗稿放进去。"

我呆若木鸡。

"什么时候剩下的窗口适合你的诗，就可以发表了。不会超过一周。"

在他眼里我一文不值，只不过是用来堵窟窿的填充剂。可我眼里填充的都是泪水。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一直傻乎乎地站在那里。突然，有电话把勒讷叫走了。伊萨克·福尔曼勾住我的肩膀，他那汗水淋漓的宽大黝黑臂膀做出的动作，包含着长辈所特有的什么东西。

"下一周，你就能上报了，我才不在乎这帮耍笔杆子的精神病人，管它什么收底不收底的。"福尔曼一页一页地翻看日历说，只能排进今年最后一期，"到1965年，你就会成为当红诗人了。"

"那样，勒讷会不会有意见？"我担心地问。

“呸,有意见？到了这一亩三分地上,就得我说了算,我就是编辑。”福尔曼还说,如若不信,我可以去问先知纳赞①,他指的是纳坦·阿尔特曼②。

还真让他说中了,不过是在第一周过后,在这充满羁绊的历程中,还有最后一道看不见的障碍横在我与终点目标之间。星期三下午,他们花了比通常更长的时间,完成周末版和新年版专页的排版,这是要在星期日出版的,新闻界的老手勒讷匆忙回到办公室,直到下周三再也不必到出版社来了,福尔曼把我从校对室领过来,我在那里秘密地工作,未经上峰批准,我就被推进了角斗场。

“小伙子,这段时间归你支配了。”排字工的领头人高喊了一声,说着,把原来准备排版的一页拿走,那一页诗是喜爱花里胡哨现代派诗歌的执行编辑看中的,只比我那首诗安排得稍微早那么一点儿,他让他的助手把它归到删除板块中,等待什么时候碰上好运,或许会被再次采用。

“扎勒曼,”他这是指扎勒曼·夏扎尔(以色列总统),“有一次跟我说,一个天使不能同时执行两项使命,”福尔曼轻轻一笑,派另一个助手去储存间,把我那首忸怩羞涩的诗拿来。这也是一个“打工青年”学生,留有两撇小胡子,老老实实、规规矩矩的。

奇迹的主宰,压一个抬一个,乐呵呵地擦擦手告诉我,这里就是他的王国,就凭他一句话,个个都得俯首帖耳,什么大事都能干,制造新闻、传播正义、实施救助,可是当我看到眼前的景象时,一切欢乐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了。那个排字工学徒直挺挺地站在一个个打开的抽屉面前,伸着两只空手绝望地通知我,我那套带有标注元音的铅字板块不见了,就仿佛地上裂开一个大口子,一口把它吞掉了。福尔曼也心急火燎地帮着找,仍然

---

① 参见《圣经·旧约·撒母耳记下》第7章第2—6节。

② 纳坦·阿尔特曼(1910—1970),以色列诗人、剧作家、记者和翻译家。

一无所获，他也没招儿了。交付印刷的文学版面的文件经过查找也没有，我敢肯定，准有一双邪恶的手伸进来，把这首诗拿走了。

“先别胡思乱想。”当他看到我经不起打击、两眼直勾勾地盯着空无一物的排字框架时，这位恩人鼓励我，说就在上一周，勒讷和卒斯曼丢了一份施·沙洛姆的手稿。他接过杯子，舔掉奶皮，喝了一口牛奶，喉咙咕咕作响。他对我说，只要没有其他意外，在三点以前能找到手稿，他保证重新制版，也能把这首诗插进去。“我福尔曼说到做到！”

我想凭记忆重写这首诗，可竭尽全力仍无济于事。而且留底的唯一一份抄件，留在耶路撒冷了，我们家也没有电话。可我顾不得那么多了，不管人家烦不烦，厚着脸皮采用了紧急预案，通过我们邻居以色列特夫人家的电话，招呼母亲。我心情慌乱，气喘吁吁，母亲听我讲述了这里发生的事，复述了如何才能从那一大堆文稿中找出那首诗的指令。十五分钟后，通过瑞彼阔夫·以色列特先生的药店，像听写一样，母亲逐字逐句把那些爱情的话语读给我听。我曾低声细语向一个姑娘倾诉，事实上，她态度坚决明确，拒绝了我的求爱。

1964 年，以禄月的第二十七天的星期五，这首诗发表了，我觉得好像整个世界都在屏住呼吸等待它。可是，事实上没有任何人为此提起过哪怕一个字。

“这首诗怎么样？”星期五下午，我请假回家，进门就问母亲。

“很遗憾，我还没读呢。”她表示歉意，只顾跟那些顾客生气，他们总是嫌“口辣”烤得不熟，逼得她简直要发疯。

“两天以前，你不是在电话里读过了吗？”我不解地问。

“你说星期三，那只是让你听写，我念你记，今天我要认真读一读。”她说，一早起她就买了五份报纸，准备送给那些阴阳怪气的教师们，按照她的说法，他们还看不出这首诗的真正水平。我早已料到，最终，她并没有贯彻自己的意图，报纸仍然放在衣柜里，在好多文稿下面，就在亚尔、陶

薇乐照片和美国签证护照的旁边。

整个安息日，母亲一直在读《黄金城》①，直到她大概快要烂熟于心了才罢手。星期六晚上，在我回特拉维夫之前，她说我诗里描写的那个女孩子不值得那么赞美。我说，即使她并不喜欢我，我仍然爱她。我还说，也许，因为她太超凡出众了，即使这首诗好到有资格刊登在伯尔·卡茨尼尔森和摩西·贝林森办的《约言日报》上，也绝对值得。“胡说八道，”母亲说，“事情总是这样，垃圾堆得越高，那上面开的花朵越漂亮。”

在出版社，无论什么时候遇到福尔曼，特别是当我下到车间签署工作卡的时候，他总是问，“哎，我说，他们付你稿费了吗？”

两个月以后，我收到一张版税支票。

“付给我了。”那天我告诉了福尔曼。

“多少？”我据实以报。

“不对吧，我替你算算。”福尔曼说着，用手摸着他那大脑门儿。他把诗的行数乘上每一行的单价，对我说：“去，到财务室，就说福尔曼说的，他们给少了。”

“怎么会呢？”我怀有疑问。

“各个诗节之间，应该有两个空格，他们没给你算进去。”

伊萨克·福尔曼是可以信赖的，对此我毫不怀疑。于是，我径直去到财务室，要求他们补发。

托摩尔·坡瑞茨同志哈哈大笑，冲我说，“滚一边去吧。”

我的眼泪再次夺眶而出。

第二天，我遇到福尔曼，问他为什么捉弄我、让我出丑、让人把我当成笑柄？难道就因为这首诗，我就变得那么可恨吗？

“我这样做，是想让你知道，一个诗人也会为他的沉默不语付出代价的。”

---

① 《黄金城》是《人猿泰山》小说系列之一。

当福尔曼的风波渐渐淡去，我对他的道德训诫坚信不移，我把这事告诉了母亲，母亲满脸痛苦的表情，嘴唇紧闭，沉默良久什么也不说。

“你不认为福尔曼是正确的吗？”

“这并不是让我担心的事情。”她说得很慢，仔细地挑选着字句进行详细解释。她说，写一首真正的诗，是如此的复杂和精巧，需要一个人付出他的全部能力，还取决于你在同一时间内，到底能做出多少事。所以她不理解，我居然还有什么闲心去理会其他的琐碎事务。“你应当专心于你的作品。有的时候，对于一个人来说，就这一件事，已经是过于沉重而艰苦了。”

大约六年以后，在我第一本诗集即将出版的日子里，她饱含痛苦与失望，对我重复了同样的说法。

我第一本书的校样，在阿莫维德出版社①的办公室靠窗的货架上，已经过两个夏季骄阳的烧烤，排队等待什么时候能轮到送去印刷。那时我已是这家出版社的初级校对员，每天早上，我去大楼上班，都会偷偷地去看看那叠诗稿，抚摸铅字在纸张上压出的层层叠叠的鼓包，掸去书页之间累积的灰尘，两眼略为湿润地望望出版社那些有发号施令资格的头领们，盼望着有朝一日他们能突然开恩，下令开印我的诗集。

在那些日子里，我个人的一切都与那薄薄的一叠书稿结合在一起，那些坚实的文字和词句所包裹的，实乃我内心痛苦、欢快与记忆的精华，化作一股热力，将捆绑它的蓝色橡皮筋膨胀、扯断。

尼散月的一天，当那些新生的小蜘蛛和充满青春活力的书虫充斥着一批批书稿排列停当的货架时，我那叠书稿突然不见了，只留下原本在书稿下面的轮廓清晰的空白处。

那天下午，生产部的头头告诉我这个好消息，实际上通常都是这样，

---

① 阿莫维德出版社是以色列著名的出版社，社名的意思是“劳动人民”。1942年，由伯尔·卡茨尼尔森创办，并担任第一任总编辑。

并让我考虑一下封面，以免再拖延时日。“这些事，你准早已考虑好了，”他既非发问也非陈述，轻声细语地跟我说，似乎有意平复一下我积累已久的痛苦等待，还说，即使你要求采用彩色封面，尽管费用比一般的昂贵，出版社也会批准。

几经踌躇后，我找到了一位青年艺术家，当时我比较喜欢她的画风，问她是否愿意为我的诗集画封面。

她话语中透出的愉悦，令我颇为得意，我们约定逾越节那一周在迪赞高夫大道①尽头一家小咖啡店面谈。我们的讨论令她十分高兴，结束时，她把那一摞书稿放进她的手包里说，一周内，她读完全部诗作之后，我们再讨论一次。

到了约定的日子，我给她去电话。如果我警觉性更高一点的话，我准能够觉察出她言谈话语中所隐含的保留与担心。“我们肯定是要面谈的，”她说，“当你回耶路撒冷期间，为什么不抽个时间到我家来一趟。顺便跟你说，我丈夫……”在此她说出了一位颇为著名的诗歌评论家的名字，“也想跟你谈谈那些诗。”我十分兴奋，立即定下会面日期。

那天晚上，我来到他们家，就在一个山坡的街道上，迂回蜿蜒下去就是十字架山谷。她的这位丈夫，矮胖敦实，生就一副令人生厌的面孔，而且胡子拉碴，把我引进昏暗的房间。一架小小的台灯，在我的诗稿上投射出一个椭圆的光圈，诗稿放在一个陶瓷大碗里，里面还有一些破烂的瓦伦西亚橙子。他的妻子因为有些紧急业务，到市中心去了，他的舌头在嘴里搜寻着牙龈，试图把粘在那上面的食物残渣聚拢到一起。大功告成之后，他咽下战利品，嗓子里发出了咕噜一声，随后连眼皮也没抬对我说，“我们读了你的诗，毫无疑问，你是模仿了亚伦·沙巴泰②。你这里面很多材

① 迪赞高夫大道是一条位于特拉维夫市中心的热闹大道，有银行、餐厅、咖啡店、购物中心等，颇为繁华。

② 亚伦·沙巴泰，以色列诗人，出生于1939年。

料取自他的集子《教师的房间》。"我浑身冒汗。我说，我还真读过他的诗集而且很喜欢，可是我的这些内容是从我自己的生活积累中提取的。"我不是说喜欢不喜欢，"他一边打嗝一边冷酷严厉地说，强烈的熏鱼气味掺和着呼吸的恶臭，充满通风不良的房间。"我说的是抄袭，是剽窃。"他说，句式像沙巴泰一样卓绝出色，同样的家庭状况，像什么外祖母和那么多姨妈，甚至其中一首诗的开头，"在五十年代，"都是直接来自《教师的房间》。他认为，由于我使用"铁皮桶"已经使这种做法达到了顶峰。那是一个典型的沙巴泰习语，我怎么竟敢使用。"你为什么不写'铜皮桶'，而非要使用铁皮桶?"这位艺术家的丈夫竟然这样提出疑问。我也够傻的，竟然试图向他解释我诗里提到的那个年代，也就是50年代，我们家只有铁皮桶，上辈传下来的铜皮桶已经丢失或卖掉，塑料桶还没有出世。我家也像其他任何家庭一样，都是用铁皮桶，都是使用达夫·约瑟夫发放的购物券买来的多功能铁皮桶。"废话。"批评家继续他的独白，一副卖弄学问的傲气和不屑一顾的蔑视，令人深恶痛绝。

就仿佛我浑身都被毒蛇的毒液浸透，我坐在他对面好长时间，听任他的侮辱，难以聚集力量站起身来。"如果你不从书里删除沙巴泰的影响，那我就不可能让我的妻子为你画封面。"当他把我引领到门口时，他以波兰的口音和语气下了结论。

我离开他的房间，拿着那份诗稿，满心是责备、压抑。我恨他们，我恨自己。后来，这位前程似锦的青年艺术家与这位上了年纪的诗歌评论家分手了，我这才意识到，我成了他们之间虚饰浮华、疑云重叠关系的牺牲品。这位性情急躁的艺术家数落她丈夫老是怀疑她给他戴绿帽子，而这个老家伙猜测，我就是跟她上床的一分子。她坚决否认有这样的事情，而他要求她拒绝为我的书画封面，让他以毁灭的方式处理这事，以证明她的行为规矩。那天，当我离开他们房间的时候，我无论如何也不可能知道背后还有这么多的事。

整个一晚上，在耶路撒冷露水覆盖的街道上，我漫无目的地到处乱

逛，就像一个梦游者，我痛悔我这一生，但求灵魂一死。我搭乘清晨第一班大巴士返回拉马特甘，几个过早起身的士兵在车上打瞌睡。母亲坐在我家的篱笆前等待着我。当我流着泪告诉她发生的事时，她聆听着一句话也没有说。当我结束了谈话，她给我倒了一杯咖啡说，诗人必须写诗，这就是一切——不要去担心书的封面，不要会见趣味刻板的批评家和试图提高自己身份的文学学者。每个人只应当完成他自己的任务。

“行了，我们已经谈得够多了。”母亲不再说更多安慰的话，走进浴室去看看有没有热水。她出来后又说，“你可以冲个淋浴。”在我童年时，她就把两个良好的习惯教给我：如何打好一个结，又能很方便地解开，如何爬到椅子上。“把椅背靠着墙，你下来的时候，就不至于碰撞和跌落。”她重复地对我解释，所有设计得使生活舒适的那些东西，最终当你失势时，就是最容易让你栽跟头的所在。

6

我第一本诗集的出版带给母亲的骄傲与快乐,很快就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痛苦的失望。她很难接受书出版后没完没了的啰嗦事,她特别讨厌那些不满腔热情尽心尽力提升本职业务、而净搞一些居心叵测的事来算计别人的人。她觉得绝对不要公然反对表示赞扬的人,可我觉得那些人太吝啬,连句祝贺的话都不愿意说。我把焦躁期待的心情传染给了我周围的人,所以每周都盼着星期五的报纸,它的文学副刊能决定我这周的休息日是欢乐愉快的盛宴、还是沉闷无奈的哭诉,以至于达到"剃光头发,缠上麻布"①的程度。在她看来,最令她厌恶的是我不得不摆弄的那些文件夹,里面有一大堆诗人和作家发送给我的评论和在所难免的感谢赞誉便签,对此,我总是以过分的热情回赠一些我写的菲薄小书。"像我们家所有那些男人一样,你也是眼睛盯着过去,而不能勇敢地瞄准未来。"当母亲不再自我约束时,她就数落我,甚至斥责我,变得越来越像被打垮的唐菖蒲。唐菖蒲是她已故的儿时女友,她的儿子不仅继承了像她一样高挑的身材,而且还继承了她那疯狂的劲头,成为耶路撒冷篮球界一颗耀眼的明星。那些年,母亲的女友从来也没有因为儿子得到过什么愉快,反而是无尽的烦恼,这孩子刚到青春期,就在公众场合到处抽烟,追逐女人,烫了满头鬈发,服饰怪异,夸张炫耀,到处招摇,两只淫亵的眼睛滴溜溜乱转四处打量——总之一句话,一个腹内空空、大大咧咧、不考虑影

响、不顾后果的孩子。唐菖蒲经常向我母亲诉苦,说自己腿上的静脉曲张,就是因为儿子惹了祸她被叫到校长或老师的办公室里,在那里一直站着,站得时间太久所造成的。直到有一天,这位出色的青年绅士在篮球场上大显身手:他加入了一个地方队,获得满场喝彩和赞誉,掌声雷动,甚至特拉维夫的报纸也开始找他采访。同时,他的母亲也总算松了一口气,不必老是守候在学校走廊里等着挨训了,开始轻松愉快地在哈尔拉普先生的小店铺里消磨时光。她仔细地翻阅所有的报纸,凡是提到她儿子名字的,无论说好说坏,一律都购买一份。那些日子,她家就像列米尔学校庭院里"英雄大楼"上的马卡比篮球队的更衣室。我们到那儿去过,没什么特别的,净是些全棉汗衫扔在椅子上、扔在饭桌上、扔在柜台上、挂在窗户把手上。有些篮球、有些锻炼肌肉的弹簧拉力器扔在角落里,运动鞋到处都是。母亲闻到一股味,皱着鼻子好像随便地问了一句,这个青年人是不是还没有转为从事其他有益的行业。可是,事实上唐菖蒲并不像她那种前篮球时代的观念,引发出她的歧视和经年累月的哀愁。人家母亲现在感觉良好。她在我们面前展开一些办公用文件夹,里面夹满了她亲手剪下的剪报,贴在蓝色和粉色的工程纸上,客人翻看时,她紧盯着人家的手,生怕遗漏了某一则剪报;她总想试试身手,看看能不能像运动员一样拍球和运球,可是每次都以失败而告终;她能够背诵电台里大肆吹捧她儿子的广播词。有一天,正当唐菖蒲贬斥那些诽谤她儿子的卑鄙记者时,她亲爱的儿子像一阵旋风似的冲进屋子。"别溜须拍马了。"他不让母亲再说了,一瓶牛奶下肚,在原地蹦跳了几次,放了一串屁,并说与其跟《体育新闻》这些信口开河胡说八道、浪费时间,还不如赶紧回体育馆参加训练,准备安息日参加德比大赛。

"如果没有赋予我们《妥拉经》,我们不仅要向小猫学习谦逊、向蚂蚁学习抢夺、像鸽子一样赤身裸体,"母亲就像传经布道一样,发掘生活的

---

① 参见《圣经·旧约·以赛亚书》第22章第12节。

智慧，“我们还要向又蹦又跳又放屁的冠军学习如何区分麦粒与谷糠。”母亲总是想通过这样意义含糊、说辞隐晦的讲述，把我归入正道，劝诫我放弃其他乱七八糟的琐碎事务，像什么追逐荣誉、争夺东墙席位之类的事，想方设法让我回到书桌旁。第一本书的出版带来欣喜若狂的迷惘，随着它最后一层面纱渐渐消散，冷酷的现实袒露无遗，赤裸裸的丑陋——难以理解的恶毒沉默，以一种不可想象的强烈程度，渗透到我心中，使我完全麻痹，彻底瘫痪。

母亲以其特有的警觉与敏感，立即发现了这个状况，她毫不犹豫地调整了态度和立场，几周后，在仿佛不经意间正好碰上机会她顺便这么一说，可是说得十分肯定：说一千道一万，沉默并不是灾难，只不过是内心的、看不见的言辞的另一个侧面。沉默与言辞，就像一件两面穿的外套，有时候穿正面，有时候穿反面，根据需要而定。我一想，不就像我举行成人礼时，从美国给我寄来的那件牛仔夹克，一面是光滑防水的，另一面是羊羔绒毛。在讨论中，她消除了令我忐忑不安的沉默后又说，对于某些作者来说，干涸沉寂时期就像繁荣兴盛时期一样重要，当然了，你不能畏缩，不能害怕，不能把它归结为严重破坏，而是要利用这段时间健全和完善功能。

“说得更正确一点，这是一个孵化孕育期，”她的声调里突然注入一股意外的柔和与温情，她说着把绒毛小雏鸡围拢到自己的大腿上，那是她的小孙女茹妮头一天放在沙发上的。她说，每一种动物必然都有一个最短暂的孵化期，都有自己温暖的隐私，都有一个躲避他人窥视的巢穴和窝，随后才能走向世界。

“我想象不到，在你的眼中写作竟然是一种病症。”我无意掩盖自己的愤怒，希望借此机会让她永远不再干涉我。

“可是在我的想象中，能看到一群群可爱的小雏鸡挤满雅各叔叔的孵化器，”母亲笑了，把一只玩具小鸡拿起来，用那浑身的绒毛在脸颊上蹭来蹭去，说如果因为联想到病症而难以接受这样的对比和比喻，她还有

更多的正面故事尝试让我信服。就在我结婚之前，她想买一件毛衣能跟参加婚礼的服饰得体搭配，她听编织品商店老板约斯科维奇和他的一位顾客在讲述关于拉比的故事“瑟法替·埃米特”，这个故事之所以铭刻在她的记忆中，主要是因为其中所蕴含的道德教益。她说，有一个商人，他是姑珥若伯的亲戚，这位哈西德教派的精神领袖察迪克①准备去温泉疗养时，一个陪他到达边界的哈西德派信徒、一位大胆的经学院的学生，当火车就要启动出站时，他靠在车窗边，请求这位若伯对他说几句“列扎特－杰尔特”②，就是选择一些经典警句作临别赠言的意思。这位若伯指着喷吐蒸汽的火车头，大致是这么说的：“年轻人，你知道吗，火车头能拉动那么多车厢，力量从哪里来的？因为它把所有的蒸汽都积压在自己的内部……”

母亲的意思显然是称赞自我克制与耐心等待，回归到传统的米利暗的典范，就是摩西的姐姐在尼罗河边，远远地站在一旁观察着婴儿摩西的境况。她在尽最大的努力不触动由于沉默无言致使我仍然在流血的伤痛。可是，当我的一个熟人新小说大获成功，不仅令读者兴奋，也获得评论家的欣赏，赞扬小说结构成熟，情节引人入胜、出乎意料，语言生动，火花四溅，这一切刺激得我像一具尸体被蛆虫们钻来钻去再也掩饰不住时，母亲发觉后，毫不犹豫地对这本书本身和读者接受状况做出她自己的判断，在此过程中，还对我长期的沉默给予暗示和开导。“相信我，这是一本无关紧要的书，很快就会被人们遗忘。”她让我相信她的文学鉴赏力还不至于令人失望到那种程度，她还说，这本书能让我保持清醒，那只是一本沾沾自喜的作品，一种满足自我的表现，除此而外什么价值也没有。一本真正的好书，并不像那些不懂行的观察者所认为的那样，是贵族修养的结果。相反，是某种野性、狂放不羁，由于内心冲动而写出的东西。“这

① 察迪克泛指义人；特指哈西德教派精神领袖。

② 意第绪语音译，意为“临别赠言”。

种冲动所产生的作品，绝对不会是内心平静，凭着成熟的技法可以达到的。”她说着，推开了那本书。当初，我的朋友把那本书给我，是满怀热情希望我能为一份文学副刊，写一篇充满赞赏的评论。“如果你客观地想一想，”她盯着我唯一的书桌，盯着那上面尘封的稿纸，“你不得不承认，你是颇费了一番心思的。你从自己的小天地里冲出来，要求这个世界停住脚步，听你讲述你想说的话。”她站起身来，在房间里踱来踱去，说在她看来，与写一本书最接近的，就是那种拖延诵读的习惯。在犹太会堂里，任何一个人都有资格拖延诵读，正像任何一个人，即使他并没有什么才能，也有资格坐下来写一本书一样。可是，在犹太会堂里，《妥拉经》卷已经展开在诵经台上，几乎没有任何一个做礼拜的人敢于站起来，敲击着诵经台要求停止诵读，说是他必须抗议，因为他要提出一个平等法案。这在寂寞无声之中，是不可能通过的。

“你肯定记得埃里泽·爱黎讷先生，”她两眼闪着光，没等我回答，就接着说，“这位虔诚的学者，过去经常到我家店铺来，大约十年前，他四处活动请求不要把索伯尔博士驱逐出以色列。索伯尔是一位犹太心理学家，被控在美国进行间谍活动，为苏联提供情报，被判终身监禁。后来他越狱逃跑来到以色列，请求政治避难，可是以色列当局很快就同意了美国的要求，决定把他引渡。爱黎讷毫不畏缩，绝不能向本－古里安的残暴屈服，在安息日跑进上级阶层的黑卡尔·施勒蒙犹太会堂，找到在那里做礼拜的内务部长夏皮罗，在诵读《妥拉经》时，引起了一阵骚动。他所提出的要求，植根于深远的道德传统、定罪原则，不能够把逃跑的人转交到追逐者的手中。”母亲在审视我是否正确理解了不让继续诵读经卷的比喻，并说，当一个人真正感到有重要的话要说时，他必然会坐在书桌前，一分钟也不耽搁地把他心中的话写出来。

大约三年以后，母亲意外地违背了她自己坚定的决心，即当我陷入沉默无言时，不进行任何的公开干预。赎罪日战争后，在冬天最冷的非常阴郁的日子里，我从军队回家的第二次假期即将结束，我必须穿越苏伊士运

河，才能返回部队。

整个安息日，我试图安抚这个家庭，让她们高兴。我讲述我所接受的任务，在营地的战壕里，引诱从捷尼发方面埃及发来的导弹——讲述打靶训练，由军士长带着两个助手，向模拟靶标上投掷鸡蛋和西红柿，靶标设在古埃及杰别尔阿塔卡流经的河道遗留的干涸河底；讲述关于犹太旅的一个红脸庞伞兵，总是渴望参加战斗，吃起饭来，饕餮大啖三角奶酪和鳀鱼酱；讲述直升机每天早晨以时速101千米从我们那里飞过，抵达谈判地点；讲述一个指挥官的仆役，秃头顶低智能的家伙，无论指挥官走到哪里，他都跟在后面，背着一把从埃及人那里抢来的安乐椅，主人困倦疲乏的臀部就有了歇息之地。母亲听着我讲的故事，紧闭嘴唇，一副威吓的神情，表示出完全不相信的样子。下午晚些时候，当我妻子领着孩子到附近的游戏场时，母亲利用我们两人单独在一起的机会对我说，大约两个月以前的上一次假期，我表现出忧郁与冷漠；这次我极力设法表现得欢欣鼓舞，这样，反而更令她担心。“你嘴里说得天花乱坠，可是你的眼睛里讲述的完全是别样的故事。”她极力抑制住自己的感触，“说实话。你知道，我会像坟墓一样，默不做声。”

在渐渐暗下来的时光中，我把一些发誓不对任何人讲的事告诉了她，当黑暗完全把我们包围时，就像那些遥远过去的安息日，在匈牙利老屋，外祖母坐在角落里用意第绪语轻柔地唱着“高-芳-阿-伯-拉-罕-芳-以-撒-安-芳-雅-各-还-达-扬-否-客-以-色-列”①时的气氛一样，我们两个人在一起耳语，我禁不住向她道出了实情，那天，在泽塔图离列克西康交汇点不远，一架单独的埃及轰炸机攻击我们的护送部队，一辆油罐车在我们面前爆炸了，弹片四处飞散，我们死命地奔跑着，面色苍白，浑身是汗，到处寻找司机。在一个沙丘上，在一堆爆炸残留

---

① 意第绪语音译，意为“神与亚伯拉罕同在，神与以撒和雅各同在，还有你们的以色列子民”。

物和低矮的沙漠灌木丛中，我看到一只胳臂——被炸掉的一只胳臂，晒得黝黑，布满汗毛，还戴着一只大型的钢制手表，一只非常男性化的腕表，已经停摆了。

第二天一早天蒙蒙亮，母亲就来到我家，要送我上大巴。昨夜突然来了一场雨，我们在昏暗的雨中前行，她争着要替我拿大背包，并坚持非要背到公交站。她说我这一天还有的是机会自己背。我们站在遮雨篷下，默默无言地看着令人惆怅的霏霏细雨，最终她说话了，"要是一直这样下着小雨，把你送过苏伊士运河，那该多好啊，" 她好像已经克服了内心的障碍，"那只胳臂，你看见的那只胳臂，你要为它写点什么。"车还没来，她就吻别我匆匆离去，灰暗的晨光拼命地挣扎着，为她的步履照明。

毫不奇怪，我想让母亲感到惊讶的打算失败了，一年以后，我拿着一叠手稿来到她面前，这是我刚刚完成的作品，自从我在西奈半岛的长期服役解脱之后，一直坚持不懈地暗自努力写作这样一份东西。她的房间，俯瞰房后小公园里的雪松和白檀树的树冠，远处地平线上，犹大山脉转变成蓝色，当我进入房间的那一刻起，这里立即充满了对我想象力造就的种种事迹的反思，充满了一些熟悉的形象，眼下已经浓缩为一直渴望的对话、姿态、场景。随意地加以伸缩，任意地加以调动，有意从他们正常的节律里和真实的周期里加以删除，想象中痛苦酸楚的传记，混杂着童年时期的欢乐与成年人的噩梦，所有这一切，都投射到母亲表情专注的脸上，仿佛那就是一幅绷紧的银幕。

"当你陷入麻痹瘫痪、绝望时，我丝毫不怀疑当这个时期结束之后，你会写出成熟的散文，就像你童年时学习阅读一样。"当我朗读完这一叠手稿，她劈头就这样说，这使我想起了在老师和父亲教我阅读失败后，我是多么失望，竟然想到自己会成为一个文盲。

我重新朗读的这篇文章，就是日后成为《羽毛》开篇的一章，这时母亲提出了一系列的修改意见，包括将原来平淡无奇的名字、引用马提亚

胡·舍列姆①的诗句,更改为《仙鹤、仙鹤,旋舞、旋舞》,它就像一位生气的母亲,牵着儿子的手不停地嘟囔,从巴赫拉-舍切特出发,走在回家的路上。"鸟类回转翱翔,一声不响,在高高的天空,"母亲说,"唤起蕴藏在故事深层的韵律。"她建议我把这篇稿子投到一家文学副刊,也许那里的编辑会喜欢它,这样就有可能在逾越节的那一期刊出。

我不否认,自从这篇散文在我心中开始成形,我心里一直害怕母亲会对我生气,至少,她会不高兴,因为故事里的讲述者,叙述他父母的很多事,简直太像她和父亲身上曾经发生过的,而且,我越写越觉得害怕,写到最后愈加紧张,当我坐在她面前阅读这些文字时,这种恐惧达到了顶峰。可是她脸上表情复杂,一丝一缕收缩到她眼角的是难以压抑的喜悦,偶尔自然流露出禁不住的笑声。在我与她分手之前,我的担心彻底消失了,我敢于把这些东西向她和盘托出。母亲斜靠在阳台突出的栏杆旁,察看着白檀木的树冠,它们似乎警觉到秋叶的飘零,能把整个公园渲染成闪闪发光的珊瑚红色。她伸直腰板,向我转过身来,以不可回驳的言词说道:"你和我都知道,文中之父不是你父亲,母亲也不是我。至于你的姨妈阿亚拉为此到底会说些什么,还有我们那些耶路撒冷真正的邻居,实际上,这些对我都无所谓。可是,我担心你,因为这些问题都与你息息相关。"她一页一页地翻动着稿子,要我把这些留给她,当晚慢慢读。("必须自己亲眼看着阅读,不能听广播员或其他什么人朗读,"有一次,她拒绝我的邀请,不愿意和我一起阅读,"这是私人交往,无需中介。")并含着失望与痛苦评论说,对我而言,这样的时刻已经到来,最终,对于来自周围的要求和威逼必须具有抵抗力,或者说免疫力。她说,我破坏性的倾向,过多地考虑周围的世界,会使我透露出故事内涵的真实状况。"你会感到一种责任,要把故事中父亲和母亲的角色加以修饰和改善,把他们性格中异乎常人、稀奇古怪的东西抽掉,让我和你父亲身上不沾染任何污点,幸亏

① 马提亚胡·舍列姆(1904—1975),以色列诗人、作曲家。

你没有这样做，最终，你的故事就像你在米兹腊希学校里他们教给你的那些文学作品一样。”

“这么说，你是建议我把一切改成第三人称，叙述别人的事？”我绝望地问道。

“你犯神经了？那样的故事你连碰都不会碰，”她笑了，“我建议，在以后的章节里，你把我们放进去，我和你父亲作为次要的陪衬，不要当特别重要的角色。阿亚拉和邻居们会很高兴地发现我们在故事里，荣耀与美丽，主要的是乐观，充满了对周围人的热爱，这样你就可以随心所欲地塑造主人公的父亲和母亲。”

她的解决方案如此简单，又如此成熟，令我惊讶。

母亲抓住我眼睛里闪现出的愉悦，说在阿克瓦开了一家修鞋店的泰陵陀尔过去常说，上帝的创作，千真万确，必然出自伟大的单纯与天真，可是要想达到那种程度的单纯与天真，你必须狡诈诡谲得像狐狸。

我可以好几天连续不断地讲述很多的事件，它们原本发生在不同时间和地点，相互混杂。现在一起涌出来，需要条分缕析，其中之精华，似乎具有令人愉悦的魅力，无时不在，想将其遗忘，即使片刻也不可能，那是生活的积累。我想重建它往日的新鲜感，重建昔日原始的光彩，但已不可能。事实上，它们已经被毁掉，已经沉入无边无际、无处搜寻的深渊，已经枯萎凋谢，永远不可能复原。反倒是对我低声细语做出反应的那些残留的记忆片断，愈加拼命挣扎与反抗，即使偏颇不全，也不愿就此消失，聚拢来凝结为某些形象，那主宰一切的死亡，愈加清楚地触摸得到，愈加确切无疑，从一开始，它的阴影就投射到叙事者的身上，它的统治无处不在，笼罩一切，大胆鲁莽而又无所顾忌。

《仙鹤、仙鹤，旋舞、旋舞》在《晚报》逾越节版发表之后数天，我已经写到下一章，母亲患了严重的头痛症，左眼视力模糊。她自己各处求医，这些人很快地就将其诊断为严重的周期性偏头痛，或者说，就是众所周知的情感忧伤综合征，草草了事，把她打发走。那天早晨，她在贝林森医院

急诊室，声称，如果查不出病因她就不走了。我们下午吃饭的时候才得知这些情况。当天母亲从医院回来，出现在家门口，凌乱的头发、心神不定的面孔、被死亡恐惧震慑的眼神，这种情景直到我剩下最后一口气，仍然会不停地拷问我的灵魂。她一下子瘫倒在沙发上，几分钟时间里，令人恐怖地一直不停地号啕大哭。一位聪明的年轻神经外科医生阿若维特博士是第一个给她做出了正确的诊断，她一边抽泣一边诉说，在她大脑皮层上发现了一个肿瘤，迅速长大，已侵入眼窝，压迫视神经，本周必须立即动手术。

大约半个小时之后，大家勉强返回餐桌，简直令人惊讶，母亲竟能如此快速地控制住自己的感情。她洗洗脸、梳梳头，与我们一起吃这顿"暂时休会"的午餐。"从一大清早到现在，我什么也没有吃，快饿死了。"她像通常一样说出这话。她跟我们说，当她坐在贝林森医院来的两辆公交车里时，决定就在今天下午要与孙子和孙女一起去买礼物——给茹妮买一只手表，给蔑弥买一辆小三轮车——给他们留下良好的记忆。因为一旦进了手术室，再推出来，人脸会变得如何的破损和扭曲，谁也无法预料。

她不吃苹果酱，愿意喝茶。"当我来到这个世界之前，天使把我带到上帝那里，向他讨要我的寿限，"她极力想不失幽默地应付面临的状况。"可最后怎么样呢，他也不比卖青菜的强多少：他在我的行囊里放进七十个苹果，一年一个，可是我是一个傻子，就像小婴儿一样贪吃，我请求再多给一些，他弯腰看看柜台下面装劣质水果的柳条筐，另外给我放了三个腐烂和虫蛀的苹果。现在看来，这三个烂苹果也该充数了。"

在她最后的两年半时间里，接连不断的就是住院、手术、放射治疗、化疗，尽管如此，她仍然竭尽全力充分享用完满的时光。"我不是病人，"当肿瘤学有关系科的人员来监测探问她的病症时，她盯着这些人这样回答，"只不过是一个脑膜瘤。"正像她毫不屈服一样，她也一直要求我继续写作长篇小说——尽管我一直在担心她的健康，需要料理很多与此有关的事务——我再也不会脱离写作了。

当然，我能够有时间写作，也仅仅是在她病情发作之间略有缓和的间隙，那段时间我居然愚蠢地以为，日益逼近的残酷死亡被暂时赶走了。“你和我经历的一切，最终会被写进书里，”当我发现她弯着腰在浴室的脸盆里捞出一缕一缕的头发，这都是放射治疗的后果时，她尴尬地略含歉意向我微微一笑。“正像狄兰·托马斯①把海鸥的尖叫声写进诗歌里一样。”我佩服她居然对这位威尔士诗人了解得这么细致，她从来也没有读过他的诗，对此她是这样解释的，在我到军队服役的最初几个月，长长的冬夜，孤独与寂寞太让她难以忍受了，她凭借阅读诗歌来排遣这难耐的时光。她读到过狄兰·托马斯经常谈论的某个地方，那所与世隔绝的小房子，就坐落在海湾边缘一座陡峭的山崖上。他在写诗，海鸥经常在周围盘旋，发出凄厉、嘶哑和难听的鸣叫，这些都被嵌入诗歌的意境之中，就像偶然的过路人被拍摄到别人的照片里一样。她死后，在她遗留下的书籍中，我发现了诗集《惧风中》，其中夹了一个明信片，是我从基础训练营寄给她的，谈我访问耶胡达·阿米亥②的体会，听他讲述他所敬爱的大批诗人。

很不幸，这些缓解的间隔，一次比一次缩短，我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到她住处，给她朗读几页我正在写作的书稿。其实，我们都意识到，在这样一场竞赛中，死亡最终要超过我们，每天用这样的方式，以一种自我陶醉、自我怜悯、自我胜利的情绪，给她提供一些安慰——对我，其实也是一种安慰——何乐而不为呢。

当我读到最后一次的时候，母亲仍然像通常一样，挺直腰板坐在床

① 狄兰·托马斯(1914.10—1953.11)，出生于威尔士斯旺西的作家。他不仅是一位诗人，而且也写作短篇小说和广播剧及电影脚本。出版的诗集有《诗十八首》、《诗二十五首》、《爱情地图》、《死亡与出路》等。

② 耶胡达·阿米亥（1924—2000），著名诗人，在国际上也享有盛誉，被称为以色列最伟大的现代诗人。他也是第一个使用通俗希伯来语写作的作家。上文提到的《惧风中》就是他的作品。

边，面对窗户，全神贯注地盯着东风吹送的云层。那年夏末，就在半山腰深处，她发现了一个休息的处所，她聆听着故事，叙述者和他的父亲半夜赶路，去锡安山祝福太阳升起的现场。星期三黎明之前的整个晚上，即1953年尼散月的第二十三天，按照古代星象学家的计算，太阳完成了二十八年的周期大循环，在太空中回归到原位，这个点，正是造物主完成第四天创造的准确位置——父亲一直眼睁睁地守着，用黑咖啡和香烟驱赶睡意，等待着预定的时刻。午夜两点，他点亮灯，深情地抚摸着孩子的脸告诉他，如果不想错过日出的时刻，就该出发了。

街灯发出的绿光，经过树冠过滤，洒下针状的阴影，在石墙上不留痕迹，却伴随着晚风的韵律和节奏不断变换，同时也洒到母亲身旁的桌子上，照在没有面孔的白色聚乙烯泡沫的人体模特儿的头上。父亲顶着一副灰色的假发，站立在一堆散乱的药瓶、暖水瓶和孙子孙女的照片中间。他握着孩子的手，要求他把这个晚上和这趟路程铭记在心，因为在他自己的心中，毫不怀疑，经常会浮现这样的想法："我再也不可能陪伴你到这里来了。"

母亲抓住暖水瓶靠在胸前，目光仍然盯着变幻不定的天空，当孩子和他的父亲走出居民点，一阵冷风直扑他们的面孔。当他们走向观看初升太阳的地点，父亲把自己的夹克披在孩子的肩上，一直垂到他的脚踝，父亲笑着对孩子说，不要沮丧，再过二十八年，就要轮到你把夹克披到你儿子的身上。

"他情绪良好，举止灵活多样、变幻无常。在卵石路上，他蹦蹦跳跳，嘴里不停地讲着各种各样的故事与笑话。我和父亲从来也没有这样亲密无间过。"我照着稿子继续往下朗读，可是，母亲示意我停止。她闭上一只眼睛，平静地说，她经受着内心的折磨，突然间，往事浮现在眼前。当时我们两人变得那么冷酷无情，那时，父亲花费了几天的时间，一直在准备此行，可是母亲动用一切可能的论据来说服父亲：起床太早、凌晨、过夜、太冷、临近边境太危险等等，不让他带我步行去锡安山。

“至少,你到这个时刻可以为之悔罪,”她说着,下巴颤抖,直立的发梢从发根起都变成了灰色。“太糟糕了,我从来也没有想到你会写这一段。写作的人有机会能够再生活一遍,可是我再也没有机会了。晚了,太晚了。”她再次直起腰,睁开眼睛,从睡袍里抬起头,像一只秃鹫。

到阿达月末,已是她最后一个缓解期走到终点。黑暗中,她倚靠着枕头支撑着坐在那里,默默地进食。好几次,她试图下床去浴室自己洗内衣,可是不止一次摔倒,她于是就放弃了。这一天的大部分时间她都昏昏欲睡,在能慢慢睁开眼睛时,就用意第绪语跟我谈话(随着病情的加重,她儿时语言的地盘越来越大,希伯来语的地盘越来越小)。当她开始呼唤我“父亲”的时刻,我清楚地意识到,她正在从现实世界滑进一个未知的领地,沉浸于她儿时的境界之中。

二十世纪80年代早期,在伦敦泰特美术馆,第42展览厅,我发现了一些令我震惊的东西,类似于那些日子里,我不敢从自己心头抹掉的东西。在展览厅的一角,专门展出超现实主义的作品,都是马克斯·恩斯特①、胡安·米罗②等人的作品,还有萨尔瓦多·达利③画的电话,巨大的红色大鳌虾趴在听筒上,在门旁挂着一幅雷尼·马格利特④画的小油画。显然这幅画并没有得到高度的重视,因为博物馆的管理部门并没有

---

① 马克斯·恩斯特(1891—1976),出生于德国的画家和雕塑家。达达主义和超现实主义的灵魂人物。他以极端多变的风格和技巧著名。他还用19世纪的版画创造了复杂的拼贴画。

② 胡安·米罗(1893—1983),西班牙画家。他以同时描绘轻松虚幻的世界和孤独不安的世界的超现实主义作品成名。奇异的形状,半抽象形式和明亮的原色是他作品的特点,如《哈里昆嘉年华》、《荷兰室内系列》与《吠月之犬》。

③ 萨尔瓦多·达利(1904—1989),西班牙画家、插画家、设计师和作家。超现实主义运动的领袖。他以潜意识梦幻绘画及其夸张古怪的行为而成名。

④ 雷尼·马格利特(1898—1967),比利时超现实主义画家,他的作品以丰富的想象力、怪异的创意和精确的技巧而闻名。在作品《凝固的时间》、《戈尔康达》及其他一些作品中,他把现实主义的惯用元素以非常规,且常常是令人惊异的手法进行安排。

将它制成小幅画片、明信片或幻灯片,也没有收人这位广为人知的比利时艺术家的豪华画册之中。可是这幅《数学心智》深深刺痛了我。所有慈爱圣母都是怀抱着极其稚嫩可爱的圣婴,或者把圣婴放在膝盖上,基督教艺术中这样的圣母圣婴油画已经流行了长达二十代,这却是一幅充满叛逆、颠倒的描绘,大人一副臃肿冷漠的婴儿面孔,怀中抱着裹尿布的婴儿却是完全一副成熟妇女的面孔。那个大人就是我,我一直受到一个病痛缠身的衰老母亲的呵护。现代医学令人厌恶的苦果,扩展到个人生活之中,可是并不使他享有起码的生活质量,抛给儿子们手中的是步履艰难患病的家长,他们需要别人的帮助,需要儿子们背负起这样的责任。可是儿子们自己还只是儿童,他们尚未品尝过人生的滋味。

在她归为尘土之前四个月的逾越节前,那天晚上我检查房间,看房间里是否还有发酵食品,①就在此时母亲丧失了意识。那天下午,我给她换上了干净的床单,把一件熨烫过的衣服放在桌子上,我指给她看,这是一件绣花的睡袍,是我妻子送给她的节日礼物,还对她说,可以穿着出席逾越节晚宴。随后,她闭上眼睛,似乎又陷入睡眠中。我悄悄地离开了房间。大约两个小时后,我回来时床铺是空的。我发现她在厨房里,浑身无力地斜靠在水盆旁边,手里拿着一盒火柴。“别嫌我烦人,别嫌我惹祸,我不是放火。”当我搀扶着她回到床边安排她躺下时,她一直喃喃地说。她双手满是烟灰,紧咬着牙关。我喂给她一些热饮,不停地问她:“为什么,妈妈,为什么?”可是她什么也不说。在房间里,枕套和填得满满的塑料袋,堆在缝纫机的周围,缝纫机的抽屉空空的。当我离开的时候,她把一切东西都塞进这些袋子里:轴线、针头、十字绣彩线、缝纫图样、《勃达》时尚女装小册子、线团、编织针、照片、有关我的诗歌和作品的剪报,等等。所有的东西都打点起来,仿佛要出门去旅行。几十支切成两半的蜡烛排列在厨房的案板上,精心包扎的旧报纸像是准备扔进垃圾堆,在水盆里放

① 逾越节期间,包括面包在内的发酵食品都将被禁食。

着假发、紧身胸衣、茶壶、梳子、一只鞋底、盛药的托盘和新的浴袍。很多火柴散落在各处,其中大部分都是只有火柴头烧掉了,火柴梗根本没烧,报纸边缘都烧焦了,整个厨房空气中弥漫着飘浮的烟灰。我想收拾一下,母亲凭借最后的一点力气,把手从被单中抬起来,示意我不要管。

母亲过世后,追述起她那些最后的痛苦和她的死,我冲动地将其赋予书中的母亲角色中。现在,我想把那些内容放到这里属于她的那部分之中,两年来,自从我摸索着开始找回茹哈玛·韦伯向我宣布的内容——总有一天,我会让它重现——母亲闪光的面孔一直伴随着我,现在却突然一片黑暗。有个声音在我耳边回响:"我们对'不可偷盗'①的理解与一般的不同,"当她注意到我把一些已经在其他文学作品中出现过的段落又放到别的文本中时,她对我宣讲这样的道德训条,"我们应当把'不可偷盗'理解为'甚至自己的东西也不能偷盗'。"

① 参见《圣经·旧约·出埃及记》第20章第10—22节。

7

母亲得病前不久一个安息日的早晨，我们两人单独在家。母亲正在读一本书，我看着两块窗帘被风吹动，时而撩开，时而遮蔽，逗弄得窗外盛开的古老紫荆花时而闪现，时而隐藏。一只傻乎乎的小麻雀在飞行中躲过摆动的布帘滑翔而下，突然发现自己落到了屋子里面。正巧我推开两扇窗，它正奋力飞起，几次都撞在窗框上，最后无望地跌落到沙发上。

母亲坐在扶手椅上，注视着这场小小的骚乱。她感慨地说，出于种种缘故，令她想起了我学习《塔木德经》的过程。当时，她迫不得已，只能默不做声地陪伴着我。为了强化我的宗教教育，父亲花钱请来了经学院的学生，煞费苦心教我有关一个钱包所有权的问题。这个钱包，从一扇门中被扔进这间房子，穿过房间又从另一道门飞出去。由于它飞过这个房间，这个钱包是应当成为房主的资产还是不应当？他试图教给我的答案是这样，取决于在空气中永不停止的某些东西，是不是像那些停止不动的东西一样，是，还是不是。“这句伟大的断言，不停流动的空气，使我震颤不已，”母亲说，“以至于整个《塔木德经》，无论如何，再也无法引起我的兴趣。”这位经学院的学生，对于无论如何也不能把他的解释灌注到我呆滞沉重的脑壳里感到绝望，于是决定具体演示一下这个钱包问题，演示一下钱包通过类似芦苇管那样孤立的管道，就像玻璃纸穿过房间一样。他把自己的钱包扔到空中，钱包里装的东西撒得满屋子都是，结果逗得我们大

笑不止,《塔木德经》的课程就这样提前结束。

“我们也都通过了,我们每一个人都会进入另外一种生活,就像那些飞行的钱包一样。”母亲说罢,陷入了沉默。

过了一会儿,一只小麻雀穿过轻轻拍打的窗帘边缘,进到屋子里,又穿过房屋,从另一侧的窗户飞出去。

“真有意思,它是不是以前来过的那只鸟?”我心里在想。

母亲仍然沉默,随后,她像是不经意似的说了一句:“你怎么能辨认出所有的人?”

译中杂拾

——把《圣经》还给希伯来

原文一个注释也没有，可是中文译本中，不得不加上太多的注释。

所附译注分四类情况：一类只是为了给出词汇的原文。（生怕自己有误译、"硬译"或"生造"之弊，供专家指点批评。这似乎已经成为翻译版本的一条基本规则，我当然不能不遵守。）比如作者自撰的人名或其他专用名，比较简短；第二类，是凭着自己粗浅的知识或在词典查找到的解释，比较简明；第三类，多半是网上查找到的知识概括，有的来自中文，有的来自外文，有的来自机器翻译的中文，混合在一起后，再抽取出比较前后一致的若干要点，比较啰嗦。第四类，是说明正文中出现的引用语句来源于《圣经》。当然，后三类也渴望得到专家批评指正。《圣经》在西方的地位之重大、影响之深远，中国任何一部经典对中国的影响都不能与《圣经》在西方的地位相比。《道德经》、《论语》、《金刚经》都不行。我们的人都太聪明，使得"山头林立"，即使"独尊儒术"，也消灭不了其他各宗各派；西方人看似强调个性自由，其实，即使那些"无神论者"，也有一个冥冥中的"上帝"对他施以恩惠，人人寻求反馈施恩者。

另外，有必要附言：注释中出现新的生僻专用名词，就不再作"二阶"注释了。也就是说，只"注"不"疏"了，否则无尽无休。

我期待的读者有四类：第一类，直接读小说，根本不看注释，而且能与

原作者交流与沟通。此类是为上乘,多半是专门研究犹太历史、宗教和文化的专家教授学者们。第二类,直接读小说,不看注释大体能理解,但模模糊糊,于是借助注释,似有所悟、原来如此。此类是为中乘,多半是生性好奇、阅读广泛、知识庞杂的各种“知道分子”。第三类,直接读小说,不看注释觉得乱七八糟,于是翻看注释,也觉得是胡诌八扯,便奋力一摔,“这倒霉的破书,是谁翻译的?”此类是为下乘。多半是通过非正常渠道取得“博士”或“硕士”等学衔,而又挂着各种“长、座、委、办”头衔的东郭先生。以上前三类均属于少数派。概为小乘。第四类是“沉默的大多数”,边看小说,边了解知识性内容的注释,既读了小说,又增长了知识、增添了乐趣。此类是为大乘。进入大乘者,只要有“真正”的高中程度就够用了。

我郑重地说一声:“谢谢你!大乘和小乘的读者。”

如果抽掉注释,仅仅把这本书当作一本普通的小说来读,只能了解叙述者个人的“家史”,如果把注释混合到一起,就可以看成一个民族的简史。我自己正是在翻译过程中,慢慢认识了犹太民族(当然仍然远远不够,能逼着自己学习,这也是翻译对我的吸引力之一),这个从迦南走向世界、又从世界走回迦南的民族。在翻译本书之前,我以为犹太教与基督教之间比犹太教与伊斯兰教之间更为接近。在翻译过程中,我渐渐发现,从古代起源处看来,犹太教徒和穆斯林本是同根生,至今这两个宗教和民族保留着很多相同的风俗习惯(与基督教没有类似之处),比如:一些禁食的节日、一些禁食的食品;可以食用的食品,伊斯兰教称作“清真食品”,犹太教称作“可食”;男子成年的割礼;从右到左的书写方式;甚至解码垂崖这样复杂而神秘的系统,在希伯来和阿拉伯文字中,同样都有……然而相煎却太急。《圣经》中就记载有兄弟相残、同族相争的故事,其实在中国历史上,最高权力皇权在传递中杀戮几乎是不可避免的手段。“春秋无义战”只是文人的无奈,贯穿在两千年中,王位的争夺难道会有“义战”吗?“胜王败寇”才是血淋淋的历史逻辑。

祝愿

亚伯拉罕、雅各和摩西的后裔

以及安拉的信徒

还有全世界善良的普通人,

都能过上和平安宁的好日子。

但是我太渺小了,明明知道这种祝愿之词太虚礼了,起不到任何作用,但作为一个译者,不能不说。我虽是一个渺小的译者,但是我严格遵循“三忠于”原则:忠于作者,忠于原文,忠于读者;或者说“三尊重”:尊重作者,严肃认真;尊重原文,规矩严谨;尊重读者,无限崇敬。

犹太作家安卓·朔然基于2007年7月9日在耶路撒冷逝世。他最为可贵的是为了了解犹太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而做出毕生的努力。我想,他如果得知有一个如此渺小的人提出过上述的“祝愿”,必定欣然同意,而且能更坦然安详地离去。

可惜,我觉得本书的作者并不是这样,他出生在以色列本土,满脑子灌进了本民族灾难的历史,其实哪个能生存下来的民族、家族、国家,不都是充满了血泪斑斑的辛酸与伤痛,哪个不是背负着先辈遗留的沉重负担。安卓出生在阿尔及利亚(1917年8月),一直在法国学习法律和希伯来语,二战以后才到以色列。他的视野和洞察力必然高于书中讲述者本人。

翻译是很明确的事务,它只能从属于它所服务的对象。然而翻译终究不可能像艺术那么“艺术”,也不可能像科学那么“科学”。翻译艺术是艺术,翻译科学是科学,这就是对“翻译是艺术还是科学”不可撼动的论断。

正因为自己的英语是“自学而未成才”,所以在翻译过程中,往往不自觉地从内容考虑是否合乎逻辑,是否合乎事实,是否合乎情理,而不是考虑是不是合乎“语法”,是否“修辞”很美。只追求“说得通、念得顺”,因为我希望读者能看明白,而不考虑“美不美”,符合不符合“美学”原理,因为我自己没有艺术素养。

艺术素养既然如此之差,不如主动请求高人指教,特别是书中涉及的几首诗,尤其是原文第32页的那首被作者说得辉煌无比的诗,可我的译笔怕是“玷污”了其圣洁。书中出现的“诗”,特请行家里手批评指正。

我脑子里一直把天主教打上法国的标记、把基督教打上美国的标记,自然也就把他们奉为经典的《圣经》的“版权”,顺理成章地归于他们。虽然也曾听说《死海经卷》的发现,也曾听说《圣经》源于犹太教,可是幼时的烙印是深刻的。似乎《圣经》的版权理应归之于欧美西方,造成了我神圣的错误而且牢不可破的谬误观念。正是通过这样大量的浏览与阅读,才使我从根本上扭转了这个错误的观念,终于在这“马拉松”的半程中认识到《圣经》的归属。尤其是诸多犹太节日和习俗的来源,明确无误地来自《圣经》,有哪个民族或宗教,会如此严格地崇奉、信赖、恪守这部经典,小至日常生活、节日安排,大至公议会这样的机构设置,无不源于《圣经》。所以时至今日,我才加了一个副标题“把《圣经》还给希伯来”。如此看来,诸多抱有“雄心壮志”妄图“重译”《圣经》的人(也包括我自己,大概是这些人中最不自量力的一个人了),如果只是从英文翻译为中文,尽可以不必再费事了。如果真有“大志”,应当是从最古老的希伯来文经卷翻译,但是考古界是否认定了某一版本,我不知道。除了有任务安排下来,我自己已经彻底打消了这样的念头。

编辑交给我的任务,是一本不单单是英语、且夹杂着大量意第绪语的文本,我该向谁求助呢?

我每次都要感谢在我翻译一本书中直接给过我帮助和指点的先生们,这次我还要感谢互联网,没有它的帮助,这本书是无法完成的。我对意第绪语一窍不通,也没有任何纸质的字典,互联网上众多的网站帮了我的忙。我郑重地说一声:“谢谢你! 互联网。”

译者在此特别要感谢责编冯涛先生,我们素昧平生,只是通过一份公开信,拉上了关系。冯先生居然如此信任我,令我意外,或许冯先生有过人的洞察力,或许我得到了上苍的恩惠,并由此对文字符号能有如此巨大

的力量,有了新的认识。此刻,不禁想起了南开中学李梦高老师给我们介绍的那两句诗:“一句话,说出就是祸;一句话,能点得着火。”种种事例,依然怵目惊心。

人,生活在自己头脑中,而不是现实中。

现实只有一个,除此而外都是模型。

译者

2008年5月15日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充斥时间的记忆
作者＝（以）毕厄著
页数＝３３１
ＳＳ号＝１２６１２５１９
出版日期＝２０１０．０５